
武俠世界
第34年
20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九天玄女傳奇故事「天鏡地盤」。九天玄女見一龜形巨石之下，潭現七彩幻光，她潛入潭底奇遇黑龍現形，點明她是崑崙西王母身邊九天使者的化身，並贈「天幻鏡」、「易經」、「地玄盤」，再引現天機道、人間道、地脈道之秘笈。九天玄女出潭後，此後只要身歷其境，便可道出天機玄論，她周遊列國，爲人堪輿，因輕洩晋國宮廷天機，因而招惹麻煩上身……喜歡歷史故事與堪輿之道讀者，又可一飽眼福，切勿失諸交臂。

*　　*　　*

楊柳先生撰著的短篇「蛇蠍美人」，將在本期續刋完，欲知斷腸簫湯紫烟等正義俠士如何與邪惡之徒周旋，劉莊結局如何，一讀便知。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的民初追捕故事「報應」，屆時請留意。

另有石中蓮先生的「亡命天涯」、麥耕雲先生的「獨行俠」亦在下期一起刋出。

*　　*　　*

81. 9. 23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0期
(總號172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鏡地盤

九天玄女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龍潭奇遇　獲賜三寶

燕山之上，乍見一泓泉水，清澈如鏡，晶瑩如玉，泉邊一山挺拔，山色七彩，映在泉水之上，猶如一道彩虹，落入玉泉之中。

九天玄女怔怔的瞧着，不禁痴了，喃喃的自言自語道：「這……這豈非玉泉垂虹之龍脈象嗎？鬼谷師哥失踪三年，此刻不知身在何處？他若在此地，共觀此玉泉垂虹龍脈象，豈非天造地設的一對尋龍俠侶嗎？」

想着與師哥鬼谷子携手併肩，行走江湖，踏遍萬里河川，指點山河勝景，尋龍堪輿，這等妙趣，九天玄女不由更迷痴了，她雙手托腮，望着「玉泉垂虹」怔怔的出神，一時間竟不知不覺地在自言自語。

九天玄女出了一會神兒，轉念又暗道：「鬼谷師哥竟然拋下她和笠丹師姐，不辭而別，想必是去尋龍堪輿去了，哼！他必定是自負自己是「尋龍祖師」，身懷絕世秘技，青出於藍勝於藍，竟連師傅老子他老人家也不放在眼內了，更何況笠丹師姐和我九天玄女，哼哼……」

九天玄女想到此處，狠狠的哼了兩聲，轉念又咬牙恨道：「稀罕嗎？這見鬼的鬼谷子，自以為了不得嗎？笠丹師姐因你而心灰意冷，竟一心一意跟師傅老子學道，發誓終身不嫁，等你鬼谷子回來，哼哼，我九天玄女可決不會如笠丹師姐般愚蠢，學那見鬼的守株待兔，我偏要闖蕩，祇要我也學會尋龍堪輿本事，哼哼，到時再跟你鬼谷子比拚較量，好令你心服口服，不敢再把我等小女子瞧扁了……說不定令你回心轉意，空負了笠丹師姐和我……那樣一番情意……哎喲，說不得，羞死人了。」

九天玄女心念亂轉，不由女兒家的柔腸又廻旋百結，想到恨處，不由咬牙切齒；想到妙處，芳心激蕩，怔怔的痴迷住了。

九天玄女向那「玉泉垂虹」景象再望一眼，不由微嘆口氣，心道：就算這眞的是絕好龍脈之象，你能夠據此判斷什麼？是吉是兇？是富是貴？老天！這等玄妙之學，一時之間，却教我九天玄女去哪兒研習參透？這當眞難！難！難！

九天玄女心思複雜，一會興高采烈，一會又黯然自傷自怨，窮根究底，都是那該死的鬼谷子，辜負了她九天玄女的一片款款情深。

論武功，九天玄女自負終有一日可與鬼谷子併駕齊驅，若論到他尋龍堪輿的本事神通，九天玄女可就當眞望塵莫及，自愧大大不如了，因為這是鬼谷子的獨門神技，就連師傅老子他老人家亦自嘆不如……這般看來，尋這鬼谷子難，令他回心轉意更難，在尋龍堪輿學上門贏他更難上加難。

這見鬼的尋龍堪輿祖師！這見鬼的獨門神通！這見鬼的可愛可敬又可恨的鬼谷子……哼！哼！哼……

九天玄女越想，心中越加又氣又傷心，她心緒紛亂之極，狠狠的猛一頓足，身形如燕疾飛，在茫茫浩浩的燕山四野奔掠起來，三年來，九天玄女的武功更精進了，她得師傅老子和鬼谷師哥的指點，人又極之聰慧，她那套以「無為神訣」為根基的「玉嬌龍神功」，已被她把威力發揮到巔峯了，因此她這一全力施展起來，當眞身如翻飛玉龍，在燕山之巔廻旋。

九天玄女的身形忽然一頓，她的身下突見一道山崖，崖下清溪流於亂石之間，淙淙有聲，空谷傳音，聲若彈琴。

九天玄女駐足而觀，忽有所感，自言自語的輕吟道：「峽崖有彈琴，泛泛流水音；不知行路者，誰有聽琴心……咦？這是塊什麼怪石頭？」

九天玄女有感而吟，正欲向前掠飛，忽地頓住，口中輕咦一聲，目不轉睛，盯着一塊石塊怔怔出神。

原來那巨石形如一頭碩大烏龜，有頭有尾有四足，渾身烏黑，當眞有如一頭盤於山巔的大烏龜。

九天玄女心中不禁又暗道：「若鬼谷師哥見這大烏龜石，不知又有甚測算？烏龜其狀不雅，却被推崇為吉祥之物，那在這大烏龜石下作人之墓穴，又是否吉祥龍墓……哎，可惜我九天玄女於此玄妙之學一竅不通，否則，豈非與鬼谷師哥志同道合，做那妙之極了的尋龍俠侶……哎喲，女孩兒家哪能這麼自暴其短？不說！不說！決計不說了。」

九天玄女心緒不寧，神思恍惚，胡思亂想，不知不覺已從燕山的東面轉到燕山的北面來了。

九天玄女漫無目的，若有所思掠行之際，又忽見一座山崖聳立，山崖之上，獨有一條青色巖石直通一孔泉池，其狀便如一條青龍倒吸泉水。

「咦？這豈非青龍吸水的龍脈象嗎？」九天玄女在心中驚咦一聲，不由又浮想翩翩起來了，暗道：今日這是怎的了？怎的碰上的地理景物，處處透出陣陣誘人的龍脈之象，既然此地龍脈滙聚，鬼谷師哥若有意尋龍堪輿，他豈不察覺，或許這可愛又可恨的鬼谷子，正隱身此燕山之上呢！

九天玄女浮想翩翩，無不與鬼谷子扯上淵源，她這麼思想，身形不由飛掠得更快了，潛意識中，她暗暗咬牙發誓，那怕踏遍八百里燕

山，也定要尋着鬼谷子的形踪。

此時忽聽一陣淙淙流水聲響，從數十丈遠外傳了過來。

九天玄女朦朧中，以爲所遇所見的皆是龍脈之象，因此決不放過任何一絲地物形勝的跡象，她一聽那面傳來流水聲響，身形一轉，便向那面掠了過去。

近前一看，原來山腰之處有圓潭，方圓近千尺，水從山峽石隙流入潭中，潭水黑如墨，不見其底，但潭深處暗浪翻湧，不知有甚怪物於潭中興風作浪、翻湧潭水。

九天玄女功力深厚，目力本來極佳，但竟難透視潭下三尺，極難判斷是甚麼東西在潭中作怪。

九天玄女天性好奇，遇上怪異之事，必定不肯放過，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她目力竟難透視潭水三尺，心中老大不服，她忽然飛身一掠，在潭邊的巨樹上摘了一把綠葉，捏在手上，然後便向黑潭掠去。

掠近潭邊，九天玄女雙指挾了一片綠葉，向潭中一彈，綠葉便如刀片插向三丈外的潭水中，九天玄女身形更不停頓，掠入黑潭上面，身子將沉之際，隨手又飛出一片綠葉，她的足尖向最初那片綠葉一點，身形已借勢彈起，向第二片綠葉飛去，將沉之際，又飛出第三片綠葉。

九天玄女足尖點綠葉，手飛綠葉片片，身形便如蜻蜓點水，在黑潭之上翻飛掠行，身法矯捷美妙之極。

身臨黑潭之上，九天玄女從上俯視，目力便可直透潭水數丈了，起初尚不覺什麼，祇見潭底黑浪翻湧，難察是甚麼事物，到掠近潭中央時，九天玄女向潭中凝神一看，俏目不由驚疑得霍地瞪圓了。

祇見黑漆潭水深處，黑浪翻湧之中，竟隱隱露出一尾怪物，其物通體墨黑，身軀粗圓如巨蟒，頭上却長了一對如丫黑角，牠的巨尾一擺，潭水便急翻浪湧，整座黑潭亦微微震動。

九天玄女身形飛掠，心念電轉，暗道：黑潭之中現黑龍，此潭豈非黑龍潭嗎？又鬼谷師哥尋龍追脈半生，到底未遇眞龍現身，這般看來，於尋龍堪輿道上，我九天玄女豈非比他更有緣份？哈哈，這尾眞龍萬萬不可錯過，待我捉將了去，看你鬼谷子還敢恃才傲物嗎？

九天玄女心意甫動，身形便猛地向下一插，竟欲潛身潭底，把這尾黑龍捉擒了去，她也不先細想，龍乃仙家之物，豈容她凡夫俗子近身？更遑論把牠擒去。

九天玄女任性起來，却是天生的闖禍祖宗，但她拿定主意，欲捉黑龍，當世中除了她師傅老子和鬼谷師哥外，祇怕已無人可以阻止她了，此時老子已深隱邙山上清宮不出，鬼谷子也不知所踪，九天玄女便如脫韁野馬，誰又能令她却步。

九天玄女自小浪跡天涯，飽嘗人世辛酸，遍歷萬里山川，水性原也極好，因此她也不怕黑潭險惡，猛扎而進，憑她的無爲眞氣，竟把黑龍潭水亦逼開了三吋，因此她身雖處黑潭裏面，但滴水不沾，猶如龍女降臨龍宮中。

九天玄女毫不猶豫，展開「玉嬌龍神掌」，凝運「無爲眞氣」，逼開潭水，決然的向黑龍狀怪物逼近前去。

黑龍狀怪物察覺九天玄女逼近，且似已知其來意不善，却不敢反抗，反而呼地疾退數丈，向潭邊巖壁竄去。

九天玄女凝目一看，不禁又好笑又好氣，失笑道：「黑龍呵黑龍，有道龍游淺水遭蝦欺，更何況你游去的是一道絕壁，這豈非走投無路嗎？可笑呵可笑！由此看來，什麼龍威虎猛，其實愚蠢之極……」

九天玄女口中叫嚷着，却並不停頓，疾速的向黑龍疾退的方向追去，當她追貼巖壁時，叫嚷聲不由立刻頓住了，因爲黑龍忽然已失了踪跡。

九天玄女不由一陣發呆，心道：前面是巖壁一道，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這黑龍却竄到哪兒去了？莫非眞的是仙家之物，會騰挪變化，隱形失踪嗎？

九天玄女心存疑念，便決不肯輕易放過，她沿着巖壁仔細搜索，忽然輕咦一聲，失笑道：「原來巖壁有洞，洞口寬近三尺，足容龍身竄進，這黑龍必定是逃入洞中去了！嘿嘿，你以爲竄進洞內，便嚇得倒我九天玄女了嗎？我偏不信趕狗入窮巷這個邪，偏要追將進去，來個洞中捉龍。」

九天玄女天生本就任性，再加鬼谷子突然失踪，她深受刺激，賭起小性子來，當眞不管你是天皇老子，亦要鬥一鬥了。

九天玄女說着，身形已如箭矢，微一運勁，便颼地向黑漆潭邊黑洞射了進去。

黑洞原來極深，而且迂迴而上，因此起初尚有潭水逼近，漸而便淙淙向後退去，再掠入一段，潭水便完全退盡了。

漸而九天玄女耳中已聽到一陣嘯嘯破空尖鳴，她登時醒悟，黑洞從潭底直上，竟伸向一座高山的腹部，她不禁又驚又喜，暗道：這黑龍果然有點來頭，如此巧奪天工的洞穴亦被牠選作巢穴！若非從潭底追踪，這黑洞的入口便是鬼谷師哥至此，亦決難尋到。

九天玄女潛意識中，凡事總與鬼谷師哥比較高低，她此時終於證實自己的機緣亦不比鬼谷子差了多少，心中便一陣狂喜不已。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身形可決不停留，如箭矢似的沿黑洞通口一直追踪下去，黑洞四週黑沉沉的，九天玄女耳邊祇聽到嘯嘯風響，其他根本分辨不清，她也不去細思，反正黑龍的身軀龐大，若隱在洞中，九天玄女自負決不能在她的目力下逃脫。

九天玄女風馳電掣，再追踪了一會，黑漆的洞中忽然射來一道光線，光線雖不太强烈，但對九天玄女來說，却已足夠她瞧清四週的事物了。

但見洞身至此忽然一分爲三，右面一洞風聲呼嘯作響，左面一洞水聲淙淙，中間一洞冰雪晶瑩，寒氣撲面。

九天玄女心中大奇，她先向右面風聲呼嘯的洞中掠進，但見洞身甚闊，呈一圓拱狀，光線從石隙中射入，却不見太陽，猶如太陽懸於洞頂一個隱蔽的角落，洞中勁風呼嘯，四下廻旋，無孔不進，無處無風。

九天玄女不由嘆奇道：「好一座怪異奇詭的風之洞。」

九天玄女幻心大作，她也不在風之洞停留，呼地又順着風洞的風勢，轉掠到左面的一洞，她的眼神不由一亮。

但見洞中泉水充盈，水聲淙淙，絲絲熱氣在水面升騰，顯然終年不竭不凍。

九天玄女試試出手沾水，送入口裏嚐嚐，但感甘甜如美露，她此時也感口渴，便俯身向下吸飲幾口，祇覺如飲熱露，入肚之後，溫暖甜美，竟連吃喝也忘記了。

九天玄女驚喜得格格笑道：「右面是風之洞，這左面一個麼，豈非水之洞嗎？咦，一個風之洞，一個水之洞，右風左水，豈非隱兆『風水』兩字嗎？哈哈，今日目睹之奇，比之鬼谷師哥進入盤龍古洞，豈非有過之而無不及？右風左水，好一個風水之洞……」

九天玄女話音忽地一頓，她從「風水」兩字上忽然醒悟，右風左水兩洞，夾在中間的一洞，必然與「風水」有極大淵源了。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身形一晃，已退出水之洞，掠入風洞、水洞夾着的中間一洞去了。

＊　＊　＊

九天玄女掠入一看，不覺一陣眼花撩亂，原來此洞全然是一個冰雪世界，白雪寒冰，遍佈洞中各處角落，光線不知從何處折射而入，獨取其光而去其熱，照在冰上折射出去，登時成了道道七彩幻光，在冰洞中交叉晃射，瑰麗奇幻之極。

或許是冰洞的寒氣逼人，九天玄女功力深湛，本來寒暑不侵，此時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失聲叫道：「好啊！右風左水，中夾一個玄幻冰洞，巧奪天工，普天下的勝景，皆被其比下去了，祇怕連鬼谷師哥所遇的盤龍古洞也稍有不如……」

九天玄女樂極而笑，她不由便掠入玄幻冰洞中去，此時她連那窮追不捨的黑龍狀怪物也忘掉了。

九天玄女進入玄幻冰洞，心神也忽爾隨洞中的七彩幻光而急促晃蕩，她的深湛功力，竟難抑控心思的幻變，她心中被强烈之極的好奇心充盈，片刻前的什麼男女情怨是非爭勝，霎間消逝無踪，她的心思竟聚到一個焦點上面：探索天地乾坤奧秘！

九天玄女在玄幻冰洞中緩緩徘徊，仔細觀察冰洞中的每一件事物，她甚至連每一種顏色的幻光也不放過，從赤到橙，從黃到綠，從青到藍，從藍到紫，從紫又返回赤，七彩幻光在她眼底急促掠過，循環反覆，眨眼便廻環了九九八十一次。

當幻化到第八十一次時，恰恰應了「九九歸眞」的天機之兆，九天玄女恰好走到一座巨大的冰壁前面，她突然醒悟，玄幻冰洞中的七彩幻光，竟是從這座巨大冰壁放射出去的，心道：這座冰壁既然可以放射七彩幻光，莫非其上隱藏了天地乾坤的奧秘？

九天玄女忽萌此念，她在冰壁前面便如被鋼釘釘住，再也邁不出一步，她目光灼灼，盯在冰壁上面，憑她極佳的目力，此時冰壁上就算有一隻蚊蠅爬過，也決難逃避她的視線。

九天玄女凝神貫注於冰壁之上，可惜入眼均是七彩幻光，其餘根本瞧不出什麼，雖然瞧不出什麼，但九天玄女却不捨移開視線，因爲她的心神，已被交叉幻變的七彩光華迷住了。

九天玄女佇立幻彩冰壁之前，目視幻彩冰壁，不言不動不語不笑，直直的挺立了半天，依然精神奕奕，興趣沒有絲毫退減，功力稍弱之人，必已被冰壁幻光映射得心神迷亂，不支倒地昏厥，但九天玄女偏偏功力深湛之極，若論武功，當世中已罕逢敵手，而且她的武功以「無爲眞氣」爲根基，此時形動於靜，形言於默，便大合「無爲即無畏」的師門法旨。

九天玄女再目注一會，她忽然發現，幻光七彩，不外是赤、橙、黃、綠、青、紫，仔細分辨，其中的幻變大有軌迹可尋，例如幻光先從紫到赤，再從赤到橙，最後從青廻環到紫，九度幻變的一次輪廻，

九次輪廻化作八十一次幻變，九次輪廻後又再有九次幻化，九九不盡，變幻無窮，無休無歇，瑰麗萬千，詭異之極！

九天玄女忽然若有所悟，暗道：乾坤幻化、天地奧秘，豈非如冰壁上的幻光，充滿萬千瑰麗、詭異之極呢？此黑龍洞似極有深意，那黑龍亦似有意引我九天玄女至此，欲令我領略什麼奧秘，但既然如此，那黑龍爲甚麼又忽然失了踪迹？

「咦……那不是黑龍嗎？怎的忽然鑽入冰壁裏面去了……」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之際，忽見冰壁上七彩幻光忽然聚合凝幻，化作一條隱隱躍舞的烏黑龍狀怪物。

九天玄女但見冰壁上那黑龍有頭有尾，身下四爪，頭上有角，其狀恰如黑潭之中所見的那尾龍狀怪物，不由又驚又喜失聲叫道：「黑龍呵黑龍！你怎的鑽入冰壁裏面了？你是否有靈有性，有意引我九天玄女抵此境地……哎喲！不得了了，你似乎已可聽懂人言了！」九天玄女忽然又驚嘆一聲。

原來此時在冰壁上若隱若現的黑龍，長有雙角的龍頭，忽然向九天玄女連點三下，似乎以此回答九天玄女。「不錯！不錯！不錯！黑龍正是有意引妳至此也……」

九天玄女玄幻之心不由大作，她格格一笑，道：「黑龍呵黑龍，你既然承認有心引我至此，却有甚用意？那風洞、水洞、冰洞，這冰壁奇則奇矣，美也美極，但於我九天玄女欲尋風水堪輿大法有甚牽連，有甚好處？」

冰壁上黑龍一聽，長角龍頭一昂，忽地把龍嘴一張，向九天玄女這面噴出一口紫色煙霧，紫色煙霧從冰壁直噴而出，立刻把九天玄女周身罩住了。

九天玄女身處紫色煙霧中，心神已是一陣昏眩，隨即渾身燥熱，如陷熱池之中，她大吃一驚，連忙運「無爲神功」相抗，默唸「堅則毀、銳則挫」的師門法旨，漸而雖被熱氣所困，心神却已盡覆靈智，不但如此，受紫色煙霧熱氣的催激，本來甚佳的目力，有如神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竟又穿透冰壁上的七彩幻光，觸及冰壁深層景物上了。

七彩幻光背後的冰壁，竟然現出一串文字，竟似在回答九天玄女的疑問，文字閃爍道：「妳既有緣登臨風洞水洞冰洞，其中機緣，百世難遇，妳還有甚迷惑之處？」

九天玄女目睹文字，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又喜，她格格一笑，連忙又道：「黑龍呵黑龍！你果然大有靈性，竟可借冰壁現字，向我九天玄女釋疑！但你到底是何方仙物？爲甚世上萬千衆生，偏偏把我九天玄女引入此地？」

九天玄女說罷，連忙又運目力，透過七彩幻光，且看冰壁深處是否再有所示。

果然冰壁深處立刻又有文字閃爍道：「吾乃崑崙西王母麾下黑龍使者是也，奉西王母之命，於此鎮守『九天秘笈』，以待『風水聖姑九天玄女』駕臨……吾在此已等待一千二百年矣，今日才將屆功德圓滿也！」

九天玄女一看，不由又格格一笑道：「誰是風水聖姑九天玄女？我雖名爲九天玄女，但俗家姓名是鍾靜，並非什麼『風水聖姑』啊！你這黑龍使者想必等錯人了。」

冰壁深處又有文字閃爍而出道：「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相避隱爲光明，上有醴泉、瑤池，西王母即居於此仙祖之地。周文王十七年，文王西征崑崙，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其時西王母已知周家有八百年天下，八百年後天下又屆大亂之世，因此令其麾下九天秘笈使者九天玄女，托生轉化爲周文王血脈，八百年後降臨塵世，以助靖平天下之亂也，妳雖姓鍾名靜，並蒙得道老祖李耳識破天機，賜名爲九天玄女，形屬周文王血脈，實即西王母麾下九天秘笈使者九天玄女托化轉生。」

九天玄女一見冰壁上這大串文字，其中所示奧秘，不由令她目瞪口呆，好一會，她才將信將疑的喃喃道：「黑龍使者呵黑龍使者！你千萬莫胡言亂語，胡編一套神話來逗我九天玄女喜歡啊！不然呵，哼哼，我九天玄女狠起來，便把你隱身的冰壁也砸碎了，把你擒捉了去，見我那鬼谷師哥，敎他透識其中的奧秘！」

冰壁也立刻有文字現道：「不敢！不敢！吾乃奉西王母之命而行罷了，其中所示，半點不差，務請九天秘笈使者不必疑惑！」

九天玄女一見，不得不信，但又不敢全信，無奈作聲道：「那好吧！你既說我乃九天秘笈使者，但我兩手空空，腦袋也空空如也，何謂九天秘笈？若連這點也不知道，又怎配做那九天秘笈使者？」

冰壁深處急促閃耀，似九天玄女的疑念，已步入冰壁所隱最深的奧秘了，一會後，冰壁忽地一串文字閃爍而出，道：「九天秘笈乃天地乾坤萬物奧秘之總滙，其中分爲三大部，上部爲『天機道』，中部爲『人間道』，下部爲『地脈道』，據此『天地人三部』秘笈，即掌握天地乾坤萬物奧秘，威力無比。當年黃帝得傳中部『人間道』，便一舉平伏蚩尤；姜子牙僅得半篇『天機道』，便足以穩固國家八百年天下，甚而大封諸部衆神，其功力之卓，光華堪

蓋日月。」

九天玄女目注冰壁上閃爍文字，不由心神俱往，暗道：我九天玄女今日是否於此冰洞中白日作夢？但眼前一切皆有形有實，決非夢境，不由又喃喃的道：「九天秘笈如此厲害，那所言『天機道』、『人間道』、『地脈道』又各包含什麼法寶？」

冰壁上文字閃爍道：「天機道者，乃天機天兆之大旨，天以二十八宿爲經，以東南西北爲四垣，臨制四方，紫微主王侯卿相，天市主府庫財帛，太微主富貴壽數，少微主威武權謀，故凡文武百官，神仙宰牧，三敎九流，皆天星四垣之主宰也。」

九天玄女驚喜道：「天機道果然厲害，不愧爲九天秘笈之首部，但『人間道』又如何？」

冰壁上文字閃爍道：「人間道乃人倫大道，舉凡人間一切處世之道，處政之法，運籌帷幄無上兵法，皆包含其中矣，若知其一二，已足可成帝王之師也。」

九天玄女大喜道：「這很好呵！若得此『人間道』，那豈非可以平息戰禍，拯救蒼生？這與鬼谷師哥的法旨又不謀而合啊……對啦，那下部『地脈道』又有甚妙處？」

冰壁上文字閃灼不已，一縱而出道：「天機道與地脈道有莫大淵源，此所以九天秘笈又稱乾坤秘訣，例如天象分九星，九星主宰當今天地，一星名天樞星，屬土，主秦國；二星名天璇，屬水，主楚國；三星名天機星，屬金，主齊國；四星名天權星，屬水，主吳越國；五星名天衡星，屬土，主燕國；六星名天陽星，屬金，主趙國；七星名天光星，屬火，主宋國；八星名天輔星，屬木，主魏國；九星名天弼星，屬金，主韓國……」

冰壁文字閃灼至此，九天玄女已領悟三分，暗道：原來當今天下大勢，竟有九星主宰，這地脈之道，果然妙不可言，但不知尚包容什麼奧妙。

此時冰壁上有文字閃爍言道：「天星也，在天各有所主，在地各有所隸，是故古今世運，宇宙乾坤推移運轉，以致四海、九州、人物、方言、情性、嗜好、日用、起居、生死、貴賤，莫非九星之所致，因此地脈之道，必先從天機道而始，天機主宰地脈，地脈主宰人倫，地脈之道，上接天機，下育人倫，實爲九天秘笈之母也，此乃地脈道奧秘所在。」

九天玄女心道如此說，那「地脈之道」，顯然與鬼谷師哥所學之風水堪輿尋龍大法，有莫大淵源矣。

九天玄女心念未了，冰壁上文字似已窺透九天玄女的心思，進而閃灼而出言道：「地脈之道，首重龍，龍即山脈，亦即大地之氣，而氣之來有水導之，氣之止有水限之，氣之聚須無風以散之，由是地脈之道，要得水，須藏風，故曰風水，地脈道亦即風水之道也，亦稱尋龍之學。」

九天玄女目睹之下，豁然而悟，不由一陣狂喜，暗道：我九天玄女原來出處玄奇，此生此世不外是托附於周文王血脈而已，若再得天機、地脈、人間三部秘笈，我便是名副其實的「九天秘笈使者」矣，屆時必可與鬼谷師哥一拚高下，他還能自恃「尋龍祖師」，不把我放在眼內嗎！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不由便由衷希冀的作聲道：「那請問黑龍使者，如何方可獲得那三部九天秘笈？」

冰壁深處的黑龍狀物忽然把頭連點三下，冰壁上隨即有文字現出道：「你既已知自己前身乃九天秘笈使者，爲何還有此疑念？三部九天秘笈不外物歸原主罷了。」

隨即，冰壁上面，便接連閃灼跳躍出一串又一串的文字，皆是詳釋天機、地脈、人間三部秘笈的奧秘，盡是博大精深的九天秘學。

冰壁上的文字閃電般的躍入九天玄女的視綫，常人便能一看記得百分之一二已難能可貴，但九天玄女却毫不費力，文字入目即一躍入腦，就如天生是「九天秘笈使者」似的，毫不費力，便了然於胸中了。

一時之間，九天玄女滿目滿腦滿心盡是「天機」、「地脈」、「人間」三道的玄幻奧秘，她不由如痴如醉，渾忘了塵世間的一切是非恩怨了。

這般過了好一會，冰壁上的文字才忽然曳然而止，隨又跳出一行文字道：「妳明白了嗎？」

九天玄女不假思索，便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過了一會，冰壁上的文字又道：「妳忘記了嗎？」

九天玄女一怔，不由點頭道：「不好！我已忘記一半矣！」

又過了一會，冰壁上文字又問道：「妳尚記得多少？」

九天玄女一看，不由嘆了口氣，道：「此時除了『天機』、『人間』、『地脈』六字，其餘我已全然忘記了。」

冰壁上的文字却出奇的賀道：「恭喜九天秘笈使者，九天秘笈三部已全數物歸原主矣！」

九天玄女一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道：「黑龍使者呵黑龍使者，你想必是胡說八道了，爲甚麼全然忘記了，却反來向我道賀？」

冰壁深處的黑龍，長角的龍頭忽然一昂，左擺右擺，其狀似呵呵一笑，冰壁上隨即現出文字道：「九天秘笈乃無字天書，有緣人自會潛移默化，融滙靈智之中，每到用時，自然便會由一點靈智牽引，進而豁然貫通矣，若無緣之士，就算身入此洞，站於冰壁之前，亦僅可目睹七彩幻光，而決難目睹壁上文字，此亦九天秘笈之玄秘之處也。」

九天玄女一看，心中似懂非懂，但也忽然不欲再去深究，心道：既然如此，也該出洞去找那鬼谷師哥比拚了。當下便格格一笑道：「是，那就不去問什麼了，祇是尚不明白，九天秘笈千不藏萬不藏，爲甚偏選中此千古冰洞？」

冰壁深處的黑龍身子忽地一縮，似欲從冰壁深處遁逸而去，冰壁上最後跳出一串文字道：「冰洞已歷十萬九千年，右風左水，中夾冰洞，正是隱兆天機、風水、人倫三部奧秘的最佳之地也……九天玄女請自保重，黑龍使者告辭返崑崙覆命去也。」

冰壁上的文字剛隱去，冰壁深處的黑龍狀怪物也忽然消失無踪，偌大的冰壁，祇剩下依然閃耀的七彩幻光而已。

九天玄女怔怔的再佇立一會，正想走出冰洞，就在此時，偌大的冰壁突然暴縮，冰洞之中，七彩幻光刺人眼目，九天玄女不由把眼一閉，片刻後再睜開眼皮，不由一陣發呆。

原來冰洞中冰壁已消失不見，在原來的位置中央，却靜靜的躺着一塊小巧玲瓏的鏡子，甚逗人喜歡。

* * *

九天玄女定睛一看鏡子，她女兒家心性，不由又喜又奇，走近前去，俯身拾起鏡子，但見鏡子小巧玲瓏，却古樸無華，絕非奢華之物，她翻過鏡子的背面一看，上面刻了三個古字道：「天幻鏡」，九天玄女不由格格一笑道：「原來你叫天幻鏡，但不知有甚妙幻之處？不管它，拿來照着女兒家梳妝，也好過你靜靜躺在此洞吧……咦，冰洞有此寶貝，那風洞、水洞大概不會空空如也吧！」

九天玄女輕咦一聲，她天生好奇，心念剛轉，身形已掠出冰洞，轉入右面的風洞去了。

九天玄女剛掠入風洞，裏面忽地刮出一股烈風，九天玄女雖然功力深湛，亦祇好背轉身去，以避開烈風的正面吹襲，她忽感背上有物體輕輕一碰，烈風隨即停止了。

九天玄女微吃一驚，以爲有人在背後偷襲，未及轉身，施展「玉嬌龍神掌」的「抓」字訣，閃電般向背上抓去，這一抓之下，若有人出手施襲，祇怕手腕穴道立刻便被她封住了，但她抓到的却是一本薄薄的竹片結成的古書。

九天玄女把古書湊近一看，祇見封皮竹片上書「易經」兩個大字，及「周文王演」四個小字。

九天玄女目睹之下，不由一陣欣喜，暗道：鬼谷師哥屢以「易經」之學卜算世間奧秘，便令世人驚天動地，他所學的，大概僅是師傅老子所傳的「易經」抄本，如今我竟有幸獲取先祖手抄之本，他日我之所學，豈非比鬼谷師哥更爲正宗嗎？她這麼轉念，連忙小心地把「易經」藏好了。

九天玄女轉身又向水洞掠去，因爲她在冰洞、風洞皆有所獲，那水洞她怎會放過。

九天玄女掠入水洞，施展蜻蜓點水的絕頂輕功，在水面上游曳細察，忽見水面上漂浮着一個木盒。

九天玄女探手把木盒抓到手上，足下點水不停，右手運力，向木盒一壓，木盒蓋子彈開，裏面赫然是一個形狀古怪的圓盤，上有三針，此際正急轉不已。

九天玄女一見，不由格格一笑道：「鬼谷師哥時時亮出師傅老子贈他的什麼神盤，憑此便可尋龍點穴，神氣之極，不想我九天玄女今日所得，竟比他鬼谷師哥更精妙十倍。」

九天玄女也不再留戀，躍出水洞，在洞邊就往冰洞射出的光綫一看，圓盤背面原來亦刻有三個古字，叫「地玄盤」。

九天玄女一看，忍不住便得意的大笑道：「呵呵！天幻鏡、地玄盤、易秘經，不料今日全聚集到我九天玄女手上……但不知其中到底有甚妙用之處？」

九天玄女此時急着出洞，去找她那又愛又恨的鬼谷師哥比拚，因此也不再去細思，把三樣古物藏到一塊，身子一晃，便循原來入洞路徑疾掠而出。

九天玄女在洞中通道飛掠一會，掠出黑龍潭底入口，再如衝天箭似的從潭底疾射而出，身形一晃，已隱隱的躍上潭邊的巖石上了。

九天玄女俯身向自己的衣服仔細一看，但見衣物滴水不沾，不由又驚喜道：「師傅老子的無爲神功果然厲害，所發之無爲眞氣，竟可把潭水逼開，猶如龍女入那龍宮，如處陸地一樣，說出來也令人難以置信。」

九天玄女心中驚嘆，她自己也並不知道，她在黑龍潭黑龍洞中的奇遇，已令她脫胎換骨，幾乎超凡入聖了，此等機緣際遇，普天下亦僅得她九天玄女一人而已。

九天玄女出了黑龍潭，也再無心在燕山之巔逗留，風馳電掣般便下山去了。

九天玄女掠到燕山山脚時，已是繁天滿星的時分了。

她抬眼向天上繁星一望，先是一片迷幻，但她微一思索，「天機道」所示奧秘立刻便躍出眼前一般：「夫天機之道，乾坤萬物，莫不由九星主宰……五星天衡星屬土，主燕國……」九天玄女便豁然而悟，暗道此地應屬燕國，那頂上正中之星，豈非主宰燕國的天衡星嗎？未知這天衡星所主的燕國，今時今日其運勢又將如何？

九天玄女心中忽萌此念，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就連原來急着尋她鬼谷師哥比拚高下的意念也忘却了。

九天玄女不假思索，便向山下亮着燈火的地方疾掠而去。

九天玄女一面向有燈光處飛掠，一面暗自轉念道：「天衡星，天衡星，好玄妙的名字，這『天衡』兩字又如何解釋？莫非是天來衡星？又或者是善於與當今列國保持平衡之意？天衡星所主的燕國，其國運有甚玄妙之處？」

九天玄女初涉「天機道」，一時之間，尚未能豁然而通，幸而她天性玄幻，既暫時推究不清，也就先不去苦苦思索，決意身入燕國，實地細察，才去仔細思量。

九天玄女想着，脚下可半點不慢，她的輕身功夫本就極佳，這一下全力掠行，不消半個時辰，便已掠出近百十里路了。

百里外亮出燈光之處，原來是一座大城，名薊「即今日的北京城」，是燕國的都城。

薊城是燕國的最重要的國之重鎮，當時據說便有識地理者斷道：薊城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都此大有帝王之象也，亦不失爲勃、碣之間一大都會。

九天玄女却是初涉薊城，薊城雖然是燕國之都，但防守並不森嚴，相反却甚歡迎四方的來客，因此九天玄女輕易便進入薊城中了，她但覺城中雖是入夜時份，却依然甚爲熱鬧，大有魚鹽棗栗之饒，心中便有點歡喜上了。

九天玄女在薊城週圍閑逛，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去處和目的，祇揀人多熱鬧的地方便走過去湊趣。

她走過一個夜市，但見人潮如湧，百貨成行，比之越都城竟不遑多讓，九天玄女滿心歡喜，在夜市東鑽西遊，越是人多熱鬧的地方，便越合她的心意。

她逛了好一會，忽見前面有一檔夜宵，裏面熱氣騰騰，還傳出一陣濃烈的烤肉香味。

九天玄女一聞之下，不由猛吞了幾口口涎，她這時才發覺，自己已大半日沒吃沒喝，肚子想必已餓極了，她功力深厚，本來一日三刻不吃不喝甚是平常，但此時乍聞那股烤肉香味，却再難忍受肚子餓着的滋味了。

九天玄女心性玄幻，她想到肚子餓了，又聞着那夜宵的香氣，便不管三七廿一，大步便走進夜宵店中來了。

夜宵店中人客不少，有男有女，扶老携幼的，圍着桌子吃喝，倒大有家庭倫樂的風味。

九天玄女也不管這夜宵店有甚名堂，也不理價錢的貴賤，大刺刺的在一張空桌邊坐下，便大聲向伙記吆喝道：「喂！有甚好吃的，祇管擺上三五十味。」

店小二瞥一眼九天玄女，見她衣飾既不奢華，但也不太寒酸，一身素白，臉帶風霜，但難掩她的天生麗質，不由又驚又奇，也不知是敬是厭，怔了怔，這才走過來，不冷不熱、不怒不喜的回答道：「姑娘，妳要甚菜式？說出來，小的才好辦啊！」

九天玄女想也沒想，便一口回道：「就揀那發出烤肉香味的那款吧！囉嗦什麼？快捧出來便是啦！」

店小二一聽，不由又怔了怔，他想了想，這才忽然明白九天玄女的意思，陪笑道：「姑娘所說，想必是指那味薊城特產烤鴨吧？」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不錯啦！烤鴨，烤鴨必定是會發出烤肉香味之鴨啦！你快捧三五隻出來便了。」

店小二口裏諾諾答應，但心裏却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妳一副弱質小姐模樣，怎吃得下足供十名大漢吃用的三五隻烤鴨？但他也不去點破，心道肥羔羊降臨了，那老闆近日不是苦口苦臉，抱怨店裏生意太差，最搶手的烤鴨也積壓不少嗎？這女子天眞爛漫，似初涉人世，正好選她作瘟東主也。

店小二這般轉念，當下便滿臉堆笑，連聲道：「是！是！姑娘，小的這就立刻照辦！」

店小二走入厨房裏去，不一會，果然便帶着四名手下，連他自己，各捧了一盆熱氣騰騰、香味四溢的烤鴨出來，畢恭畢敬的擺上在九天玄女的飯桌，幾乎連飯桌也裝不下了。

九天玄女向桌上五盆烤鴨一看，不由目瞪口呆，心道：原來薊城的烤鴨這般龐大，我九天玄女祇怕半盆也被撑壞肚皮啦！她不由儍了眼，喃喃的道：「老天……這五盆大烤鴨，我……我如何吃得下也？」

店小二也不管許多，連忙向九

天玄女點頭哈腰，道一聲：「姑娘請慢用！」便急忙溜開去了。

九天玄女呆了呆，烤鴨的香味也的確很誘人，她不由連吞了三口口水，心道：不管它！不管它！先來個五爪金龍，去蕪存精吃法便了。

她想到就做，也不管店中衆人的目光，伸手運功向一盆烤鴨一勾，烤鴨的美腿肉便飛入她的嘴巴去了，原來她使的是「玉嬌龍神掌」中的一招「分筋挫骨」，這一招施展出來，連活老虎祇怕也被她肢解，何況是一盆煮熟了的烤鴨。

九天玄女虛空手勾肉飛口嚼，片刻之間，便把五盆烤鴨的最佳的美腿肉吃光了，五盆烤鴨，均露出灰白的鴨腿骨，腿上的肉却如神迹似的被刮削乾淨，其餘的鴨身却完整無缺。

這等吃烤鴨法也當眞是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夜宵店中，在座人客皆望着九天玄女，目瞪口呆，人人心中均驚疑得莫名其妙，心道：看這女子模樣，非富非賤、非仙非神、非佛非道，也不知是甚來路？怎的就如由牢獄中放出的饑鬼如此狂吃？但她吃法之巧妙，却連會變戲法的神仙也自嘆不如。

九天玄女對衆人的驚疑，却渾然不覺，她但感烤鴨的味道果然美之極了，但也決不再動一動桌上的五盆烤鴨身，因爲一口連吃十隻烤鴨腿，祇怕連餓極了的大漢也撐飽肚皮了。

九天玄女舒服之極的格格一笑，站起來就打算走了，這在她的意識中是極自然的事，這十幾年來，她跟隨師傅老子學藝的那一刻開始，到在鬼谷師哥的身邊，一切都有人照應着她，什麼柴米油鹽、吃飯付錢等等的生活小節，根本就不用她操心半點，因此她此時就好像往昔一樣，吃飽了，便歡歡喜喜的要走了，至於吃飯付賬這等天經地義的事兒，她可連想也沒有想過。

店小二一看，却嚇了一跳，眼見九天玄女施施然的飽食便欲遠颺，他便連假裝的笑容也來不及擺出來了，他一步直跨過來，恰好嚴密的堵住了九天玄女的去路，劈頭一句便叫道：「這位姑娘，妳尚未結賬啊！」

九天玄女聞聲不由一怔道：「結什麼賬？」

店小二忙道：「那五盆烤鴨的賬啊！」

九天玄女奇道：「你這店子大門敞開，人人自由進出，我肚餓才走進來，吃飽了自然便走出去啊！」

九天玄女此話一出，滿座皆哄堂大笑，心道：這位女子不但吃法驚人，連說話也大反常理，有趣極了。

但店小二却絕對不笑，因爲他眼見九天玄女說話的神態安詳自然極了，就如她說的是水向東流，日從東出這般天經地義似的，心道：這女子若非初涉人世，便是患了失心瘋的白痴了，假若是後者，那這五盆烤鴨的賬，豈非凍過寒冰嗎？試問他如何笑得出來。

店小二忙道：「姑娘錯了，敝店打開門口是做生意買賣，妳買了五盆烤鴨，自然便需付五盆烤鴨的賬啦！」

九天玄女一聽，這才恍然大悟的格格一笑，道：「是，是，果然買東西要付賬的，小二哥，我一時忘了這道理，對不起，原諒則箇。」

店小二一聽，知九天玄女亦非失心瘋的白痴，這才暗地鬆了口氣，臉上也有了笑容。「客氣！客氣！姑娘大概是初次出門，這也怪不得姑娘妳的。」話雖這麼說，店小二却依然把九天玄女的去路堵住，不但不放鬆，反而更嚴密了。

九天玄女奇道：「小二哥，你既然不怪，爲甚還擋住我？」

店小二陪笑道：「不敢！不敢！小的哪敢擋姑娘的去路，祇要姑娘把賬付了，小的恭送姑娘出門去！」

九天玄女道：「付賬要用什麼東西？」

店小二連忙道：「隨便！周秦的圓錢、三晉的布幣、大燕的刀幣、甚至楚國的蟻鼻錢，任隨尊便，當然姑娘若來自楚地，以楚金付賬，敝店也無任歡迎！」店小二大概閱歷豐富，一口氣把東周列國通行的貨幣數列出來，他心道不管妳來自何地，這下總不可以有任何藉口推搪了。

不料九天玄女却搖搖頭道：「沒有啊！什麼布幣、刀幣、圓錢、蟻鼻錢、楚金的？我連聽也沒聽過啊！要不，等我尋到我師哥，請他施一施什麼五鬼運財大法，再拿銀兩來付賬便了，好嗎？」九天玄女說着，便抬步欲走，在她心中，她既然已答應日後拿銀兩來付賬，對這阻路的店小二已算夠容忍的了，否則按她的性子，祇要她動一動手指頭，這店小二便十個也飛出店外去了。

但店小二雙脚却如被釘住似的紋絲不動，拚命的堵住九天玄女的去路，因爲他已知道，眼前這女子非瘋非痴，而是拿大話裝神騙鬼的賴賬，不然，她爲甚竟胡說什麼「五鬼運財」這等騙人的鬼話，店小二自忖決計騙不倒他，店小二哈哈冷笑道：「姑娘！妳這是存心賴賬了？五鬼運財，騙人的鬼話呀！」

九天玄女一聽，俏眼便驀地睜圓，一縷湛湛藍光便射了出來，她的內力極高，心中動怒，眞氣被激，不由便欲發作了。

店小二被九天玄女目中的藍芒射着，但感一陣遍體生寒，雙腿不由一抖，身不由己便欲移開，但他轉身之際，却猛地看見一位女子從店外走進來，便如獲救星似的膽氣一壯，依然把九天玄女的去路堵住。

走進來的女子，人尚隔十幾丈，一縷尖音便逕自鑽入九天玄女的耳裏。「這位姑娘！吃飯付錢，天公地道，此地燕國律例嚴明，可容不得妳搗亂賴賬啊！」

九天玄女一聽，便知有人以「逼音成線」的功夫向她傳話，此人的內力驚人，因爲九天玄女練成這種功夫，亦僅是三數年間的事，以前祇能眼睜睜的瞧着師傅老子和鬼谷師哥在她面前賣弄，九天玄女不由微吃一驚，俏目中的藍光一掠，從店小二的身上轉到進來的那位女子身上了。

走進來的女子容貌嬌美之極，直教見到這副臉容的人均目瞪口呆，而且體態輕盈優美，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她都是完美無瑕的了。

九天玄女的目光落在這完美無瑕的美女身上，却不禁皺了皺眉，似乎在她身上發現了一種極驚人的秘密似的。

九天玄女沉吟之際，那女子已脚底生蓮似的走近來了，她俏生生的站在九天玄女面前，臉含微笑，却沒作聲。

店小二一見這女子走近，却如獲救星似的連忙向她躬身道：「小姐！小的向妳請安……幸好妳及時趕到，這位姑娘……她……有意欲賴賬呢！請小姐作主。」

「小姐」並沒答話，臉上俏生生的笑意也絲毫沒有收斂，坦然的迎着九天玄女的目光，一副大家閨秀的從容氣度。

九天玄女目注這「小姐」，也沒作聲，祇怔怔的出神兒。

店小二却忍不住了，他沒好氣的大聲對九天玄女道：「姑娘！這位是小姐姓鍾，是本店老闆的義女，雖非親生，猶勝骨肉，在我家小姐手底下，已不知降伏多少賴賬的無賴之徒了……姑娘好自爲之。」

九天玄女不怒也不笑，就似沒聽到店小二的說話，依然盯住這姓鍾的小姐出神兒。

「小姐」——鍾小姐坦然迎着九天玄女驚疑的目光，臉上笑意不變，兩人僵持了一會，鍾小姐忽然微微一笑道：「小二！這位姑娘吃了什麼了？」

店小二伸手指指桌上的烤鴨，道：「足足五隻大烤鴨，價錢不菲呢，鍾老闆抱怨近日生意不佳，我還以爲這位姑娘是一位大豪客呢！」

鍾小姐笑笑道：「因此你便給她連捧五盆大烤鴨出來了，但她一位姑娘家，如何吃得下五盆烤鴨，你也不先替客人想想嗎？」

店小二一聽，臉上一紅，眼見鍾小姐有怪責之意，他對鍾小姐似乎十分敬畏，連忙分辯道：「雖然小的起初的確帶點拚命推銷的意思，但烤鴨的數目是她點的，而且她五盆烤鴨都吃過了，因此她自然要付五盆烤鴨的賬目啊！請姑娘明察。」

鍾小姐微笑道：「她一位姑娘家，如何吃得下五隻大烤鴨？」

店小二一聽，連忙走過去，把露出灰白腿骨的五盆烤鴨排成一列，十隻光禿禿的烤鴨腿骨，便向這面迎空高豎，煞是好看，店小二道：「小姐，妳看看啦！」

鍾小姐向那列空腿骨微瞥一眼，不由便微笑道：「是呵！五盆烤鴨的確都吃過了，但未知如何吃得這般奇妙，姑娘能見告嗎？」

九天玄女神思恍惚的道：「這有什麼奇怪，我不喜歡啃骨頭，自然便祇吃肉啦……我……我也不知吃東西要付賬，我身上也沒有可付賬的銀兩，我也答應尋到我師哥，便來補付賬嘛，這小二怎的還不放我出去？」

鍾小姐目注九天玄女一會，忽然微微一笑道：「好！這位姑娘，妳可以走啦！希望日後彼此再相逢。」

店小二一聽，傻了眼道：「這怎麼可以？小姐，五盆烤鴨的價錢，抵得上店中半日生意了，老闆怪罪下來，這責任誰敢擔當？若人人皆如此賒賬，這夜宵店也不必開張了。」

鍾小姐微露不悅道：「陳小二，義父雖然把店子委託你打理，但你連我的話也不聽嗎？」

店小二——陳小二嘆了口氣道：「小姐的話，小的怎敢不聽？但事關做生意的規矩，老闆親自定下的，小的委實不敢破壞……除非……」

鍾小姐笑笑道：「除非什麼？你說說看！」

陳小二咬了咬牙，道：「除非這位姑娘肯留下抵押品，保證日後返回付賬，小的才敢放走這位姑娘。」

鍾小姐想了想，似乎也同意陳小二的辦法，便向九天玄女含笑道：「這位姑娘，做生意的確有做生意的規矩，我雖然體諒姑娘的處境，但也不可令小二他太難做，姑娘如不介意，可否留下什麼東西權作抵押，至於日後何時付賬，適隨姑

娘之意便了。」

九天玄女神思依然帶點恍惚，因此任由鍾小姐與陳小二說話，她自己就如局外人似的，此時聽鍾小姐問她要抵押品，不禁又好笑又好氣的喃喃道：「原來妳姓鍾……豈非與我俗名同姓？妳來路雖然怪異，但心性却很不錯呵，罷了，念妳與我同姓的緣份，我也賴得揭破妳的秘密啦……你還要向我討甚抵押品？」

鍾小姐一聽九天玄女的喃喃自語，不知怎的，神色便微微一變，但她到底見慣世面，隨即便坦然的微笑，也沒作聲。

陳小二却忍不住了，搶着道：「姑娘！我家小姐對妳已夠寬宏大量了，妳還不領情嗎？我勸妳乖乖拿出抵押物，若驚動官府，姑娘妳便萬難脫身了。」

九天玄女喃喃的道：「我……我身上空空如也，有什麼抵押物？就算有，你等也不知它的價值多少嘛，但我若要走，誰又阻得了我？」

鍾小姐含笑道：「姑娘妳風塵僕僕，斷非燕國人士，你出門千里奔波，吃、喝、住那是決免不了的，若連一點值錢的東西也沒有，如何走過茫茫千里路？」

九天玄女見鍾小姐態度很友善，不似陳小二的咄咄逼人，便不想令她爲難，她忽然想起自己身上有風水冰洞獲得的三樣東西，心道那本「周易」在這等人眼中是決計不值錢的，因爲根本看不懂其中的奧妙，倒是那個什麼「天幻鏡」、「地玄盤」，烏黑晶亮的，大概值多少錢，反正連我也不知其中的奧秘，或許可抵押五盆烤鴨的價錢吧。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便格格一笑，道：「小二哥，你一定要抵押品，才肯放我走嗎？」

陳小二決然的道：「當然！做生意的規矩決不能壞也。」

九天玄女無奈笑道：「這樣吧，我新近獲得兩樣東西，也不知它是否值五盆烤鴨的價錢，這便麻煩小二哥你看一看罷了。」九天玄女說着，便欲伸手去掏那兩件古物。

鍾小姐此時心有所觸，忽然道：「這位姑娘既然身上沒有值錢之物，這押品不要也罷了。」

陳小二却決然道：「這不行！她不是說有兩件古物嗎？先拿出來看看，若值錢的，便可以作押品了。」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她探手便摸出那塊「地玄盤」，放在手上道：「小二哥！你看看可值錢嗎？」

陳小二瞥一眼「地玄盤」，但感烏黑古樸，毫無起眼之處，不由嘆了口氣，道：「就憑這塊東西，祇怕連半隻烤鴨腿也抵償不了。」

九天玄女聽陳小二說不值錢，無奈祇好把「地玄盤」收了回去，心道：這等世俗人眼光，怎判斷得出這等古物的價值？這「天幻鏡」便不拿出來也罷了。

不料陳小二嘆了口氣，又續道：「姑娘不是說有兩件古物？這件不值錢，還有一件也拿出來瞧瞧吧！」

鍾小姐不悅道：「她既然並無值錢的押品，小二又何必苦苦追逼？此事就如此作罷好嗎，小二哥！」這位鍾小姐雖然心中不快，但也不擺出大小姐的架子訓人，處事一派雍容大度。

九天玄女對鍾小姐不由又添了幾分好感，她因此更不想令她爲難，不待陳小二催促，便探手把那塊「天幻鏡」取出來，向陳小二手上一放，道：「小二哥！你仔細瞧清楚，看看是否值回那五盆烤鴨的價錢。」

「天幻鏡」放進陳小二手上時，恰好是鏡子的背面，那「天幻鏡」三個古字，也恰好被陳小二看見了，他不由猛地一怔。

好一會，陳小二才又猛地把鏡子翻過去正面，他向鏡片一望，鏡片中有他自己臉容的倒映，但他却如遭電殛，因爲鏡子裏面除了他自己的臉容外，還隱約露出一團毛茸茸的東西，那似乎是一隻披毛的怪物，但到底是什麼，陳小二已被嚇呆了，他連想也沒法去想了。

九天玄女眼見陳小二的模樣古怪之極，心中也甚感奇怪，暗道：這店小二是怎的了，瞧着鏡子，竟如中了邪似的。

陳小二驚呆了一會，忽然有點醒悟，他扭頭向他的背後一看，他發覺在他背後的竟是鍾小姐，而鍾小姐後面就再無任何人了。

陳小二再轉頭望一眼鏡子，他赫然發覺，鍾小姐移動一下，鏡子中的毛茸怪物亦晃搖一下，陳小二心中如被人刺了一劍，他便被人殺了也不敢相信，鍾小姐在這面鏡子中的倒映，竟是一隻毛茸茸的怪物。

陳小二驚駭之下，也不及細思，猛地倒轉鏡子，定定的照着鍾小姐，一面失聲叫道：「小姐！這鏡子邪之極了，妳快看看，它把小姐妳照成什麼樣子了……」

陳小二手執的鏡子直射在鍾小姐的身上、臉上，鍾小姐如花的俏臉忽地一變，渾身也抖顫起來了，就如鏡子射出的是電光似的，稍一會，更以袍袖掩臉，似乎對這面鏡子極爲畏懼，但可惜她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九天玄女猛見鍾小姐這神態，不由也吃了一驚，她以爲這面鏡子乃先人遺下的什麼邪毒之物，乍亮出來，竟把姑娘害苦了，便連忙湊過去一看，她不由也呆怔了。

九天玄女在鏡子中看見是一隻毛茸茸的怪物，瞧不清怪物的臉容，因爲怪物的手爪，把臉面掩住了。

九天玄女忽然嘆了口氣，因爲她終於在鏡子裏證實了自己的判斷，她與鍾小姐乍晤臉時，心中便一陣驚疑，因爲她腦裏突然浮出九天秘笈中的「天機道」文字：天有象，地有形，上下面成一體，星吉則地吉，星兇則地兇，地兇則人現於形，形兇則附於物……而依此推斷，則鍾小姐貌雖秀美，但僅有其形，而無其實，有形無實，便非人象，難道她是鬼神一類的托化物嗎？

這是九天玄女最初的推斷，也是她一直迷惑不解之處，心道她活生生的，怎會有形無實，九天玄女此時初納九天秘笈的「天、地、人」三大法，尚難達融滙貫通的精純境界，因此尚難推斷「天、地、人」的無尚奧秘，及後她見鍾小姐處事寬宏大度，甚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心中對她萌生好感，暗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因此便決定不去揭破鍾小姐的秘密，任她逍遙於世上好了。

不料九天玄女的一番好意，却被店小二追索押品而徹底破壞了。

此時陳小二尚難明究竟，但九天玄女已完全明白，鍾小姐果然源出異類，她這一劫，看來是逃避不了啦，所以九天玄女忽然嘆了口氣，她有點內疚，心道：鍾小姐遭此劫數，雖非我九天玄女的本意，但也是我無心之失所致，這却有甚妙法可以解救她一下？

九天玄女　初試神功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之際，鍾小姐忽然已噗地跪在九天玄女面前，哀哀的求道：「姑娘原來眞人不露相，乃仙家之體，我有眼無珠，不愼冒犯，萬望姑娘立刻收起鏡子，姑娘大恩大德，我……我永世難忘。」

九天玄女心中內疚，也顧不得再與店小二客氣了，她伸出手指頭一勾，一股無形的廻旋指力，繞陳小二手中的鏡子一旋，陳小二但覺手中一鬆，那鏡子早已回到九天玄女手上了。

九天玄女把「天幻鏡」收回袋中，此時那「鍾小姐」神態才安靜點，九天玄女伸手向她一托，「鍾小姐」身不由己，已被升托起來，再拜不下去。

「鍾小姐」向九天玄女冉冉一拜，喃喃道：「多謝姑娘寬恕恩德……我……我能苟存生命，皆姑娘所贈……」此時她以「逼音成線」的功夫發話，因此除九天玄女外，別人根本不知她說的是什麼。

此時陳小二尚未從驚駭中回過神來，他目瞪口呆的站着，就好像忽然中了邪似的。

夜宵店中的客人，祇見店小二、鍾小姐、九天玄女三人糾纏間，九天玄女掏出一塊鏡子後，鍾小姐忽然便向九天玄女跪拜哀求似的，也不知三人弄甚玄虛，均怔怔的目注這面，誰也不敢發話。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忽然伸手向陳小二的腦後的「風府穴」輕輕一拍。

陳小二立刻便清醒過來，却失聲的喃喃嚷道：「怎的了？剛才我怎的好像睡着了……小姐，小的失職，萬望原宥。」

「鍾小姐」一陣發呆，她不知道陳小二爲甚把一切都忘記了？因此她也不知怎樣回話。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忽然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鍾小姐」傳話道：「放心！剛才我已用眞氣拍入小二哥的風府穴，風府穴主腦記憶，經眞氣一衝，他剛才所見的一切便忘掉了……妳安心做妳的事吧，我決計不再爲難於妳。」

九天玄女說罷，無心再逗留，便欲離開，那店小二此時好像變了另一個人，不但不阻止九天玄女的去路，反而點頭哈腰的連忙恭送。

但不料「鍾小姐」却伸手把九天玄女攔住了，以傳音功夫道：「姑娘萬請留步。」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亦傳音道：「怎麼？我答應不再爲難於妳，妳大可放心做妳的事啦，妳還有甚話說？」

「鍾小姐」幽幽的嘆了口氣，傳音道：「姑娘！我的行藏已被妳窺破，多謝姑娘隱密之恩，但我被妳的天幻鏡一照，已原形畢露，千年修練亦一朝盡喪，生命也僅存一時三刻了……」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惻然道：「我並不知天幻鏡如此厲害，害苦了妳，我很抱歉，未知有甚妙法可解救？妳但說無妨。」

「鍾小姐」苦笑道：「天幻鏡乃仙古利器，據知乃先聖伏羲之物，上可探天下可測地，中照世間萬物，一切皆無所遁形，我僅是修練千年的異類，有幸練成人形，自問並無惡迹，但被天幻鏡一照，修成人形的千年功力便化爲烏有了，除非我願意現回原形，再成異類，否則必死無疑。」

九天玄女不忍道：「那總好過煙消雲散，灰飛湮滅嗎……做狐……這異類也很好呵！」

「鍾小姐」嘆了口氣，道：「做異類任人宰割的苦處，姑娘哪能體會？我做人已久，決不願意再受那異類之苦了。」

九天玄女心中一陣難過，心道：若如此，自已無意之失，竟害了她千年苦修的正果了。九天玄女不由內疚的道：「都是我九天玄女不好，無意中把妳害了，妳但有甚要求，我一定替妳辦到……」

「鍾小姐」一聽，神色忽地一喜，忙道：「姑娘原來是掌九天秘笈的玄女，我當眞有眼無珠，有所冒犯，萬請恕罪……」她說着，便又欲跪拜下去。

九天玄女連忙伸手托住，奇道：「妳怎知我掌九天秘笈的玄女？這三部秘笈，我也是剛領略不久呵！」

「鍾小姐」如遇救星似的連忙道：「實不相瞞，千年前我仍爲異類，便聽聞西王母娘娘麾下有一位天機使者，名九天玄女，這位聖女每隔千年才現世一次，有幸遇上這位聖女，便可令鐵樹開花，石頭長芽，靈驗之極，如今天幻鏡也在妳手上，妳必定是現世的九天秘笈使者玄女肉身無疑了。」

九天玄女一聽，心道：她所說的，竟與黑龍潭中的黑龍所說一般無異，難道我眞的是「九天秘笈使者玄女」的現世肉身嗎？不然，爲甚我又偏闖入那風水冰洞，領悟了那三部九天秘書，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也不好否認了。無奈呵呵一笑道：「就算是吧，但我能幫妳什麼？妳祇管說說看，算是我對妳的補償吧！」

「鍾小姐」又向九天玄女冉冉一拜，這才道：「我自修成人身，在塵世歷盡辛酸，最後來到燕國薊城，幸蒙這間夜宵店的老闆鍾氏夫婦收留，並認爲義女，鍾氏夫婦年過四十，並無子嗣，因此視我如親生骨肉，令我得嚐人間溫暖，我無以爲報，惟有盡力助鍾氏夫婦照料店中生意，也着實過了幾年快樂日子……如今劫數難逃，我也並無所怨，祇是鍾氏夫婦於我有收養之恩，無以爲報，祈望玄女能助我了却唯一心願，我便死而無憾矣……未知玄女是否答允？」

九天玄女聽她說得可憐，觸景傷情，不由也想起自己的身世，心中對她更倍添同情，便決然的點點頭道：「妳說吧，九天玄女但能辦到的，決不推辭。」

「鍾小姐」一聽，哀慽中這才微露欣慰，她向九天玄女拜謝了，這才道：「玄女啊，我前身爲狐，亦屬異類，有幸修成人身，得嚐人間溫暖，此皆鍾氏夫婦所贈，他夫婦二人，並無子嗣，視我如己出，如今我大恩未報，半途而去，他夫婦必定傷心欲絕，我又豈能心安？聽說玄女可令鐵樹開花、石頭長芽，但祈玄女能念我之苦，在我死後，代堪一座蔭生子孫的龍脈，以葬我肉身，日後蔭庇義父、義母，留存鍾家一點血脈，鍾氏世代，必銘記玄女的大恩大德矣。」

「鍾小姐」說到此處，泣泣欲淚，神色哀慽，意態甚爲眞誠。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大爲感佩，暗道：她雖爲異類，但知恩圖報，死而無怨，寧願捨却自己的千年道行，以報世人待她溫暖之恩，這等心腸，竟比有等人面獸心的俗世人强多了！就如笳丹師姐所遇的猿爺爺，這「鍾小姐」竟亦不遑多讓，可惜已無法解救她的劫數，不然帶她在身邊，遊歷江湖，亦不失爲一忠心伴侶……「可惜！可惜……」九天玄女心直口快，不由嚷了一句。

「鍾小姐」一怔，忙道：「玄女可惜什麼？莫非我之所請，份屬太過嗎？」說時神色悲愴，傷心欲絕。

九天玄女不忍傷她的心，無奈祇好答道：「妳之所求，我但盡力而爲吧！」九天玄女話雖如此，其實她並無把握，幸而她忽然想起鬼谷師哥這位「尋龍祖師」，心道祇要尋着他，這「鍾小姐」的心願便不難助其達至，因此才一口答應下來。

「鍾小姐」一聽，連忙向九天玄女拜謝了，然後又欣然一笑，道：「我的心願已了，距死期也不遠了，玄女是否容我在死前盡情快樂一會？」

九天玄女嘆了口氣，道：「妳但有快樂祇管快樂，我又怎會阻妳？」

「鍾小姐」再向九天玄女冉冉一拜，便忽然走了開去，大聲對夜宵店中的人客道：「小女子多謝各位光臨敝店捧場，各位請盡情吃喝，這一切費用，小女子已代各位墊付了，各位請啊！」

夜宵店中的人客不下數十人，此時皆目瞪口呆，心道：這姓鍾的小姐想必是瘋了，不然怎會如此慷慨？

不料那小家性子的陳小二竟亦像中邪似的，隨又向各人抱拳道：「不錯！不錯！今日是我家小姐的生日，請各位開懷痛飲，賀我家小姐生辰快樂！」

衆人一聽，這才相信「鍾小姐」眞心誠意請客，登時發出一陣歡笑，隨又向「鍾小姐」齊聲賀道：「恭祝小姐生辰快樂！」

衆人紛紛向「鍾小姐」敬酒，「鍾小姐」也絕不推辭，一連喝了數十杯，不覺有點醉了，如花的俏臉漸漸也蒼白起來。

九天玄女察言觀色，已知「鍾小姐」所言不虛，她暗地吩咐那陳小二，快去請老闆鍾氏夫婦來，陳小二如中邪似的，對九天玄女的話居然照做如儀，連忙悄悄出店，去請鍾老闆夫婦來。

此時「鍾小姐」脚步踉蹌，已搖搖欲倒，也不知她是醉了，還是其他什麼，九天玄女見狀嘆了口氣，心知要來的終於要來，半點勉强不得，因此也不去阻攔「鍾小姐」盡情快樂。

「鍾小姐」忽然奮力向前，一面跳舞，一面歌道：「天幻鏡臨兮我亦將去，生命苦短兮亦惜人類，生雖則美好兮死亦無甚哀痛，死而造福於人兮快樂而逝去！」

「鍾小姐」歌罷，向九天玄女和在座人客拜謝了一遍，忽然仰面倒下，再也不起來了。

在座人客快活之際，眼見「鍾小姐」忽然倒地，突生變故，均驚得呆了，夜宵店中霎間歡笑祝壽聲停了，變得鴉雀無聲，死一般的沉寂。

在場中唯有九天玄女暗地嘆了口氣，亦祇有她知道這事的驚人奥秘。

好一會，人客才有大膽的驚呼一聲中道：「不好！鍾家小姐喝醉了……快扶她起來，喝一碗解酒湯……」

有人跑入厨房弄解酒湯，有人跑出去請郎中到來，有人跑過去欲扶起鍾小姐，亂哄哄的鬧作一堆。

也祇有九天玄女寂然不動，她瞥一眼店內人頭亂湧的情景，她剛領略的「地脈道」中的一句口訣，驀地便浮上腦中來，心道：「鍾小姐雖死而樂，數十人爲她奔忙，這豈非應了地脈道中『萬人朝拜』之大吉祥局嗎？看來她與大地龍脈倒有大淵源。」九天玄女觸景生情，情生則靈動，九天秘笈中的「地脈道」風水尋龍絕學，自然而然的便浮上腦中來了。

就在此時，一對年過四十的中年夫婦，神色倉皇的奔了進來，兩人氣喘吁吁，但顧不及喘一口氣，便一疊連聲的嚷道：「小姐……小姐她怎麼了？她平日滴酒不沾，今日怎會喝醉了？快拿解酒湯出來啊！」

人客一見這對夫婦進來，有相熟的便低聲道：「是鍾老闆夫婦趕來了，她夫婦倆視小姐如親生骨肉，假若出了事，有個三長兩短，這夫婦倆也別想活了……哎，小姐如花似玉，也眞是鍾老夫婦無此福緣。」

那人說話聲雖低，但九天玄女却聽得一清二楚，她不禁微嘆口氣，心道：有義父、義母如此待她，「鍾小姐」也不枉托身人世一場矣！不過這話她是決計不會向任何人洩露的了，九天玄女打定主意，「鍾小姐」的身世秘密，就隨着她的逝去，永遠埋葬便了。

鍾老闆夫婦撲到義女身邊，兩人愛女心切，一左一右，抱着義女，也不管她是生是死，一疊連聲的呼道：「女兒呵！妳快快醒來……莫把義父、義母嚇壞了。」

此時「鍾小姐」神色安詳，雖然雙眼緊閉，如熟睡一般，但俏容如昔，丁點沒有更改，因此也很難判斷她是酒醉還是逝去了。

在場相幫扶持「鍾小姐」的人客中，有與鍾家相熟的，此時忍不住嘆了口氣，對鍾老闆道：「鍾兄！不對勁哩，小姐的身體已變得冰凍啦……這決非酒醉之象啊！」

鍾老闆一聽，如被人猛敲了一棍，急怒交集，失聲嚷道：「你……你說什麼？妳敢咒我女兒已遭不測嗎？」

發話的人見鍾老闆神色如喪，不敢再答話，他抬眼向門口一瞧，連忙道：「鍾兄！郎中來了……是生是死，郎中自有判斷。」

鍾老闆一聽，如獲救星似的大叫道：「郎中！請快快救醒小女，必當重謝。」

郎中走過來，一見「鍾小姐」的模樣便皺緊了眉，他伸手搭着「鍾小姐」的手脈，僅片刻便搖頭苦笑道：「令千金已逝去足一個時辰矣！若能把她救醒，除非是大羅神仙再世啦！」郎中說罷，連酬金也不肯收，連忙走了。

鍾老闆夫婦這才相信，義女眞的去世了，夫婦倆不由大慟，哀哀的痛哭道：「女兒呵女兒！妳怎的一聲不響，便忽然去了？可憐撇下我夫婦二人，不但斷了血脈，就連義女也不容我鍾家保存嗎？蒼天呵蒼天，我鍾家有甚開罪之處，竟被如此慘酷折磨……女兒呵，義父、義母不如也隨妳去好了。」

鍾老闆夫婦傷心欲絕，但感了無生趣，夫婦二人竟分頭向左右兩面的牆壁撞去！事出突然，二人去勢疾急，又分兩個不同的方向，死意甚堅，在場中人，救得一個救不了另一個，手忙脚亂之下，眼看鍾老闆夫婦，亦將隨義女「鍾小姐」黃泉路上相會了。

九天玄女見狀，心中又內疚又同情，她憐憫之心大起，暗道：這姓鍾的夫婦待義女尚且如此，更何況是自己的親生骨肉？看來普天下的孤兒，原也是萬不得已的，不然作父母的誰又忍心拋棄自己的骨肉血脈？又暗道：此時我若不出手相救，普天下祇怕亦無人救得了姓鍾的夫婦了，就算暫時救得他們的人，也救不了他們絕望的心靈，看來「鍾小姐」死前的心願，倒是一片眞誠，寧願捨了自己的千年道行，決不肯變回原形，苟且偸生，目的不外是爲了成全她義父、義母的心願……難得！難得！難得她雖爲異類，却比世人的人格猶高十倍。

九天玄女既悔且感又佩，她驀

地伸出雙手，向鍾老闆夫婦撞去的方向各拍了一掌，一股渾厚的「無爲眞氣」便凌空飛送過去了。

鍾老闆夫婦傷心欲絕，各自拚命撞向牆壁，欲一死了之，在場中人救無可救之際，夫婦二人，眼看便血濺當場之時，却突生變故，令在場中人均目瞪口呆。

祇見鍾老闆夫婦兩人頭將撞向牆壁，祇差一線便撞上堅硬牆壁時，那左右兩道牆壁却突然變成橡皮似的，一撞之下，不但如撞棉絮，反而立生一股強大反彈推力，同時把鍾老闆夫婦推彈回來，又各自跌坐在「鍾小姐」的遺體左右。

此時不但在場的人客驚奇之極，鍾老闆夫婦在傷心之餘，亦不禁莫名其妙，兩人迷惑的相視一眼，均不由驚咦一聲道：「老爺！太太！你、我是否與女兒黃泉道上相遇了？」

在旁邊的人客忍不住發話道：「鍾老闆！你和鍾老闆娘好端端活生生的，說什麼黃泉路上相見了？你兩人剛才撞向牆壁，却被牆壁反送回來，老天！你兩人並非黃泉路上相見，而是白日遇上活神仙了。」

鍾老闆迷惑道：「謝老弟，鍾某人喪女之痛，已夠苦了，可莫再來消遣我，說什麼遇活神仙了？」

那「謝老弟」道：「那我問你，鍾老闆，剛才你是否死意甚決，拚命撞向牆壁？」

鍾老闆點點頭道：「義女夭折，我也不想活了，果然欲撞牆了斷！」

謝老弟道：「不錯！那我再問你，是鍾老闆的頭硬，還是夜宵店的牆壁硬？」

鍾老闆未及答話，又有人客搶先道：「這還用問？當然是牆壁比頭硬啦！」

謝老弟嘿嘿道：「不錯！自然是牆壁比人頭硬！但爲甚鍾老闆撞上去，却絲毫無損？反而把他彈開安然送回原處？這不是神仙顯聖了嗎？」

謝老弟一頓，又道：「因此呵鍾老闆，令千金離奇而逝，若有神仙顯聖，說不定可以救活，你不去求仙，急着去尋死怎的？」

鍾氏夫婦一聽，雖然半信半疑，但情急之下，也不及細思，夫婦倆竟向當天叩拜起來，一面哀哀祈禱道：「各方各土過路神仙！萬望打救小女生命……我夫婦兩人甘願來生作牛作馬，以報仙家大恩大德……」

鍾老闆夫婦二人，情哀意切，叩頭有聲，見者心惻，聞者傷心。

九天玄女見狀不忍，心道：你便叩上十萬個響頭，神仙也不會降臨，你那義女也決計救不活了。

九天玄女忍不住輕輕一躍，如燕子般一掠而至，站在鍾老闆夫婦面前，又伸手輕輕一托，鍾老闆夫婦身不由己，便被一股柔力升托起來，再也叩拜不下去了。

九天玄女乍露這一手絕頂輕功，在座人客吃驚之餘，這才猛然憶起九天玄女吃烤鴨的古怪神奇，才記起夜宵店中依然有她的踪影，不由驚咦了一聲。

那謝老弟先就忍不住了，他向九天玄女瞧了又瞧，口中喃喃的道：「仙女？狐姑？鬼怪？還是活神仙？」

九天玄女又好氣又好笑，嗔道：「喂！這位大叔，你祇管看着我嘰嘰咕咕作甚麼？我並非神仙，亦非鬼怪，更非狐姑，祇是仙女二字，你倒說中一半了。」

謝老弟說話的聲音極輕微，與九天玄女又隔了二三丈遠，不料她背後像長眼似的，不但聽到他說的話，就連他盯着她瞧也知道了，謝老弟驚喜之餘，暗道：這不是「神仙」是什麼？於是忙恭而敬之的道：「姑娘爲甚說祇說中了一半？」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我叫九天玄女，這仙女二字，豈非說中一半嗎？」

九天玄女此言甫出，在場中上了年紀的人客，包括鍾老闆、謝老弟、陳小二等人在內，均如遭電殛似的一陣發呆。

九天玄女又好氣又好笑道：「九天玄女便九天玄女了，這有甚稀奇，你等爲甚着魔似的發起呆來？」

鍾老闆吃驚之下，連喪女之痛亦暫時忘却了，他目不轉睛的盯着九天玄女，目光充滿驚疑希奇，好一會，才失聲的道：「鍾某人聽古老相傳，西王母麾下有一位執掌九天秘笈的使者，名九天玄女，此話已相傳數千年了，妳！姑娘妳……妳竟自稱是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不由噗嗤一笑，道：「九天玄女便九天玄女了，這有甚如此驚奇的？我俗家姓鍾名靜，師傳老子替我起了個外號叫九天玄女，就如此這般，平凡之極。」

九天玄女並不知道，這是她初度獨自闖蕩江湖，這「九天玄女」的名頭也太響亮了，就算在民間也幾乎家傳戶曉，知道的人大都極崇拜她，因爲相傳她是一位執掌天機、國運、人間禍福的幸運仙子，因此但凡亮出「九天玄女」這名號的人，便必須顯示「九天玄女」的本事，否則立刻就會被世人識穿了。

九天玄女說得輕鬆之極，但在場中人却驚疑得連眉毛也豎起了。

那謝老弟先就忍不住，他跨前幾步，站在九天玄女面前，神色恭敬，口氣却猶豫的道：「姑娘……

玄女！聞說九天玄女對天機、國運、人間禍福有先知先覺的絕頂神通，姑娘……玄女可否請顯示一二？」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顯示什麼呵？又有什麼好顯示？」

謝老弟眨了眨眼，他也分不清九天玄女這是謙虛之辭，還是搪塞之語，他微一咬牙，便甘冒開罪她的風險，決然的相試道：「有！姑娘……玄女，若蒙不棄，未知可否替我卜算一下命運前程？」

衆人一聽，均知謝老弟這是有意考究九天玄女的來路及本領了，因此雖然不敢喧嘩起哄，但却目不轉睛盯着九天玄女，且看她如何回答，以判她是眞是假。

九天玄女也不以爲然，她見謝老弟如此相問，不由便目注他的神色，腦中那「周易」及「人間道」之「神色訣」，便閃靈般一掠而至，她不假思索，便信口道：「這位大叔，你必定漂泊半生，近日才得安頓下來；且半生營商失意，習文失落；家中本有妻兒，可惜俱皆夭折，目下孤獨一身，形單影隻，自感悽酸之極，命運如此，夫復何言，你又問它怎的？」

九天玄女信口而出，從容之極，謝老弟一聽却神色大變，猶如白日活見鬼魅，又如垂死之人，偶然幸遇神聖似的。

鍾老闆亦急欲知道結果，因爲他的滿心希望，就落在九天玄女身上了，她若眞有本事，那義女或許得救，若無本事，他鍾家就從此絕後了，因此他連忙問謝老弟道：「如何了？這位姑娘說得太匆忙、太輕易，想必把你的命運說錯了？」

不料謝老弟却沒答話，反而喃喃的自言自語道：「九天玄女？神仙？活佛？尋龍祖師？不然爲甚如數家事，把我的老底全搬出來了？」他發了一會呆，才猛然想起什麼，連忙向九天玄女躬身道：「多謝玄女指點……但未知玄女如何判斷？」

九天玄女此時腦裏接連浮出「周易」及「人間道」的「神色訣」，不假思索的朗聲道：「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電，天之精神也；河嶽山川、花卉草木，地之精神也；眉耳鼻眼、行往坐臥，人之精神也，天無精神，則日月不明，星辰不現；地無精神，則河嶽混濁，山川無秀草木凋零；人無精神，則眉眼混雜，耳鼻不正，氣滯動斜，據此而可立斷！再者……」九天玄女忽地一頓，目注謝老弟，含笑不語。

謝老弟心中已極爲震駭，又知此乃九天玄女心存厚道，不欲盡洩他的衰敗命運；但又不甘就此作罷，便毅然道：「再者什麼？務請玄女明言！我……我感激不盡。」

九天玄女見謝老弟尋根究底，便微微一笑，據觀察所斷，坦然續道：「再者你精神恍惚、意態倉皇，此乃失志漂泊之象；言語羞澀，欲言而止，神氣不足；精神不足者，諸事不順，兇神纏身矣；再加氣色浮沉不定，浮主未來，沉主過去，浮沉並晃，則主過去之不吉，妻折兒喪，鰥寡孤獨；據人之精神氣三者而斷，屢驗不爽。」

在場中人忙問謝老弟道：「是也不是？應驗與否？」

此時謝老弟已忽然跪拜在地，叩頭如搗蒜道：「姑娘果然是九天玄女降世，所斷不差分毫，請恕小人冒犯之罪！」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這位大叔，快起來，我九天玄女不慣這一套俗世之禮呵！」

謝老弟却依然叩拜如儀，一面懇求道：「但求玄女施降恩澤，指點迷津，小人感激不盡也！」看他的神態，假若九天玄女不肯答允，他就寧願跪着叩拜七日七夜了。

九天玄女這才知道，世上有等異士，既能斷世人吉兇，便必須亦教人如何逢兇化吉，不然，便祇會教人信服而絕望，這是九天玄女第一次以「玄女」的名頭闖蕩江湖，甫一開始便遇上嚴峻考驗了。

九天玄女見謝老弟意態甚誠，便不忍拒絕，微一沉吟，便簡略的道：「吉兇全在於你自己的精、神、氣、色，然精神氣色之清濁、厚薄、燥濕相錯而轉移，亦有因人事之喜怒哀樂而變化，因此祇需注重自身的精神氣色，再着意細察自身的局外環境，則趨吉避兇，逆轉滯衰之運，亦不難矣。」

九天玄女依「人間道」及「周易」的「神色訣」，向謝老弟略示端倪，便已令他拜服得五體投地了。

當下謝老弟又殷殷的向九天玄女謝過指點恩澤，這才爬了起來，默默思索九天玄女指點的玄機。

這時，在場中人才恍然大悟，眼前這位女郎，果然是千年一現的九天玄女現世，當下人人均欲求九天玄女指點自身的命運，但未知她是否答應，不敢貿然開口而已。

鍾老闆夫婦亦有此意，他夫婦兩人愛女心切，亦顧不得自己的顏面，夫婦兩人不約而同的撲地便跪在九天玄女面前，淚流滿面的懇求道：「玄女！萬望玄女妙施大法，令小女起死回生，小女是拙夫婦唯一命根啊！」

九天玄女因內疚，本就有相助鍾老闆夫婦之意，但一聽他夫婦兩人所求，不禁嘆了口氣，苦笑道：「鍾老闆，人死豈能復生？我九天

玄女非神非仙，如何可令千金再活於世上？所謂起死回生之說，不過是有等江湖術士，騙人的鬼話而已，信不得的！你等先請起身，再容我想想助你鍾家的法子。」

此時「鍾小姐」的遺體尚躺在地上，雖嬌俏如生，但臉色已變得雪白，顯然的確是逝去了。

九天玄女向「鍾小姐」的遺體瞥了一眼，心中不由犯難，暗道：她的來歷出處，衹有我知道，據我所知，鬼谷師哥身為「尋龍祖師」，他替人尋龍點穴，均是世人的血脈相承；但「鍾小姐」源出異類，與鍾氏夫婦又非嫡傳血脈，就算我請鬼谷師哥替她尋龍點穴，將其下葬，鍾氏夫婦又是否可以承其蔭庇？若非血脈嫡傳而失相承之效，那辛苦尋得的龍脈，豈非徒勞無功？「鍾小姐」臨終心願又如何替她達致？哎！不料「天機」易懂，「地道」難明，這風水尋龍學說，原來竟比天機之道更為深奧……鬼谷師哥的「尋龍祖師」名號，看來也並非輕鬆倖致。

九天玄女默默沉吟，半晌不語，這是她領略九天秘笈下部「地脈道」後，初次應用，便碰上這般艱難題目，這也是九天玄女身世奇特之故，而因此她日後取得的成就，亦非常人所可能理喻。

鍾老闆夫婦雖聽九天玄女說，並無起死回生之法，但聽她的口氣，似乎另有妙法施救於他鍾家，因此更不肯起來，連忙又叩拜道：「玄女可憐則箇！想我夫婦年過四十，僅有的半點血脈也斷絕了，日後必定絕子絕孫，鰥寡孤獨，這日子不過也罷了，但求玄女施大法，打救則箇。」

九天玄女眼見「鍾小姐」的夭逝，對鍾老闆夫婦的打擊竟如此慘酷，而「鍾小姐」的夭折，到底與自己有所關係，心中的內疚不由更强烈了，她情急之下，不由便衝口而出道：「鍾老闆且放寬心懷，我九天玄女還你一點嫡傳血脈便了。」九天玄女忽然一頓，因為她忽地想起自己在「風水堪輿」學上，尚屬初涉奧秘，功力所限，並無十足把握，此時把話說滿了，日後有甚差錯，豈非貽人笑話？但那話却說出口了，要收回也決計不能了。

鍾老闆夫婦一聽，果然轉悲為慰，立刻向九天玄女叩謝道：「多謝玄女，多謝玄女大恩大德！鍾家但能傳得一點血脈，皆玄女所贈也。」

九天玄女暗嘆口氣，心道：你等如此，便把我的退路堵死啦！罷！罷！既然無路可退，那就先進一進再算吧！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伸手扶起鍾老闆夫婦，道：「鍾大叔、鍾大嬸且先起來，我盡力而為便是，目下要緊的是先把令千金遺體抬回家中入殮，待擇好吉時吉地再作打算。」九天玄女畢竟跟隨鬼谷師哥多年，對風水堪輿的一些規矩亦已掌握，此時安排起來，倒也有條有理。

鍾老闆一聽，連忙收拾悲痛心緒，强打精神，差遣店中伙記，去請城中的仵工到來，相助先把義女的遺體運回家中入殮，又邀九天玄女同返鍾家，殷勤相待，九天玄女至此已無法推辭，衹好亦打起精神，學着師哥鬼谷子的樣子，充起風水堪輿大師來了。

* * *

鍾老闆原來名清宏，在燕國薊城中亦有點名頭，因為他開辦的夜宵店，憑「烤鴨」這味特色，早已在城中打響了招牌。

在城中有頭有臉，辦起事自然甚為快捷，不消半日光景，義女便在家中入殮妥當了，直到此刻，鍾老闆夫婦才眞的相信，義女從此逝去了，因此滿心的希望便放在九天玄女的身上了。

九天玄女吩咐鍾老闆，着仵工多放松香等物入棺，伴着「鍾小姐」的遺體，這樣就不必急着下葬了，這法子也是跟鬼谷子學的。

九天玄女在鍾老闆家逗留了一日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便向鍾老闆夫婦道：「我這便出門去替你鍾家尋一座龍脈地穴，你等且在家中安心等候好了。」

鍾老闆千恩萬謝了，又不太放心的道：「玄女此行，約多少時日回轉？我好替妳打點盤川。」

九天玄女微一怔道：「什麼盤川？」

鍾老闆見九天玄女一副不經世事的天眞樣子，不由失笑道：「盤川便是出門上路必須的物品，例如住宿吃喝，缺了銀兩錢幣，那是寸步難行呵。」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亦笑道：「不錯！不錯！缺了那東西，果然不妙，就如這次入薊城，吃了五盆烤鴨，沒那阿堵物付賬，幾乎被那小二哥捉去見官坐牢了，鍾大叔若方便，那就先借用三五十錠楚金塊用用吧！」

鍾老闆連聲答應，鍾大嬸親自去後房取出來，包成一包，呈奉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也不客氣，接了過來，却忍不住格格一笑道：「這東西備用而已，其實我若不付賬，當今世上誰又能困得住我九天玄女？」說罷身形一晃，已在十丈遠處了。

鍾老闆瞧着不由一陣驚喜，暗道：九天玄女武功了得，但不知她的尋龍堪輿本事，是否比得上傳聞中的尋龍祖師鬼谷子？

九天玄女此時却是遠在幾里外了，她也沒在城中停留，出了城門，便直奔城外十里的山脈地帶，因為她忽然便浮出「地脈道」中的「風水訣」，曰：地理之道，首重龍，龍即山脈，為地之氣。

九天玄女領悟此點，忽然連尋師哥鬼谷子，代鍾家點穴的念頭也消了，她心中賭氣的道：「哼！非你鬼谷子不行嗎？我九天玄女偏就去點座大龍脈出來，幹件驚天大事，屆時看你鬼谷子還敢以此來自傲嗎！」

九天玄女賭起氣來，可固執非常，她決心自己去尋龍點穴，那就決計不會中途而退了。

九天玄女施展輕身功夫，很快便掠上一座山峯上來了。

但見山峯秀麗，古木參天，山上洞中有洞，峯上有峯，雄峻奇詭之極。

人站山巔，就如置身虛空，四面白雲繚繞，如登仙界，九天玄女不由格格一笑，突伸一指，在一塊巨大的峭壁上疾劃。

不一會，峭壁上便現出數行字來，道：脚踏山巔稱上方，玄女尋龍不尋郎；妙指一點風雲動，何笑九天意太狂！

九天玄女把自己的心緒，均刻留於峭壁之上，而自九天玄女留字後，燕國都薊城外三十里的這座名山，便得名為上方山了。

九天玄女以指代筆，在峭壁上一抒胸臆，心境也漸漸開闊了，不再念念不忘，尋他的師哥鬼谷子比拚，心思也就集中放在「地脈道」中的「風水訣」上來了。

她繞上方山轉了一圈，普通人轉一圈上方山，少說也需花上十日八日，因為上方山方圓近百里，但九天玄女輕功絕頂，這區區百里山路，根本就不在她的眼內。

九天玄女從上方山的南面轉到北面，她驀地便見一峯高聳，四面陡峭險峻，根本無路可通，形如天柱插入雲中。

九天玄女向天柱峯凝望一眼，心中忽然一動，暗道：「風水訣」中道地脈首重龍，而即山脈，亦即大地之氣，看這天柱狀峯大有氣勢，豈非大地之氣充盈於此峯嗎？

九天玄女身負九天秘笈「天機、人間、地脈」三大絕學，在尋龍堪輿的路徑上，與她的師哥鬼谷子又顯有不同，鬼谷子的尋龍絕學悟自盤龍古洞中的「乾坤訣十八式」，因此秘笈首重「尋龍」之走勢，九天玄女却另闢一徑，側重「地氣」，以地氣衰旺來判斷龍脈的走向。

一重「地龍」，一重「地氣」，殊途同歸，皆創出尋龍堪輿之精粹，集鬼谷子與九天玄女所長，後世人因此便稱「龍脈」為「龍氣」了。

九天玄女向上方山天柱峯凝望之際，突見天柱峯的南面峭壁，有一團灰紫的雲氣起自峯脚，冉冉直上，到峯腰處時，已清晰可辨，且逐漸成形。

九天玄女目力奇佳，但見那灰紫雲氣在峯腰峭壁，漸聚成形，竟是一隻清晰可辨的灰紫狐狸狀氣物，緊貼峭壁，颼颼的攀射直上。

九天玄女腦中不由靈光一閃，暗道：「地脈道」中「風水訣」，有「狐狸龍氣」之說，曰：山巔狐龍氣不凡，九天仙穴落人間，眼前天柱峯忽現「狐狸雲氣」，莫非峯上竟隱有一座「狐形龍脈」嗎？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她天性好奇，探索之心甚堅，心念既轉，身形便突向天柱峯峭壁縱掠而起，她竟以無尚的輕功，去追那現形的「狐龍雲氣」。

「狐龍雲氣」颯颯直竄而上，越來越快，峯壁越陡，上竄的速度便越急，倒似有心考究九天玄女的功夫與毅力似的。

九天玄女決心追求一種事物，她是決不會中途而廢的，「狐龍雲氣」對她的考究，反而激起她的好勝心，她哼的一聲，「無為眞氣」猛地又提升了三成，此時她體內的「無為眞氣」已激發到八成功力了，她以八成的無為神功功力，攀爬峭壁，已非攀爬，她周身眞氣激蕩四射，反彈空氣，竟如仙家般騰雲駕霧，扶搖直上，其速度與那「狐龍雲氣」簡直不相上下，休想把她擺脫。

九天玄女並不知道，她這般全力施為，眞氣激發，幾乎已達到劍仙類的「御氣飛行」境界了。

九天玄女疾如電奔，窮追不捨，眨眼已追上天柱峯頂。

她閃電般的一掠而起，目光四射，卻已不見了「狐龍雲氣」的踪影。

九天玄女不捨，在天柱峯巔四處激掠，希望尋着那「狐龍雲氣」的踪跡，她幾乎把天柱峯頂的山地都掠過了，可惜那「狐龍雲氣」就像平白失了踪似的。

此時天色已近傍晚，荒山野嶺，一個單身女子，若換了世間任何人，必定嚇得花容失色，但九天玄女卻渾然不覺，就連眼眉毛也沒跳上一跳。

九天玄女自覺武功極高，當世中除師傅老子、師哥鬼谷子、師姐籃丹三人外，她根本就沒把任何人放在眼內，而且她此時已被那「狐龍雲氣」乍現迷住了，她發誓非要尋着它的踪跡不可，此時便殺了她，她也決不肯半途撒手不追尋的。

她旋風似的從天柱峯的南面轉向西面，這是她第三次轉到這個方位上來了，她向山峯四週的山地一

瞧，「狐龍雲氣」依然不見踪跡，九天玄女不由歎了口氣，暗道我據「地脈道」中「神氣訣」，分明發覺此峯大合龍脈神氣之道，既有龍脈之氣，便必有眞龍結聚，而且「狐龍雲氣」已現，斷不會就此無踪無影，莫非這「狐龍雲氣」尚須結合「天機之道」來細察麼？

九天玄女心念急轉，不由抬眼向西面天際極目望去，但見夕陽斜照，如盤紅日懸於西面，萬道紅光恰好斜射在峯頂西面一座土丘上面，土丘形狀古怪，披着紅光，猶如一頭赤色怪獸。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一動，「天機道」中的「天象訣」精義，便一閃現上腦中：天光下臨，地德上載，透視地法，以明其善惡，察其精妙，不由暗道：夕陽斜照土丘，豈非天光下臨，地德上載之兆麼？既已露此天象，豈能不仔細透視地脈，以明其善惡，察其精妙。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更不猶豫，身形一晃，已躍到那赤色怪獸狀的土丘上面了。

九天玄女向土丘定睛一看，只見土丘形狀怪異，前面聳起，似頭；前後延伸兩道丘陵，似脚；後面恰好連有一條土堤，似尾；在高處俯視，便恰如一隻巨大的仙狐伏在峯頂山地之中。

九天玄女心中靈光一閃，暗道：「地脈訣」有以形定穴之說，按此推斷，此丘豈非一座天然的「仙狐鍊丹穴」。

轉念又暗道「仙狐鍊丹穴」貴格非常，丁財福祿皆旺，乃萬金難求的天然龍穴，想那「鍾小姐」前身修自狐類，她為報義父母收養大恩，竟肯自毀元神，為義父義母延續血脈，如此至情至性，難能可貴之極，如今得葬此「仙狐鍊丹穴」，可謂物以類聚，天緣巧合，玄妙之極！

九天玄女下了判斷，心中不由一陣欣然自得，格格的大笑道：「好一座仙狐鍊丹穴！妳鍾小姐有幸葬身於此，亦不枉妳一片情義孝心矣！不錯！不錯！就是這個主意，回去便把她背來此地，掘穴安葬，日後必有奇緣，好教鬼谷師哥目瞪口呆！」

九天玄女打定主意，當下更不遲疑，連夜下山，也不懼夜靜兇險，連夜急掠，到半夜時分，已趕回薊城鍾老闆家中來了，九天玄女見鍾家大門緊閉，也不去叫門，飛身一躍，便已縱上瓦面，夜貓似的向大廳方向掠去。

此時大廳下面尚透出燈光，原來鍾老闆夫婦果然十分痛惜義女的夭逝，從早上直到此時深夜，為怕義女魂靈寂寞，竟雙雙守在靈堂，半步也沒有離開過。

九天玄女見狀，不由又喜又羨，暗道：我九天玄女雖為人類，但從未受到此父母恩厚待，妳「鍾小姐」雖為異類，卻有義父義母如此愛惜，這般看來，妳的運命，竟又比我九天玄女好多了……鍾老闆夫婦如此盡情盡義，簡直猶勝親生骨肉，日後亦必可一脈相承，有緣承納義女龍脈的蔭庇……

九天玄女心中欣然，她心念未畢，人已越窗而入，無聲無息，便出現在鍾老闆夫婦面前了：「鍾大叔、鍾大嬸，你等待義女倒一片情深啊！」

九天玄女忽地嚷了一句，無聲無息地，可把鍾老闆夫婦嚇了一跳，幾乎以為是自己的義女從棺木中翻生，突然閃了出來。

鍾老闆定睛一看，才知九天玄女突然降臨，不由又驚又喜，忙道：「……啊……原來是玄女姑娘！那……事情……到底如何？」他被九天玄女的閃電般身法嚇呆了，在他心中，九天玄女簡直是神仙鬼怪一般的人物，因此連向她發問也心慌意亂起來。

九天玄女見狀，知必定是自己的突然出現，把鍾老闆嚇慌了，便抱歉的一笑，輕聲道：「鍾大叔莫慌，我一時性急，才越門而進，其實並無怪異，那只是武林中的一種輕身功夫而已，我亦只是凡間女子一個，請勿胡思亂想。」

鍾老闆見九天玄女柔聲細氣，這時她的神態與普通的女子並無甚異樣，心中這才稍安下來，連忙又向她謝道：「是，玄女姑娘辛苦了……小女下葬之地，未知是否已有合適地方？」

九天玄女點點頭道：「地點已選定了。」

鍾老闆一聽，大喜道：「玄女姑娘，那墓地在甚麼地方？」

九天玄女道：「薊城外三十里，上方山的天柱峯上。」

九天玄女此話未完，鍾老闆便吃了一驚道：「上方山距此來回六十里，上山之路近百里，玄女姑娘竟可一日來回麼？而且還要在上方山上四週察看，玄女姑娘莫非當眞是神仙降世麼？」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百來里路，一日來回，這有甚稀奇？若我那師哥鬼谷子施展乾坤神功，只怕三個來回也走完了。」

鍾老闆一聽，聳然動容道：「玄女姑娘說，尋龍祖師鬼谷子是姑娘甚麼人了？」

九天玄女不以為然的隨口道：「師哥唄，我與他同拜老子李耳門下，他入門尚比我早，他自然是我的師哥啦！」

鍾老闆一聽，又驚又喜的喃喃道：「一位是得道老祖，一位是尋龍祖師，一位是九天玄女的眞身現世，一門三傑，鍾某人今日有幸遇上，蒼天待我也總算不薄矣！鍾家必定得延血脈了！」鍾老闆說着，以手加額，慶賀歡欣不已。



那禁衛統領忽然向九天玄女天靈蓋劈去……

* * *

鍾老闆遵九天玄女的吩咐，出重金請了幾名孔武有力的大漢，相幫扶持，把義女的遺體運上上方山的天柱峯，他夫婦二人，亦帶備了乾糧，在九天玄女的扶持下，千辛萬苦，雙雙上了天柱峯。因為九天玄女說，他鍾家欲延血脈，必須夫婦同在墳前拜祭義女，否則便難收承脈之功了。

九天玄女指揮幾名大漢，在那座狐形山丘的正中，挖了一座墓穴，把「鍾小姐」的遺體安葬了，又豎上石碑，又依鬼谷子的模樣，吩咐鍾老闆夫婦跪下拜祭了，入葬之事便告一段落。

此時已是入黑時分了，山野一片漆黑，此時不但那幾名大漢們不敢在此時下峯，就連九天玄女也無把握保證鍾老闆夫婦的安危，無奈只好在鍾小姐墳前不遠，就選了個避風的地方，或坐或躺，坐待天明再作打算。

九天玄女功力精湛，在高峯上挨一晚自然平常之極，但鍾老闆夫婦，甚至那幾名大漢，到半夜便再挺不住了，身子一歪，便倚山靠壁的熟睡如泥。

鍾老闆睡了一會，忽覺有物以舌舔臉，他嚇了一跳，以為是山間的毒蛇之物，登時醒了，睜眼一看，卻原來是一隻雪白的狐狸，伸出舌頭，舔他的臉兒，白狐見鍾老闆睜眼，卻又呼地向義女鍾小姐的墓穴竄去。

鍾老闆甚感驚奇，連忙伸手推醒鍾大嬸，輕聲道：「夫人！快醒醒，有怪事呢！」

鍾大嬸揉了揉眼皮，道：「老爺，有甚怪事，莫擾人好夢啊！」

鍾老闆一聽，忙道：「你夢見甚麼？」

鍾大嬸喃喃道：「我……我夢見義女的墓中，忽然鑽出一頭雪白的狐狸，逕直的向我奔來，撲入我的懷中，狀甚親昵，我……我耳邊似乎聽到白狐在低低的唱歌道：『仙狐龍穴藏白狐，白狐前身作義女，為報養育深如海，捨卻千年道行去！』我心中不由一陣悲愴，正想痛哭，卻被你推醒了。」

鍾老闆一聽，失聲叫道：「那並非夢，而是眞實情景啊！妳快爬起身，看看義女的墳墓……快！」

鍾大嬸依言站起身來，向墳墓那面一望，不由一陣發呆。

但見在月色之下，義女的墳前，竟有一隻毛色如雪的白狐狸，正欣然起舞，舞姿美妙之極，又歡欣之極。白狐舞了一會，竟向鍾老闆

夫婦這面，後脚着地，站了起來，伸出前爪，向鍾老闆夫婦點頭招手，神態怪異之極。

鍾老闆夫婦驚疑交集，也不知如何是好，怔怔的竟不敢移動分毫。

「鍾大叔、鍾大嬸，快……快走上去，在義女墳前叩拜！」此時忽聽九天玄女道。

鍾老闆一聽，也不管娘子是否願意，扯起她的手，就向義女的墳墓奔了過去。

鍾老闆夫婦奔到墳前，那白狐卻呼地一下竄上了這墓頂去，伏在墓頂上，一動不動。

鍾老闆也是福至心靈，當下也不管三七廿一，扯着鍾大嬸，便在義女的墳前，叩拜起來，一面喃喃的祈禱道：「幸蒙九天玄女姑娘相助，義女你終獲龍脈安眠，若女兒有靈有性，祈請大發慈悲，賜鍾氏一點血脈，以解義父義母思憶兒女苦痛！祈祈此祝，萬望靈應速速……」

鍾老闆夫婦祝禱之聲未落，伏在墓頂上的白狐忽爾四肢向內驟縮，身子屈曲成團，漸而縮成一顆雞蛋般大的雪白丹珠，白光四射，忽然又彈射而起，直向鍾老闆夫婦跪着的這面飛射而至！鍾大嬸眼見白丹珠向她的頭臉直射而來，嚇得啊的驚叫一聲，那白丹珠竟如生靈，趁鍾大嬸嘴巴張開一霎，已撲了進去，又骨碌的滾落鍾大嬸的肚子中去了。

鍾大嬸根本連一絲抗拒的機會也沒有，白丹珠入肚之際，她但感肚腹中一陣灼熱，直透胸臆，隨即神思恍惚，目瞪口呆的盯着墓碑出神。

鍾老闆見狀，不由大吃一驚，他連忙趨前一步，抱着鍾大嬸失聲道：「夫人……夫人……你快醒醒！你被那白珠射入肚腹，難道竟瘋了？若如此，那是天亡我鍾氏一脈矣！唉！」

鍾老闆嘆息聲未了，他身後忽然有人輕聲賀道：「恭喜鍾大叔，令千金甫入龍穴，便有靈有性，效應速速了！」

鍾老闆聞聲抬頭一望，只見九天玄女已含笑站在三尺外的月色下，一身白衣，恍似月中仙子。

鍾老闆也不及讚美，便連忙道：「玄女姑娘，鍾某何喜之有？」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鍾大叔剛才是否親眼目睹，白狐化白珠，落入鍾大嬸的腹中？」

鍾老闆不迭的點頭道：「是，是，的確如此怪異！但夫人她卻忽然如痴如醉了！這卻如何是好，未知是壞是好？」

九天玄女道：「白狐化白丹，落入鍾大嬸的肚腹，此乃大應龍脈吉兆，鍾大嬸身上，已懷你鍾家血脈了。」

鍾老闆驚喜莫名，失聲道：「爲甚麼如此怪異？」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不爲甚麼，因爲我替你鍾家點的這座龍脈，其名便叫『仙狐鍊丹穴』，仙狐現形，白珠入腹，一切皆已靈驗，鍾大叔還猶豫憂心甚麼？」

鍾老闆一聽，仔細一想，不由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先見白狐現身，再而墳前歡舞，又縮化成丹，最後落入夫人口中……呵呵！果然是好一座名副其實的仙狐鍊丹穴！蔭賜鍾氏一脈有後了！鍾家永世不忘玄女姑娘大恩大德。」

九天玄女目注鍾老闆夫婦一會，忽然微微一笑道：「鍾家雖然有後，但必定非男，而是一位千金小姐。」

鍾老闆一聽，忙道：「玄女姑娘爲甚如此判斷？」

九天玄女微笑道：「鍾大嬸此時已入六甲之形，她面色黃而且明，甚有光彩，命門紅紫，聲音清亮，此皆誕女之相也！」

鍾老闆已親眼目睹九天玄女的本事，對她的話自然深信不疑，他神色稍稍閃過一絲失望，但隨又釋然，呵呵一笑道：「但能留一點血脈於世，心願足矣，管他是男是女，弄璋弄瓦了！既然是女兒，未知玄女姑娘是否肯再賜其名字？」

九天玄女見鍾老闆心胸如此豁達，想起自己也是女兒之身，不由欣然一笑，也不推辭客氣，微一沉吟便道：「好！若生女貌美，就叫鍾桃艷；若生女貌醜，就叫鍾離春吧！」

鍾老闆唯唯稱是，又牢牢記住了。

過了一會，鍾大嬸果然清醒過來，不但沒有半點痴迷，反而容光煥發，就如片刻間平添了甚麼喜事似的，但對剛才的一切，卻已忘記了。九天玄女也不去點破，鍾老闆也不說，只是牢牢的記在心中。

第二天天色放明時，九天玄女相助鍾老闆夫婦，聯同那幾名大漢，一同攀落天柱峯，下了上方山，返薊城而去。

在半路，九天玄女忽爾向鍾老闆夫婦告辭道：「鍾大叔、鍾大嬸，我有事先行告辭。」

鍾老闆夫婦不捨道：「玄女姑娘仙體之身，愚夫婦自知難以強留，但未知日後是否尚有相見之時？」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道：「我與你鍾家後人甚有緣份，日後必然有機會相見，且日後令千金前程無可限量，務請兩位善自珍重，好自爲之。」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身形一轉，片刻便失了踪跡，她的輕身功夫，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鍾老闆夫婦自然不知此乃江湖中武功的一類，還以爲九天玄女乃仙家之體，必定是騰雲駕霧而去了，便連說一聲多謝的時間也沒有。

夫婦倆嘆了口氣，相視苦笑道：「玄女姑娘身世奇幻，此時又隱然以風水聖姑現世，如此奇異之士，我等有緣一晤，已屬天大福氣，尚敢奢望甚麼了？罷，罷，且依其囑咐先返家中，靜待鍾家龍脈之女降世吧！」

說話間，一路平安無恙，鍾老闆夫婦安然返抵薊城鍾家大宅。

第二天一早，鍾老闆便出夜宵店坐鎮去，因爲義女已入葬完畢，從此店中便少了一位得力助手，鍾清宏只好自己親自坐鎮了。

鍾老闆坐上夜宵店櫃枱時，憶起義女在坐時，店中一切事務，甚至鷄鳴狗盜、打秋風等三教九流的欺侮，義女手下均迎刃而解，不須自己操勞，也不知自己是否比得上義女的聰慧能幹，心中便不由一陣悲愴。

幸而一連數日，一切均順利妥當，生意竟比義女坐鎮時還好，也不知是義女的餘威仍在，還是她的陰靈蔭庇。

這天鍾老闆鍾清宏返回家中，他尚未站穩脚跟，他的娘子鍾大嬸便喜滋滋的迎了出來，一面半羞半笑的向鍾老闆道：「恭喜老爺，你……你鍾家有後了！」

鍾清宏一聽，不由樂得呆了呆，隨而才驚喜的問道：「娘子怎知道的？」

鍾大嬸道：「這幾日我懨懨欲睡，我以爲是自己生病了，去看城中的郎中，不料他把脈一會，便向我含笑道：恭喜夫人，中年得後！你的脈象浮滑而緊，此乃妊娠之兆也！」

鍾清宏一聽，喜得以手加額，喃喃道：「此乃天贈鍾家之後也，但未知九天玄女所判的是否靈驗？」

鍾清宏指的是九天玄女當日曾判斷，鍾家受義女的「仙狐鍊丹」龍穴蔭庇，又有「白丹入腹」之兆，日後所生的必是女兒，這番話鍾清宏默默牢記心中，連娘子也不告知，心道且看分娩時如何便了。

＊　＊　＊

鍾大嬸懷胎九月，這一晚，鍾清宏夫婦已然入睡，鍾清宏忽聽屋頂天窗上有一陣狐嘯似的聲響，隨見天窗上白光一閃，直射下來，正正的射在娘子挺起的肚腹之上。

鍾清宏心中驚奇之極，他正想喚醒夫人，鍾大嬸此時卻忽然呻吟聲起，道：「老爺……快去請接生婆！我……我的肚腹好痛，大概是胎兒動了。」

鍾清宏一聽，半晌作聲不得，剛才所見驚人之兆，也不敢向夫人透露，一骨碌爬起來，着家丁去請接生婆，全速趕來。

鍾清宏心道：是好是歹，總是鍾家的骨肉，待生下來再說吧！

接生婆很快的趕來了，這是城中有名的接生女郎中，請她非付重金不可，鍾清宏爲了鍾家得延血脈，哪會吝嗇這筆錢？

接生婆進房去了，鍾老闆守在門外，半步也不敢離開，房裏面寂靜無聲，連夫人的產前呻吟聲也停了，鍾老闆的心卻砰砰的跳躍得越來越響。

又過了一會，鍾老闆忽然聞到一陣氣味，先是一陣奇臭，聞之欲嘔；接而卻是一陣異香，如蘭似麝，聞之欲醉。

鍾老闆驚疑間，就在此時，房內忽然傳出一陣娃兒的哭叫，聲音清脆而響亮，再過一會，接生婆開門出來，一言不發，便欲從鍾老闆身邊而過。

鍾老闆一見大急，連忙一手把接生婆扯住，道：「怎的了？一聲不響便欲告辭。」

接生婆欲言又止，見實在脫不了身，無奈才嘆了口氣道：「大小平安，鍾老闆放心好了……但是否值得慶賀，我也不敢確定，鍾老闆自己進去看看便了！」

接生婆話音未落，便急急的走了，走了老遠，才聽那接生婆又喃喃道：「神仙？妖怪？女巫？這當眞是普天下最怪異的女娃兒。」

鍾老闆心中突突一跳，但好歹也是自己的骨肉，他連忙向房內奔去，一看之下，不由一陣發呆。

只見一位女嬰兒，正安詳的躺在夫人的身邊，女嬰的相貌奇醜無比，尖嘴突額，怪異之極。

鍾老闆暗嘆口氣，走近前去，不料那奇醜女嬰，似乎聽聞鍾老闆的脚步聲，忽然睜開眼睛，眼珠烏黑晶亮，閃爍如火，接而又甜甜的咧嘴一笑，這一笑迷人極了，就連鍾老闆做爹爹的，也不由一陣發怔，心中一片茫然。

鍾老闆忽然明白，接生婆爲甚麼如此驚奇了，眼前的這位女嬰怪異之極，樣貌極醜，但只是表面，她若有微笑，卻迷人之極，單憑她那迷人一笑，便能令天下男子臣服了！而且聰慧過人，悟性極高，甫出娘胎，憑脚步聲便可判斷是爹爹來見面了。

這時鍾大嬸卻難過的嘆了口氣，苦笑道：「老爺，給鍾家帶來一位女娃，我……我很抱歉，對不起了！」

鍾老闆一聽，忙道：「夫人言重了，妳千萬不必多心，只要是鍾

家的血脈，是男是女我也一般歡喜。」

鍾大嬸又嘆氣道：「雖然如此，可惜她不但是女娃，而且相貌醜陋，老爺不會嫌棄她吧？」

鍾老闆也不敢把他的所見所聞告知夫人，只是決然的道：「不！夫人，這一點血脈，乃玄女姑娘大恩所賜，無論是好是醜，總是鍾家之後，龍脈之女，為夫必定盡心盡力栽培於她，娘子放心好了。」

鍾大嬸見鍾清宏意態眞誠，臉上才有了笑意，她向鍾老闆道：「老爺，替孩子起個名字吧！」

鍾清宏一聽，霎時憶起九天玄女臨別贈名之言，便毫不猶豫，決然道：「孩子樣貌雖然醜陋，但聰慧過人，那她的乳名便是鍾離春，長大了就叫鍾桃艷吧！」

至此，鍾清宏亦已隱隱領悟九天玄女贈名的深意，鍾家這位女娃兒來路奇特，乃「仙狐鍊丹」龍脈之女，日後必定有一番驚人的不凡際遇，至於她的相貌是「離春」，還是「桃艷」，那也計較不了這許多！

晉國宮內　洩露天機

那日九天玄女與鍾清宏夫婦別後，便急急地向上方山西南面緊靠薊城的一座山峯，展開輕功，飛奔而去。

原來九天玄女當時忽發異念，暗道天機道曰：五星天衡屬土，主燕國，則燕國之主運星便是「天衡」矣！「衡」者，衡量、抗衡之意也，「天衡」則是「天來衡量」，以及「與天抗衡」之意，那燕之國運，豈非含有「天衡定運」，以及「人為抗衡」這兩大要旨麼？然則按「地脈道」論之，燕國之都薊城又主何兆運？嘿嘿！鬼谷師哥當年既可判斷越都國運，我九天玄女便不能憑「地脈道」去算測一番？哈哈！就是這個主意，去也！去也！

九天玄女說去便去，她打定主意，便決不猶豫，當下便向薊城東南面的一座山峯掠去。

那座山峯距上方山脚近二、三十里，但對九天玄女來說，那只是半個時辰的路程而矣，當世能與她輕功相比的，只怕也沒多少人了。

不消片刻，九天玄女便掠到那座山峯的山脚，但是山下有一界碑豎着，上書「盤龍山」三個古字。

九天玄女一見，不由又驚又喜，暗道：鬼谷子師哥當日領悟「尋龍堪輿神功」，亦是在「盤龍洞」，如今我九天玄女竟有緣碰上「盤龍山」，豈非比鬼谷師哥更勝一籌麼？

九天玄女又驚又喜，連忙提身一縱，身形已掠上山壁近丈了。

九天玄女連掠帶縱，片刻便掠上盤龍山。她放眼望去，但見峯周有四峯環立，其形分別酷似掛月、紫蓋、舞劍、鵬飛，不由格格一笑道：「好一座盤龍山峯，更有四峯環繞，豈非盤龍峯上看掛月，紫蓋西來舞劍訣，大鵬一展飛千里，西望燕京心如雪麼？」

當年就因九天玄女這一詠吟，盤龍山周四峯，便分別得名為「紫蓋峯」、「掛月峯」、「舞劍峯」、「鵬飛峯」了。

九天玄女吟畢，轉身向西面的燕京薊城（即今日的北京城）望去，這一望之下，不由心神俱往，「地脈道」中論京都地理要旨，油然而浮於腦海。

但見極目西望，莽莽崑崙，發自西方，綿延數十里，至於闐，歷瀚海，盤旋屈曲，出夷入貊，再聳而為燕山，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繞，鴨綠後纏，陰山、恒山、太行山諸山，與瀚海諸島相應，近則有灤河，桑河、易河及無數小水，夾身數重，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盡緻，山水大會，帶黃河，挾天壽，纏鴨綠於後，碣石鎮其門，盡得風水法度！

九天玄女心道觀此形格，燕京豈非當今天下大都？其山脈從雲中發來，前面黃河環繞，近則有永定河、桑乾河、柳河、灤河諸河盤旋；又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案，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五嶺為第三重案，端的大好形勢，絕佳都會！

九天玄女心中讚嘆，但忽爾又轉念道：「燕京既然已具風水大勢，為甚歷年以此為都者，其國運皆弱而不濟，就算當今據此為都之燕國，身為燕王者亦嘆曰：寡人國小，西逼強秦，南近齊趙，齊晉強國也。又奉陽君曾論道：燕國弱也，東不如齊，西不如晉。可知當今天下，列國相峙，當數燕國最為弱小，這與其都運形勢，顯然大不相符……到底其因何在？燕都尚缺何種格局？」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疑問頓生，她心中生疑，便非要探究清楚不可，此時就算天打雷劈，也休想令她動搖探索意志了。

九天玄女默運神功，貫於雙目，放眼向四面望去，入目盡是茫茫山河。九天玄女從東轉向北，從北轉向南，從南轉向西，四面極目細察，漸而燕京前後左右諸河銀光閃爍，盡收眼底。她心中靈光一閃，暗道據「地脈道」中言，風水貴聚會。據此而斷，燕京之氣脈即綿延諸山，脈氣可謂盛矣；但諸水卻各自為據，互不通滙，燕京之風水大格，豈非缺了水之聚滙麼？水既不通，氣則受阻；水既不滙，氣則流洩；因此燕京形勢，氣雖盛而水受

阻，且雖盛而洩，決難稱上「納氣藏水」之旺國大都，這便難怪歷代建都薊城者，其國運皆弱小不濟，國人勢須「與天抗衡」矣！

九天玄女當日據「地脈道」中「國都訣」，判斷燕京形勢，日後竟一一應驗。

歷代建都於燕京者，其國運皆弱小不濟，但自隋代開大運河，令黃河與永定、桑乾、柳河、灤河諸河相通後，百水聚滙，水聚則氣納，燕京遂吸天下精華，燕、齊、吳、浙、閩、越一氣相貫，燕京一躍而為高屋建領一統天下的帝王之都，玄妙之處，當眞不可思議。

當下九天玄女既有此判，心中疑念登時釋然，但另一疑問卻又油然而生，暗道燕國既弱小不濟，那燕國西北面的晉國又為甚如此強盛？莫非晉國之都絳城氣運比之燕京更勝一籌麼？嘿！這倒非要探究明白不可！

九天玄女因燕國薊城夜宵店與鍾家的奇緣，對燕國竟隱然有親切同情之心，因此而對燕國的強敵晉國，自然便無甚好感了。

九天玄女心存疑念，果然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當下她也不再在盤龍山逗留，竟逕自下山，折向西南面，日夜兼程，中途只略為歇息，三日後便抵達晉國境內太行山了。

九天玄女登上太行山的第一步——佛子峯，身臨六百丈高峯，天下七分秦、晉、齊三國，登時盡收眼底。

此時九天玄女心存疑念，因此心思只放在晉國境內，她挺立於太行第一峯上，向西南面望去，晉國都絳城已隱隱在眼內出現。

但見絳城（即今山西省翼城）位處黃河迴環處，恰如深藏於黃河袋底，黃河自上游而下，抵絳城西面龍門山，經山崖峽谷衝出龍門山口，聲徹山野，當眞是「龍門三激浪，平地一聲雷」！

九天玄女站於太行山第一峯巔，似亦聽聞龍門口傳來的轟鳴，她心中一動，暗道：龍門形勢如此威烈，此地日後必出一代猛將，但不知當應驗於何時也？

九天玄女萌此念時，是春秋末年，及後歷一千年，龍門山下，果然出了一代猛將，助唐太宗李世民東征，戰功赫赫，名震天下，這位猛將，便是唐朝的薛仁貴，這是後世之事，也就留待日後再去詳述。

當下九天玄女極目遠眺，但見黃河自龍門口磅礡而出，中間又射出一道洪流，直直的向東面的絳城方向射去，再在絳城邊沿折向北，與後面的黃河幹流，形成九曲十三迴的水環大格。再沿絳城四周細察，只見前有太嶽山，後有中條山，左有龍門山，右有析城山，前屏後障，左龍右虎，藏水納氣，好一處天然王都大貴形格！

九天玄女據「地脈道」以判之，心中不由大讚，暗道：絳城風水極佳，如此旺盛天然帝都，也難怪晉國自文公重耳始，一直威震天下矣！但可惜其氣勢過於暴露，露者必不長，缺乏王者之風，因此決非一統天下的帝者之都……

正當九天玄女如此思忖時，晉國都絳城的前屏太嶽山，左龍龍門山，右虎析城山，突地各自衝起一道煙雲；前屏太嶽山衝起者為金色，猶如太陽；左龍龍門山衝起者為黃色，猶如黃土大地；右虎析城山衝起者為黑灰，猶如堅硬檀木；金、黃、黑灰三道煙雲疾衝而起，於虛空猛一迴旋，竟逕直向絳城方向射來！

接而但見金、黃、黑灰三道煙雲，已飛臨絳城上空，交叉糾纏，時分時合，漸而滙成漫天金、黃、黑灰三色煙雲，把整座絳城上空均蒙罩住了。

九天玄女目睹之下，不由微吃一驚，心道：剛才所見，顯然是天機之兆，當主晉國行將分裂，一化為三，鼎足而立，時分時合，纏鬥不休，夾纏不清，天下亦將步入一個多事之秋矣！了不得！不料天下行將大亂之兆，竟在我九天玄女眼下出現！這又是否師傅老子所判，三元會運中的又一小劫將至？

九天玄女轉念又欣然自得，暗道：「適逢此會，並不比你鬼谷子小啊！很好！很好！只待我去破解這普天下一等一的大奧秘，着實教師傅老子和鬼谷師哥大吃一驚！」

九天玄女意萌身動，心念未了，她已一縱而起，飛掠下山，疾奔晉國都絳城去了。

晉國原為戎狄游牧族，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為唐侯，邑唐（即今山西地區）。叔虞子燮父改國號為晉，春秋初年，晉獻公建都絳城，晉國開始向四周小國兼併，不但一統汾河流域，且跨越黃河，疆土伸延到黃河南岸，成為一個地險馬多的大國。

此後晉文公重耳早年被放逐，返國後重耳勵精圖治，終建成晉國的霸業，威震天下，及後經數次晉楚爭霸大戰，晉國才逐漸面臨衰落。恰應了九天玄女「龍門之都」的判斷。

晉國都絳城分為大、中、小三座，大城面積寬廣，部份建於歷山之上，城牆高聳，城內大街小巷，乃晉國普通百姓士紳聚居之地。中城居西南，與大城緊連，乃百官大夫聚居之處，熱鬧繁盛略遜大城一

籌，小城毗鄰中城，乃都城中的王宮，晉國公幽柳便居停於此。

九天玄女進入大城，但見一片繁華，道無饑民，心道：比之燕都薊城，晉都絳城竟又更見繁盛，難怪晉國可以威霸天下矣！

九天玄女有心探查晉國行將劇變的天兆，因此也無心細看城中的一切，暗道：如何方可直接面見晉國王公，以察言觀色，判其國運？

她試試向城中人打探入王宮的路徑，不料那人一聽，面色便大變，向四下張望一下，才悄聲道：「姑娘想必是別國人，不知晉國規條矣！晉王宮豈是尋常人等可進？若非晉幽公相召，還須大夫智伯首肯，任何人欲進王宮，那比登天更難三分呢！」

九天玄女道：「晉見幽公，爲甚尙須大夫智伯首肯？」

那人一聽，臉色又虎地一變，竟比說到晉幽公更害怕三分，他又向四下仔細一瞧，這才極小心地道：「姑娘幸好是女子身份，不然，被人知道問這些話，必被人向智大夫告密，那就必死無疑啦！」他一頓，這才極小聲的道：「晉國分爲六家世卿，分別爲趙、范、智、中行、韓、魏等，均爲晉國的大夫及卿侯。而其中又以智伯大夫實力最强大，因其封邑最多，其富可與晉幽公相比，其所轄軍隊亦達晉國一半，在晉國說一不二，連晉幽公亦懼他三分呢！因此晉國人皆有一句俗語，道：「寧得罪猛虎，莫得罪智伯也！」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一動，暗道：據這晉國人所言，晉之劇變，其實已露端倪矣！

那人見九天玄女默不作聲，也不敢再說話，連忙急急的溜走了。

九天玄女欲再問時，那人已不見了，她暗道：不料晉人畏大夫智伯猶更勝於猛虎，這大夫智伯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九天玄女轉念間，忽聽前面有人叫道：「喂！李三，晉幽公貼出王榜，說重金聘善醫之士，入宮去替他治頑疾呢！你精通醫術，怎不去一試？」

那李三一聽，忙道：「那王榜是否有大夫智伯的印鑑？」

說話的人搖搖頭道：「那倒沒有，大概這是晉幽公自己的主意吧！」

李三一聽，連忙捂住耳朵，拚命的搖手道：「別說！別說！我也沒聽到甚麼，這差事就算有黃金萬兩，我也不敢去接啦！」李三話未說完，竟見鬼似的連忙溜走了。

九天玄女見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大夫智伯難道眞的如此可怕？哼！我偏不信邪，這便去把王榜揭了，趁機混入皇宮中去！」

九天玄女膽大包天，她也不管自己是否精於醫術，想到這是一個混入王宮，面見晉幽公的妙法，便決然去做。

她目力超卓，很快便尋到有人圍聚貼王榜的地方。她擠進人羣中，舉目向那王榜一看，便見王榜上書道：「寡人有疾，延請四方神醫聖手，若能妙手回春，必當重酬。」下面是晉幽公的金漆印鑑，側旁有兵士守衞。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她忽然微運眞氣，貫於掌心，伸掌向那王榜一推又一迴，那王榜竟無風自動脫飛而至，穩穩的落在九天玄女手中。

四周圍觀的人不由發出一聲驚呼道：「王榜怎的無故脫飛？卻落在這位姑娘手上？了不得！這位姑娘今回大難臨頭啦！」話未說完，圍觀的人，怕事的已走掉大半了。

九天玄女卻手捧王榜，無動於衷，她既不說話，也不溜走，就如忽然嚇呆了似的。

守王榜的兵士一見，也不管三七廿一，走過來便扯着九天玄女，厲聲道：「好極！走！進王宮去！」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進王宮去幹甚麼？」

兵士道：「這是請神醫的王榜，王榜既在姑娘手上，自然是進王宮替王上醫病啊！」

九天玄女嘿嘿一笑道：「好笑！你見我伸手去揭王榜了麼？」

兵士道：「這倒沒見你伸手去揭。」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這不是嗎？王榜忽然無故脫飛，恰好又落在我手上，並非我伸手去揭，我爲甚麼要跟你等進王宮去呢？」

兵士四人，面面相覷，一時間也說不出話來，此事也實在太離奇了，倒是領頭的一位兵士總算有點主意，他也不再逼九天玄女，反而向她打拱作揖道：「王榜無故落在姑娘手上，姑娘想必有點來頭，萬望可憐我等則箇，若我等再尋不到揭王榜之士，主上便要斬我等守王榜兵丁的人頭了……可憐！可憐！」

九天玄女好氣又好笑，道：「然則你等便不管人家死活，胡亂拉人去頂數了？」

那領頭兵士陪笑道：「姑娘想必有辦法應付主上，而且姑娘單身一人，萬一出事，死也只死一個，總好過殺二百個守王榜兵士人頭呵！」

其餘三名兵士，亦連忙向九天玄女笑道：「姑娘大仁大義，大智大勇，萬望以妳一人生命，救我等二百個人頭！」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噗嗤一笑

，心道：幸好這王榜是落在我手上，不然又不知有多少無辜士卒被殺了！看來這晉國君臣，果然其性暴烈，這就難怪合久必分了！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忽然含笑點點頭道：「不錯！不錯！二百個人頭始終重於我一個，我這便拚着送上這顆人頭，隨你等入王宮去吧！」

＊　＊　＊

九天玄女隨守王榜兵士從大城進入中城，又從中城來到小城門口，中途也不知過了多少個關口，幸而那守關的人聽說是揭王榜的神醫，倒也沒甚麼爲難便放行了。

但在這小城門口守衞的，卻是王宮的禁衞，連最普通的一位，也目中精光閃爍，九天玄女一眼便看出，王宮禁衞皆是武功不凡的武林高手。

王宮禁衞聽守王榜兵士呈報，卻不放行，其中一名領頭禁衞，凝目審視九天玄女，直到斷定她身上無兵器，這才微哼一聲，臉色極不友善，忽然手起一掌，便向九天玄女的天靈蓋拍下去。

守王榜兵士大驚道：「禁衞大人，殺不得！主上等着這位女神醫治病啊！」

九天玄女卻無動於衷，就如被嚇呆了，根本不懂得任何反抗，任那狠勁的一掌拍落自己的腦袋。

禁衞大人的一掌，眼看已觸及九天玄女的腦殼，卻忽然向側一滑，只有掌風在九天玄女的耳邊掃過。原來他這一掌，用意是試試來人是否懂武功，收放之間，把握得非常準確，顯見他的武功純熟。

不過他到底不能試出甚麼，九天玄女藝高人膽大，她單憑察言觀色，見他眉心帶灰，但目中精光甚盛，便知此人心高氣傲，不會向不懂武功的弱者出手，他這一掌不過是相試罷了。而且九天玄女的「無爲眞氣」無處不在，他這一掌拍下去，必定陷入「堅則毀、銳則挫」的自殘結局！

禁衞大人見九天玄女不懂武功，果然便大爲放心，向九天玄女把手一擺，沉聲道：「神醫請進宮，這是智大夫的旨令，凡懂武功，一律不得入王宮半步，違者殺毋赦。」

九天玄女淡然一笑，也不答話，隨另一批王宮禁衞施施然而進。

王宮禁衞領九天玄女進入晉宮內苑，一路上再沒人盤查，九天玄女暗道：大夫智伯果然權傾天下，就連晉宮的禁衞，也被他一手掌握了，大夫智伯的厲害，由此可見一斑。

晉國公名幽柳，他聽宮內衞報說，已有揭王榜的醫士，帶進宮來，登時下旨，傳揭榜人內宮晉見。

晉國王宮在當時的列國中，其規模算首屈一指了，因爲就連大禹王城址，也在晉國境內，當然比之後世的宮殿，便顯得古樸多了。

九天玄女被領進內宮偏殿，這是晉幽公柳平日居停，以及與心腹臣屬商議論政的地方，晉幽公半躺半臥於一大檀木王椅上面，身邊只有四名內衞及二名宮女，偌大的寢宮，顯得一片淒清冷寂。

九天玄女俏目四下一瞥，便暗暗皺眉。

此時內衞向晉幽公跪奏道：「主公，揭王榜之人帶到，請主公定奪。」

晉幽公一聽，奮力挺起身來，沉聲道：「傳下近前見寡人。」

九天玄女大步走到晉幽公面前，不言不笑，也不下跪，挺立階前。

禁衞面色一變，沉聲喝道：「大膽！見了主公，還不跪下！」

九天玄女微笑不語，心道：我九天玄女肉身出自周文公血脈，堂堂大周公主身份，豈能向你屬國公侯跪拜？哼哼，不要你晉國公向我叩拜，已算便宜你矣！

晉幽公柳見九天玄女是一位俏姑娘，渾身素白，猶如仙女下凡，似乎已被她的氣度所動，便不再計較宮中禮節，發聲道：「姑娘乃何國人士？有甚本領，敢來晉國揭王榜？」

九天玄女微笑道：「本姑娘浪跡天涯，也忘了此身自何處來，往何處去矣！至於王榜，也非我所揭，乃王榜無風自動脫飛，落在我手中而矣。」

晉幽公不悅道：「江湖草野，大膽妄爲，妳既不懂醫術，隨士卒入宮作甚？妳以爲王宮乃任妳嬉戲之地嗎？」

九天玄女目注晉幽公片刻，忽然微微一笑道：「不過晉幽公之病，欲治也並不難，不須針藥，亦可醫治也！」

晉幽公一聽，不由轉怒爲奇，沉聲道：「爲甚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心病還須心藥醫，晉國公之病根乃心脈，只要心病消除，則百病全失也！」

晉幽公一聽，眼神不由一亮，他似乎已聽出九天玄女言外之意，又切中了他的心事，便忙道：「姑娘瞧出寡人有甚心病？」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臣子專權，王權失落，朝不夕保，寢食難安！」

九天玄女十六字既出，晉幽公臉色不由一變，他向內衞沉聲道：「傳寡人令旨，寡人身子不適，任何人等，不得入宮打擾！」

內衞領旨，出去傳令去了，晉幽公這才盯着九天玄女，低聲道：「姑娘絕非晉國人士，怎能一言中

的？」

九天玄女道：「人本無根之樹，全憑氣息以爲根株，得之者生，失之者亡。氣又分爲內外二氣，內氣者，渾行一身，又爲神之母，色之父，周流於五臟六腑，百骸毛髮之間，更形於七情之外；外氣者，人之聲也，大人之氣發於丹田，深厚如鐘鼓；小人之聲出於舌端，疾淺如鼠嘯，觀其氣之深淺、厚薄，察其神之濁清，則人之心曲，無所遁形矣！」

晉幽公不等九天玄女把話說完，見她一頓，便忙道：「然則人之神又如何？」

九天玄女道：「神乃萬物之靈秀，虛化神、神化氣，氣復化爲精，皮肉骨血，皆爲精氣神所化也。神如百闊之氣，如陽氣舒，山川秀發，日月現天地清明；神夜則藏於心，日則現於眼，用則發於外，收則伏於心。所謂形以養血，血以養氣，氣以養神；故形全則血全，血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精旺，精旺者則無往而不利，精衰者則百衰而無一旺；世上一人一物一國一君，莫不如是者也！」

九天玄女領悟的是相察世人的「人間道」，而「人間道」則首重「精氣神」，這與鬼谷子悟創的「尋龍乾坤訣」各有所長，九天玄女以精妙柔韌著稱，鬼谷子以縱橫捭闔致勝。這等始創的艱奧絕學，晉幽公自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晉幽公一聽，果然心神俱往，大感興趣，他忙又悄聲問九天玄女道：「然則姑娘又如何相察寡人之憂患？」

九天玄女有意探究晉國行將劇變的天兆，便決心先行懾服晉幽公，以方便行事，她微一沉吟，便坦然的道：「實不相瞞，民女初見晉國公，便見你面色如灰土，精神皆濁，此乃主家宅國政不安之象；又晉國公口與唇左右黑氣拂拂，此乃主奸人相害相侵之兆；晉國公身爲一國之君，既有此兆，則必主權臣當道，君主憂患之實也！」

晉幽公一聽，默然不語，沉吟半晌，忽然挺直身子，長嘆一聲道：「寡人心病，果然被姑娘一言中的！姑娘已察出病根，未知可有回春之術？務請姑娘指點！寡人必當重重有賞，決不食言。」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晉國公差矣，目下尚未到時機，又如何有回春之法？這重賞之言，不說也吧！」

晉幽公失望的嘆了口氣，又不捨道：「然則何時方是成熟時機？尚請姑娘不吝賜告！」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務須遍察晉國公卿大夫，據形觀色推算，方知時機是否成熟，未達此境界，恕難判斷，望晉國公鑑諒。」

晉幽公聽後默然不語，似甚感爲難，此時一名心腹內衞向晉幽公進言道：「主公！這位姑娘的條件也不難辦到，只要主公上朝之時，着這位姑娘求見主公，主公再宣她進殿，則衆公卿大夫便不會生疑矣！這位姑娘上殿後，便有機會細察衆公卿大夫的形相神色了。」

晉幽公一聽，不禁點了點頭，低聲道：「姑娘以爲這辦法是否可行？但寡人坦白相告，假若姑娘在朝上得罪衆公卿大夫，則連寡人亦救不了姑娘生命。」

九天玄女一聽，淡然一笑道：「晉國公放心，民女生命，從來自有裁決，不必擔心，而且……」九天玄女忽然一頓。

晉幽公忙道：「而且甚麼？姑娘！」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天空海闊任鳥飛，區區晉國公卿大夫，只怕還困不住我玄女鍾靜。」

晉幽公至此方知九天玄女原來姓鍾名靜，他見她如此自負，只道她於察人術甚有根基，絕不會在殿上得罪衆公卿大夫，也就放心了，他如何知道，站在他眼前的，竟是不久行將令天下震驚的九天玄女。

當下晉幽公與九天玄女商定，先派人送她入中城會館暫住，待三日後衆公卿大夫例朝，便上朝行事，九天玄女向晉幽公告辭了。

九天玄女安然無恙，出了王宮，又走出王宮小城，神色淡然，無悲無喜。

三天後，是晉國衆公卿大夫入朝見王駕的例朝。

不一會，衆公卿大夫便依例逐一上朝，向晉幽公朝拜。

領先而上的是晉國公卿兼大夫智伯，智伯上前，在階前停下，並不下跪，僅向晉幽公略一作揖而已，然後便一言不發，退返公卿列的首位。

接着是晉國大夫韓虔、趙籍、魏斯、中行、祁氏、羊舌氏、荀氏、范氏等八大夫上前朝拜。其中或跪或揖或躬，各依本身的地位身份而定，不一而足。

衆大夫中，大都一言不發，倒是大夫魏斯，破例向晉幽公請安道：「聞主公染恙，未知已康復否？臣魏斯向主公請安致候！」

晉幽公似乎對魏斯尚有好感，便忙回話道：「多謝魏大夫請候，寡人已稍安，不必掛懷，請魏大夫先行退下，寡人有事與衆卿家商討籌策。」

魏斯微笑一下，也沒再說話，先行退入大夫朝班列中。

公卿兼大夫智伯一聽，卻按捺不住，突地跨前一步，便向晉幽公

發問道：「主公！智伯身爲衆公卿大夫之首，主公既有要事相議，爲甚不先知會智伯？」他的語氣極爲傲慢。

晉幽公心中大怒，但對這位智伯，卻敢怒而不敢露於形，無奈道：「寡人一時失策，務請智大夫鑑諒。」

智伯微哼一聲，道：「臣不敢！但未知主公有何事商議？這便請坦悉以陳吧！」

晉幽公一聽，心中不由暗吃一驚，暗道：寡人分明已與鍾靜姑娘約定，由她在殿上判斷衆公卿大夫的忠奸，但此事怎能向衆臣坦露？惹怒了彼等，特別是智伯，只怕連寡人的人頭也難保住……這，這卻如何是好？那姓鍾的姑娘爲甚尚未見人到？

晉幽公無奈，只好打個哈哈道：「智大夫言重了，其實也沒甚麼，只是欲請卿等，替寡人出出主意，寡人有疾，不知如何醫治才好。」

智伯一聽，神色立露不悅，微哼一聲道：「主公似有難言之隱，爲何不向臣坦言直告，莫非主公對臣有所疑慮麼？哼哼！」

晉幽公臉色微變，暗道：智伯果然厲害，他似已窺透寡人隱衷……晉幽公深知惹怒智伯的後果，他正徬徨無奈之際，一名貼身內衞忽然匆匆而進，向晉幽公跪奏道：「主公！殿外有一位女子求見主公，請主公定奪！」

晉幽公一聽，神色登時一寬，忙道：「既有人求見，宣她進殿便是！」

內衞正欲出去傳旨，卻被智伯一聲喝住道：「且慢！」

晉幽公嚇了一跳，忙道：「智大夫有甚要說？」

智伯眼珠一轉，目光灼灼直射晉幽公，沉聲道：「主公連此女子名姓也不知道，草野之士，怎可擅闖晉國朝殿！」

晉幽公無奈向內衞道：「是，先出去詢其名姓再說！」

內衞匆匆而出，一會又匆匆而進，跪奏道：「啟奏主公，殿外求見女子，自稱姓鍾名靜，別號九天玄女！她還說……還說……」

晉幽公此時也被弄得一呆，心道：這鍾靜姑娘，爲甚欲以大話嚇人，竟敢自稱仙聖九天玄女？萬一被揭穿，這亂子便鬧得太大矣！這……這卻如何是好？

正當晉幽公左右爲難之際，智伯卻忽然嘿嘿一笑，厲聲道：「何方妖人，敢自稱九天玄女，我智伯倒想見識見識！主公，這便宣她進殿好了！」

晉幽公此時已被逼上虎背，進退兩難，心道：亂子是妳姓鍾的姑娘惹出來的，寡人已有言在先，掉了人頭也怪不得寡人了，他無奈只好向內衞道：「那……那就宣她進殿吧！」

＊　＊　＊

片刻間，內衞便引領一位女子，施然走進大殿來了。只見這位女子一身素白衣裙，俏如鮮花，冷如冰霜，飄然而來，恍如天仙降世。

大殿上衆公卿一見，均不由一陣發呆，暗道：何處來了這麼一位冷艷之極的奇女子？她上朝求見的目的何在？

衆公卿大人心懷鬼胎，獨大夫魏斯臉含微笑，對這位白衣女子的奇特似渾然不覺。

白衣女子冷眼不瞧兩列晉國公卿大夫，飄然疾進，猶如腳底生蓮，也未見她怎樣邁步，眨眼便挺立在晉幽公的座前了。

白衣女子不跪不拜更不揖，只是微笑挺立不動。殿衞一見，正欲喝令跪下，晉幽公卻忽然搶先道：「草野之人，不懂朝廷禮儀，不必究責。姑娘求見寡人，有何事體？」

白衣女子自然便是九天玄女鍾靜，只見她微微一笑，便若無其事，渾似初與晉幽公見面似的，道：「民女鍾靜，乃爲挽救天下蒼生而來，未知大王肯採納民女之議否？」

晉幽公一聽，正欲趁機下旨，教九天玄女鍾靜遍察羣臣，不料智伯此時卻重重的哼了一聲，搶先道：「何方妖人！敢自號九天玄女，更膽大狂妄，說甚爲救天下蒼生，你好大的口氣，敢來愚弄晉國君臣！」

九天玄女聞聲，向智伯瞥了一眼，微一沉吟，當即微微一笑，道：「這位想必是智大夫麼？」

智伯一聽，不由吃了一驚，他目光如鷹，審視九天玄女一會，但見她一派仙筋玉骨，令人不敢輕侮，暗道：這女子似乎有點來路，倒不可操之大意！智伯這般轉念，便沉聲道：「好說！老夫果然是晉國大夫智伯，但妳決非晉國之人，與老夫素未謀面，如何認識老夫的名號？哼哼！莫非有甚不軌企圖？」

九天玄女從容一笑，輕聲道：「大人口如箭矢，欲與日爭輝，三合爲一，豈非一個『智』字麼？又晉國卿大夫中，智氏者僅得『智伯』一人，綜而論之，大人姓氏自可立判。」九天玄女故意發聲輕微，因此僅智伯自己可以聽到而已。

晉幽公見狀，不知九天玄女如何回話，問智伯道：「智大夫，鍾姑娘如何回答？可有差矣？」

智伯此時居然不慍不怒，他盯着九天玄女，微一點頭，又道：「嗯！妳還有點本事，但從老夫身

上，可還發現甚麼？」

九天玄女暗道：欲在晉國立威，好歹便着落在此人身上了。她這般思忖，便忽然微微一笑，又朗聲道：「世人之秘，皆形於形體，從智大夫之眼、耳、口、鼻、眉，當可測知內中奧秘！」

智伯一聽，微哼一聲道：「妳好大的口氣，你且說說看，若說中了，重重有賞，若說錯了，殺毋赦。」

九天玄女對智伯的威嚴，渾似不見，她淡然一笑，便從容的道：「智大夫眼屬虎形，判曰：虎眼形大色帶黃，瞳仁時短又時方，手執重權威風遠，天下君臣側目看！」

九天玄女此判道出，在殿上衆公卿，包括晉幽公在內，均不由心中叫絕，暗道：這位女子所判，與智伯竟不差分厘。

智伯一聽，居然作聲不得，他雖聽出九天玄女所判，其中語帶揶揄，但卻切中眞相，根本不能反駁！智伯不由點了點頭，又道：「嘿嘿！妳雖然言帶不敬，但老夫心寬於海，不與妳計較，妳再說下去無妨。」

九天玄女淡然一笑，毫不遲疑，又道：「智大夫之耳屬金，有論金耳道：金耳通明富貴相，偏主晚景有刑傷，耳白於面多名譽，氣色不宜黑與黃。」

智伯思忖九天玄女所判，暗道：此判一半甚合老夫的身份，富貴名譽，老夫無所不備，倒丁點不錯，但另一半卻似乎不太吉祥，未知是否準確，他心中喜疑參半，也不便發作，只好道：「哼！那口又如何？」

九天玄女微笑道：「口爲水星，位處坎北，主衣祿、主官階，上應乎額，中應乎鼻；智大夫口如箭矢，恰如其姓，與日爭輝，恰如其心，一切自知，還問甚麼？」

智伯的心事一下被九天玄女說破，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此女異術驚人，來路不明，若與己爲敵，必定十分難纏，倒不可不防！

智伯心存此念，便有心拉攏九天玄女爲他智氏一族效勞，因此居然咧嘴一笑，道：「好！姑娘神技驚人，老夫佩服！佩服！改天務請姑娘赴老夫家中一聚，未知姑娘肯賞面麼？」

九天玄女不置可否的一笑道：「眼下之事未了，又何來改日之說？智大夫客氣了！」

智伯一聽，忙道：「姑娘入晉國有何要務？有甚難處，老夫一句話便替妳解決了！」

九天玄女一聽，趁機道：「實不相瞞，民女草野之身，卻有一大心願，通察列國吉兇禍福，以留作後世之鑑，因此先入燕國，再赴貴國，目的不外細察朝廷之士罷了！未知智大夫能助民女達成此宏願否？」

智伯一聽，不由又一凜，暗道：此女果然來路奇特，竟敢周遊列國，遍察列國禍福！她若有此本事，任何一國招聘之，豈非對列國虛實瞭如指掌，進而攻而尅之，進而一統天下爲霸，亦決非難事。智伯這般思忖，招納九天玄女爲其所用的心意便更强烈了，而且他更要進一步試試，九天玄女是否眞的有遍察列國吉兇禍福的本事！

智伯忽然呵呵一笑，道：「姑娘既說先入燕國再赴晉，然則兩國之國運有甚不同？姑娘但說無妨！」

九天玄女有心懾服智伯，便坦然說道：「燕國國運雖弱而長，晉國國運雖强而短，此乃兩國不同之處！」

九天玄女此言一出，不但智伯臉色一變，就連座上的晉幽公，以及兩旁晉國衆公卿大夫，均聳然動容，各人神色各異，有吃驚的、有惶恐的、有憤怒的、亦有哀傷的，不一而足，眞箇是各懷心事，各懷鬼胎。

九天玄女向衆公卿大夫依次掃了一眼，心中不由微微冷笑道：「偌大晉國，形似强大，但君臣各懷鬼胎，各有打算，如此國勢又豈能長治久安，國運永固？」

此時晉幽公也沉不住氣了，他在座上忙問道：「鍾姑娘所言有何根據？朝廷之上，幸勿危言聳聽啊！」

九天玄女微笑道：「決非危言聳聽，自然有所根據，單憑燕國國都薊城氣運，其風水大格已備，且甚雄厚，可惜其氣南北難聚，是故國運難强，卻主綿長。再觀晉國之都絳城，龍氣起自龍門山口，强盛之極，且能藏氣，因地處黃河袋底之故，是故國運强盛，威震天下！可惜其勢太烈，堅則毀，銳則挫，烈極必弱，盛極必衰，因此其强不能持之以久也。」

九天玄女朗朗道來，聲雖不高，但殿上人人清晰可聞，原來九天玄女故意以「無爲眞氣」貫於聲音，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無處不達，無處不在，遍殿迴旋，因此人人可聽聞。

此時晉國朝殿，滿座皆鴉雀無聲，各人均在仔細思忖聽到的話。

智伯卻沉不住氣了，他又判定，九天玄女果然大有來歷，決計把她收爲己用，便搶先呵呵一笑道：「很好！鍾姑娘果然獨具慧眼，有關國運之論，且容老夫日後詳細請教，姑娘剛才所說，欲遍察列國吉凶禍福，老夫決意助妳達此宏願便了，未知姑娘有何所求？」智伯的口氣，根本就不把晉幽公放在眼內，他儼然以一國之君說話了。

九天玄女暗道：智伯此人已足可判斷，乃晉國大亂禍根無疑，但偌大的晉國，竟無一忠君之臣麼？

九天玄女心中存疑，便微微一笑，向智伯道：「智大夫肯助一臂之力，民女先行謝過，但民女之求，事涉滿朝文武，未知智大夫能辦到否？」

智伯傲然一笑道：「老夫一言九鼎，有甚難呀？姑娘但說無妨。」

九天玄女微笑道：「如此民女斗膽一求，欲遍測在場衆公卿大夫形相，未知可否？」

智伯有言在先，不好反悔，他心高氣傲，聞言便呵呵一笑道：「這有何難？」說着，他轉向晉幽公，道：「請主公下旨，着衆公卿大夫上前，好教鍾姑娘察其形相。」

晉幽公原有此意，只是怕開罪智伯等人，因此一聽智伯之言，心中不由一喜，暗道：鍾姑娘果然智計過人，連智伯如此狂傲之人，亦被她誘進安排好的局中。

晉幽公不敢遲疑，便忙道：「智大夫之言甚是，衆卿家便逐一上前試相吧！」

晉國衆公卿一聽，均心存疑慮，暗道：這位奇女子大有來路，竟連智伯的奧秘亦窺穿了，何況是自己？萬一上前試相，惹起智大夫的生疑，那就危之極了！因此竟寂然無聲，誰也不敢貿然上前。

晉幽公急欲借九天玄女之力，細辨衆臣的忠奸，以定決策，因此又催促道：「衆卿家不必疑慮，自古有道，聽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寡人決不會只聽一面之辭，智大夫你說是麼？」

智伯有心拉攏九天玄女，聞言也點頭道：「主公之言不錯，各位同僚還疑慮甚麼？莫非不欲公開己身奧秘？」

衆公卿大夫一聽，不由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其中尤以范大夫、中行大夫畏智伯如虎，聞言不禁額上冒出冷汗，另外兩位世卿韓虔、趙籍，則沉吟不語，似有所思忖。

此時晉國世卿中，忽有一人大步而上，呵呵一笑，聲音宏亮的道：「爲人臣子者，當以國事爲重，私不掩公，又有甚隱秘不可對人言？姑娘，若魏斯有甚隱秘，只管說無妨。」

越班而出的，是晉國的世卿魏斯魏文侯。

九天玄女目注魏斯，不由微微一笑，因爲這是她在晉國衆公卿中，所見唯一尚合眼緣的大臣。

魏斯向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姑娘！有話請直說，不必猶豫，亦不必吞吞吐吐。」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輕聲道：「魏大人少年得志，承納祖宗福蔭，一帆風順，身處高位，自十五歲起，迄今更無災患纏身，心胸甚廣，並無私隱可言，自然不須掩飾甚麼。」

魏斯一聽，九天玄女對他二十年前的事，竟瞭如指掌，如數家珍，不由又驚又喜，忙道：「魏某人家世，姑娘如何得知？」

九天玄女微笑道：「大人自頭開始，即現火星，十六天中骨格成，十七十八日月再，運逢十九應天庭，火星閃灼，連過三大玄關，當主十五到十九病體康復，百病全消，又到司空位紫氣直流而下，抵中正，發於印堂，當主你二十八歲承登祖宗世祿，位列公卿，火星紫氣，一脈相承，絕無滯礙，而由此足可判斷矣。」

魏斯一聽，又不禁呆了呆，隨而大笑道：「不錯！不錯！姑娘所斷，靈驗無比，但未知魏某自目下二十八歲起，及後有甚際遇？」

九天玄女目注魏斯，微一沉吟，便道：「魏大人目下已運交山林，山林者即風水位也，大人祖宗已得龍氣，子孫受其蔭庇，乃主大發大旺之期，獨當一面，開創基業，此其時矣……尚望大人好自爲之。」

魏斯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忙道：「魏某身爲晉國卿侯，當爲國盡忠效力，豈敢有獨當一面之念？又何來開創基業之說？姑娘切莫因討好魏某，誇言奇談。」

九天玄女不由呵呵一笑，道：「人處風口，身不由己，一切只恐由不得大人本意！」

魏斯見九天玄女話漸隱晦，似有不便明言之隱，登時想起目下晉國委實危機四伏，衆公卿大夫，各心懷異志，自己只怕亦難逃此劫，不由向九天玄女道：「此則魏某當如何自處？如何化兇爲吉？尚請姑娘明言。」

九天玄女微笑道：「天兆已現，想非人力可能挽回！一切順其勢，察其時，有所備，日後自必有所作爲矣，大人又何必太着於形跡？」

魏斯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忽然呵呵一笑，似有所悟的大聲道：「不錯！順其勢、察其時、有所備，果然是至理明言，多謝姑娘賜言指點！」

魏斯說罷，不再發話，泰然的走回世卿班列中去了。

這位魏斯，便是日後魏國的創業之君，在列國七雄中赫赫有名的魏大侯。

＊　＊　＊

當下衆公卿大夫沉寂了一會，

似均在思忖九天玄女與魏斯對答的深義。

當中有世卿之一的趙籍，心道：這位奇女子，似乎已說破魏斯心事，而且魏斯因此而欣然自得，獲益非淺，自己何不上前試試，且看是否有所助益？

趙籍這般思忖，便亦走出世卿班列，向九天玄女拱手道：「姑娘請了！且替趙籍試一觀察如何？」

九天玄女目注趙籍，先是神色肅然，及後才稍露笑意，終於道：「趙大人深潛大志，極欲獨當一面，自立門戶，最終此願亦可達成，可惜受本運所制，趙氏一脈，旺發必遲，到底亦受制於人，未能盡抒其志也！幸而……」九天玄女忽然一頓。

趙籍的心事似被九天玄女揭破了，他臉上微微變色，不承認也不加否認，卻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幸而甚麼？姑娘便說！」

九天玄女微笑道：「趙氏一脈，受祖宗風水所制，旺發必遲，因此難免受制於人，幸而至第三代子孫，恰逢旺發之期，趙氏一脈尚能一振頹風，天下揚名，但亦不過是三、二十年旺運，及後即郁郁受制於人，以至湮滅。」

九天玄女判斷趙籍之言，其中竟包括了二百年間事，趙氏一脈的運程，日後趙氏一脈果然長期受制於人，直到七十八年後，才出了一位趙雍，一洗趙氏頹風，力採「改革開放」，納「胡服」，改「騎射」，終而軍威大振，令趙氏一脈吐氣揚眉。

這位趙雍，便是趙籍的嫡孫趙武靈王。不過趙氏的旺發，亦僅維持了三十年，及後便衰頹不振，受制於人，直到湮滅。九天玄女以「人間道」奇學，判斷趙籍的本運，玄妙之極，這是後話，下文再述。

當下趙籍心中驚疑喜交集，他也不知是否應該確信？他正欲再向九天玄女發問，卻被走上前來的另一位晉國世卿韓虔打斷了。

韓虔搶在趙籍的前面，陰沉的一笑，道：「這位姑娘，似乎真有點本事，妳又是否敢替韓某一判？」

九天玄女瞥一眼韓虔，但見此人臉上赤色自鼻尾下入家舍，鼻之準頭紋斑俱現，暗道此人心性陰狠，外表平和，內裏狠辣；又極工於心計，深潛機謀，再加此人日月山林角現紫，乃主風水大旺，誘發機心，必定不甘長居人下，亂心大熾，晉國衆公卿大夫，均深潛機謀之輩，再加智伯其人，大權在握，晉幽公反受其制，晉國劇變大亂，果然已為期不遠矣！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已可決然判斷，因此她也不再費神，向韓虔簡略一句道：「韓大人際遇已臨，按你本運亦必把握牢緊，一切即將應驗，也就不必再多問甚麼了。」

韓虔再追問，九天玄女說不再費神，根本不再理會韓虔的追問。

晉幽公見九天玄女忽然露出告辭之意，不由大急，他也顧不得嫌疑，連忙道：「鍾姑娘說遍察羣臣，為甚半途而廢？妳剛才所說，救國之策，又是否已有籌謀？」

九天玄女聞言目注晉幽公，但見他印堂帶灰，直延準頭，又山林風水位赤氣隱隱，暗道：晉幽公祖宗王陵已犯三煞，本命又主刑災，皆必遭橫禍之兆，再加羣臣氣數大旺，直蓋其主，晉國分裂厄運，神仙難救！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不由微嘆口氣，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晉幽公傳話道：「天兆已現，人謀在即，大局已定，乎復何言？晉國公若能急流勇退，甘守無為，或許尚能保存生命，否則大禍將臨，刑上自身！但望好自為之。」

殿上衆公卿大夫，見晉幽公忽然有此一問，心中均不由一凜，留意九天玄女如何答話，不料只見九天玄女嘴唇微動，晉幽公稍後搖頭嘆氣，均難明其中的奧秘。

智伯心中亦暗吃一驚，不知九天玄女如何回答晉幽公，又是否有甚妙策對付他智伯？九天玄女的本事他已見識過了，暗道：此女若不能受我所用，便決不能容她存於世上！否則必將是自己的一大禍患！

智伯自恃曾助九天玄女之勞，便向她追問道：「主公發問，鍾姑娘怎不見回話？難道姑娘連老夫也信不過嗎？」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我不是已說了麼？」

智伯一怔道：「姑娘說甚麼？老夫怎沒聽聞？」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天兆天知，人事人知，世人未必每事皆知，既然不知，又問它怎的？此地之事已了，我也不想再留，告辭啦……」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已退出殿外去了，她身法如閃電迅速，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好一會，殿外才又一縷尖音疾射而進，道：「天兆已現，人謀在即，大局已定，乎復何言……嘻嘻，九天玄女去也！」此聲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晉國朝殿之上，人人清晰可聞。

智伯臉色虎地一沉，他與趙籍、韓虔二人互視一眼，三人心意登時互通，均道：若容此女留在世上，對自己的圖謀必定是一大禍根。在這一霎間，智伯已斷然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也必須把九天玄女殺了！

＊　＊　＊

九天玄女眨眼已出了晉都絳城，她心中很為晉國行將劇變嗟嘆，暗道：晉國劇變，必將誘發天下大亂，羣雄爭霸，戰禍四起，天下又不知要添多少游魂野鬼了！

如何能救？九天玄女初涉九天秘笈，領悟未深，功力所限，一時之間卻又茫無頭緒，不知從何處着手？

她心中不由又想起她師哥鬼谷子來了，暗道：假如鬼谷師哥在此，與她做一對尋龍俠侶，行走江湖，行俠仗義尚算小事，要緊的是去拯救天下蒼生，救生無數冤魂野鬼，這該多美妙！可惜這見鬼的鬼谷子卻不知隱於何處！單憑她九天玄女一人之力，又如何面對如此驚天大事？

九天玄女不由又抱怨起師哥鬼谷子來了。

她心念百轉，神思恍惚間，竟不知不覺循那隱約入耳的轟鳴聲而去。她再掠行一段，耳畔的轟鳴竟越來越響，漸而她已可以分辨出，那是驚濤駭浪的撞擊聲了。

原來九天玄女匆忙間，從絳城的西門掠出，她也沒甚目的，只是循聲而行，不知不覺竟來到絳城西面的黃河之出口——龍門口了。

九天玄女但見河水如一條巨大黃龍從山峽之間噴騰而出，驚濤急浪，潮如山湧，澎湃之聲，幾達百里之外。

九天玄女一時興發，便躍上高崖，居高臨下，向下望去，但聽轟轟之聲不絕於耳，黃河從龍門山口冲出的一霎，巨浪撞上山崖，浪花飛濺，幾達百丈！

九天玄女雖然功力精湛，但在崖邊站立久了，竟也覺得目眩起來，不由嘆道：「厲害！厲害！地脈威力，竟比世人强得多了，試問就算武功蓋世之輩，掉下崖中，面對那等如山巨浪，還有命麼？看來，地脈以定人道，這道理所斷沒錯矣……咦？你等是誰！存心推我落崖下麼！」

九天玄女忽然低叫一聲。原來在她目注崖下黃河驚浪，正入迷之際，她身後忽然躍上兩條大漢，疾如閃電，向九天玄女撲來，隔了三尺，各起一掌，竟欲生生把九天玄女打落崖下黃河巨浪中。

幸而九天玄女的無為眞氣無處不在，背後强勁掌力襲至，她的無為眞氣已立刻反彈出去，兩股巨力相撞，偷襲的人各退了一步，九天玄女腳下一鬆，亦不由向崖邊連退二步。

九天玄女只消退多一步，她便滾落崖下巨浪中去了，她不禁猛吃一驚，暗道：這兩人的內力，竟與干潛這小子不遑多讓，但卻素未謀面，不知為甚一上便立施殺手，欲置自己於萬劫不復之地！

九天玄女稍驚即鎮定下來，剛才她正好處於心神恍惚之際，這才被人有機可乘，被逼正面接了兩掌，此時她已鎮靜下來，那會把這偷襲的鼠輩放在眼內。

九天玄女嘿嘿冷笑道：「你等是誰？為甚麼偷襲我？只怕是活得不耐煩了，姑奶奶心情不佳，你二人最好快滾，否則有命上崖，無命下去啦！滾吧，我此時無興趣打架！」九天玄女行事但憑自己的興趣，她說不打，便決不打了，就算對方是大仇家也不例外。

那兩人卻不滾，也不答話，沉吼一聲，展開身形，又兇猛的撲了上來，竟似不殺九天玄女，誓不罷休。

九天玄女豈是好惹之輩？她本來便是惹禍的老祖宗，眼見來人不但不依言去「滾」，反而冤鬼似的死纏不休，登時便把她的傲氣激發出來，心道：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不聲不響的便欲算計於我，敢是活得不耐煩了！哼哼，我便以牙還牙，來個不聲不響送你等回老家。

但這偷襲之人也並非等閑之輩，剛才一擊不中，隨即一撲再上，出手便是奪命的絕招，一人鎖喉，另一人擊背，前後夾擊，欲置九天玄女於死地。

九天玄女見來勢險惡，不得不施展師門絕學「玉嬌龍神掌」，身化嬌龍，一飛衝天，避開了來襲者前後的夾擊，其勢不停，在半空一個迴旋，雙掌如龍爪下攫，分向二來襲者的頭髮抓去！

二名來襲者不料九天玄女輕功如此高絕，對方抓勢疾速，若被她抓住頭髮，焉有命在？但九天玄女的來勢實在太快，二人已萬難閃避，又欺九天玄女內力不濟，剛才亦被他二人之力震退三步，便舉掌一翻，護住頭部，竟欲與九天玄女比拚內力，或者最多是兩敗俱傷的結局。

九天玄女今非昔比，她早已久歷戰陣，眼見兩人翻掌護頂，立刻窺透對方欲比拚內力，進而同歸於盡的用意，不由微哼一聲，雙掌立化抓勢為指，無為眞氣猛提至七成，勁貫於指，凌空便向二人的頭部掌心射去！

雙方若以掌相接，猶如銅墻鐵壁，勝負未可預料，但九天玄女化掌為指，卻猶如尖針疾射，任你銅墻鐵壁亦難抵禦，而且九天玄女的無為眞氣，以「堅則毀、銳則挫」為根基，對方的內力越强，其威力便越發增大，以至必令對手「堅則毀」為止。

來襲者的身手本來不弱，可惜不知九天玄女的斤兩，以為不外如

是，輕功雖佳，內力不濟，欲以自己深厚的內力制勝，正好碰上可破任何強勁內力的無爲眞氣，一着之差，便立招殺身之禍。

此時九天玄女的無爲眞氣，已從兩指疾射而出，尖銳如針，登時穿破二名來襲者的掌力，刺破掌心，再射破腦殼，直透其大腦神經中樞的百會穴。

百會穴乃人之中樞命脈，一旦受創，輕則昏迷，重則瘋癲，終生殘廢。

換了平日，或者是九天玄女心情甚佳之時，她出手絕不會不留餘地，最多會令對手暫時昏迷倒地，也便算了；不料二名來襲者時運不濟，剛好碰上她心情煩躁，又怒來襲者出手便欲要她生命，她的小性子不由被激發出來，含怒而發，在她全力一擊之下，兩人豈有倖免之理？但聽兩人忽地厲叫一聲，隨即呆若木鷄，佇立原地，動也不動了。

九天玄女也不再出手，斜飄一丈，落在一塊山石之上，神色冷傲之極。

僅一會，只見那兩名來襲者突然又哭又笑，又跳又叫，手舞足蹈，猶如厲鬼跳舞，顯然已成瘋癲廢人了。

九天玄女尚未知自己出手太重，還以爲二人裝瘋賣傻，以便逃命，便冷哼一聲道：「你等不必使詐，姑奶奶答應不取你生命便是，但需說清楚，你等爲何偷襲我？是誰指使你等行事！說！」

不料九天玄女話音未落，那二人竟似受驚的瘋子，哭笑更急，叫跳更勁了。

九天玄女又問了一次，二人又復如是，九天玄女這才忽然醒悟，自己剛才出手太重，無爲眞氣直透二人百會穴，登時變成瘋癲之人，當眞是終生「無爲」矣！

九天玄女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誰教你倆笨蛋，不先招呼一聲再出殺手？碰上我九天玄女心情不好，算你兩人倒霉。」

九天玄女自知再難在兩人口中問出甚麼了，山崖之上，多了這兩個瘋子，也壞了九天玄女觀浪的興緻，她狠狠的一跺脚，也不再理會那兩名瘋子，自管自的一掠而去。

九天玄女一掠而起，她也無心再在晉國逗留，打算就此離去，再尋她的師哥鬼谷子下落。她掠行了一段路，心中思緒萬千，她百思莫解，到底誰欲置她於死地？

九天玄女心存疑念，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不然，她便坐臥不寧。

她思索了一會，到底想不出究竟，她偶爾觸及懷中包裹，心中忽然一動，暗道：鬼谷師哥憑「易經」可以卜鴉飛枝折吉兇，難道我九天玄女便不能以「周易」來測算？哈哈，反正也無甚要緊之事，先弄明白誰欲殺我的奧秘，也免卻日夜坐臥不寧！

當下九天玄女果然從懷裏摸出那「周易」眞本，坐在林邊的一塊石上，便很認眞的研讀起來，她的出身奇特，身世玄幻，悟性又極高，不消兩個時辰，「周易」的要旨，竟被她領悟過半矣。

她試用領悟的「周易」旨要，袖占一課，卻得一「屯」卦，卦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手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貫，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九天玄女沉吟片刻，當即悟道：「此卦暗示天下乃剛與柔、陰與陽開始相交之時，必然發生始創期的艱難現象，一切均在險中行動，這豈非暗喻我九天玄女此行晉國，乃在險中而動麼？而末了一句，恰好明示目下是列國諸侯紛亂之期，因此天下不得安寧，以此推斷，我之被人暗殺，顯然與諸侯作亂之事有關了！而諸侯作亂之始，恰好在晉國之中，莫非有人恨我洞悉其秘，要殺我滅口？」

九天玄女心念急轉，至此已明白過半了，她稍頓，又咬牙道：「晉國諸侯中，最有權勢的首推智伯，因此心懷亂心的晉國諸侯，也必然以他爲首！他因爲我在晉國朝廷上隱喩天兆，已洞悉其謀，豈能不殺我九天玄女以圖滅口？哼哼哼！欲追查殺我的幕後主人，智伯的府第看來勢所必行！」

九天玄女心念一動，想做就做，根本沒有絲毫的猶豫畏懼，她心念未了，身形已突地躍起，不再向北，反重返南，直向晉國都絳城而去。

當天深夜，晉國都絳城智府中，在裏面的密室，智伯居然仍在設酒宴招呼客人。智伯坐在正中，他的下首左右人客，竟是晉國世卿趙籍和韓虔，兩人雖在飲酒，但心中惴惴不安，不知智伯有甚麼陰謀，也不知這是否一席鴻門夜宴？

智伯瞥一眼韓虔、趙籍，似已窺透兩人心思，呵呵一笑道：「二位大人放心，在我智伯府中，森嚴鐵壁，還怕機密洩漏出去嗎？有話只管放膽直言。」他一頓，見二人仍在閃縮不定，便有點不悅道：「韓大人，據說你甚有心計，你先說說。」

韓虔被智伯指名道姓，不得不有所表示了，無奈悄聲道：「韓某懷疑，晉國公突邀那位姓鍾的女子，於殿上遍察羣臣，似乎另有深意……」他忽然一頓。

智伯沉聲道：「有甚深意？韓大人不必吞吞吐吐。」

韓虔無奈，只好把自己的疑慮坦白道出：「主公此舉，似已對臣等之謀，有所覺察，他爲收回我等諸侯之權，暗中策劃，思謀對策，姓鍾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他的一隻得力棋子，此女來路奇特，不能不防。」

此時趙籍也點點頭道：「韓大人所言不錯，此女神算驚人，大有來頭，若主公利用她來對付我等諸侯，勢必危矣。」

智伯見韓、趙兩諸侯已吐露心曲，這才傲然自得的嘿嘿一笑，道：「主公之意，昭然若揭，矛頭果然是直指我等，特別是我智伯，以及韓、趙兩位大人，對魏斯倒甚放心。因此，嘿嘿，假如主公與魏斯聯手，再加上那位姓鍾的女子相助，那將是我等一大勁敵。」

智伯故意危言聳聽，因爲他唯一忌憚的，其實是晉文侯魏斯，因此他非要把韓、趙二家牢牢握住不可，否則，如讓韓、趙、魏三家聯手，他智伯就極難對付了。

果然韓虔、趙籍二人，大爲驚慌了，忙道：「魏大人？這……這可大大不妙啊！我等如何應付？」

智伯呵呵一笑道：「放心！放心！只要智、韓、趙三家合盟，共同進退，二位大人又忠心於老夫，那一切自然就迎刃而解，主公與魏斯就算聯手，也決難成氣候，至於那姓鍾的女子，她雖然有點卜巫之術，但並無揮兵處政的眞本領，老夫已令她永遠沉默了。」

韓虔一聽，喜道：「智大人把她殺了？」

趙籍卻驚道：「智大人把她殺了？」

智伯狠狠的咬牙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不爲我所用之士，殺毋赦。」

「未必！未必！……嘿嘿！」此時密室上面，忽然有一縷尖嘯聲傳了進來，聲音雖微，但一音三射，智、韓、趙三人均如針入耳，三人不由猛吃一驚，這口氣與那姓鍾的女子竟一般無異。

智伯臉色大變，他正欲發聲示警，傳侍衛上屋頂捉拿發聲之人，他剛張嘴，一股強勁的氣流便呼地射入他的口中，話聲未及出去，已被強大氣流撞回肚子去了。

「嘿嘿！休存任何反抗之念，本姑娘欲要取汝等人頭，猶如探囊取物，不費吹灰之力！……」尖音又分射三人道。

話音未落，一條輕靈之極的俏影，已一閃而進，俏影白衣白裙，猶如月降仙子。

韓虔對這等如幻如仙的輕功身法，不由嚇得呆了，心道：憑她的身手，要取我等人頭，果然不費吹灰之力。

趙籍一半是驚，一半是喜，暗道：她竟還在世，那一身絕學不致湮滅了，但她見我與智大人在一起，她若要向智大人尋仇，我豈非成了城門失火被殃及的池魚？

智伯卻不愧是一代梟雄，他乍見之下神色略變，但隨即若無其事的呵呵一笑，道：「原來是日間殿上所見的鍾姑娘，老夫原有邀姑娘府上作客之意，只是姑娘走得匆忙，未及致意而已！好好，姑娘夜闖敝府，老夫決不嫌冒昧，這便請入坐上座。」

俏影果然是日間去而復返的九天玄女鍾靜姑娘。

九天玄女聞言微笑一下，她也不客氣，大模大樣便坐上智伯對面的上席，她喝起酒來，竟然十分驚人，一連飲了八十杯，尚面不改容，心兒不跳。

智伯卻開始心驚肉跳，他平生從未見過如此一位嬌滴滴的女子，酒量竟如此驚人。

韓虔早已變得面如土色，因爲他從九天玄女的飲酒法，便知她來意極不尋常了。

趙籍卻暗暗慶幸，心道：幸虧自己與她並無什麼仇怨，否則憑她如此身手，自己焉有生命留着走出這智府密室。

九天玄女卻泰然自若，身處智府密室，外面是千百禁衛武士，如此龍潭虎穴，她卻視作是閒庭夜宴。

再喝了一杯，恰恰是九九歸眞之數，九天玄女忽然大笑道：「區區水酒，値得多少個錢？智大人既如此心痛，我便還給你吧！」

說罷，九天玄女微笑擧指，無爲眞氣挾帶水酒，一股酒箭直向智伯射去，登時令智伯渾身濕透，如被酒河所淹。

智伯一代梟雄，在晉國威蓋主君，說一不二，幾曾受人如此凌辱？他忍不住便欲發作，但轉念一想，心道：她竟能以法力逼出體內之酒，可見厲害之極，而且派出去的智府禁衛兩大高手，似乎無功，她竟可依然逍遙，由此可見其法力不可思議了，她若要殺人，只怕全府武士齊集亦無濟於事，她大可先殺密室中人，再施然而退，好漢不吃眼前虧，忍了這一口氣，再作打算便了。

智伯如此盤算，便嘿嘿的乾笑道：「鍾姑娘醉了。」

九天玄女一聽，格格一笑，道：「好好！你說我醉了，我便以竹片代劍，舞一套醉竹劍給你瞧瞧！」

她也不等智伯答應，便從身上掏出一條竹片，拋於空中，又掏一竹片，又拋在空中，接二連三的掏出七條竹片，全拋在空中。

九天玄女以指點撥，七把竹劍竟疾如飛虹，繞着智伯的周身上下旋轉，如光劃、如電閃，劍氣破空銳嘯，劍風刺人肌膚。

智伯嚇得面無人色，他心中一寒，不由向九天玄女求道：「鍾姑娘手下留情，老夫知罪矣！」

九天玄女以指連點，劍飛如虹如電，一面格格一笑，道：「智大人知甚罪了？」

智伯欲待不說，劍氣卻越發令他心寒，無奈只好道：「老夫不該動了殺人滅口之念，派出高手追殺鍾姑娘妳，幸而姑娘到底安然無恙，老夫不致鑄成大錯……萬望姑娘大人大量，饒過老夫一時之錯。」

九天玄女大笑道：「這等鼠輩，亦想來打我九天玄女主意？哼哼，令其瘋癲一世，已極便宜彼等矣！但智大人身爲彼等主人，彼等已代你受過，你的良心便很安樂嗎？」

智伯無話可辯，只好道：「千錯萬錯，老夫一時之錯，望姑娘高抬貴手，大人大量！」

九天玄女嘿嘿道：「智大人此言差矣，第一我並非大人，因此並無大量，第二我是小女子，小女子可沒甚氣量，你既稱爲智大人，自應有大人之勇，難道連殺人賠命這點勇氣也沒有嗎？」

智伯無言以對。韓虔早嚇得目瞪口呆，連話也不敢說半句了，趙籍倒還算沉得住氣，他眼見勢頭不對，忙向九天玄女進言道：「智大人一時失策，固屬不當，但鍾姑娘日間曾道：『天兆已現，人謀在即，大勢如此，夫復何言？』可見我等諸侯所謀，乃天機之兆應，並非肆意妄爲。我等諸侯之謀，爲成大事，自然勢必保密，不得洩漏，不幸姑娘洞悉天機異兆，窺穿奧秘，這殺人滅口之舉，便不得不爲矣！因此錯不全在智大人……望姑娘三思！」

趙籍大着膽子，拚死辯白，他一半是替智伯解圍，另一半自然也是爲了自己的生命，因爲他深知鍾靜若殺智伯，在場之人，必定難逃劫難，任何人必定會殺了他和韓虔滅口。

不料九天玄女一聽，心中卻不由一動，暗道：這趙籍所言，倒隱隱甚合「天機道」所注首道戒條，「輕洩天機必遭橫禍」，看來這話千眞萬確……如此推斷，我九天玄女的被追殺，莫非亦是「天機」之其中一環？因此避無可避、免無可免嗎？當日鬼谷師哥甫出道，便因存心「逆反天機」而身陷絕境，比起鬼谷師哥，我九天玄女出道所惹的禍，便輕鬆多了。

九天玄女心性玄幻，又並非小氣執着之人，她的靈根甫被觸動，立刻便豁然而悟，而因此斷認智伯和自己，不外是「天機局中人」，身不由己，她對智伯的恨意，不由便減輕數分了。

九天玄女沉吟半晌，忽地格格一笑，以指勾劍，劍如通靈，復歸其手，依然是七條竹片。九天玄女忽地縱身而起，身處虛空，飛下一條竹片，直透智伯身前桌面，旋即飛掠而出，眨眼不見踪影。

智伯驚魂甫定，見桌上竹片，仍劍光閃閃，猶自抖顫不定，竹尖上卻插着一張小小的字條。

智伯抽出字條，只見紙條上寫道：「赫赫梟雄，何欺女子？斷汝長鬚，留汝生命，以應天機，九天玄女留戒。」

智伯睹字，不由以手拈鬚，這才猛然發覺，頷下長鬚已被貼肉削掉了，他不由呆了，半天說不出話來，也不知他此刻心中想着的是什麼。

韓虔亦猶自面如土灰，一言不發。倒是趙籍歎道：「如此奇學，如此武功，如此奇材，當今諸侯誰有幸得她相助，更何愁壯志不遂，大業不成哉？可惜我等晉國諸侯，均無此福氣人材。」

無求無懼　無爲必勝

此時九天玄女鍾靜，已在距晉國都絳城北三十里的路上了。

九天玄女不喜智伯的狂傲、韓虔的陰柔、趙籍的膽小怕事，她把三人着實教訓了一番，心中不由一陣喜悅，她在路上疾行飛掠，很快便把智府中的事忘卻了。

不知不覺間，她已北行了近二百里路，這時她已進入晉國的文水地域了。

九天玄女剛踏入文水地域，心中便不由一陣欣喜，但見此地鎮中市集，百姓士民夫妻之間，你我稱呼，並不講究婦人敝夫這等俗世禮節。

九天玄女同屬女性，又是老子李耳的門人，心性玄幻，於俗世之禮並不重視，因此抵文水地域，目睹這等隨便的民風，不由頓感耳目一新。

她更發覺，當地的婦人多主持家中的門戶，訴訟爭曲直，請人托解逢迎，坐着車子滿街奔走，帶了禮物送官府，代兒子求官，替丈夫叫屈，多由婦人操勞，一派女中丈夫的氣概。

九天玄女不由樂得格格大笑，暗道：妙妙，簡直妙之極了，我所到之地，有等貧士，卻死要面子，自己車馬服飾整齊，妻子卻在家中忍飢挨寒。此地風氣卻反其道行之，多由婦人把持家務，精美衣飾不可或缺，男子只有瘦馬老奴供用，

端的是一派陰剛陽衰、乾坤顚倒之象，妙啊！九天玄女終可見到女子吐氣揚眉。

九天玄女心中欣然，信步而行，不知不覺踏入一處杏花香味四溢的地方。

聞到這杏花香味，不知怎的，九天玄女便想起酒來了。她本來並不嗜酒，但經智府一役，她連飲八十一杯，再以眞氣逼成酒箭，着實戲弄智伯一番後，不知怎的，她竟上起酒癮來了，她並不知道，她的眞氣與酒氣混合，體內陽剛之氣更盛，陽剛氣盛，便必須以酒氣來時時補充，這便是世人的所謂「酒癮」了。

九天玄女的「酒癮」不知怎的竟被杏花香氣勾出來了，這就如酒蟲兒在肚子內作亂，亂翻亂鑽，弄得她渾身癢癢的，很不好受。

九天玄女又好氣又好笑，卻又有點吃驚，暗道：莫非那智伯的酒有古怪？不然怎的忽然對酒大感興趣？乖乖！鬼谷師哥乃無慾無求之人，我這副嗜酒的樣子，豈不把他嚇了一跳？

九天玄女轉念間，她的玄幻根又被勾出來了，不禁嘿嘿的自嘲道：「這多月來，勞碌奔波，浪蕩江湖，什麼拯救蒼生的大事，竟連自己的嗜好也忘記了！嘿嘿，不管它，不管它，且尋個好去處，痛飲百杯可也。」

九天玄女目力奇佳，她想起飲酒，凝目四顧，便被她瞧到一面懸起的酒旗，上書「醉仙居」三個大字，九天玄女格格一笑，便縱身一躍，向那酒旗處掠去。

那是一座小小的食肆，裏面只有夫妻兩人打理。

九天玄女呼地闖了進去，屁股尚未沾上板櫈，便大剌剌的大叫一聲道：「掌櫃，可有酒賣？」

應聲而出的，是一位年約三十的女子，衣飾大方得體，待人熱情，走過來用布拂拂桌面，哈哈一笑，道：「女客官若是嗜酒之人，踏入此地，算是走對地方啦！方圓一百里，七七四十九家，若哪家沒酒招呼，你便返來打我屁股。」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亦格格一笑，道：「好！好！素聞此地多女中豪傑，今日一見，果然，果然，但女掌櫃之言，可莫把你那位丈夫臉皮漲破了。」

原來九天玄女進來便看見，那男掌櫃大概不慣待客應酬之道，一直縮在一角調酒活兒，他妻子卻言語潑辣，倒把他弄得滿臉通紅。

女掌櫃大笑，道：「他呀，理他作甚？他只曉得內裏幹活，外面可全靠我去操勞，況且屁股是我的，我拿去作賭注，只須問我自己的主意。」

九天玄女微笑，道：「然則本姑娘打妳屁股，是否合妳的心思？」

女掌櫃濃眉一揚，道：「這卻未必！」

九天玄女故意怒道：「怎麼了，言出豈可反悔！」

女掌櫃朗聲道：「有賭未爲輸嘛！況且此地出名酒鄉，天下誰不知杏花村三字，若論別的，勝負未定，若論賭酒，客官必敗，我則必贏，不然，豈敢拿天下男子看重的女人屁股作賭注？」

九天玄女一聽，大笑道：「好好！本姑娘走遍大江南北，今日才有幸與眞正懂賣酒的人相逢，既然如此，便請捧出美酒來也。」

女掌櫃答應一聲，便走去取酒。那男掌櫃雖然怕羞，手腳倒甚勤快，耳朵兒也很靈，他聽妻子與客人對答，手底下已把酒調校妥當。

女掌櫃把酒送上來，九天玄女見只是一小壺，便皺眉道：「這一丁點兒，成得甚氣候，只管把最大最管用的捧出來。」

女掌櫃一聽，也沒二話，飛快的把一大缸酒捧了出來。

九天玄女忽然想起薊城鍾老闆店中一幕，不由微笑道：「女掌櫃倒甚爽快，但我這副樣子，你便不怕我無錢付賬，白喝了你一缸酒嗎？」

女掌櫃坦然道：「我這小店自有規矩，但凡識貨善飲之人，酒錢任由尊便。女客官既敢用缸代壺，顯見乃一等識貨善飲之人，但望出去張揚一下，教人知曉酒鄉妙趣，這區區酒錢何必計較。」

九天玄女一聽，暗暗點頭，她對這女掌櫃已甚有好感，心道：有甚辦法，助她夫婦二人名揚晉國，生意興隆。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也不客氣，捧起酒缸，竟一口氣便喝了個精光，臉不紅、心不跳，氣定神閒。

她這副喝酒法，不說那怕羞的男掌櫃，趕緊低頭垂目，不敢與九天玄女的目光相觸，便連豪氣十足的女掌櫃亦不禁目瞪口呆。

不料九天玄女喝了一缸，竟意猶未盡，竟又再喝一缸，又再一缸，眨眼功夫，竟把店中貯藏的酒喝個精光。

女掌櫃此時倒沒了驚懼了，她瞪着九天玄女傻笑道：「神仙？活佛？酒神？」

九天玄女大笑道：「神仙活佛酒神算什麼？我便是我，這八缸之酒，尚只及三分酒意呢，賣酒的，請教這釀酒的水源取自何處？」

女掌櫃傻笑道：「酒神聖女既欲見識，我便帶妳去也。」

女掌櫃把九天玄女領進後園，

指着後園正中一口古井，道：「酒源便是此處了。」

九天玄女似已有幾分酒意了，她跌跌撞撞的繞後園轉了一周，但見杏花樹環古井而立，香味四溢，惹人遐思，她格格一笑，走近古井，探頭張望，連聲叫道：「賣酒的好，酒源也妙！妙！妙，有情水當酒，無情酒當水，你夫婦二人待人有情有義，我便把這古井的水當酒喝了吧。」

女掌櫃一聽，驚道：「酒神聖女竟要把井水亦喝乾嗎？」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妳捨不得？」

女掌櫃歎了口氣，道：「並非捨不得，但妳把這古井的水喝乾了，便即斷了敝店的命根，妳說我會很高興嗎？」

九天玄女大笑道：「妳既捨不得，我這酒神聖女便把喝了的也還給妳吧！」

九天玄女說罷，十指一張，十道酒箭激射而出，咕嘟嘟的直射進古井中去，居然是剛喝掉的八缸之數。

然後，九天玄女也不管女掌櫃如見鬼魅的樣子，施然的緩步而出，一面高聲的唱道：「……身入杏花酒鄉地，卻嫌杏花太迤媚，若栽青竹添雅靜，管敎贏盡美酒名……」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人已遠去了。

女掌櫃呆呆的站着好一會，才猛然醒悟，她不由拍手大叫道：「……若栽青竹添雅靜，管敎贏盡美酒名！天！這分明是女酒神指點釀酒之法啊！」

於是，這「醉仙居」的夫妻倆，馬上把後園古井四周的杏花樹砍掉了一部份，空出的位置，栽上青竹樹。

不久，青竹樹緩緩向上生長，漸漸長高長大，與身伴的杏花樹併立，登時在芬芳迤媚中平添幾許甘馨清冽。

說也玄妙，每當酒店後園古井旁的青竹長高一寸，這「醉仙居」的生意就多了幾分，聲譽也日隆，到青竹樹與杏花樹併立相伴時，這「醉仙居」釀造的酒已遠近馳名了。

但凡品嚐過的人客均沒口的稱讚道：「好酒，迤媚芬芳中更有甘馨清冽，令人陶醉中忽爾精神一振，酒色碧綠，彷似青竹之葉，此酒不愧爲天上有地上無的極品。」

因這一讚，這「醉仙居」的酒便有了一個名字，叫「竹葉青」。竹葉青酒一經定名，竟便流行了數千年，在當地，提起竹葉青酒的來歷，人們便必定說出九天玄女的芳名。

九天玄女偶爾在汾陽文水杏花村地域，幹了一件得意事，心中甚爲欣然，原來她入察古井時，已發覺古井四周的杏花太妖媚，因此杏花樹下釀出的酒便嫌太媚，缺了一點甘馨清冽，因此便借醉點醒那「醉仙居」女掌櫃，着她添栽青竹，終培育出一代名酒——竹葉青。

另外，尚有一宗更玄妙的事，連九天玄女當日也沒覺察。

原來她當日以「無爲眞氣」，逼出腹內八缸之酒，射返古井之中，古井的水，便與九天玄女腹中的酒混和一起。

九天玄女腹中的玄機妙氣，從此便留在古井中了。「醉仙居」的男掌櫃姓吳，女掌櫃姓武，夫婦倆不但以古井的水釀酒，日常也以古井的水爲食用，因此夫婦兩人身上，便潛移默化，混有九天玄女的「玄機妙氣」。

幾年後，吳、武夫婦二人有了孩子，竟是雙胞胎，且兩個均是男丁。由於當地女子主政，這兩個男嬰，一從父姓，名正理；一從母姓，名心宏。

吳正理長大後，經九天玄女的「玄機妙氣」潛移默化，遂成一代風水奇人「天遊大師」吳正理，吳正理後來出家爲僧，便是後來名聞武夷山一帶的「風水玄僧」畢知僧。

武心宏長大後卻繼承母業，操持「醉仙居」店務，是一位安分致富的大商人，武心宏再傳子，子再傳孫，後再經幾百年的地力潛移默化，終於在武心宏的後人中，出了一代女皇武照，亦即後世所稱的「則天聖神皇帝」武則天。嘖嘖奇事，玄妙之極，這等風水妙事，下文自有細述，在「九天玄女傳奇」中，則先述天遊大師畢知僧妙點「五鳳朝陽大龍穴」的稀世玄妙故事。

* * *

九天玄女偶爾在這文水地域杏花村幹了一宗妙事，心中欣然自得，暗道：我九天玄女因智伯之故，入智府以酒戲弄這一代梟雄，不料卻因此與酒結下不解之緣，妙！妙！當眞妙之極了！

九天玄女心性玄幻，與她的師哥鬼谷子簡直不相伯仲，她因這一喜，竟把對智伯的恨意也冲淡幾分了。心道：既然天機如此，晉國一分爲三，已成定局，其中的一切，包括我九天玄女在內，不外是天機妙局中人，既然如此，夫復何言？不管它！不管它！且去民間遊歷，再着實幹幾宗風水妙事去也。

九天玄女說不管，便眞的不管了，此時就算有諸侯用百匹車馬來迎請她，她也決不會插手了。

九天玄女一路向北而行，她漫無目的，只是任意而走。幸而她身上尚有鍾老闆相贈的幾十兩黃金，於路上食宿，倒也沒有惹出什麼麻煩。

這天傍晚，九天玄女不知不覺已抵達雲中山下的長樂鎮。

剛抵長樂鎮口，九天玄女便忽然打了個寒噤。她心中一動，便以新悟的「周易」奇學，袖占一課，卻得「大有卦」之「九四象」，象曰：匪其彭，無咎；明辨哲也。

九天玄女暗道：「彭者，盛大之意；匪者，警惕之意；哲者，聰明也。則此象之意，乃暗示任何事物，盛極必然隱伏危機，必須警惕滿招損這一道理，因此必須自我抑制，才能避免災禍，也只有如此，才是明辨事理的聖明之士……如此說，莫非我九天玄女已隱伏滿招損這一危機？」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不由暗吃一驚，但隨即又暗道：我出道以來，所幹的並無逆反天機，亦沒有輕洩，因此我連欲加害我的智伯，亦放過不究了，一切不外因爲順應天機，既然如此，我有甚隱伏危機？

九天玄女左思右想，到底難明其中的奧秘，她便乾脆不去理會了，施然的走入長樂鎮裏來。

長樂鎮仍屬晉國的地域，由此可見晉國疆土之廣大。不過長樂鎮西行不到百里，便是秦國的疆界，東行不到五十里，是燕國的地域，因此亦算晉國的邊陲之鎮了。

鎮中地方不算太大，三五條街道，但店鋪食肆林立，人來人往，乃晉、秦、燕三國的貨物交流市集。

九天玄女在鎮上逛了一會，便揀了一間客店，先租妥住宿的房間，再下去吃晚飯。

這間客店人客甚多，多半是前來此地經商的買賣商販。

九天玄女也不想惹事，她心中到底有那「大有卦九四象」的陰影，只打算匆匆吃了晚飯，便返客房甜甜的睡一覺。

她向一名小二點了兩樣菜式，便吃起當地特有的饅頭來了，她甚至連酒也不喝了。

不過正當她吃着時，另有一位中年店小二，卻忽然滿面含笑的走了過來，他向桌上瞥了一眼，便笑着對九天玄女道：「這位姑娘想必是初臨長樂鎮了？」

九天玄女也無心答理，隨便一句道：「是又怎樣？反正我有錢付賬就是，你管我常往還是初來。」

中年店小二卻又笑道：「話非這麼說，因爲姑娘初來甫到，便錯過敝店名揚四海的菜式了，許多人正是爲了這兩味菜式慕名而來。」

九天玄女見他說得如此吹噓，不由格格一笑道：「是甚菜式？你且說說看！」

中年店小二陪笑道：「是，是，自然要向姑娘說清楚，不然便大違敝店待客之道啦，這兩味菜式嘛，一味是醋蒸田螺，一味是醬油蛤蚧，均是敝店的名牌菜，姑娘若光臨而不吃，便大大的走寶了。」

九天玄女一聽「醋蒸田螺」、「醬油蛤蚧」八字，不由便吞了口唾沫，醋本身已令人垂涎，田螺更是九天玄女嗜吃的一味菜式，何況還有一味她從沒品嚐過的「醬油蛤蚧」？

她雖然心動，但到底沒有忘記上次薊城夜宵店的教訓，便很認眞的對中年店小二道：「你左說右說，莫非欲推銷貨物，敲人荷包？這兩味菜的價錢必定很昂貴啦！」

中年店小二一聽，哈哈一笑，道：「不貴！不貴！敝店意在賣招牌，不在賺錢，因此兩味菜合計也不會超過一兩銀，這可是物超所值的上等貨啊！」

「合計一兩銀，這不貴啊！」九天玄女不由又吞了一口唾沫，她到底心動了，因爲她身上的黃金，一小片便足抵一兩銀了，她格格一笑，道：「既然如此，小二哥，你便拿這兩味菜出來嚐嚐。」

中年店小二滿臉堆笑，連忙答應着走了。不一會，他便捧着兩盤熱氣騰騰的菜式走了過來，又熱情的道：「姑娘，這是醋蒸田螺，這便是醬油蛤蚧，姑娘妳慢用啦！」

九天玄女瞥一眼桌上的醋蒸田螺，暗地吞了一口唾沫，但卻不立刻舉筷，她格格一笑，道：「好，小二哥，你忙你的，不必再來招呼我。」

中年店小二一聽，連忙陪笑走開了，絕對沒有打擾客人的意思。

九天玄女待店小二走開後，忽地微微一笑，暗道：那卦象不是說有危機隱伏嗎？我只要小心一點便可以避過，我那面寶貝鏡連狐狸的原形也可以照出來，假如這兩味菜有甚古怪，豈能逃過這寶貝的神目？

她得意的一笑，悄悄的掏出她在風水冰洞中獲得的那面「天幻鏡」，裝作照面，暗地卻向「醋蒸田螺」、「醬油蛤蚧」兩味菜分別一照，鏡中的兩味菜式絲毫沒變，依然是蛤蚧和田螺。

九天玄女這才得意的一笑，收起古鏡，喃喃自語道：「這面寶貝連狐仙也可照出原形，何況是什麼田螺精、蛤蚧精，又或者是菜中下了什麼迷魂藥嗎？呵呵，這東西倒甚有用處。」

九天玄女到底放下心來，她也就不再遲疑，舉筷便大嚼起「醋蒸田螺」、「醬油蛤蚧」這兩味招牌貨來了。

這兩味菜式味道果然美妙，九天玄女吃罷幾乎忍不住要多叫一份來，但一想吃了這麼多，也該夠飽了，再吃豈非撐破了肚皮，因此也

就算了。

九天玄女招呼店小二結賬，價錢果然不貴，僅一両五錢銀的黃金葉而已。不過付賬時，九天玄女忽然發覺，那中年店小二向她異樣的一笑。

九天玄女也沒怎麼留意，因爲她塡飽肚子後，忽然便覺得睏睏的，只想立刻躺上床去，好好睡它一覺。

九天玄女勉强提起精神，神色泰然的走回租下的客房，因爲她不願被人見到她那不濟的模樣，而且她心中忽然閃過一絲疑惑，心道：自己這是怎的了？竟忽然變成一位柔弱女子似的。心中存了這點疑慮，她更不願被人發覺她眼下的弱處了。

九天玄女硬撐着走回客房，此時她心中只剩一個念頭：睡！

她和衣便躺上床去，很快便合上眼皮，腦袋迷迷糊糊的，什麼也不會去想，她很快便進入一個可怕的夢鄉。

因爲此時她忽然聽聞，客房窗外有極輕微的响聲，然後便有極輕微的問話聲傳了進來：「這位姑娘，妳睡着了嗎？下面還有上好的宵夜點心供應啊！」

九天玄女腦袋一陣迷糊，她似乎聽出那是樓下中年店小二的話聲，但怎會忽然變成在窗外了？她拚命想找出原因，但腦袋竟不受控制，很快又迷迷糊糊了，她不由喃喃的回話道：「……小二哥！我……不能再吃了，我……我只想睡覺……你……你快走開！走……」

她的口齒也不太清楚了。

窗外那「中年店小二」似乎嗤嗤的一笑，隨即又道：「下面還有比醋蒸田螺、醬油蛤蚧更美味的菜式，姑娘還想再吃嗎？」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一跳，似乎憶起那兩味菜式來了，她不由迷惑的道：「不吃！……不吃！吃了就昏昏要睡呢……哎喲！不好！莫非你在菜中做了手脚？」

那「中年店小二」的聲音道：「沒有！沒有！決計沒有在菜中做甚手脚，姑娘如此精明，這等伎倆能起甚作用？」

九天玄女哼哼道：「料你也沒有……哼哼，你若做了手脚，我豈不察覺……但這到底爲甚麼，竟令我睏睏欲睡？」

「中年店小二」嘿嘿道：「醋蒸田螺美味之極，醬油蛤蚧也很不錯，假若姑娘是普通女子，食量不大，便必然只點一樣，但假如兩樣齊點，每一樣本來也沒什麼，只是尋常的菜式而已，不過兩味菜式一齊吃進肚子，在腹中混和……嘿嘿，那就大有文章了。」

九天玄女一聽，雖然迷糊，但依然一驚道：「是甚文章？」

那「中年店小二」嗤嗤一笑，道：「兩味菜式混和，便能產生一種强烈的毒素！足以令人昏絕而亡。」

九天玄女猛吃一驚道：「了不得……但我爲甚沒有死掉？只感睏欲睡？」

「中年店小二」嘿嘿道：「那是因爲鍾姑娘妳武功厲害，因此一時三刻還死不去……但也不遠了，只要我等把妳帶回智大人那裏，若妳不肯爲他效勞，沒有解藥，妳便必死無疑啦！」

九天玄女一聽「智大人」三字，在迷糊中亦被震得醒了二分，心道：糟了，一時不愼，竟落在這一代梟雄手上。她不由又驚又怒道：「你是智伯的人……你……你敢對我使這等下三濫手段！」

「中年店小二」嘿嘿冷笑道：「我有甚不敢？妳知道我是誰，我是智大人手下四勇士之一，我等四兄弟已被妳弄瘋了兩個，這血海深仇豈能不報，若非智大人要留你活口，我觸龍、觸虎兩兄弟早把妳一刀殺了。」

九天玄女大驚道：「你敢？」

「中年店小二」觸龍大笑道：「我觸龍若在姑娘未投店飽嚼時，的確非妳對手，但此時嘛，嘿嘿，生殺已操在我兄弟二人手上，妳兇什麼？」

九天玄女大驚，暗道：我這樣子落在智伯手上，可大大不妙啊！她拚命催促自己清醒過來，但雙眼竟不聽指揮似的，硬是睜不開來，不但如此，就連丁點的內力也凝聚不起，猶如弱質女子一個。

九天玄女驚慌之際，窗外已有破空嘯聲响起，顯然那觸龍、觸虎兩兄弟已躍進房裏來了……九天玄女一急，乾脆緊緊閉上眼睛，就當自己眞的是昏迷過去了。

幸而那觸龍、觸虎兩兄弟並非好色之徒，因爲他兩人撲到床前，見九天玄女蓋被子睡着，也沒有趁機扯開被子動手動脚，反而連被子把她一裹，扛在肩上，就躍了出去。

九天玄女此時猶如身處夢中，任人擺佈，根本沒有絲毫的反抗力。

兩人把九天玄女扛到街上，那裏早有一架馬車等着，兩人把九天玄女連人帶被扔上車子，馬車便如飛般向南面飛馳而去。

夜風很勁，絲絲撞入車廂裏來，馬車走在石板路上，也顚得很厲害，馬車跑了一會，九天玄女被夜風一吹，馬車又顚得厲害，她終於忍不住嘔吐起來。

她悄悄的嘔吐，拚命欲把肚裏的見鬼田螺、蛤蚧混合物嘔出來，

但那兩味東西卻像生了根似的，一經進肚，便再也不肯出來。

九天玄女苦思脫身之計，但她連打開車門的力氣也失去，又怎能得脫？

九天玄女不由恨起自己來了，心道：我九天玄女身負天機絕學，自問也分明卜出有危機之象，偏偏因貪一時的口福，竟中了這等惡人的圈套，傳將出去，豈不被鬼谷師哥笑歪嘴了……哼哼哼，我就算死了，也決不讓鬼谷師哥這般笑話我……

九天玄女此時其實已有三分清醒了，她身負的「無爲神功」到底非同小可，當她冷靜下來，不再驚慌時，「無爲神功」的要旨「堅則毀、銳則挫」便與她的意念融滙一起，毒性對她的折磨也就停緩了，她只是默不作聲，苦思脫身之計而矣。

觸龍、觸虎兩人騎着馬在馬車的左右監視，見馬車內九天玄女毫無聲息，以爲她仍然昏迷不醒，也便放心了。

* * *

馬車繼續向南奔馳，在九天玄女的感覺中，馬車越走越高，下面的鐵皮輪也沒了撞擊石板聲，顯然馬車已走在山路上了。

九天玄女忽然想起師哥鬼谷子，當年逆反天機，摔落絕谷，全憑「無爲神功」的「無爲要旨」，才救了他一命，雖然掉下萬丈絕谷而絲毫無損。九天玄女想到這事，忽然便微微一笑，暗道：我九天玄女此時此刻，便不想「無爲」也不行啦。

她心中轉念，忽爾便呻吟了一聲，隨又輕聲叫道：「喂！駕馬車的，這是什麼地方了？」

駕馬車的人不敢答話，觸龍與觸虎互視一眼，道：「不料她功力如此精深，那般深厚的毒性，竟難完全把她迷倒。」

觸虎嘿嘿一笑道：「就算她沒被完全迷倒，尚有二分清醒，這又如何？以你我二人之力，還怕她飛上天上去了！」

觸龍道：「阿虎！還是小心點好，智大人對她極爲重視，說若不能把她收爲己用，就非要把她殺了不可，因爲她的本事很可怕呢！」

「阿龍、阿虎，兩位放心，我此時渾身無力，連路也走不動，還如何逃得了？」九天玄女在裏面忽然答話道。

觸龍道：「鍾姑娘，實不相瞞，兄弟此擧，乃奉智大人之命，智大人也是看重姑娘，才吩咐我二人萬不能傷妳一根汗毛，一定要活生生的帶回去見他，假如妳肯爲智大人效力，彼此日後便是自家人，我兄弟二人也絕不會記仇，難爲姑娘妳。」

觸虎也接口道：「不錯！鍾姑娘，雖然妳把我三弟、四弟弄成瘋子，但這是生死相搏，也是他倆技不如人，也怪不得妳，相反我阿虎對姑娘的本領佩服得很，只要妳肯合作，我也絕不敢難爲於妳。」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雖然那智伯難成氣候，但他手下這阿龍、阿虎，倒不失爲一條好漢子，因爲他兩人在我毫無反抗能力之際，竟沒有半點欺辱之擧，斷非好色之徒，單憑這一點，便把天下有等自命君子的人比下去了。

九天玄女因此對這弄手段捉她的觸龍、觸虎，竟沒了多少的恨意，她的心性本就玄幻得離奇，她的心思自然非常人可以窺透。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忽然便很認眞的道：「阿龍，你家中的妻子分娩在即，你難道不掛心嗎？」

九天玄女輕輕一句，卻令觸龍如雷灌耳，他立刻道：「姑娘怎知我妻子分娩在即？」

九天玄女笑道：「你單姓一個龍字，『龍』左邊是『立月』，即臘月十二月也，據此足可判斷，你妻子分娩之期，必在十二月，目下正是十二月尾，亦即你妻子不孕猶自可，若有孕分娩，必定臨近在即矣！」

觸龍一聽，不由歎道：「鍾姑娘神算驚人，難怪晋國諸侯，均極欲把妳收爲己用矣！」

九天玄女笑道：「雕蟲小技，何足掛齒。」

觸虎忙道：「大嫂她果然已有身孕十月，也的確分娩在即，鍾姑娘與我等素未謀面，憑一個龍字，便對大哥的私秘瞭如指掌，如此本領，天下絕少，但望姑娘善加珍惜。」

九天玄女笑道：「我此刻生殺由人，如何珍惜？」

觸龍、觸虎很認眞的道：「鍾姑娘此言差矣，智大人此擧並無加害姑娘之意，因此萬望姑娘委屈一二，莫與智大人硬碰，留在智府，爲他效力，如此彼此均免傷和氣，鍾姑娘的本領，也可以留傳世上矣！」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我一時高興，輕洩天機，已有這許多磨折，若留在智府，爲你智大人效力，勢必盡洩天機，我九天玄女還有命嗎？而且你智伯也絕非一國君主之大格，若助你，豈非大大逆反天機，屆時我只怕被折磨得更可怕呢！

九天玄女心念急轉，也不再猶豫，她略一沉吟，便忽然失聲叫道：「……哎呀！不好了……不得了！」

觸龍、觸虎一聽，忙道：「鍾姑娘，怎的不好？」

九天玄女驚慌的道：「剛才透過車縫，忽見西面有流星飛墜晉國之都絳城……若我推測不錯，晉國必有一位諸侯逝去了。」

觸龍、觸虎深知九天玄女的本事，忙道：「未知逝去的諸侯是誰？姑娘快請明言！」

九天玄女忽然歎了口氣道：「本來不難判斷，但可惜車縫太小，我只看到流星飛墜去向，但準確方位，因視界太小，無從細察，因此亦無法判斷是誰了。」

觸龍、觸虎心道：這事非同小可，因為論年紀智伯最長，萬一是他逝世了，自己兄弟二人將如何是好，車上的鍾姑娘又如何處置？這般計較，兄弟二人不由齊聲道：「鍾姑娘，有甚辦法可令妳在車上看清楚？」

九天玄女笑道：「我此刻渾身無力，你便任我逃也逃不了，既然如此，為甚還鎖上車門，假如打開車門，便可令我看清楚了。」

觸龍、觸虎一聽，互視一眼，又向兩旁一望，但見兩面均是懸崖峭壁，武功極高的人，摔下去也必死無疑，何況車上的鍾姑娘已成了弱質女子，兩人這麼一望，便大為放心了。

觸龍道：「好，鍾姑娘，我這便把車門打開，但姑娘妳千萬小心，因為山路兩旁全是懸崖峭壁，不愼摔下去，可連骨頭也碎了。」觸龍這話，一面是出於好意，另一面自然也是提醒九天玄女，千萬莫打趁機逃走的主意，那是自尋死路而矣。

九天玄女笑道：「我曉得，我怎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車門果然便在外面打開了。

九天玄女的眼前，登時露出一片繁星閃爍的夜空，兩旁果然是黑漆漆的懸崖峭壁，九天玄女深吸了一口氣，她的腦袋又清醒二分了，心道：未知鬼谷師哥那法子是否管用，若不管用，九天玄女就向師傅、師哥、師姐說一聲永別了，也總好過猶如籠中鳥任人擺佈。

九天玄女打定主意，也不再猶豫，一聲不响，凝神目注夜空，忽然驚呼一聲道：「哎呀不好……晉分三星，三雄鼎立已為期不遠矣……快看天兆異象。」

觸龍、觸虎一聽，猛吃一驚，連忙舉目向晉國都絳城方向望去……

就在此時，九天玄女趁觸龍、觸虎視線不及，拚盡殘餘的二分內力，從車門口一躍而出，一下子便滾到懸崖邊了。

觸龍、觸虎一見，均心膽俱寒，大叫道：「鍾姑娘小心……前面是懸崖峭壁，摔下去必死無疑……妳莫胡鬧，枉送了生命。」

九天玄女只作聽不到，她微一咬牙，閉上眼睛，便向懸崖一滾而跌……她耳邊似乎聽到觸龍、觸虎兩兄弟跌足歎道：「鍾姑娘，這又何必？妳身負天機絕學，這摔下去，便隨妳的生命湮滅了……」但這一切已經太遲了。

九天玄女的身子已在懸崖虛空，此時就算神功蓋世，亦難救她了。

九天玄女自然知道這一着九死一生，但她心性孤傲，絕不能任人擺佈，拚着一死，也決計不向惡人屈服。

九天玄女自忖必死無疑，因此心境倒一片寧靜。她耳邊初時尚聞懾人心魄的嘯嘯風聲，漸而也聽不見，她睜開雙眼，仰身而降，目力所及，是懸崖上面急飄的白雪、夜空、星星，她忽然覺得，天地乾坤也變得一片沉寂了。

九天玄女心境平靜，已進入無生無死，物我兩忘的境界，不料這卻大合「無為神功」的精義。「無為神功」只有在「無生無死、無怨無仇無為」的心境中，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九天玄女心境既已進入空靈的境界，無為真氣便開始勃發，漸而充盈於體內，九天玄女此時就猶如變成一位充滿空氣的橡皮人，任何强大的外力，均不能傷害她了。

她下墜的速度也奇異的減緩了，漸而她的身子竟隨風飄蕩，就如一片雪白的羽毛，正在懸崖的虛空飄移。

九天玄女也不知自己此時身在何處，是生是死，她心中一片空虛，也只有在這個特定的絕境，她才領略了「無為神功」的驚人威力。而這亦是無為神功「先置絕地而後生」的玄妙本色。

更奇妙的是，九天玄女體內無為真氣充盈，身子猶如一片羽毛，隨懸崖的山風飄蕩，並非逕直向下，而是沿山崖的通向一直飄向谷外，而且一直緩緩下墜，這就有如仙家下山的騰雲駕霧，此時若被觸龍、觸虎兩人發現，他們必定以為九天玄女是天降仙女了。

九天玄女半昏半醒，心境空蒙，她自己也不知飄行了多少時分，但只覺她是向北飄的，因為前面有北斗七星閃耀，漸而她發覺北斗七星的星光開始暗淡了，她猛然醒覺，眼下已經是黎明時分了，而下面也隱約可以見到人間的燈火，有燈火就必定有人，有人便決非荒涼的絕谷啦。

九天玄女性好熱鬧，假如置身在一個荒無人煙的絕谷，那比殺了她更令她難過，她心中不由一喜，不料喜悅之念剛浮，她的身子便忽地變沉，迅速的向下面墜落。原來她心中喜悅，便非心境空靈，與「無為神功」的精義心法有違，神功的威力頓減，真氣也驟洩，她身體失了無為真氣的承托，自然便急速向下飛墜而降了。

這與仙家的騰雲駕霧心法，只怕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仙家勢必摒棄七情六慾，也即是心境的「空靈」，因此才可以騰雲駕霧；假如有喜有樂有怨有痴，那便非仙家，自然也就不能騰雲駕霧了，這是九天玄女在吃驚中忽然明白的道理。

九天玄女心念未了，她的身子已重重的摔落在地上，雖不太高，但她此時內力盡失，半昏半醒，這一摔也夠她受的了，她呻吟一聲，便完全昏迷過去了。

九天玄女墜下的地方，恰好是山脚的泥地，不遠便是一片堅硬的山石，假如她撞在石上，她所受的創傷，必更厲害。

此時果然已是黎明時分，因為不遠處的大路，已有人騎馬奔馳了。

騎馬人是一位年約五十的漢子，身穿一襲灰袍，雙目甚有神氣，目灼灼的直盯着九天玄女躺着的山脚，策馬飛奔而來。

原來騎馬人姓商名革，是晉國魏文侯魏斯的家臣，他的父親昨晚忽患重病，生命垂危，因此商革未及天明，就策馬出門，打算去請名聞天下的醫聖玉子前來之診治。

商革策馬奔馳了一段路，前面是分叉路口，一條通向山北，一條通向山南。醫聖玉子的隱居地在山北，商革正欲向北馳去，此時突見山南遠處，在朦朧的晨光中，射出二道一藍一紫的光華。

商革心中不由大奇，暗道那是什麼怪物？他忽然極為好奇，非探清楚不可，因此便撥轉馬頭，先不向北，竟向山南這面急馳而來。

遠處射出的藍紫光華，原來甚是强烈，但越接近則越暗淡，當商革馳到不遠處時，那藍紫光華竟然便消失不見了。

商革心中益發驚奇，他快馬加鞭，急馳到那射出光華的地方，一看原來山脚躺着一位姑娘，一動不動，也不知是生是死，看樣子，似乎是在側面的懸崖口摔下來的。

商革心中又驚又奇，暗道：看這姑娘不過是凡間一女子，怎的在她身上，卻有光華射出，一藍一紫，玄妙之極？

商革跳下馬來，仔細一瞧，但見這姑娘雖有氣息，只是昏迷不醒，猶如熟睡了。他不由又一陣驚奇，暗道：懸崖高近百丈，假如從上面摔下，只怕連骨頭也跌碎了，但這姑娘怎的僅睡着一般而已？

商革欲不顧而去，因為他牽掛着老爹的病情，但轉念又暗道：於此荒山野嶺，這姑娘昏睡不醒，假如碰上色狼惡獸，那她就完了，罷罷，反正此行是往找醫聖玉子先生，順道把她帶去，見到玉子先生，還怕救不了她生命。

商革打定主意，便不再猶豫，彎腰抱起這姑娘，然後向馬背一躍而上，動作敏捷之極，顯然他亦是一位練武之士。

商革小心抱着九天玄女於前，猛抽一鞭，策馬向北面疾馳。

眨眼馳入一座密林，密林密不透光，中間卻有一條可容馬車的林中大道，大道兩旁長滿奇花異草，有的還伸出尖長的葉柄。

商革策馬走上馬車大道，反而把馬放緩了，根本不敢飛馳，每遇到伸到路中的尖長葉柄，更小心的勒馬避開，連碰也不敢碰那尖長葉柄一下，也不知這綠油油的葉柄隱藏什麼驚人奧秘。

商革剛繞過去，後面忽然聽到一陣輕微的撲騰聲，商革百忙中扭頭一看，神色不由察地一變。

原來後面剛竄出一條五彩斑爛的毒蛇，似欲向經過的馬兒襲擊，不愼卻碰到伸出路邊的尖長葉柄，毒蛇立刻渾身一抖，僅响過一陣輕微的撲騰聲，便全身猛地收縮，成了一團肉餅，肉餅又迅即溶解，不消片刻，路上便剩下一灘淡綠色的汁液痕跡。

商革不由喃喃歎道：「化骨草！化骨草！只怕小小一柄，便足抵千軍萬馬……怪道玉子先生故意留下一條大道，不懷好意的人，冒失而來，便必定化作一灘肉泥矣！」

原來那伸出的尖長葉柄，卻叫「化骨草」，奇毒無比，毒蛇碰上，亦立刻被其化掉。

幸而商革似並非第一次造訪玉子先生，因此他沿路倒有驚無險。

出了兇險萬分的林間大道，但見藍天晴空，朝陽斜照，四周一片茫無邊際的花叢，林中不知時日，原來此時已是清晨時分了。

百花盛放，儀態萬千，繽紛一片。

但商革連丁點欣賞美景的心情也沒有，因為他此刻心牽兩條生命，一個是他老爹，一個是抱着的這位怪異的姑娘。

商革急步穿過這片花叢，走完花叢，是一片菓林，走完菓林又是一片花叢，花叢未走盡，卻突見一道竹欄橫在前面，圍着一個小院落，竹欄竟是自己從地裏長出來的，一枝挨着一枝，就算人手栽種，也沒這般排列整齊。

商革不由暗道：醫聖果然是醫聖，便算一道竹欄也大異於常人，可惜他堅不肯入朝為主公效力，不然，萬戶侯也垂手可得也。

商革心中感歎，但也不敢大意，先高聲叫道：「醫聖玉子先生，故友商革，有事相求。」

商革連叫三聲，這才敢舉步跨過竹欄，走進院落中來。

* * *

院落裏面有幾間草屋，草屋是綠的，屋頂鋪的也是綠草。一位白鬍子老人，正在院子裏搗藥，眼也不瞧商革這面一下。

「你來了嗎？」白鬍子老人頭也不回，忽然便突兀的一句道。

商革似摸透白鬍子老人的脾氣，連忙答道：「是，我來了！」

「並非你一個人來，爲什麼？」白鬍子老人憑脚步聲的輕重，便知商革尚抱着一個人了。

商革連忙道：「這位姑娘在路上昏迷不醒，若不能救，必死無疑，因此……因此我才把她順道帶來了。」

白鬍子老人頭也不回道：「你把她帶來，你原來要救的人便救不到了。」

商革一聽，不由一怔道：「你怎知道我原有人要救？」

白鬍子老人道：「你脚步聲急而且浮，分明是你心中憂急之故，你老商如此憂急的事，必定是求救而來，而且必定不是這位素不相識的姑娘，此乃情之所切，必牽於心，形於步之道理也。」

商革一聽，深知白鬍子老人望聞問切功夫的厲害，不敢遲疑，便連忙道：「玉子先生果然神技驚人，實不相瞞，商某人的確是因家中老父突染重病，前來向玉子先生求救。」

白鬍子老人原來便是醫聖玉子先生，只見他微一沉吟，便道：「那你快打定主意，救你家中老父還是救這位姑娘？」

商革吃驚道：「爲甚不能兩者皆救？」

玉子先生道：「刻下傷寒之疾流行，你家中老父必已染此症，稍遲便救無可救；若先救這位姑娘，必花許多時間，屆時再上你家中，你老父恐怕已一命嗚呼了。」

商革一聽，不由左右爲難，深知玉子先生的話不無道理，但如何處置，卻大感爲難，他苦思片刻，忽然決然的道：「既兩者只能救一，那就先救這位姑娘吧！」

醫聖玉子先生一聽，不由驀地轉過頭來，目光灼灼的盯着商革道：「爲甚如此抉擇？」

商革道：「商某家中老父年已過七十，人生七十古來稀，就算不幸逝世，也不算夭折了，但這位姑娘年紀輕輕，遭此不幸，若有甚不測，實屬夭折，商某於心何忍，因此假若玉子先生斷定先救者生，那就捨老救嫩吧了！」

玉子先生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人說晉文侯魏斯識人之眼天下無雙，果然不差，單看他能令商先生爲其家臣，便足證無誤也。好！好！老夫便盡力而爲，來個救嫩，再救老吧！」

玉子先生說着，步下微動，已飄然移到商革身前，顯然他的內力輕功造詣不凡。他把商革領到一間草屋，裏面有石床石櫈，一切都是石造的，這是玉子先生獨創石療診室。

玉子先生吩咐商革把抱着的姑娘放到石床上，他疾飛一指，搭在姑娘的腕脈上，略一沉吟，便忽然驚奇的低叫道：「了不得……」

商革一聽，亦吃了一驚，忙道：「怎麼了？已救無可救嗎？」

玉子先生瞪了商革一眼，道：「誰說救無可救，在我玉子手上，還有救不了的病人？但她並非病人，而是中了一種很古怪的毒，其毒性可一分爲二，若單一之毒，對人毫無損害，但若兩者混合，則立成一種可令人强烈痲醉的毒素，這位姑娘，便是這兩種混合毒素的受害者。而且……」玉子先生忽然一頓，因爲他欲說的，連他也聳然動容了。

商革忙道：「而且什麼？玉子先生！」

玉子先生目光灼灼，盯着石床上的姑娘，好一會，才不可置信似的道：「這位姑娘脈息忽沉忽浮，忽强忽弱，沉時重如千鈞，浮時輕如羽毛；强時無堅不摧，弱時如陷空靈無爲之境，須知『空靈無爲』四字，在我等醫者眼中，已是死亡的代名詞了……你說這奇不奇怪？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商革亦點頭道：「這位姑娘果然奇妙之極，我發現她之前，在她躺着的方位，竟會射出一藍一紫的兩道光華，但走近時，卻忽然又不見了。」

玉子先生喃喃道：「奇！奇！奇……要解開這謎團，唯有先把她救醒。」玉子先生話音未落，人已飄然而去，手執一個葫蘆，倒出兩粒藥丸，又捏住姑娘的腮，令她口微張，玉子先生手指一彈，兩粒藥丸便滾進姑娘的咽喉中去了。

商革瞧着玉子先生的動作，暗道：這兩粒藥丸一黑一黃，不知是甚法寶，也不知是否管用，這姑娘身中奇毒，若連玉子先生也救不活她，那她身上的謎團便只能永遠潛藏了。

不料僅過了片刻，躺在石床上的姑娘原來緊閉的眼皮忽地一張，俏目中射出兩縷精光，分別落在玉子先生、商革兩人的臉上，又忽然格格一笑，喃喃道：「好夢誰先覺，到底我自知；一餐酣睡足，兩位老人兒……咦？是這位大叔把我送到這兒嗎？」姑娘伸手一指商革道。

商革不由一怔道：「姑娘妳一直昏睡不醒，妳怎知道是我送妳到這兒？」

姑娘格格一笑道：「這位白鬍老先生，神定氣閒，決非跑遠路奔波之人，大叔你卻氣色促促，此乃勞碌奔波之象，兩相印證，便不難判斷也。」

商革喃喃道：「姑娘，妳……妳還知道什麼？」

姑娘笑道：「我還知你家有親人災禍，急待救援，但卻先救於我，仁義之心可敬可佩！」

商革道：「姑娘爲甚可以看出？」

姑娘微笑道：「大叔印堂先黑入紅，當主親人有疾，但過了此象，便有喜事降臨矣。」

商革與玉子先生面面相覷，喃喃的道：「姑娘是仙女臨凡？不然怎會推算得靈驗如此？姑娘……妳到底是何方神聖？」

姑娘此時已一躍而起，先向玉子先生一揖，再向商革一福，格格一笑道：「多謝兩位救命之德，我非仙女，亦非神非聖，我姓鍾名靜，師傅他替我起了個名號，叫九天玄女而已！」

這位姑娘自然便是九天玄女鍾靜了。

此時不但商革驚奇莫名，連醫聖玉子先生亦連連眨眼拈鬍，很爲九天玄女的奇幻而迷惑吃驚。商革向玉子先生歎道：「這位鍾姑娘，竟把玉子先生的望聞問切奇術也比下去了。」

玉子先生微笑一下，問九天玄女道：「鍾姑娘爲甚被人推下山崖，卻沒粉身碎骨？」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玉子先生之言差矣，第一我並非被人推落，而是自已滾的；第二當時我心中根本沒有生與死的念頭，不怕粉身碎骨，因此也就決計不會粉身碎骨啦！」九天玄女這話，實際亦即無爲神功中「無爲必勝」的要旨。

醫聖玉子先生和商革，均非此道中人，自然聽不明白。

雖然不明白，但玉子先生卻不去追究，他又微微一笑道：「鍾姑娘既有卜算玄測之術，爲甚竟如此大意，貪一時口福，竟把蛤蚧、田螺一齊吃進肚腹？」

九天玄女一聽，歎了口氣，苦笑道：「卜者如醫者，能醫不自醫，因此我雖已有危機之兆，亦曾驗過每一味菜式，不料竟仍被人算計，或許這是我九天玄女不愼輕洩天機，必然要遭受的懲罰吧！」

玉子先生微笑道：「蛤蚧和田螺，若分開來吃，不但無毒，且不失爲一味美妙的菜式；但若兩味一齊吃進肚子，經人胃中之酸液催化混和，便會產生一種極强烈的痲醉毒素，可令人永遠昏迷至死。鍾姑娘僅只昏睡而已，這卻是老夫平生僅見。」

九天玄女暗道：玉子先生不知我乃師傅老子的徒弟，自然不明白「無爲而笑巧」的道理，這也難怪，他憑望聞問切神術，不但立判我的病根，且可立解奇毒，這「醫聖」兩字倒非虛銜。九天玄女對玉子先生頓生感佩之心，她很認眞的向玉子先生請教道：「未知先生以甚法寶，立解我身中的奇毒？」

玉子先生呵呵一笑，道：「姑娘之毒，乃由口福而起，解毒自然亦須從口福入手，因此老夫便來個以『食』攻『食』，給妳吃了二顆法寶。」

九天玄女奇道：「到底是甚法寶？」

玉子先生道：「一顆法寶叫『甘草丸』，一顆法寶叫『黑豆丸』而矣。」

九天玄女笑道：「玉子先生莫話說一半好嗎？這甘草丸有甚用處？黑豆丸又有甚功用？」

玉子先生微笑道：「姑娘想學醫道嗎？」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非也，非也，自古道卜者如醫，能卜不自卜，能醫不自醫，因此我便來個合而爲一，欲卜時非醫者，欲醫時非卜巫，如此豈非可以自卜、自醫嗎？」

醫聖玉子一聽，不由拈鬍大笑，笑畢才點點頭道：「姑娘之聰慧悟性之高，心靈之玄奇，簡直天下無雙矣，其實也並無甚奧秘，因黑豆功能鎭心明目，活血解毒；甘草乃解毒之聖，亦爲藥引；姑娘中的既是『合二爲一』之毒，老夫便來個『以二攻一』之法，姑娘所中之毒，自然立可消解。」

九天玄女盯着玉子先生，稍停才格格笑道：「先生果然不愧醫聖稱號！以『以二攻一』之法，對付『合二爲一』之毒，此法之妙，當世亦僅先生一家而矣！若我所料不差，先生之醫道，必在先生父喪入土之後，方才稱著世上。」

這時卻輪到玉子先生吃驚了，他眨了眨眼，方道：「不錯！的確如此，但姑娘妳年紀輕輕，四十年前的私隱，妳如何得知？」

九天玄女微笑道：「玉子先生本運大旺於山林，山林即風水位，風水位現紫氣如葫蘆，乃主當發一代神醫；又山林位時年應爲廿九，據此而斷，玉子先生成名之期，當在四十年前的父喪後也。」

商革不待玉子答話，忙道：「玉子先生，是也不是？」

玉子先生歎了口氣，道：「千眞萬確，玉某人早年落泊不堪，年廿五父親去世，當時有一僧人，替父親指點下葬之地，把父親葬了，當時僧人只說那墓穴日後必有點好處，到底是甚好處，僧人也不肯直道。不料四年之後，正當我廿九之年，我在拜祭父墳途中遇險，偶在山洞之中拾得一本藥笈，名『神農藥典』，我精研數年，醫術大進，終於掙得一個『醫聖』的名堂……這些均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不料鍾姑娘竟如目睹，這卜巫堪輿之術，當眞不可思議。」

醫聖玉子先生讚嘆之音未落，商革已連忙接口道：「哪……務請鍾姑娘替商某看看，家父是否尚可延續陽壽？」原來商革眼見九天玄女有測人吉兇禍福、斷人生死富貴之能，豈會輕輕放過，於是便連忙趁機打探道。

九天玄女對商革甚有好感，見他寧願暫置老父病疾不顧，先求玉子先生救醒自己，心中亦大爲感佩，她聞言更不推搪，當下向商革的臉上仔細一瞧，九天秘笈之「人間道」絕學，油然浮上腦海，略一沉吟，便朗聲道：「商先生額之左右日月角暗，乃主家中父母堪虞，日內恐有丁憂，再者印堂黑氣正由淺入深，父喪之憂恐爲期不遠也。商先生快回去救治令尊吧！」

商革一聽，登時神色黯然，隨又長歎一聲道：「不過家父年已過七十，就算有甚不測，亦是定數難逃矣。」

九天玄女決然道：「商先生之言差矣，雖道天命難違，但亦道孝感動天，未盡全責，又焉知事不可爲？還是請玉子先生速移大駕，到府上救治爲是也。」

商革尚有猶豫，似不欲勞動玉子先生白走一趟，但玉子先生卻忽然呵呵一笑，道：「鍾姑娘之言甚是，未盡其責，又焉知事不可爲？走！這便上商家去吧！」

當下玉子先生一手挎起藥箱，反而催促商革連連上路。

但商革是騎馬而來，坐騎只得一匹，無論如何也容不得三人坐上去，況且九天玄女到底是姑娘家，擠在兩個老漢之間，似乎也太不像話。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商大叔不必爲難，你和玉子先生上馬先馳返商家救人便是。」

商革以爲九天玄女欲告辭，不捨道：「但姑娘不上敝宅盤桓數日，商某正欲求姑娘指點家宅平安之道呢。」

九天玄女笑道：「我並非告辭，而是讓目下有用的人先行，放心，我稍後自然便趕到你商家啦。」

商革心道：妳武功再好，如何

趕得上我這匹快馬，莫非妳在中途便不辭而別？但也無法勉强，無奈只好道：「那有勞姑娘辛苦一趟，商家將恭候姑娘的駕臨。」

商革說罷，與玉子先生一道上了快馬，飛馳而去，遠遠的尚未見九天玄女起步，卻聽到一聲傳來道：「放心，九天玄女說到必到，也不必恭候！」

商革此時將信將疑，但到底心牽老父的病情，只好先行策馬而去。

* * *

商革與玉子先生馳抵商家大宅，立刻翻身下馬，把玉子先生迎了進去。

商家一家子早在苦候，一位年方七、八歲的男娃兒，一見商革領着一位腰挎藥箱的白鬍老人進來，便拍手大叫道：「好啦，爹爹把白鬍子郎中帶回來了，不好了，爺爺已快死去啦！」

商革忙道：「鞅兒！小孩子懂得什麼，快莫胡說八道，這位是醫聖玉子先生，天大的面子，請得他老人家來診治你爺爺的病。」

「鞅兒」原來是商革的兒子，年僅八歲，是商革中年才得的寶貝，平日嬌縱慣了，人又聰明活潑，甚得商革的歡心，此時他挨了爹爹的一句責罵，便吐了吐舌頭，向玉子先生扮了個鬼臉，然後便跑出去了。

此時一位婦人亦迎了上來，眼圈紅紅的向商革道：「相公，老爺他……他眼看不行了！」

商革猶存一線希望，安慰婦人道：「娘子莫心焦，天大的面子，把玉子先生的大駕請來了，爹爹蒙他相救，或可回春。」

商革說着，領玉子先生直奔他爹爹的卧室裏來。玉子先生向躺在床上的商老先生瞥了一眼，但見他臉如金紙，連忙走近前把其腕脈，但覺其脈已弱如柔絲，不禁暗暗皺眉，心道：此乃油燈枯盡之象，老夫並非神仙，豈能起死回生？倒是那九天玄女姑娘，僅憑商兄弟的氣色，便已斷定其父必喪，她的卜斷之術，竟比我玉子醫聖更爲先知先覺。

玉子先生當下一言不發，便走了出來。

商革連忙道：「玉子先生，家父尚可救治嗎？」

玉子先生歎了口氣，道：「油燈枯盡，尚可放光明嗎？」

商革一聽，便明白老父完了，他低聲問玉子先生道：「尚有多少時辰？」

玉子先生沉吟道：「一二時辰而矣，商兄弟快準備辦理身後事吧！」

玉子先生話音未落，商大嫂已驚惶的奔了出來，一疊連聲的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老爺……急促喘氣了……但他卻伸出一隻手指，直直的垂下指着地面……天，這到底是甚意思？」

商革、玉子先生一聽，連忙又走入商老先生的卧室，但見商老先生果然急速喘氣，似已屆彌留之時，但他的手指垂下，果然死死的指着地面，雙眼如死魚，但總不肯閉上，也不知他尚有甚未了之願，如此重要。

商大嫂瞧着忍不住流淚道：「老爺，你……你有甚放不下之事？是否太辛苦，欲早點下去了？」

商老先生一聽，狠命的搖了搖頭，死魚般的眼睜得更大，手指也更牢牢的指着地面。

商革正欲說話，兒子商鞅卻呼地奔了進來，道：「外面有一位姑姑，說要來替商家辦一點事……我不敢拒絕她的好意，便把姑姑她領進來了。」

商鞅話音未落，一位姑娘已飄然而至，一看原來是九天玄女鍾靜。

商革心中一陣欣喜，但此時老父彌留在即，也不便多說，向九天玄女道：「姑娘請先在客廳用茶，一會再拜求姑娘指點。」

九天玄女瞥了躺在床上的商老先生一眼，見他神色動作有異，心中一動，卻沒說破。

商革此時也顧不得招呼九天玄女，向老父大聲道：「爹爹到底有甚未了心願，是否地下埋有金銀珠寶？」

商老先生一聽，又狠狠的搖了搖頭，手指依然牢牢的指着地面。

商革不由歎了口氣，他向玉子先生求助似的望了一眼，玉子先生也只有苦笑，心道：這等啞謎，誰可猜透？

此時九天玄女忽然走前一步，向商老先生福了福，輕聲道：「商老先生是否欲求死後葬身之地？」

商老先生一聽，居然沒再搖頭，但手指依然指着地面，眼睛也不肯閉上。

九天玄女見狀，微歎口氣，又輕聲道：「商老先生不但欲求葬身之地，而且極盼有一佳穴容身，以蔭庇子孫後人，是嗎？」

商老先生此時忽地用力的點了點頭，但又搖了搖頭，手指依然指着地面，也不知是甚意思。

在場衆人自然也莫名其妙。

九天玄女卻忽然輕歎口氣，慰解似的向商老先生道：「商老先生乃道，你的心願已被我說中了，但又不相信你商家有此福緣……實不相瞞，我姓鍾名靜，商革先生於我有救命之恩，商老先生臨終心願，

我又豈忍拒絕，我就答應商老先生，替商家尋龍堪輿，點一座令你商家子孫風光於世的龍穴吧。」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那商老先生指着地面的手指終於縮回去，睜着的眼睛也終於緊緊的閉上了。

商老先生的身後事，商革精明能幹，很快就全部辦妥，棺木也已預備，只是按九天玄女的吩咐，靈柩暫停商家廳堂，接受商家族人的拜祭，待她回來，再行擇日下葬。

商家中只有商革和娘子守喪，小孩子商鞅和玉子先生卻不見了踪影。

原來當日九天玄女出門時，商鞅忽然堅決的要跟隨九天玄女，商革怕負累九天玄女，自然不准，但九天玄女心中忽然一動，暗道：若替商家尋龍點穴，這商鞅乃商家的唯一血脈，日後必應驗在他身上，且看他是否有承龍脈的福緣根基也好。

於是九天玄女破例的答應把商鞅一道帶去。玉子先生心中對九天玄女充滿好奇，也便自告奮勇，跟隨九天玄女一道。九天玄女對玉子先生的醫術也甚爲感佩，因此也欣然答允，一同上路。

九天玄女輕功絕頂，玉子先生也堪與武林高手並駕齊驅，就連小小年紀的商鞅，竟也健步如飛，顯然是自幼練武之故。因此不消半日，一老一少一嫩，便已登上距商家五十里的雲中山了。

但見山中白雲繚繞，端的是雲中之山。

商鞅大概是初登雲中山，眼見四周草木白雲清風，猶如來到蓬萊仙宮，高興極了，他也不覺疲勞，四周亂跑，一面笑着嚷道：「玄女姑姑，選爺爺的住處罷了，爲甚偏要登上這好玩的山峯？」

九天玄女正四處審視，聞言不禁笑道：「小娃兒胡說八道，姑姑這是尋龍墓，下葬你爺爺，什麼爺爺的住處？你把墓穴當住家了嗎？」

商鞅不怕，辯解道：「生人有住家，死人自然亦有住處，生死不同，只是各適其所罷了，玄女姑姑，妳說是嗎？」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向玉子先生含笑點頭道：「此子天性聰慧，依玉子先生之見，他日後的前途如何？」

玉子先生沉吟道：「老夫只精醫道，這卜巫之術如何比得上鍾姑娘，若按脈理而觀之，此子筋骨強壯，氣血極旺，精神飽滿，倒是一位奮發向上的人材，但前途運命如何，未敢妄下判斷。」

九天玄女微笑道：「卜者首重精氣神，這與醫道同一道理，既玉子先生亦斷此子筋骨強壯、氣血極旺、精神飽滿，按卜者之論，其本命根基之佳，已不用置疑矣！」

玉子先生道：「然則鍾姑娘斷定，此子必有福緣承納龍穴，日後運命極佳嗎？」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福者禍所伏，禍中福所倚，又豈能一概而論……哎喲！商鞅！別跑得太遠了，迷了路看你如何！」九天玄女忽然叫了一聲。

原來商鞅在九天玄女與玉子先生說話之際，趁兩人不備，已跑到西面二、三十丈外的一座山崗上了。那座山崗十分奇特，東西走向，頭高昂，尾收伏，軀幹前後各伸出四條腿狀的巨石，土色斑爛，其狀有如一頭正由東面下山西行的毛色斑爛猛虎。

九天玄女心中一動，正欲向虎形山崗走過去。就在此時，虎形山崗的虎口，突然噴出一團赤色的煙雲，煙雲鮮紅如血，猶如猛虎剛把人嚼了，吐出的殘餘鮮血。

九天玄女心知有異，連忙縱身一躍，向虎形山崗飛掠過去，打算把商鞅帶下山崗。

此時卻見站在虎形山崗背部的商鞅，身軀突然猛烈搖晃，隨即驚惶的尖叫一聲，便倒在虎形山崗上了。九天玄女見狀，身形猛地一頓

，不再向前，卻在距虎形山崗數丈遠處落下地來。

此時醫聖玉子先生也掠了過來，急道：「商鞅這娃兒遇險，鍾姑娘爲甚不救他下來？」

九天玄女不答，她反而取出一塊寶貝，卻原來是她在風水冰洞中獲得的「地玄盤」。

九天玄女捏着「地玄盤」，繞虎形山崗四周轉了一圈，當她走到西面時，「地玄盤」上的三條指針，忽地重疊成一線，指向虎形山崗背部躺着的商鞅。

九天玄女不由怔了怔，又駐足向四面凝神察看，忽然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左右凝望，似乎進亦不能，退亦不可，爲難之極。

醫聖玉子先生見狀，不禁又驚又奇，他掠到九天玄女身前，急道：「商鞅這娃兒怎的了，鍾姑娘怎的發起呆來？」

九天玄女目注「地玄盤」上三針重疊，歎了口氣，苦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商鞅躺着的山崗正中，恰恰是一座威猛無比的大龍穴。」

玉子先生吃了一驚，忙道：「何以見得？」

九天玄女道：「玉子先生且先向山崗的前後左右看看，可曾發現什麼？」

玉子先生依言四面望去，不由喃喃道：「此山峯外有峯，山崗前後左右，均有山峯聳立，就如衛士佇立似的，這說明什麼？」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忽爾輕聲道：「左青龍右白虎，前屏後障；土生白虎，官誥覆鍾，頓筆青龍，屏風走馬，天然龍穴，威猛無比！」

玉子先生想了想，不禁點頭道：「不錯！不錯！果然是前屏後障，左龍右虎，恰似衛士拱衛之狀，莫非這便是所謂『風水龍穴』嗎？但可有名堂？」

九天玄女道：「玉子先生再請看那山崗形狀似甚麼？」

玉子先生聞言，果然向山崗仔細一瞧，但見那山崗果然形狀古怪，有頭有軀有腳有尾，似獅似虎似豹，均是威猛之形，不由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其形果然透出威勢，非獅即虎，非虎即獸，玄妙之極……但到底是甚驚天龍穴？」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此崗之形，似獅而缺王者之氣，似豹其威又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東向西，傾斜而下，豈非一頭餓虎下崗嗎？因此若以餓虎下崗穴喝形，則至爲貼切矣！」

玉子先生不由拈鬚怪笑道：「鍾姑娘越論越妙矣！但既然是天然龍穴，爲甚商鞅這娃兒，上了此崗便忽然昏倒了？莫非他與此天然龍穴無緣嗎？」

九天玄女沉吟道：「此說似又不然，商鞅根骨甚佳，決非福薄無緣之人，他乍踏龍穴之崗，或許乃因他本命屬陽，而餓虎下崗穴其氣亦威猛之極，猶如烈火，烈火與其陽氣相衝，商鞅自然便不支而昏倒了。」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躺在山崗上的商鞅忽地爬了起來，大叫一聲道：「玄女姑姑……有猛虎來嚼我啊！」

九天玄女一聽，疾速向商鞅掠去，一手挾扶，把他帶下山崗，商鞅落地，仍呆呆的不知所措。

玉子先生忙問道：「鞅兒，你說你剛才見到什麼？」

商鞅眼珠亂轉，瞧一眼玉子先生，又望一望九天玄女，直到確信他兩人均活生生的站在他身旁，才吐着舌頭，吃驚的嚷道：「是啊……我剛上山崗，便感歡喜極了，不由便向山崗高處走去，怎知剛踏上高處，站的地方便忽然升上一股燙人的熱氣，把我渾身罩住，我一陣迷糊，就如身在夢中……」商鞅說到此，似猶有餘驚，倒抽了一口冷氣，說不下去，呆呆的發怔。

玉子先生一見，連忙在隨身的藥箱中，摸出一粒藥丸，手指一屈，彈入商鞅的口中，又直滾入他的肚腹。

商鞅驚道：「玉子伯伯，你給我吃什麼藥丹？」

玉子先生呵呵一笑道：「這是穿腸裂肚的毒藥，你怕不怕？」

商鞅小腦袋一晃道：「不怕！」

玉子先生奇道：「爲甚不怕？」

商鞅正正經經的道：「第一，你是鞅兒的玉子伯伯，爹爹的生死摯友，你怎會害爹爹的血脈？第二鞅兒曾答應玉子伯伯，日後必令你的醫術宏揚天下，此事尚未辦完，玉子伯伯怎捨得我穿腸裂肚？因此我決計不怕。」

玉子先生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鍾姑娘斷此子根骨甚佳，看來不差，此子若再得龍脈福蔭，日後前程當眞無可限量也。玉子先生呵呵一笑，道：「鞅兒，算你有見解啦，伯伯給你吃的是定驚安神丸，吃了便不怕人間萬千兇險也！」

商鞅肚腹中的定驚安神丸大概已起神效了，他的小腦袋決然的一點道：「是！玉子伯伯，鞅兒赴湯蹈火也不怕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鞅兒既不怕，便把夢見什麼，說下去啊！」

商鞅點點頭，果然膽色甚壯的大聲道：「是！玄女姑姑……鞅兒似感身處夢中之時，忽見腳下所站的山崗，變成一頭斑爛猛虎，我剛好騎在牠背上，牠背着我狂奔……

我只覺得風聲呼嘯，山河翻滾，又見漫天黑雲，鋪天蓋地，向我罩來……我正驚慌間，那斑爛猛虎忽地回過頭來，張開血盆大口，欲把我吃進肚裏，我……我……我但覺四肢欲裂，便什麼也不知道了……」商鞅倒吸口冷氣，再說不下去。

玉子先生聽到此處，便不由怔住，暗道：形實相符，果然是一座「餓虎下崗穴」，鞅兒所言，足證無誤！但不知這對商家一脈，意味什麼，是福是禍？是吉是兇？

九天玄女忽然認眞的問商鞅道：「鞅兒，假如你當眞遇上剛才夢境之事，你怕不怕？」

商鞅想了想，忽然亦很堅決的腦袋一昂，道：「不怕！」

九天玄女微笑道：「爲甚不怕？」

商鞅決然道：「人於世上，不外幾十個春夏秋冬，鞅兒寧願轟轟烈烈，雖短而名垂千古，猶如猛虎下崗。」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歎口氣，暗道：商氏一脈，得此天然龍穴，固屬天意，日後際遇，亦事涉天機，既然如此，夫復何言？罷罷罷！就把此「餓虎下崗穴」，點給商氏一脈便了。

九天玄女主意已定，也就不再猶豫，她與玉子先生一道，領商鞅返回商家，安排商老先生入殮出殯事宜，然後擇了吉日，聘了仵工，把商老先生的遺體抬上雲中山，葬在那座「餓虎下崗穴」中。

九天玄女替商家辦妥一切，這才與商革、玉子先生、商鞅等告辭，出了商家莊，繼續她的行程，漫遊列國去了。

自九天玄女當日離開後，商革不久便請了一位先生回來授兒子商鞅學問，因爲他的聰慧越來越驚人，連他的父親商革也招架不住了。

到商鞅十八歲時，他已經是一位大有學問的人，特別是對治國策略等大學問，他更令人驚歎，他的才華，被魏文侯的相國公孫座獲悉，公孫座曾對魏文侯說：「商鞅此人，如不用便把他殺了，決不能讓他離開魏國。」

但魏文侯並沒把公孫座的話放在心上，既沒有重用商鞅，也沒有殺他。

當時秦國是秦孝公主政，他求才若渴，頒下一份「求賢令」道：「誰能想出好辦法使秦國强盛，就讓他做高官，還封他土地。」

商鞅聽到這消息，便不理父親的反對，離開魏國，到秦國去了。

商鞅到了秦國，曾與秦孝公面議國事三次。頭二次商鞅論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興趣，昏昏欲睡，商鞅在第三次見面時，便大談富國强兵之路，摸透了秦孝公急欲强盛的心態，終於把秦孝公打動了，商鞅也開始受到秦孝公的重用。

在秦國討論是否變法時，商鞅力排衆議，舌戰羣臣，無懼無畏，力主變法。商鞅反駁保守的大臣說：「愚笨的人在事情發生後，還不知道爲什麼；聰明的人卻能作出正確的預見，只要能使國富民强，就不必師法舊制，也不必師法舊禮。」

在商鞅的力主下，秦孝公終於接受變法的主張。經過艱辛的努力，商鞅終於在秦國變法成功，秦國開始强盛了。

商鞅變法有功，又使計打敗了魏軍，秦孝公大賞商鞅，把於商之地賞給商鞅，因而商鞅又號爲商君。

至此，商氏一脈，威震天下，商鞅的少年夢境，一一應驗。

不過，在秦孝公去世後，由於商鞅處政嚴厲，過於暴烈，又容不得反對他主張的人，因此樹敵太多，積怨極深，特別是他連秦太子肆也得罪了，這就種下了不幸的禍根。

到太子肆接王位後，是爲魏文王，即向商鞅下手，告他密謀作反，把商鞅以四車捆四肢，活生生扯裂了，這便是戰國時最殘酷的死刑——車裂。恰如商鞅先祖所處身的「餓虎下崗穴」，貴則貴了，但因其氣太烈，終難逃酷劫，龍脈之道，玄妙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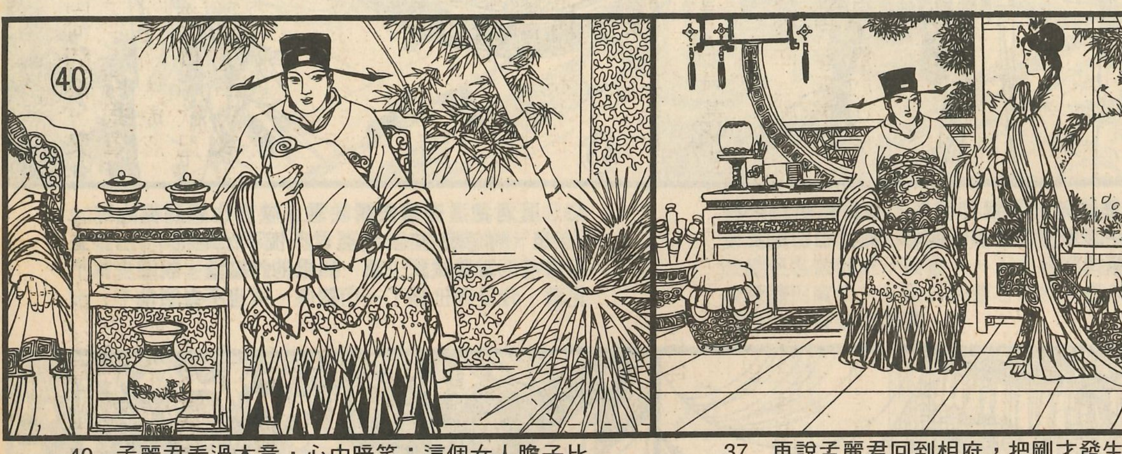
據說商鞅在四肢被四車扯裂的一霎，曾厲聲大叫道：「玄女姑姑，商鞅不悔餓虎下崗大龍穴……商鞅生爲人傑，死爲鬼雄，轟轟烈烈，四十年人生足矣，有何足惜！」

(完)

再生緣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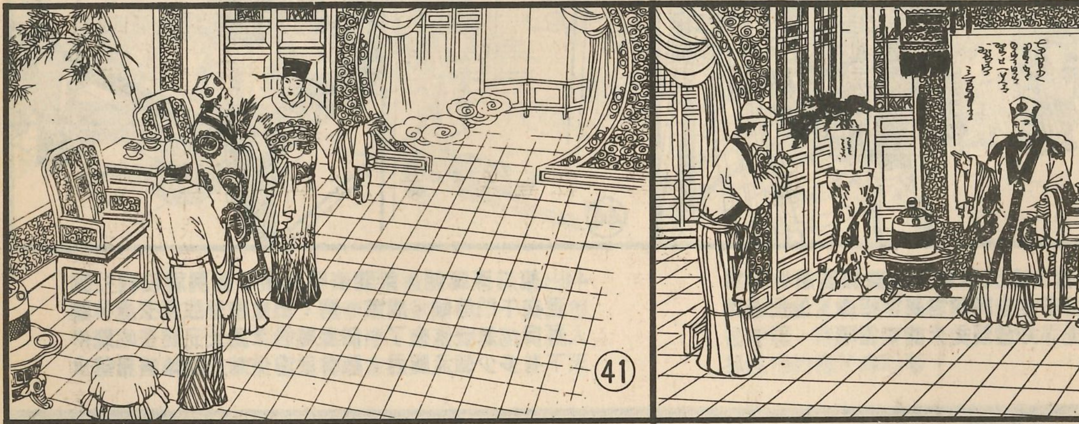
中計脫靴（中）

任明・編繪



37　再說孟麗君回到相府，把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了蘇映雪。映雪非常着急：「小姐，這樣的日子不好過，還是快些想辦法脫身吧！」麗君告訴她，尋找孟麗君的皇榜已經頒行天下，等有機會脫身再說。

40　孟麗君看過本章，心中暗笑：這個女人膽子比我還大，竟敢冒名頂替，跟皇帝開玩笑。天下竟有這樣的奇事，我倒要看看她長得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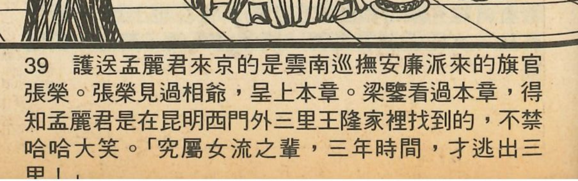




38　兩個月後的一天，孟麗君和老丈人在書房聊天，說到皇榜上標明，尋着孟麗君賞黃金千両，加封四品官職，却至今未見孟麗君的影子。門公進來稟報，有人護送孟麗君進京，求見相爺。梁鑒忙吩咐。「帶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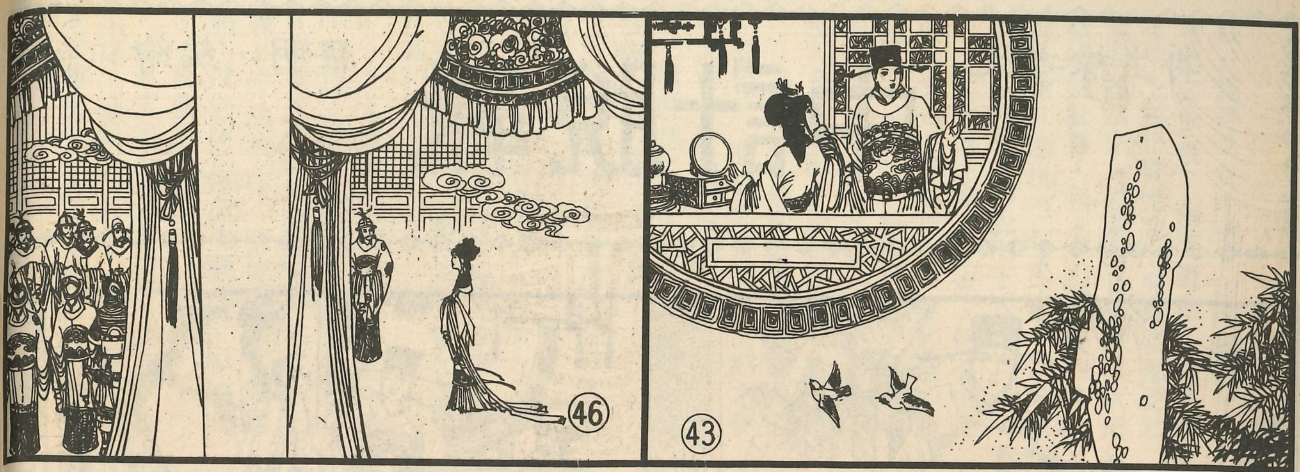
41　孟麗君對丈人說：「想那孟麗君是雲南才女，聽說才貌都很出衆，請她進來一見如何？」梁鑒說：「好啊！我也是久聞其名，未見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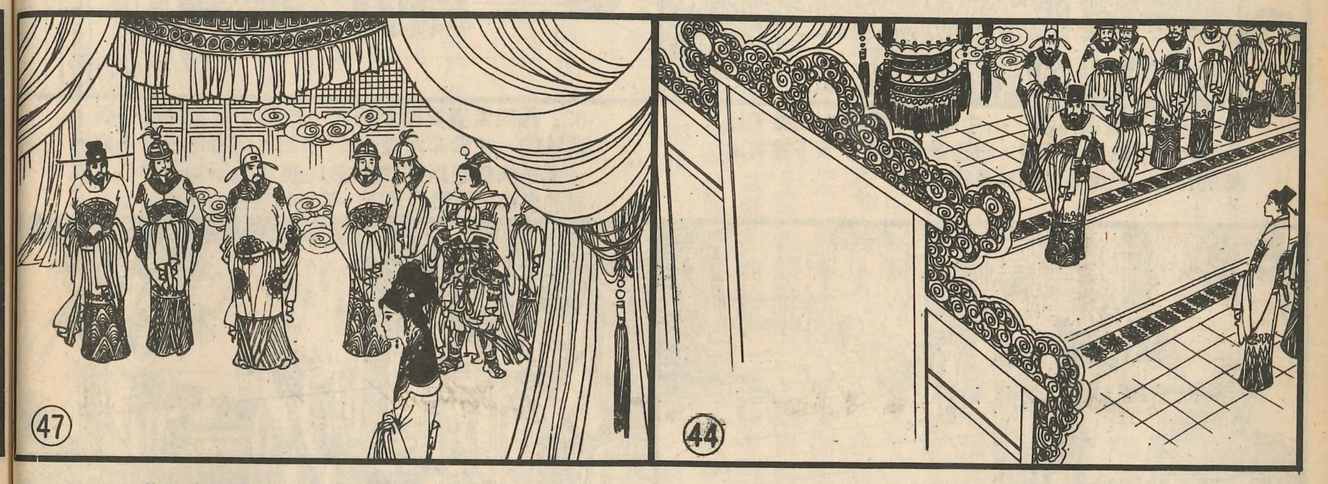


39　護送孟麗君來京的是雲南巡撫安廉派來的旗官張榮。張榮見過相爺，呈上本章。梁鑒看過本章，得知孟麗君是在昆明西門外三里王隆家裡找到的，不禁哈哈大笑。「究屬女流之輩，三年時間，才逃出三里」

42　梁鑒吩咐把假麗君請進來，張榮說小姐已由衛兵保護去了楊柳胡同公館。麗君一聽，辭別老丈人，匆匆來到內室。



43　麗君把這奇事告訴映雪，映雪也感到很吃驚。「小姐，妳怎麼辦呢？」麗君不慌不忙地說：「由她去假冒吧！我要試試少華，如果他們結婚，說明少華不足取，我便與他斷了一切關係，再也不去想他！」



44　第二天臨朝，梁鑒奏明皇帝，孟麗君已經找到，現在午門等候。成宗一愣：出皇榜是故弄玄虛，遮人耳目，怎麼眞來了一個孟麗君？孟士元更是吃驚：天下有多少個孟麗君？祇有皇甫少華，滿懷着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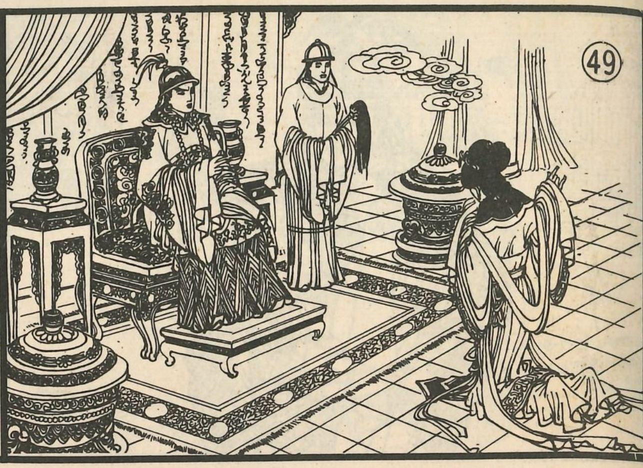
45　成宗看完奏本，決定到中和殿接見假麗君。文武百官出於好奇，一起來到二殿觀看。祇見假麗君從容自若，態度鎭定，低着頭慢慢走上來。殿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46　假麗君裊娜娉婷，模樣俊美。衆百官議論紛紛，孟士元却一眼看出這是個假麗君，她比自己的女兒長得高，也顯得胖。

47　少華非常興奮，瞪大了雙眼看着假麗君，他發現她雖然漂亮，却不完全與麗君眞容相像。他扭過頭去觀察丈人孟士元，却發現丈人直皺眉頭。



48　少華見丈人皺眉，知道其中必有文章，便決定看看再說。這時假麗君走上前，伏在地上說：「我主萬歲，女臣孟麗君見駕，願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



49　成宗明知是假，仍讓她將三年經歷細說一遍。假麗君道：「女臣喬裝離家，出城三里借住王隆家，改姓更名敎他兒子讀書。一天喝壽酒大醉，學生幫助脫靴露出眞相。王員外發善心收我爲義女。幸蒙皇榜頒行，方得骨肉團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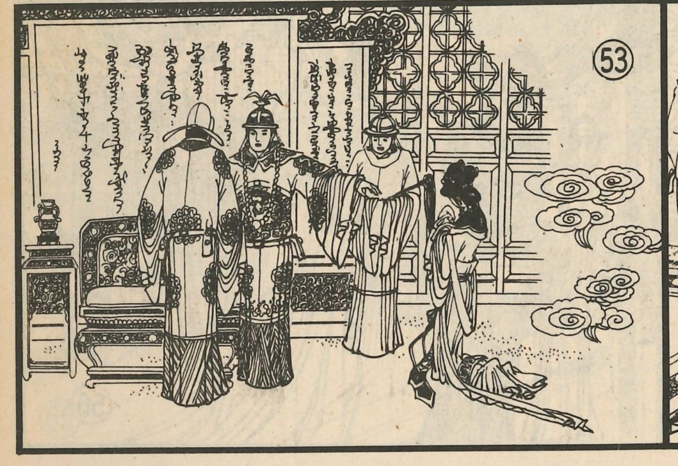
50　成宗有意將假麗君推給少華，自己好獨佔眞麗君，便命孟士元帶假麗君回府，骨肉團圓。孟士元哪裡肯認，稟告皇上這是假麗君。假麗君却膝行上前，抓住他的袍子直叫爹。



51　孟士元祇好轉而問假麗君生辰八字，不料她答對了。並且又哭又叫，說爹爹狠心不認親生女兒，她要出家削髮爲尼。她這模樣引起了滿朝文武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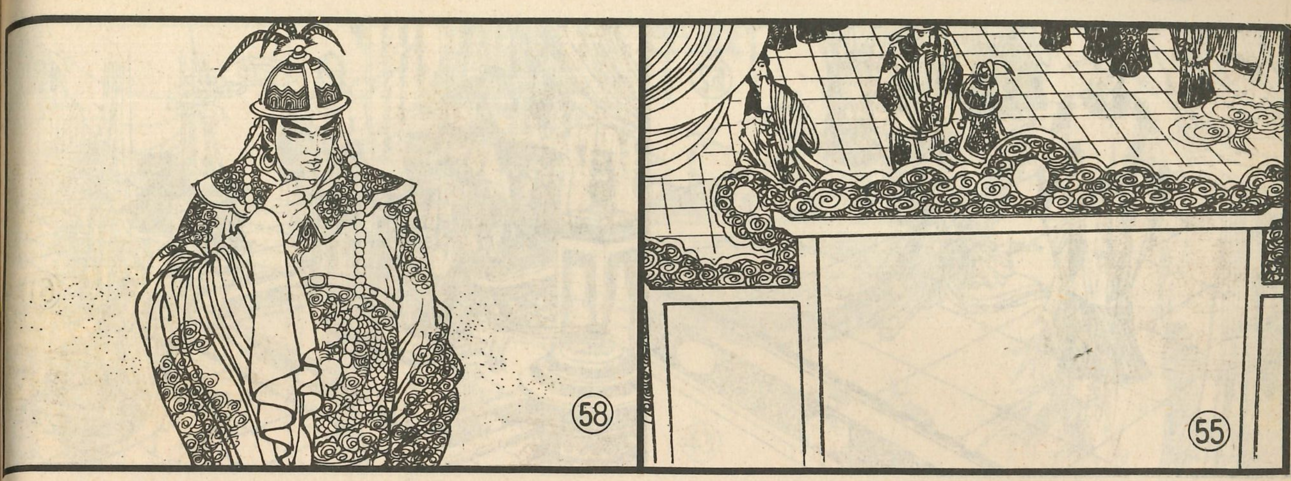


52　成宗見狀，定要孟士元領她回去。孟士元急中生智，要她當場作詩一首。成宗無奈，祇得出「感懷」二字爲題。假麗君沉吟半天，孟士元以爲這回難住了她，不禁暗自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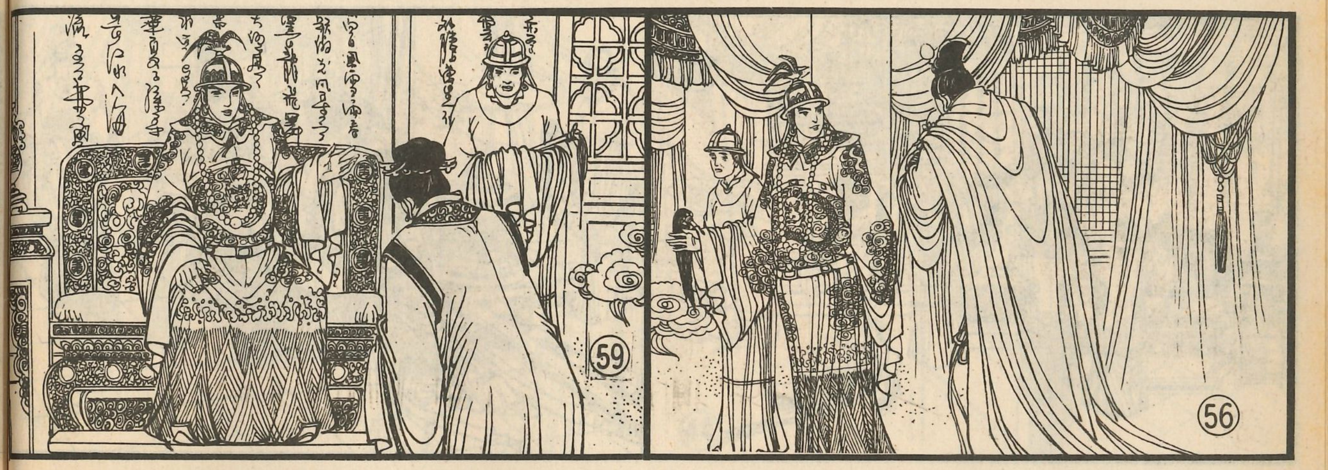


53　誰知假麗君學問不行，却很機智，居然急出一首詩：不堪回首憶前情，往事重提欲斷魂……詩文很精采，表露了孟麗君的眞實情感。孟士元無話可說，皇帝更是催促他把假麗君帶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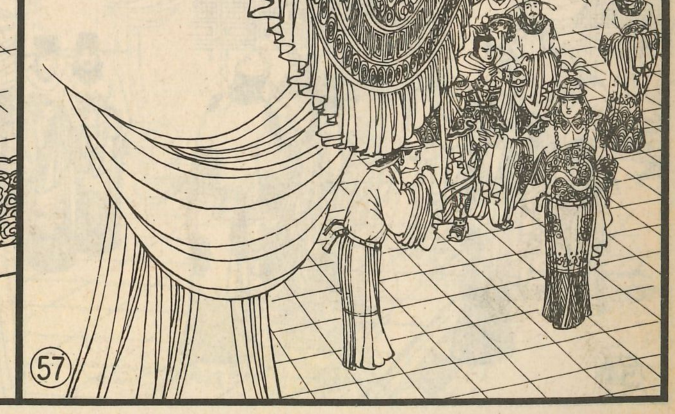
54　孟士元實在無法可想，準備領假麗君回府。他扭頭發現麗君正在向自己使眼色，以爲女兒不讓自己領認假麗君。其實麗君是想叫爹爹快些認領，好讓自己從此脫身嫌疑。



55　孟士元甩開假麗君，心裡一着急，竟對皇上說：「萬歲，這是個妖怪，若領回去，會將我一家老少統統吃光！」文武百官差點笑出聲來。



56　成宗對孟士元無可奈何，他轉臉對少華說：「你不是找孟麗君嗎？朕給你找來了。命你半月內奉旨成親。」少華此刻胸有成竹，他說道：「她是妖怪，臣若領回去，一家性命難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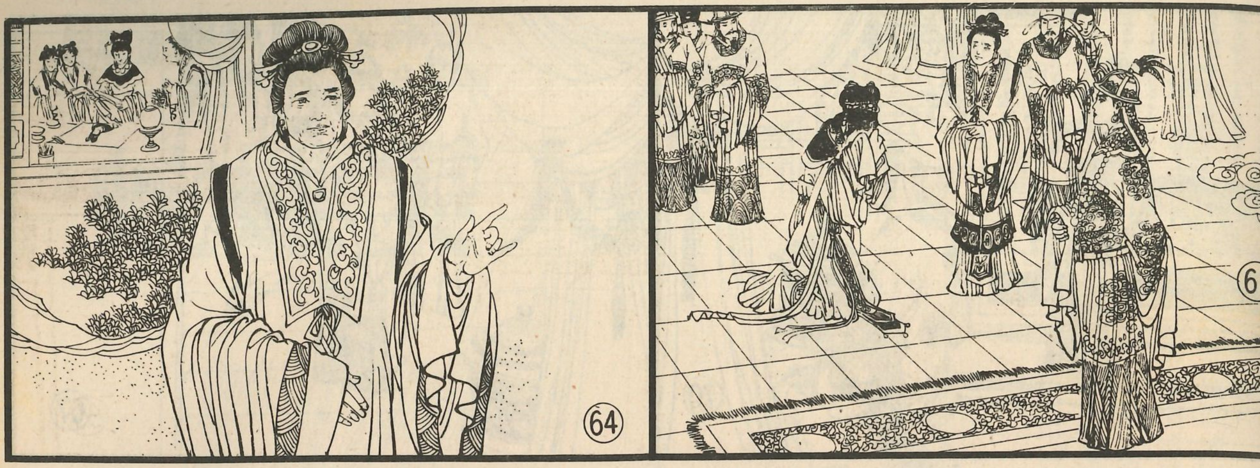
57　成宗氣惱地說：「她明明是人，怎說是妖怪，快些領回去！」少華又生一計，說：「即使是人，也真假難分，還得召岳母來認才行。」成宗猶豫了片刻，祇得答應即刻宣召孟韓氏進宮。

58　成宗破例傳孟韓氏上殿認女，急壞了眞假孟麗君；眞麗君怕親娘來認她，在殿上拉拉扯扯；假麗君怕孟老太太上殿，自己凶多吉少，成宗更怕孟老太太將眞麗君認走，暗自盤算怎樣了結此案。

59　老太監權昌奉旨到孟府接孟韓氏。老夫人來到殿上，不慌不忙跪下叩拜皇帝。成宗說：「我給你找來了女兒，孟士元却不認她，妳領她回去骨肉團聚，再與少華夫妻團圓。」成宗話音剛落，假麗君便哭着撲向老夫人。



60　老夫人一看假麗君如此作戲，厭煩地將她推開：「妳這大膽女子，竟敢欺君罔上，冒人骨肉，還不快快走開。」成宗忙問：「她假在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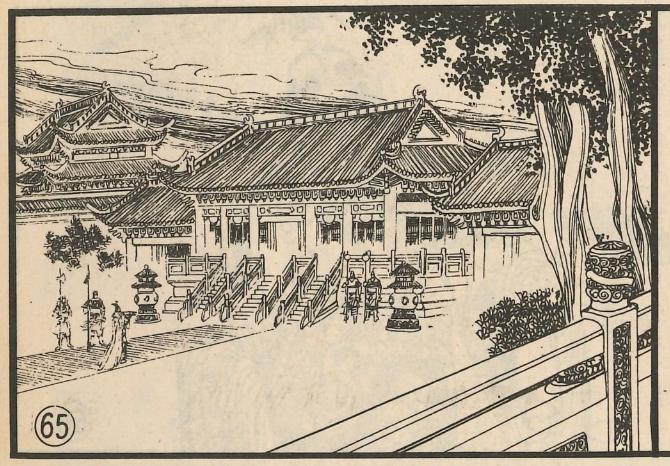
61　老夫人厲聲說：「我的親骨肉我能不認識？」老夫人轉而問假麗君離家時留下了什麼，她回說留下眞容一張。老夫人要她背畫上的詩，假麗君慌了手脚，半晌才說：「女兒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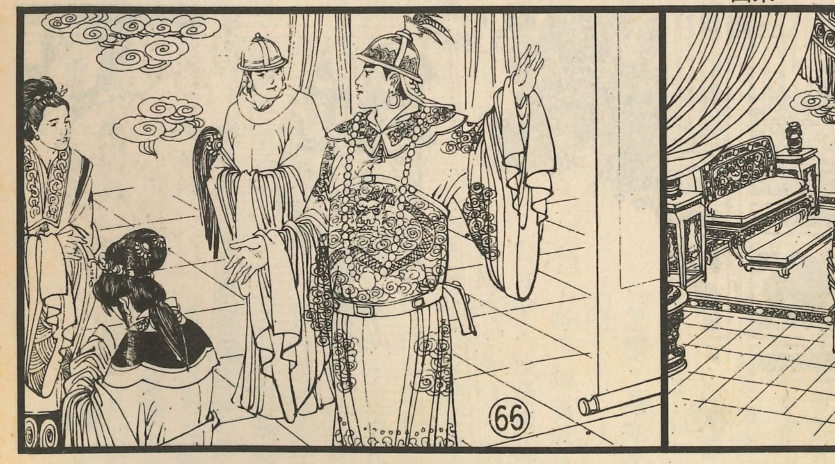
62　殿上一片嘩然，成宗忙說：「孟韓氏，妳女兒是才女，能做幾千首詩，豈能全部背下？不要爲幾句詩拆散骨肉之情。」老夫人分毫不讓：「萬歲，別的詩忘了可以，這首不能忘，我都能背。」說完將全詩背了出來。

63　成宗却說：「孟韓氏，單憑她不能背詩這一點便說她不是妳女兒，太不近情理。你必須拿出有力證明來，方能分辯虛實。」

64　老夫人見皇帝軟硬兼施，決心與他爭辯到底，便說：「小女曾留下一幅親筆眞容，畫得維肖維妙，萬歲祇要一看眞容，誰眞誰假，孰是孰非，便能立刻分淸。」



65　成宗命立即將眞容取來，皇甫少華領旨匆匆回府去取麗君眞容。



66　成宗打開畫像一看，眞假麗君一目了然。但他已決定將假的塞給皇甫少華，眞的自己留下，便說：「朕已看淸，跪在地上的這個和畫像一模一樣，正是妳的女兒，快快領回家，預備嫁妝與忠孝王成親。」

67　老夫人氣得差點昏過去，她請皇帝再仔細辨辨眞假。成宗怒道：「朕躬一國之君，連一幅眞容都看不清楚嗎？不許多言，快把孟麗君領了回去！」

68　老夫人見皇帝這樣不講理，便橫下一條心，說：「常言道聰明不過天子，您一朝帝王連一幅畫像都不辨眞假？這是要故意拆散我們骨肉！」成宗惱羞成怒，眞想把老夫人殺了，但又無任何罪名，祇得一揮手，說：「攆出去！」

69　値殿將軍帶領甲士如狠似虎地將老夫人推了下去。

70　成宗趕走了孟夫人，又拿孟士元出氣。「孟士元，你枉爲宰輔之臣，竟然縱妻失規，難辭其咎，本當重處，姑念初犯，扣你一年薪俸。」孟士元氣得直發抖，却不敢申辯一句。

71　成宗餘怒未消，命人將收養假麗君的王隆員外帶到殿上，對他說道：「王隆，朕躬賜你黃金千両，限你半月之內，準備嫁奩，將孟麗君與忠孝王成親，待完婚之後，再有重賞。」王隆喜出望外，帶着假麗君謝恩而去。

72　接着，成宗叫皇甫少華出班，對他說：「孟麗君尋訪進京，朕躬已與你辨淸是非。現賜你半月之內，奉旨成親，若不成親，就按逆旨欺君論罪！」說罷，發還麗君眞容，退殿而去。

待續

斷腸簫外傳　楊柳・文／可飛・圖

蛇蠍美人

上文提要：劉莊莊主劉百城原一灯大師的首徒，學成後，和胞兄劉百勝狼狽爲奸，劉百勝是魏忠賢的乾兒子之一，仗勢官拜布政使，兄弟二人做盡壞事，一灯大師勸阻無效，便派徒兒丁志中代他清理門戶，丁下山結識白鳳儀主僕，她們也是來偵查劉莊的虛實。於是丁和白商議，由白假賣身給劉莊總官麻鎮西作妾，潛入劉莊作內應……



簫聲弭巨劫　劍光毀劉莊

上燈過後，正在室內悄聲閑談着的白鳳儀主僕，忽然聽到房門上傳來一陣輕微的剝啄聲。

「誰？」白鳳儀嬌聲問道。

「我，本莊莊主。」隨着雄渾的語聲，房門也被推開了。不錯，卓立門口的，正是劉莊莊主劉百城。

他，左手抱着靈猿小白，臉上一片似笑非笑的奇異神情，一雙精目却在白鳳儀主僕的嬌軀上下，滴溜溜地打量着。

白鳳儀主僕二人心中暗暗吃驚，但外表却顯得頗爲鎮定，同時站起身來，襝衽施禮道：「難女白鳳儀，見過莊主。」

「姑娘不必多禮，」劉百城含笑而入，逕自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說道：「兩位姑娘，請坐。」

「謝莊主，」白鳳儀、小倩二人在床沿坐了下來，小白也「吱」地一聲，縱入白鳳儀的懷中。

劉百城拈鬚讚道：「別客氣，按俗例，叫我一聲師兄就夠了。」

白鳳儀一怔道：「莊主，此話怎講？」

「這麼簡單的話，你聽不懂？」

「我就是聽不懂才問，」她外表上裝得很鎮定，暗中却已凝功待變。

「小師妹，別裝蒜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你我都是一燈大師的徒弟，你此行是奉老不死之命，前來清理門戶的，是不是？」

「不是，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些甚麼？」白鳳儀外表上仍然是泰然自若，但暗中却在嘀咕着：「怎麼一進門就出紕漏，他又是怎會將我夾纏爲一燈大師的徒弟的？」

劉百城似乎已看透了對方的心事，淡笑着接口說道：「好，我告訴你，問題是出在小白猿身上。」

「小白？」白鳳儀注目問道：「小白出了甚麼問題？」

「小白本身並沒有出問題，但我認出小白是老不死豢養的。」

「……」白鳳儀沒接腔，却在心中暗道：「糟了！」

「怎麼，還是不懂？」

「唔……」

「好！我告訴你，在老不死的心目中，我是叛徒，他是決不會放過我的，所以，我也在暗中不斷的注意他的行動，儘管他調教小師妹時，作得非常秘密，我一直不知道你們住址，但這隻小白猿，我却不止見過一次，所以，我一見到牠，就能聯想到你是甚麼人。」

「……」白鳳儀暗中苦笑道：「原來就是如此？」

「還要我另加解釋嗎？」

「你再解釋，我也還是不懂，因爲，我根本不認識甚麼一燈大師。」

「不懂沒關係，」劉百城邪笑道：「至少你該知道，我劉百城不是好人，對於女人，更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你們兩個，既然送上門來了，我就先行痛快淋漓的消遣一番，看看老不死還有甚麼手段。」

話聲雖未落，揚指向白鳳儀前胸的「乳根」重穴，凌空點了過去。

白鳳儀早已凝力待變，劉百城這凌空一點，自然會落空。

但事實上，劉百城這一手是虛招，只是證實自己的忖測是否完全正確而已。

因此，他並無進一步的行動，並仰首冷笑道：「屋上的朋友下來吧！」

屋上傳來一聲朗笑，道：「見面勝似聞名……閣下果然是個高明的人……」

聞聲知人，屋頂的人，正是丁志中。

白鳳儀、小倩二人，暗中提着的一顆心，算是暫時放了下來。

由於丁志中已在屋頂上發話，四週立即傳出一片吆喝，和衣袂破空之聲。

丁志中正飄落窗外花圃中，道：「劉大莊主，區區已經下來了，你也出來吧！」

劉百城冷哼一聲，飛身穿窗而出，白鳳儀也抱着小白偕同小倩跟踪射落到窗外。

立時，四週人影飛閃，「颼颼」地射落十多個勁裝大漢。

劉百城向丁志中深深地盯了一眼，扭頭向一旁的白鳳儀問道：「小師妹，這是你的甚麼人？」

丁志中接口搶先冷笑道：「莫把馮京作馬涼，論師門淵源，區區才算是你的師弟。」

「那麼，她們兩個是你甚麼人？」

「是我臨時請來的幫手。」

「小師弟眞夠意思，」劉百城邪笑着接道：「請來這麼標緻的美人兒，却先送與師兄受用，哈哈……」

丁志中却乘機向白鳳儀歉笑道：「兩位姑娘受驚了。」

白鳳儀淡淡一笑，道：「這倒算不了甚麼，只是有關小白的事……」

丁志中飛快的接道：「這是我的疏忽之處，小白經常獨自留守，沒想到我這師兄，竟然膽敢暗探恩師修眞之所……」

劉百城截口冷笑道：「小師弟，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呢！」

一頓話鋒，又陰陰地接道：「雖然咱們目前是勢不兩立，但站在同一師門的淵源上，至少我該先行知道你的尊姓大名才對。」

「區區丁志中，夠了吧！」

「老不死沒來？」

丁志中俊面一沉，沉聲叱道：「劉百城，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對授業恩師如此不敬，你還能算是人嗎？」

劉百城笑道：「在你們的心目中，我老早就不算是人了，退一步來說，即使我尊他爲老祖宗，他又能放過我嗎？」

「那可不一定，」劉百城正容接道：「區區臨行前，恩師曾有法旨，只要你能革面洗心，重新作人，我可以便宜行事，給你自新機會。」

「丁志中，別說廢話了！」劉百城冷笑一聲，道：「亮兵刄！」

一個灰衫老者飄落當地，向劉百城抱拳一禮道：「莊主，請向這小子問問老二的消息。」

「好的，」劉百城目注丁志中問道：「丁志中，『中原雙煞』的老二，『奪命神判』成準，是不是你……」

不等對方說完，丁志中已搶先點着頭道：「不錯，那四個人都是我宰的。」

「屍體呢？」

「給化掉了！」

在一旁的灰衫老者厲叱一聲道：「小狗，還我老二的命來！」

劉百城一把將他拉住道：「任兄，別搶我的生意，由我來超渡他也是一樣的。」

灰衫老者就是「中原雙煞」中的老大「鬼秀才」任明山。

任明山既有「鬼秀才」之稱，又是劉百城的「軍師」，自然是鬼計多端，心眼兒也特別多，面對當前的形勢與利害關係，也自然是甚爲了解。

儘管他是「中原雙煞」中的老大，一身玩藝兒遠比老二成準要高明。

但丁志中既然對成準四人殺得那麼乾淨俐落，不着一點痕跡，那麼，他自己也必然不是丁志中的對手。

明知自己不是丁志中的對手，而偏要強出頭，那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

因此，劉百城這一拉，他就順風扯帆地停了下來。

而劉百城也立即接道：「任兄，說來，這也算是我的家務事，務請多多擔待。」

劉百城接着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句甚麼，見他連連點頭道：「好！我馬上就去……」

話聲未落，人已飛身而起。

但丁志中的動作比他更快，任明山身形才起，已被丁志中一掌逼落地面，並清叱一聲：「留下命來！」

寒芒一閃，劉百城已揮劍撲向丁志中，口中並沉聲道：「任兄，

你只管走……」

「嗆嗆嗆」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丁志中居然被逼退了五步。

劉百城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小師弟，我以爲老不死有甚麼壓箱底的本事傳給你了，原來還是那些老套……」

話聲中，又將丁志中逼退了五大步。

其實，丁志中所使的劍招雖然是老套，却是乃師一燈大師費了不少心血，加以改良的新招，也可以說是爲了針對劉百城這個叛徒而加以研創的。

但事實上，目前劉百城所使的，却不是一燈大師所傳的劍法，其精妙之處，使得丁志中所使的，原以爲對劉百城的劍法有尅制作用的新劍法，顯得黯然失色，而劉百城所顯示的强勁內家眞力，也大出丁志中的預料，而使其暗中凜駭不止。

劉百城得理不饒人，節節進逼，一面笑道：「小師弟，現在，你該知道，甚麼才是眞正的武學了。」

丁志中雖然被逼得連連後退，但劍法不亂，防守也仍然嚴謹。

當然，他心中明白清理門戶的事已勢難如願，當務之急，是及早脫身，如讓對方再調來助手，則想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了。

因此，他顯得很沉着地，奮力攻出三招，穩住頹勢，一面揚聲喝道：「白姑娘，兩位先退！」

「來不及啦，小師弟！」劉百城笑道：「喲，眞想不到，你果然還有兩手……」

丁志中才攻出一招，將對方逼得退了一大步，人已飛身而起，並揚聲喝道：「白姑娘，咱們走！」

這情景，有如曇花一現。

當他偕同白鳳儀、小倩等人飛身而起時，劉百城已再度飛身將其截住，並縱聲狂笑道：「小師弟遠來是客，也不讓我作師兄的聊盡地主之誼嗎？」

「刷刷刷」一陣急攻，已將丁志中圈入一片綿密的劍幕之中。

此情此景，丁志中內心的焦急，自不難想見。

而一旁的白鳳儀、小倩二人，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但她們都有自知之明，目前這場合，她們可幫不上忙。

不但幫不上忙，而且她們自己也立即陷入險境之中，因爲「鬼秀才」任明山去而復返，正向她們邪笑道：「兩位姑娘，老夫陪你們玩玩……」

這情形，說險，可眞險到極點。

因爲，任明山雖然不是丁志中的對手，但對付白鳳儀主僕，却是綽綽有餘。

白鳳儀中心也明白，一經交手，最多二十招之內，她們主僕必然會被先擒住，而且，還必須仗着丁志中所傳的一招掌法之助，才能撐過二十招，否則她們決不是任明山的十招之敵。

偏偏此時的丁志中也在咬牙苦撐，自顧不暇，根本沒法給她們幫忙。

因此，白鳳儀與小倩互望了一眼，一挫銀牙，突然將小白向外一拋，叫道：「小白你先走……」

小白才被拋出，但任明山的巨靈之掌已探向白鳳儀的胸前。

這老魔也夠狂，居然以空手入白刄的手法，一手探向白鳳儀的酥胸，另一手却抓向白鳳儀手中的長劍，口中並邪笑道：「老夫雖然年紀大了一點，却最是懂得憐香惜玉的……」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任明山發動那輕薄攻勢的同時，一道人影，像天馬行空似地，一晃而前。

「啪」的一聲脆響，任明山已被一記耳光打得跌出五丈之外。

那人影快得不可思議，一舉擊退任明山之後，又立即射向劉百城身前。

「嗆」地一聲，劉百城的長劍被架住了，並傳出一聲嬌喝：「丁少俠，你們先走，我斷後。」

也直到此時，才能看出，這位半路殺出來的奇客，是一個身着青色勁裝，面蒙紗巾的少女。

由外表估計，青衣少女絕對不會超過二十歲，但她的身手高明得出奇。

試想，目前的劉百城，是何等身手，連奉命前來清理門戶的丁志中，都不是他的敵手，但她却能輕易地，將劉百城的長劍架住。

因此，丁志中雖因强敵被她截住，但並不立先走，反而楞在當場。

劉百城也是大感意外地，爲之一楞，隨即抽劍搶攻，但接連三招，都被青衣少女硬行封住，劉百城那麼凌厲的攻勢，居然沒佔到絲毫便宜。

青衣少女並未反擊，一面從容不迫地應付對方的攻勢，一面嬌聲喝道：「丁少俠，你們三位快走，一切待會兒再說。」

丁志中訥訥地道：「姑娘……你……你一個人……」

青衣少女截口喝道：「小小劉家莊，困不住我的，你儘管先走，我娘在莊外等你。」

站在丁志中的立場，他確有進退維谷的苦衷，因爲，青衣少女替他將强敵截住，儘管她表現得很高明，但身在敵巢之中，未來情況難

以預料，他這個身受解危之德的人，怎好意思一走了之。

但有了目前青衣少女的說明之後，情況就不同了。

試想，人家的母親都那麼放心，他還瞎操個甚麼心？

再說，即使他留下來，又能替人家幫多大的忙呢？

因此，他靦覥地一笑之後，揚聲說道：「多謝姑娘，在下遵命。」

緊接着，向白鳳儀主僕二人苦笑道：「白姑娘，咱們走！」

這一走，自然會受到不少阻攔，但那不過是一些二三流的角色，因而並未費多大的勁，就殺出了一條血路，到達莊外。

不錯，沉沉夜色中，莊外道上，正俏立着一位身着青色衫裙的中年美婦人。

由於敵友未辨，丁志中摸不清這位青衣美婦是不是那青衣少女的母親，只好戒備着徐徐地走了過去。

青衣美婦却朝着他們安詳地一笑道：「三位受驚了。」

丁志中正容問道：「請問這位夫人，就是替小可解危的青衣女俠的令堂嗎？」

青衣美婦點頭道：「那是小女，她是一個小丫頭，丁少俠莫寵壞了她。」

丁志中連忙接道：「夫人太客氣了，方才，如非令嬡及時援手，小可等三人將是凶多吉少。」

青衣美婦道：「少俠別說得那麼可怕，其實，即使小女不加援手，各位也不會有甚麼危險的，因爲，令師也已趕來了。」

遠遠傳來一個蒼勁語聲道：「施主請莫太謙，志中，還不拜謝湯夫人的救命之恩。」

對丁志中來說，他是聞聲知人，那是乃師一燈大師的聲音，因此，一燈大師的聲音未落，他已向着青衣美婦拜了下去。

但青衣美婦素手微抬，一股無形潛力，使得丁志中無法跪下，並含笑說道：「少俠不必多禮。」

就在這檔口，一位身材高大，鬚眉皆白的灰衣老僧，和一位身材中等的老尼，已飄然止於他們身前。

這一僧一尼，就是丁志中、白鳳儀的恩師一燈大師和止水師太。

這一來，自然又有一番熱鬧。

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分別拜過乃師之後，一燈大師才向丁志中正容問道：「志中，你拜問過湯夫人的來歷嗎？」

丁志中垂手恭聲道：「徒兒還不曾拜問過湯夫人的來歷。」

一燈大師道：「湯夫人是當代武林中的第一高手，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傳奇人物。」

丁志中腦際靈光一閃，問：「哦！湯夫人就是藝蓋當代，威震武林的斷腸簫湯前輩？」

「對了，」一燈大師拈鬚微笑道：「小子，你能獲夫人垂青，可是福緣不小。」

只見兩道人影，由劉莊中疾射而出，後面那人發出一聲嬌叱道：「小丫頭，你縱然逃到天邊，我也不會放過你的。」

很顯然，前面的人就是替丁志中解圍的青衣少女，也就是斷腸簫的掌珠石小玉姑娘。（有關湯紫烟、石小玉母女的來歷，詳著於本篇前傳之——簫聲震武林故事。）

至於追趕石小玉的那個女的是甚麼人，就令人莫測高深了。

湯紫烟讓過石小玉，將後面那女的截住，一面沉聲喝道：「丫頭，你帶丁大哥他們先走，娘隨後就來。」

「是！」石小玉答得很爽快，但人却並未立即離去。

因此，在場的一燈大師等人，也乘機向那追來的人打量着。

那是一個花信年華的美艷少婦，穿着一身襯托得曲綫玲瓏的海水綠的緊身襖袴，配合着她那張俏臉，眼波流盼的媚目，更是格外惹火。

此人不但美而艷，一身武功，也高明得出奇。

她，獨門有當代第一高手之稱的斷腸簫湯紫烟，居然長劍飄飛，有攻有架，一點也不含糊。

那女的固然邪門得令人費解，而目前的精采惡鬥，却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

因而旁觀的一燈大師等人，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早將湯紫烟要他們先行離去的話，給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只聽得湯紫烟沉聲喝道：「玉丫頭，還不和大師等人趕快離去。」

石小玉嬌笑道：「娘，我這就走啦！」

* * *

湯紫烟母女，是借住在一個已退隱的鏢師家中。

當石小玉將羣俠等人帶到住處時，才將自己的蒙面紗巾除下。

她，正是那麼嬌，那麼美，仍還是充滿着一片稚氣，但那宜嗔宜喜的臉蛋兒，可出落得更俏麗了。

也直到此時，丁志中、白鳳儀二人才有工夫分別向乃師探詢來到這兒的經過。

原來一燈大師與止水師太這兩位佛門高人，雖都已在佛前立誓戒殺，但他們兩人對愛徒的安全，却同樣地非常關心，也都追隨愛徒後面，暗中照應，同時，也是在這兒不期而遇到的。

至於與湯紫烟的認識，說來也是緣份。

斷腸簫湯紫烟，雖因歷下一戰，俠名遠播，威震江湖，但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這兩位佛門奇人並不認識湯紫烟，而是在暗中注意她的行動。

才發現她暗中派石小玉替他們解圍。

經過這簡短敘談之後，石小玉和丁志中、白鳳儀等人已混得很熟絡了，「丁大哥」、「白姊姊」的，叫得既自然，又親熱。

小玉對於靈猿小白，更是愛不忍釋，摟在懷中，親熱個沒完。

本來嘛！江湖兒女，大都是率直豪邁，不拘形跡，沒有一般世俗兒女的忸怩姿態，何況她還不過是一個不足十四歲的大孩子。

丁志中一見石小玉對小白的親熱勁兒，不由笑道：「小妹，你這樣喜歡小白，我一定請求恩師，將小白送給你。」

「小白已經是我的了，」石小玉嬌笑道：「你丁大哥和白姊姊也都送給我了啦！」

這沒頭沒腦的話，自然使得丁志中、白鳳儀二人都爲之一愣。

只聽窗外傳來湯紫烟的嬌笑道：「傻丫頭，說話瘋瘋癲癲的，也不害羞。」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入。

石小玉咬着唇道：「娘，我說的是實情嘛！」

這時，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二人，分別將丁志中、白鳳儀叫到身前，悄聲說了幾句甚麼，只見兩個年輕人顯得無比興奮，精目中異彩連閃。

一燈大師並正容沉聲喝道：「兩個娃兒，還不快點拜見師父！」

丁志中、白鳳儀二人身軀一震，同時轉身向湯紫烟拜了下去，並同聲說道：「徒兒叩見師傅，願師傅福壽無疆……」

湯紫烟肅容受了全禮，石小玉却拍手嬌笑道：「好啊，以後，我不會寂寞了，有了小白、師哥、姊姊，還有小倩姊，好熱鬧啊！」

忘形之下，石小玉居然將小白排名在師哥師姊的前頭，由此，不難想見她的童心未泯，也不難想見她對小白的偏愛。

湯紫烟苦笑了一下道：「這丫頭，從小被我寵壞了，各位請莫見笑。」

石小玉嬌笑道：「娘，我可沒被你寵壞，我一向都很乖啊！」

這一說，連道貌岸然的一燈大師也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靈猿小白又是「吱吱」地直叫，神情顯得無比的興奮。

白鳳儀一把將石小玉拉到了身邊，笑問道：「小妹，師傅很疼愛你，你怎麼還會感到寂寞呢？」

石小玉咬着小嘴說道：「師姊你不知道，娘成天在外面跑，難得回來一次，回來了，不是考察我武功的進境，就是督促我勤練功夫，好苦悶呀！」

丁志中插口道：「小師妹，師傅如果不督促你，你怎會有現在的成就哩！」

石小玉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好啊！師哥才入門，就幫着娘來欺負我了。」

湯紫烟低嗔地道：「丫頭，別沒大沒小，安份一點，現在說正經的。」

「是！」石小玉道：「娘，方才那個女的，怎麼沒把她抓回來？」

湯紫烟冷哼一聲道：「你以爲事情那麼簡單！」

一燈大師皺眉問道：「湯施主，那位女施主究竟是甚麼人，老衲那逆徒，怎麼勾搭上如此高明的人物？」

「此事說來話長，」湯紫烟輕嘆了一聲：「大師和師太，到此間也有幾天了，當也聽說過此間所發生的那宗奇案？」

一燈大師道：「就是伍雲神秘失踪的那個案子？」

湯紫烟點點頭道：「正是。」

止水師太接問道：「難道說，方才那女施主，跟這個案子有關？」

「豈僅有關而已，事實上，她就是這個案子的關鍵人物伍龍氏。」

「伍龍氏？她不是一個不諳武功的普通村婦嗎？」

「但實際上，她是大有來頭的人物，三個月前，歷下城車家堡所發生的事，師太當已有過耳聞？」

止水師太道：「是的，這是施主造福蒼生，威震武林的光榮事跡，凡是武林中人，都曾聽說過。」

「師太請莫過獎，」湯紫烟笑道：「在車家堡被我殺死的那個總管辛超，就是伍龍氏的師兄，而伍雲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丁志中插口問道：「師傅，那伍雲怎會神秘失踪的？他是否還活着？」

「是的，伍雲還活着，」湯紫烟苦笑道：「他活在伍龍氏和劉百城的血液中。」

石小玉皺眉問道：「娘此話怎講？」

湯紫烟道：「早於半年前，伍雲就已被伍龍氏宰了，除了毛髮之外，整個屍體都進入伍龍氏和劉百城二人的脾胃之中！」

石小玉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被他們吃掉了？」

「唔……」

「爲甚麼，他們之間不還是夫婦嗎？」

湯紫烟幽幽地一嘆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止水師太喧一聲佛號道：「湯施主，貧尼忖測，此中必然另有一段秘辛。」

「是的，」一燈大師接道：「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即使有甚麼深仇大恨，殺了就一了百了，又何必連屍體也吃了下去。」

「是的，此中是一段秘辛，」湯紫烟沉思着道：「說來還得由被我在車家堡殺死的那個辛超說起才行。」

略爲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二位大師，是否知道辛超的師門來歷？」

一燈大師苦笑了一下道：「不知道……」

止水師太也同時問道：「貧尼也沒有聽說過。」

「現在，兩位大師就要聽到了，」湯紫烟含笑接道：「辛超、伍雲、龍媚娘，都是六盤山赤城山莊的弟子。」

石小玉嬌笑道：「娘，怎麼又冒出一個龍媚娘來？」

湯紫烟道：「龍媚娘就是伍龍氏。」

一燈大師道：「赤城山莊這個地方，老衲也曾聽說過，那位莊主非常護短，但平常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而且，據說他的武功也並不怎麼高明，如今又怎會調教出這麼出色的弟子來？」

湯紫烟道：「大師說得不錯，但那是過去的事，如今的赤城山莊，已大大的不同了。」

「啊！」

「如今的赤城山莊，已成了武林中恐怖的代號，最近三年來，有不少成名的武林人物，懷有好奇的心情，前往探查，却都猶如泥牛入海，有去無回。」

「那些人都被殺死了？」

「這個倒不會證實，但可以想見，那些人必然是凶多吉少。」

一燈大師道：「那些人前往赤城山莊查探些甚麼？」

「據說，那些人都有關係極爲密切的人被赤城山莊所劫持，才前往探查的。」

一燈大師苦笑道：「不怕施主見笑，事實上，到目前爲止，老衲還不曾聽說過，赤城山莊的莊主，究竟是甚麼人？」

湯紫烟道：「我也一樣，我之所以知道這些，都是由恩師口中聽來的。」

止水師太插口道：「據說，令師白石庵主，早已不過問江湖中事，怎會知道這麼多的武林秘辛？」

「是的，」湯紫烟正容接道：「她老人家早已不過問江湖事，但由於赤城山莊居心叵測，一場江湖浩劫，正在暗中醞釀，而武林同道大都懵然不知，才迫她老人家不得不再入江湖，希望能在赤城山莊的這場大劫未爆發之前，加以消弭。」

「阿彌陀佛，令師眞是菩薩心腸，」一燈大師向止水師太苦笑道：「想想咱們兩個，可眞該愧煞了。」

湯紫烟含笑接道：「大師千萬別這樣想，只要兩位大師不嫌繁瑣，以後借重兩位大師之處正多哩！」

止水師太笑問道：「像我們這點能力，行嗎？」

湯紫烟微笑道：「師太請莫太謙……」

一燈大師截口接道：「施主且將全部情況說明，只要有用得着我們兩個老不死的地方，但憑一句話，不論水裡火裡，我們決不皺一下眉頭。」

湯紫烟神色一整，說道：「好，湯紫烟先謝了。」

一頓話鋒，才輕嘆接着道：「目前的赤城山莊，雖然還未正式公開活動，但由他們在全國各地暗中設置分舵的情形判斷，他們的野心非常之大，一旦爆發開來，必然是極爲驚人的。」

一燈大師訝問道：「甚麼？他們居然在全國各地暗中設下分舵？」

「不錯，三個月前，我在歷下城所挑掉的車家堡，就是他們設在山東地區的分舵。」

「目前的劉莊，莫非也是……」

「是的，劉莊是他們設在蘇、浙、皖地區的分舵，由於轄區大，所以，其規模也遠比山東分舵要大得多。」

「老衲那孽徒，就是分舵的主持人？」

「是的……」

一燈大師禁不住一挫鋼牙，道：「該死的畜牲！」

「大師請冷靜一點，我想，劉百城也活不了幾天了。」

「甚麼？施主不打算立即採取行動？」

「還要等一個人……」

石小玉插口問道：「娘！是不是爹也要前來？」

「不錯。」

一燈大師道：「湯施主，你是要等石中玉大俠？」

湯紫烟幽幽地一嘆道：「現在，他法號是忘我。」

「哦，忘我大師要幾時才來？」

「總在這三天之內。」

一燈大師低聲道：「老衲眞恨不得將那逆徒立斃掌下！」

止水師太苦笑道：「道友請莫忘了，劉百城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

一燈大師喟然長嘆，欲言又止。

湯紫烟正容說道：「大師，這是急不來的事，還有一點，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赤城山莊還在暗中活動的階段，恩師所定策略，也是暗中予以各個擊破，所以，三個月前，我挑掉車家堡時，不曾提過赤城山莊，今後，不論對任何一處分舵採取行動時，各位都不要提及赤城山莊，讓他們以爲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否則，打草驚蛇，給他們提高警覺，而提前發難，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一燈大師正容點頭，肅聲說道：「老衲知道了。」

湯紫烟接道：「同時，劉百城和龍媚娘二人必須剷除，絕對不能讓他們有一人漏網，目前，我一個人不能兼顧，小玉的力量也還不足以殺死他們，我又不便讓各位去涉險，所以，才必須等忘我大師前來，再採取行動。」

她的話說得很是委婉，也很含蓄，不說其他人的功力不夠，而只是說「不便使他們涉險」。

「老衲眞夠愧煞！」一燈大師苦笑着問道：「湯施主，那畜牲與龍媚娘的武功，究竟高明到了甚麼程度？」

湯紫烟道：「據我暗中所查探的，他們已開始在練馭劍術了……」

「呀！」這一聲驚呀，是全體在場人士同發出的。

說來也難怪他們震驚，馭劍術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身劍合一，是劍術中的最高境界。劉百城、龍媚娘二人既已開始練馭劍術，其武功的成就，也就不難想像了。

湯紫烟接道：「像他們二人這等身手，赤城山莊的總舵中也不會太多，而且，他們也未必會知道這兩人的武功已進入練馭劍術的境界。」

石小玉插口說道：「娘！他們怎會有這等境界的？」

湯紫烟道：「這就要回說到龍媚娘謀殺親夫，並烹而食的問題了。」

「呀！」

聽話的羣俠們，一聲驚「呀」，也同時向湯紫烟投過詢問與期待的眼光。

「事實是這樣的，」湯紫烟徐徐地接道：「劉百城是這一分舵的主人，伍雲、龍媚娘，則是劉百城的副手，當然，這情形，外界的人很少知道。」

石小玉插口笑道：「娘！這些秘密，你又是怎會知道？」

「這些日子來，娘經常在外奔波，爲的就是探查這些秘密呀！」湯紫烟沉思着接道：「劉百城人面獸心，龍媚娘水性楊花，這兩人臭味相投，見面不久，就已經勾搭在一起。」

止水師太接口問道：「這情形，伍雲知道嗎？」

「當然知道，」湯紫烟輕輕一嘆道：「但既不敢找劉百城算賬，又捨不得龍媚娘那騷狐狸精，明知忘八好當氣難受，也不得不忍了。」

止水師太也輕輕地嘆了一聲。

湯紫烟徐徐接道：「說來也是合當有事，約莫是七八個月前，伍雲氣悶不過，獨自跑去黃山散心，却無意中在黃山天都峯發現一棵成形肉芒，成形肉芒至少是千年以上的珍品，被武林中人視爲瑰寶，伍雲這一發現，自然大喜過望，立即整個地服了下去。」

石小玉「呀」了一聲，道：「於是，伍雲的功力，馬上增强了不少。」

「是的，」湯紫烟苦笑道：「但他沒命消受，回去之後，立即將這消息告訴龍媚娘，禁止她再跟劉百城來往，並滿懷希望的說，最多三個月後，他的武功就可以大成，到時候，他不但要取代劉百城的地位，也將逐漸取得整個赤城山莊的控制權。」

一燈大師長嘆道：「結果，却將老命送掉，還落個屍骨無存。」

湯紫烟接道：「是的，當時的龍媚娘，僞裝溫馴，滿口答應，而且，以後也以行動表示，沒有和劉百城來往，但事實上，她却利用她的侍女巧兒，暗地裡傳達消息。」

石小玉又忍不住插口道：「是和劉百城通消息？」

「當然，」湯紫烟笑道：「她總不會和你通消息呀！」

石小玉跺足嗔道：「娘！你……老愛欺負我！」

「誰教你老是半途打岔，」湯紫烟抿唇一笑之後，才正色接口道：「武林中有一個傳說，凡是服過千年靈芒等的這一類天材地寶的人，如果在百日之內，將其殺了，連血肉一起吃下去，也同樣有效的。」

一燈大師點點頭道：「有這個傳說，却沒有人証實過。」

「現在，却由伍雲的案子上證實了。」

「伍雲就是因爲他服過成形肉芒，才被劉百城和龍媚娘二人暗殺的。」

「是的，不過，暗殺伍雲的，是龍媚娘一個人，因爲，當時伍雲的功力日增，即使合劉、龍二人之力，也不是他的對手。」

「那麼，憑龍媚娘一個人之力，又怎麼能殺得了伍雲？」

「她利用男人的弱點，就是當兩人燕好之際，乘機下毒手。」

一燈大師喟然長嘆道：「老衲行年七十，生平所聽說及親眼所見的毒女人，也不算少，但像龍媚娘這女人，該算是毒婦中的毒婦。」

湯紫烟美目橫掃，輕嘆一聲道：「故事說完了，各位已明白劉百城、龍媚娘二人的功力突飛猛進的原因了吧！」

沉寂了少頃，丁志中才正容的問道：「師傅，徒兒可以發問嗎？」

「當然可以。」

「有一點，徒兒想不通，伍雲明明是他們自己殺死的，那爲甚麼要故佈疑陣，累及一個無辜而又盡職的李捕頭呢？」

「這正是他們高明之處，你不妨多想想看。」

沉思少頃之後，丁志中才略有所悟地，點點頭道：「徒兒明白了。」

湯紫烟「唔」了一聲道：「說說看。」

「師傅，徒兒說錯了，你可莫見笑。」

「不要緊，你儘管說，而且，我自信你不會說錯。」

「我想，主要原因，還是爲了要瞞赤城山莊……」

「對了，這是一針見血的話，他們的暗殺手段，不但見不得人，更不能被他們的上級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裝迷糊，讓伍雲『失踪』，至於李捕頭的蒙冤，對他們來說，根本不算一回事。」

接着，又含笑問道：「志中，你可想到我爲甚麼要收你作徒弟的原因嗎？」

丁志中楞了一下，道：「這……唯一原因，是徒兒福緣深厚。」

「別替我戴高帽子，」湯紫烟微笑道：「師傅看中你，還是起因於李捕頭的案子，當你插手過問李捕頭的案子時，我和令師都在暗中注意着。」

「呀！這麼說，如果徒兒當時不管，兩位師傅也要插手的？」

「當然，但那樣一來，你就不一定會成爲我的徒弟了。」

丁志中伸了一下舌頭，笑道：「所以，歸根究底，還是徒兒福緣深厚。」

一燈大師沉聲說道：「志中，在師傅面前，可不許油嘴滑舌的。」

湯紫烟搶先笑道：「不要緊，大師，我就是喜歡年輕人活潑一點，才顯得有朝氣。」

一燈大師拈鬚笑道：「好，橫豎已經將他交給你了，如何去造就他，也只好悉隨尊便啦！」

湯紫烟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口氣道：「該說，都已經說明了，玉兒，招呼師哥師姊去安歇，娘和兩位大師，還有事情商量……」

* * *

第二天，午牌時分，丁志中、石小玉二人，大搖大擺地到達縣衙門前，經過通報之後，知縣王槐三步改作兩步地，迎了上來，一見面，就苦笑道：「丁公子，你找得下官好苦。」

話說完了，才想到丁志中身邊還有一位美姑娘，又立即歛笑道：「非常失禮，這位姑娘是……」

「是區區師妹石小玉。」

「呀，原來是石姑娘。」

「王大人要找區區，有何見教？」

「不敢，我們到裡面再談。」

進入花廳，分賓主坐下之後，丁志中立即開門見山地道：「王大人，區區是一個急性子，究竟有甚麼事，請快些說出來。」

「是的，」王槐諂笑道：「事情是這樣的，城裡派來一位郭特使，他是布政使劉大人的代表，經常在城府各地考察政情……」

丁志中截口問道：「就是有『活剝皮』之稱的郭栢年？」

「正是，正是。」

「他來了，與我何干？」

「丁公子，郭大人風聞伍雲那個案子出了問題，才趕來一查究竟的。」

「他是專門爲了我而來？」

「也可以這麼說。」

「那很好，我也正要找他，請大人叫他來吧！」

王槐面有難色，訥訥地道：「丁公子，郭大人是特使，也是一品候補知府，他的後台很硬，跟布政使劉大人一樣，走的是魏公公的門路。」

丁志中冷然接道：「後台硬又怎麼樣？」

王槐哭喪着臉道：「請丁公子多多原諒，莫教下官爲難。」

「王大人的意思，是要區區去晋見他？」

「請公子多多原諒。」王槐離席而起，連連打拱作揖不已。

「王大人，區區擔待不起，」丁志中含笑而起道：「好，請大人帶路。」

「多謝公子……」

郭栢年的行館，就設在縣衙附近一位已退休的京官官邸中。

由外表看來，郭栢年約莫四旬上下年紀，長得方面大耳，福福泰泰的，頗有點官味，而事實上，也是官僚氣味十足。

當王槐替雙方引見之後，郭栢年連虛偽的客套也沒有，就一拍桌子，打着青藍官話道：「大膽狂民，見了本官，爲何不跪？」

這一喝不打緊，一旁的王槐直打哆嗦，一臉的尷尬神色。

石小玉更是小臉一沉，秀眉、美目之間，湧現出騰騰殺氣。

但丁志中若無其事，擺擺手道：「師妹少安毋躁，靜看師哥耍耍狗熊。」

郭栢年一拳擊在桌子上，怒聲叱道：「混賬！」

丁志中笑道：「郭大人，混賬的是那個以民脂民膏，餵着你這種狗官的人……」

「反了！反了！」郭栢年霍地站起，戟指王槐怒叱道：「王大人，還不將這膽大狂徒拿下，你，王大人也聽候參處！」

王槐急得搓手頓足，語無倫次地道：「丁公子，大人……」

但他結結巴巴地，不知要如何說才好。

丁志中却是好整以暇地，淡笑道：「郭大人乃千金之體，可千萬別發怒，以免急壞了玉體。」

「你……你……」郭栢年指着丁志中，已氣得說不出話來。

「郭大人找我來，是不是認爲我假借尚方寶劍，在招搖撞騙？」

「對了，你的尚方寶劍呢？」

「在這兒，」丁志中亮出尚方寶劍，雙手捧着，往對方眼前一遞道：「請大人過目。」

郭栢年仔細地端詳了一陣，認得出的確是大明開國皇帝朱洪武所頒贈，因而一時之間，沒有說話。

丁志中笑問道：「不假吧！」

「不假，」郭栢年突然雙手抓住劍柄，冷笑道：「本官是朝廷命官，有權代朝廷取回此劍。」

郭栢年這一抓，自然是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丁志中將尚方寶劍徐徐往胸前收去，仍然是雙手捧着，沉聲問道：「郭栢年你知罪嗎？」

郭栢年道：「本官何罪？」

丁志中道：「你自稱是大明朝廷的命官，這寶劍是大明太祖皇帝頒贈賜本俠師門的鎮山之寶，見劍如見君，即使當今皇上見了，也得下跪，而你……」

不等他說完，郭栢年、王槐二人都已「咚」地一聲，就地跪下去，「三呼」如儀。

丁志中平靜地道：「王大人平身。」

王槐誠惶誠恐地，站了起來，恭立一旁。

丁志中却毫不客氣，坐上了郭栢年原先所坐的椅子，將尚方寶劍平放在桌面上，並向石小玉道：「師妹請隨便坐。」

話鋒略頓，又接着笑道：「眞看不出來，這支寶劍，竟有着這麼大的權威。」

這時，郭栢年已膝行至丁志中的座位前，哭喪着臉道：「丁少俠，下官知罪了，請少俠開恩。」

丁志中冷然接着道：「本俠還有話說。」

「下官恭聽。」

「郭栢年，你知道本縣老百姓送給你的綽號嗎？」

「知道。」

「怎麼叫法？」

「活剝皮……」

「爲甚麼老百姓要叫你『活剝皮』？」

「回少俠，」郭栢年苦笑道：「那是因爲本官鐵面無私，執法極嚴，所以，一些刁民，才暗地送我這麼一個綽號。」

「胡說！」丁志中冷哼一聲：「你有幾顆腦袋，膽敢蒙蔽本俠。」

「下官不敢，下官說的全是實情。」

「還敢狡辯，郭栢年，聽着，你平日假藉考察政情之命，巡迴各府縣，爲的是替布政使劉百勝搜括民脂民膏，加上你自己從中上下其手，百般勒索，鐵騎所至，民怒沸騰，即各地地方官，亦不勝其擾，」丁志中話鋒一頓，扭頭向一旁站立的王槐問道：「王大人，你說是嗎？」

站在王槐立場，此情此景之下，他自然不便說甚麼，只是笑着，含含糊糊地點點頭。

至於平日威風八面的郭栢年，被訓得垂頭跪在那兒，連大氣都不敢出。

丁志中冷然接道：「所以，一般老百姓才送你一個綽號，叫作『活剝皮』，那是代表他們的心聲，表示一有機會，他們就要活剝你的狗皮，懂嗎？」

「懂……懂……」郭栢年可憐兮兮地，連連點頭。

「我有沒有冤枉你？」

「沒有，請少俠開恩。」

「放心，本俠還不屑殺你，抬起頭來！」

「是！」郭栢年垂下的頭，抬了起來，一臉的尷尬相。

「好好看着，」丁志中隨手取過桌子上的一根銅質鎮尺，合在雙掌中一陣揉搓，銅尺被搓成一根圓形銅條，然後，目注郭栢年問道：「郭栢年，摸摸你的腦袋，是否比這根銅尺還硬？」

「……」郭栢年身軀發抖，臉色煞白，張口結舌，作聲不得。

「接着……」丁志中俯身將銅條遞給郭栢平。

但郭栢年「哎喲」一聲，又將銅條摔落地下，因爲那銅條還燙得很。

丁志中沉聲說道：「銅條你帶回去，給劉百勝看看，也要劉百勝送給魏忠賢看看，告訴他們，叫他

們少造點孽，否則，當心我要他們的腦袋。」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郭栢年，聽清楚沒有？」

「聽清楚了。」此刻的郭栢平，乖得像一隻哈巴狗。

「這是第一件事，」丁志中沉聲接着道：「第二件，皖北地區，旱災災情非常嚴重，數以萬計的災民，都嗷嗷待哺，這情形，你這位考察政情的大員知道嗎？」

「下官知道。」

「呈報上峯沒有？」

「已經報過了。」

「好，聽着，在官府還未有撥款賑災之前，本俠着你和劉百勝二人，撥私款白銀十萬兩，賑濟災民，並限期一個月，你們兩個，平時搜括的民脂民膏太多，十萬白銀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對你們兩個人來說，却不過是九牛一毛，你說是嗎？」

「是是……」郭栢年口中不能不應「是」，但額頭上却已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來。

「我要提醒你，不能陽奉陰違，或以公款冒充私產去搪塞。」

「下官不敢。」

「敢不敢是你的事，到時候，我會追踪查察的。」

「下官願立軍令狀。」

「那倒不必，本俠自信，說過的話，比軍令還嚴，你信不信？」

「信！信！」郭栢年連連點頭道。

「第三，也是最後，」丁志中目光一掠王槐道：「這第三點，王大人也有份。」

王槐連忙恭身應道：「下官恭聆。」

丁志中道：「在這三天之內，兩位大人，不分日夜，請隨時接受我的調派，並且，暫時不許發問。」

一聽丁志中的「兩位大人」四字，郭栢年懸着的心總算落實了，因而連忙搶先答道：「是是，下官等隨時恭候。」

「郭大人請平身，」丁志中說着，隨手收起尚方寶劍道：「師妹，咱們走。」

* * *

丁志中、石小玉二人走後不久，改裝易容後的劉百城，也進入了郭栢年的行館中。

劉百城是約莫半個時辰之後，才離開郭栢年的行館的。

當然，他們之間，談了些甚麼，也只有他們自已知道。

不過，由劉百城離去時那憂鬱的眼神忖測，不難想見，他的心情是相當沉重。

劉百城於當晚上燈後，才回到劉莊。

自昨夜事故之後，龍媚娘已正式，也是公開地住進劉莊了。

劉百城一進入龍媚娘的房間，龍媚娘立即笑臉相迎：「怎麼，有沒有綫索？」

「一點綫索也沒有。」劉百城苦笑道，頹然地和衣向床上一躺。

「那一定是他們自知不敵，悄然離開了。」龍媚娘也傍着他躺了下來，偎在他懷中媚笑道：「偏偏你要疑心生暗鬼。」

「沒有走，晌午時分，還有人去過郭大人的行館！」

「啊！那是誰？」

「是我那個同門師弟丁志中和一個年輕的姑娘，也就是昨晚和你交過手的那個女的。」

「他們說些甚麼？」

當劉百城將所聽到的一切複述一遍之後，龍媚娘才沉思着說道：「看情形，他們不但沒有走，而且還顯然有某種陰謀。」

「陰謀我倒不怕，我所擔心的，倒是那青衣婦人是不是傳說中的斷腸簫的問題。」

「昨宵我就檢討過了，如果斷腸簫只有這點能耐，那就不值得我們擔心了！」

「但願你的分析沒錯。」劉百城長長地嘆了一聲。

龍媚娘蕩笑道：「怎麼，你平日那麼萬丈豪情，現在去了哪裡，才受到一點點挫折，就唉聲嘆氣起來。」

挺身坐起，含笑接道：「我去吩咐他們，弄點吃的來。」

龍媚娘不愧是天生尤物，不但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之間，甚至於全身的一分一寸，都充滿媚力，在放射出無形的魅力。

因此，她才坐了起來，劉百城已一伸手把她摟在懷中，邪笑着說道：「不！不！現在我只要你……」

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只聽屋頂上傳來一個雄渾的語聲道：「無恥狗男女，出來受死！」

對正在慾念高漲的劉百城、龍媚娘二人而言，等於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這一對狗男女的反應，倒也非常快速。

屋頂的語聲才歇，兩個人已雙雙穿窗而出。

只見一道灰色人影，有如天蛛倒掛似地，由屋頂疾射而下，幾乎是與劉百城、龍媚娘二人，同時飄落地面。

那是一個身材頎長的中年和尚，也就是斷腸簫湯紫烟的愛侶，石小玉的親生父親石中玉，如今的忘我大師。

劉百城目光一掃之下，沉聲問道：「你是誰？」

忘我大師平靜地接道：「貧僧

忘我。」

「忘我？沒聽說過。」

「不但沒聽說過，貧僧自己也沒聽說過，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是半途出家，十足一個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和尚。」

「你我之間有冤？」

「沒有。」

「有仇？」

「也沒有。」

劉百城臉色一沉道：「那你夤夜侵入我劉莊，並且出口傷人，所爲何事？」

忘我大師仍然很平靜地道：「是爲向劉施主化個緣。」

劉百城道：「化緣有此等化法嗎？好！要甚麼，你說！」

「貧僧只問一句話，伍雲伍施主，是不是死在你們手中？」

「是又怎麼樣？」

「請說肯定一點。」

「不錯，」劉百城一軒雙眉道：「伍雲是我所殺，他的老婆現在就在我身邊。」

「他的屍體呢？」

「用化骨水化掉了。」

忘我大師仰首揚聲道：「有請郭大人、王大人。」

「是。」

隨着這聲暴喏，一片人影，由暗影中飄落當場，那是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丁志中、白鳳儀、小倩、郭栢年、王槐，只有湯紫烟、石小玉二人並未出現。

郭栢年、王槐二人之所以能與羣俠們一同進入，那自然是由於羣俠的暗中携提所至。

劉百城目光環掃，臉色微微一變，然後目注一燈大師冷笑道：「我早就知道，當你這老不死在暗中搗鬼了。」

這當中，忘我大師却向兩位大人道：「兩位大人，方才，貧僧跟這位劉莊主的對話，都聽清楚了？」

郭、王二人同聲答道：「是的。」

忘我大師道：「現在謀殺伍雲的姦夫淫婦，都在這兒，含冤受屈的李捕頭，是否可以當場開釋？」

「是！」王槐恭聲應道：「下官遵命！」

早已被暗中釋放的，並隨後跟來的李捕頭，忽然由暗影中射落當場，向着王槐躬身施禮道：「多謝大人。」

劉百城冷笑道：「不知死活的東西，還在擺官架子。」

忘我大師沉聲說道：「二位大人請回衙，元兇伏誅之後，當將首級交與官府，請二位大人會銜呈報上峯銷案。」

王槐恭聲應道：「下官遵命。」

劉百城厲聲喝道：「別作夢了，今宵，凡是進入我劉莊的外人，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的。」

頓住話鋒，合掌三擊，只見火光連閃，精舍四週圍燈火齊明，照耀得如同白日，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壯漢，手中兵刃閃光，耀目生寒。

身爲文官的郭栢年、王槐二人，幾曾見過此等場面，因而儘管外表强裝鎭定，身軀却禁不住戰抖起來。

在一旁的丁志中，看得又好氣又好笑地，低聲撫慰着道：「二位大人請放心，這一對姦夫淫婦，今宵是死定了。」

只聽得忘我大師冷笑道：「劉百城，作春秋大夢的，是你自己哩！」

一直冷眼旁觀的龍媚娘，忽然揮劍撲向忘我大師，並厲叱道：「禿驢吃我一劍。」

忘我大師閃身避過一劍，冷笑道：「好男不與女鬥！」

他的話聲未落，龍媚娘已如影隨形地，跟踪追擊。

「噹」地一聲脆響，龍媚娘的長劍被架住了。

不過，架住龍媚娘長劍的人，不是忘我大師，而是湯紫烟。

湯紫烟的出現，就像是由地底下忽然冒出來似的，使得龍媚娘一楞道：「你……今宵，你該報個名兒來！」

「湯紫烟！」

湯紫烟的答話，雖然簡短得不能再簡短，但人的名、樹的影，這簡短的三個字，却使得龍媚娘、劉百城二人，如遭電殛似地，身軀爲之一震。

龍媚娘强定心神，注目問道：「你就是斷腸簫湯紫烟？」

「如假包換。」

「見面不如聞名，不過爾爾。」

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評語必須下在見過眞章之後，龍媚娘，可惜你已沒有機會下評語了。」

龍媚娘收回被架住的長劍，冷笑道：「你認爲一定能殺死我？」

「當然！」

「作夢……」

忽然一縷簫聲，嫋嫋地傳了過來。

那簫聲中，無殺伐之音，也沒有甚麼喜哀之氣息。

它，輕快得像小溪流水，平和得像春日和風，聞之令人心胸開豁，俗念全消。

龍媚娘俏臉一變道：「那是誰？」

湯紫烟道：「那是小女石小玉，昨宵，曾經跟劉百城交過手的。」

「我想起來了，那個和尚，就是你的老情人石中玉？」

「不錯。」

龍媚娘凝神傾聽片刻，才一撇櫻唇道：「傳說中，斷腸簫是如何的玄妙，如何能殺人於無形，現在，我親聆之下，却沒有甚麼稀奇。」

湯紫烟平靜的接道：「小女是初學乍練，火候還不夠，這一點，還希望各位多多諒解爲是。」

龍媚娘怒聲道：「既然知道她還不成氣候，爲何要强行出頭，丟人現眼？」

湯紫烟仍然是漫應道：「因爲我不願濫殺無辜，又不願他們在旁礙手礙脚，所以，只好以這個笨法子來處理你們的手下。」

龍媚娘臉色一變，擧目橫掃，見她那批手下的人，仍然傲立四週，並無異狀，這才寬心地冷笑一聲道：「冒大氣，也不能離譜太遠了。」

「你不信？」

「我相信事實。」

「那你何妨吩咐下去，試試他們是否還能聽你的指揮？」

龍媚娘半信半疑地，向劉百城瞟了一眼，劉百城目射煞芒，沉聲喝道：「大家一齊上！先將那些禿驢和小狗們給我宰了！」

「……」

劉百城的話，等於白說了，他那批手下的人，一個個聽若罔聞。

「王八蛋！」劉百城厲聲喝道：「你們是死人！」

湯紫烟含笑道：「他們沒有死，只不過是暫時成了活死人！」

劉百城臉色一變，道：「是簫聲震毀了他們的武功？」

「不是，我方才已經說過，小女的火候還不夠。」

「那他們是中了邪？」

「這種幼稚的話，也虧你說得出來，」湯紫烟沉聲道：「他們是被簫聲暫時迷失本性，一身功力却是好好的。」

劉百城截口冷笑一聲道：「好！高明！高明！」

湯紫烟道：「小女還不夠高明二字，等你們這些元兇首惡伏誅後，我還得費神去廢除那些人的功力！」

「……」劉百城、龍媚娘二人冷笑一聲，却沒接腔。

「我知道你們心中不服氣，現在，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除了你們這雙狗男女外……」

龍媚娘截口厲聲喝道：「湯紫烟，你口口聲聲狗男女，如果你父母不是狗男女，怎會將你生下來，如果你和石中玉不是狗男女，又怎會有個石小玉這個小雜種？」

「有道理，」湯紫烟淡淡一笑道：「但普天之下，無數的狗男女，却很少有謀殺親夫的，而像你這樣，謀殺親夫，並毀屍滅跡，還嫁禍他人的，更是前之未聞，所以，我駡你們狗男女，是太抬擧了你，事實上，你連禽獸也不如，是世間上最惡毒的蛇蠍美人！」

「……」龍媚娘被駡得渾身發抖，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話來。

「這些題外話，暫時不談，言歸正傳，」湯紫烟冷然接道：「目前，劉莊的人除了你們這對狗男女之外，還有兩個可以一戰的人……」

劉百城忍不住插口問道：「那是誰？」

湯紫烟道：「一個是你的總管兼狗頭軍師麻鎮西，一個是『中原雙煞』的『鬼秀才』任明山。」

劉百城目光一掠麻鎮西、任明山二人道：「二位兄台，沒有受到簫聲的影响嗎？」

麻鎮西、任明山二人點首同聲道：「是的，一切如常。」

劉百城道：「那很好。」

麻鎮西苦笑道：「只是，咱們的力量是有限，恐怕幫不了大忙。」

湯紫烟微笑道：「麻大總管不用過謙，我知道你不但是劉百城的狗頭軍師，同時也是劉莊中最具實力的第三號高手。」

麻鎮西冷笑一聲道：「你的消息，眞夠靈通……」

忽然，一道精虹，向着湯紫烟攔腰疾捲而來。

那是龍媚娘以馭劍術突地發難。

這蛇蠍美人也眞夠陰險、夠狠毒，不聲不响地，突地發難，而且，一出手就是她的看家本領馭劍術。

但她自信十拿九穩，石破天驚的一擊，於一聲裂帛暴响後，被湯紫烟從容化解掉了。

這情形，不但使到龍媚娘大感意外，爲之一楞，在一旁的劉百城也是爲之臉色一變。

這時，那奇異的簫聲也戛然而止。

湯紫烟目注龍媚娘冷笑道：「淫毒婦人，你的馭劍術，還差得太遠哩！」

接着，又淡淡地一笑道：「馭劍術是最耗眞力的武學，一擊不中之後，如果我乘機反擊，等於摧枯拉朽……」

龍媚娘冷笑一聲，道：「那你爲何不乘機反擊？」

「我不屑打死老虎。」湯紫烟接道：「而且，我也不以馭劍術殺你，你儘管放心調息，我要等你功力復原之後，以普通劍招，讓你死得口服心服。」

儘管湯紫烟表現得光明磊落的態度，但劉百城却還是戒備着飄落龍媚娘的身邊，以防意外。

「不用管我，」龍媚娘向他投過一個奇異的眼色道：「你還等着幹甚麼？」

接着，兩人以眞氣傳音交談了幾句之後，劉百城才揚聲喝道：「麻兄，任兄，請先將那些禿驢與小雜種，給我宰掉了。」

「得令！」

「石中玉你也別閑着。」

話聲未了，劉百城已向忘我大師身前疾撲過去。

同時，麻鎮西、任明山二人也撲向一燈大師、丁志中等人的身前。

一燈大師等人那邊，以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二人武功最高，也許他們不一定是麻鎮西二人的對手。

但加上丁志中、白鳳儀和李捕頭等人的協助，支持個百來十招，是不會有問題的，也不致於影响到二位官大人的安全。

因此，對於麻鎮西的攻勢，湯紫烟與忘我大師二人都未加以重視。

而忘我大師，更是在凝神迎接劉百城的攻勢。

不料劉百城那飛撲的身形，忽然半途一個折轉，竟然後發先至地越過麻鎮西、任明山二人，向一燈大師身前疾射而來。

這是非常陰險，也是十分卑鄙的行動。在劉百城的想法中，以他目前的成就，一燈大師等那批人中，沒有人能抵擋他這雷霆萬鈞的一擊，而在一旁的湯紫烟及忘我大師也沒法搶救他了。

事實上，湯紫烟、忘我大師二人也的確是來不及搶救，但他們二人却表現得非常鎭定，就像眼前的意外危機，和他們毫不相干似的。

倒是一燈大師，氣得白鬍子都翹了起來，也不管自己是不是他這個逆徒的對手，仗劍飛身而起，一面叱道：「畜牲爾敢！」

「嗆」地一串金鐵交鳴之聲過後，劉百城那凌空激射的身形，被當場逼落地面，另一道人影却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當然，由於有人中途截擊，一燈大師不過是徒自緊張了一番。

至於麻鎮西、任明山二人，也被那一串「嗆」然巨震的餘威，逼得中途瀉落地面……

這些，說來雖然嫌繁瑣而又冗長，但實際上，由劉百城命令麻鎮西、任明山二人出手起，到目前爲止，都不過是刹那間所發生的事。

一切靜止後，正邪雙方的人才看清楚，那位中途截擊劉百城的人是石小玉。

可能由於方才一曲簫聲消耗去她的眞力太多，此刻，她的俏臉兒還有一點蒼白哩！

忘我大師精目中放射着摯愛的光輝，目注愛女道：「玉兒，你該好好調息一下。」

石小玉抬手一掠鬢邊散亂的青絲，微笑道：「爹，你把我看得太嬌貴了啦！」

湯紫烟揚聲說道：「那麼，麻鎮西、任明山兩個交給你！」

「得令！」石小玉的神態之間顯得無比興奮地，問道：「娘，方才我那曲簫聲，還算過得去嗎？」

「唔……馬馬虎虎……」

這時，忘我大師已飄落到劉百城身前，淡然一笑道：「劉大莊主，貧僧給你個便宜，自己了斷吧！」

「放屁！」劉百城怒叱一聲之後，立即揮劍搶攻，一面冷笑道：「禿驢，目前，別得意得太早，鹿死誰手，還在未知之數。」

忘我大師一面從容見招拆招，一面笑道：「劉大莊主，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他口中說得輕鬆，但手底下却可一點不含糊。

其劍招的玄妙與驚險，固然不必說，光是雙方劍尖上所冒出的炁芒，就有長達尺許，其森冷的劍氣，逼得遠在五丈外的丁志中等人也不由地連連後退，尤其是郭栢年、王槐這二位官大人，更是臉色煞白，連連打着寒戰。

另一邊，湯紫烟、龍媚娘二人

，仍然在乾耗着。

湯紫烟顯得悠閑至極地，以長劍拄地，臉含微笑，凝注對方。

龍媚娘也是以長劍拄地，却是目含怨毒地，一直在湯紫烟四週上下掃視着。

湯紫烟淡笑着問道：「不認識我嗎？」

「燒成灰，我也認得你……」

「那很好，功力復元了嗎？」

「你有耐心等，就多等一會兒吧！」

「可以，你……還是打算用馭劍術？」

「不錯，那樣可以比較乾脆一點。」

「好，我捨命來陪。」

「而且，這回，我會事先通知你。」

「多謝，可惜啊！可惜！」湯紫烟忽然一本正經嘆了一聲。

龍媚娘一楞道：「可惜甚麼？」

湯紫烟漫應道：「可惜你只吃過半個伍雲，否則，你是有力量可以和我一較短長的。」她的聲音特別低。

龍媚娘臉色一變，道：

「你……全都知道了？」

「別緊張，」湯紫烟低聲笑道：「現在抖出來，對你和我兩人，都不會有影响了……」

龍媚娘一挫銀牙，道：「湯紫烟，今宵，有你無我！」

湯紫烟笑道：「你完全說對了……」

只聽石小玉的語聲微笑道：「姓麻的，聽說你是劉莊的第三號人物，怎會如此差勁？」

原來石小玉和麻鎮西、任明山二人交上了手的。

只見她長劍飄飛，招招都是硬架硬接地，將對方兩人逼得節節後退。

麻鎮西並非浪得虛名，的確是有點眞材實學者，加上有一個任明山作助手，而石小玉又因爲簫聲所耗的眞力並未完全復原。

有着這些原因，所以，儘管他們兩人被逼得連連後退，却並未顯著地現出敗跡來，而且還邪笑道：「別急，麻大爺的眞本事還沒使出來，待會，保證會伺候得你舒舒服服，痛快淋漓就是……」

石小玉雖然外表已長得和成人一樣，但實際上還不過是一個大娃兒，當然聽不出麻鎮西的那些邪門話。

但湯紫烟却揚聲怒叱道：「老賊死到臨到，還敢口舌輕薄！」

接着，沉聲喝道：「小玉，別拖時間，先宰那姓麻的老賊！」

「是！」

石小玉嬌應聲中，長劍上忽然冒出二尺有多的炁芒。

麻鎮西心頭一凜之間，石小玉已嬌叱一聲：「麻老賊躺下！」

麻鎮西自知難逃一死，但他却希望能在死前撈回一點本錢回來。

因此，石小玉嬌叱聲中，他不但不避閃，不招架，而且以與敵俱亡的拚命招式，幾乎是以身劍合一之勢，向石小玉飛撲，口中並冷笑道：「咱們一同躺吧！」

石小玉當然不願與對方拚命，何況，以她的身手之高，麻鎮西那同歸於盡的如意算盤也行不通。

只見石小玉身軀微閃，讓過對方鋒銳的長劍，由橫掃改爲斜撩，劍尖炁芒劃過對方的左腰和右腰，算得上是斜肩帶背地，將麻鎮西斬爲兩截。

麻鎮西臨死前的刹那間，所發出的半聲慘號，發生了連鎖性的影响。

首先是任明山，目睹同伴慘死，心膽俱寒之間，似乎靈魂已經出了竅似的，以致石小玉順勢一脚，踢他的胸膛，居然連哼聲都不會發出，就被踢飛三丈之外，立告了賬。

其次受影响的是劉百城，由於心中一驚之下，右肩已被忘我大師的劍尖劃傷了。

這兩位頂尖兒高手的惡鬥，本來是難分軒輊的膠着狀態，但由於劉百城右肩受傷，影响長劍的運用，實力方面，就有了顯著的消失。

忘我大師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一面沉聲喝道：「劉百城，現在是你接受報應的時候了。」

劉百城一面奮力苦撐，一面厲聲叱道：「放屁！」

緊接着，揚聲喝道：「媚娘，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咱們走！」

忘我大師笑道：「還走得了嗎？」

「老子不信邪！」

劉百城冷笑聲中，奮力一招，將對方的長劍震開，人已騰昇而起。

但忘我大師那被震開的長劍，順勢化作「玉帶圍腰」，剛好將對方的雙腿齊膝而斷。

劉百城痛極之下，發出一聲慘厲的號叫，不，只是半聲慘號，因爲，當他那已受重創之身形下瀉時，忘我大師長劍一揮，他的人頭也落地了。

劉百城死狀極慘，但以他逆倫犯上，殺友奪妻，以及危害江湖等種種罪行來說，也不算過份，更可說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這情形，使得止水師太佛號高喧，一燈大師更是搖首太惜不已。

丁志中向站一旁的李捕頭說道：「李捕頭，劉百城是官府要犯，請你將他的人頭收拾起來吧！」

「是，」李捕頭恭應一聲，將劉百城的人頭拾向身邊，然後向丁志中笑道：「丁少俠，應該還有一顆要犯的人頭……」

丁志中笑道：「少不了的……」

只聽龍媚娘忽然冷笑道：「想要老娘的人頭，作夢！」

湯紫烟冷然問道：「龍媚娘，我實在想不起來，你還有甚麼好拖延的。」

龍媚娘顯得很鎮靜，劉百城的伏誅慘死，似乎對她不會發生一些影响，對湯紫烟的問話，居然含笑答道：「我在等人。」

湯紫烟訝問道：「你另外還有幫手？」

「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

「如果你不怕，咱們就再耗下段時間。」

「還要多久？」

「快了，」龍媚娘忽然抬手向湯紫烟的背後一指，歡呼道：「啊！那不是來了嗎？」

任何人處在這種情況之下，都會忍不住回頭看看。

當然，湯紫烟也不例外，而且，所有羣俠們的目光，也都順着龍媚娘所指的地方望去。

不料龍媚娘却乘此一瞬即逝的機會，冷不防地向湯紫烟揮劍橫掃。

龍媚娘固然夠狠、夠詭！但她所遇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事實上，湯紫烟雖然下意識地回頭看去，却並未鬆弛戒心。

因此，龍媚娘的一劍橫掃，却遭到了極强烈的反擊。

寒芒閃處，只聽「噹」地一聲，龍媚娘出人意外地，化作一道精虹，疾射而起，並嬌笑道：「多謝順風相送。」

原來龍媚娘等人是假，即使她那一劍橫掃，也是有着雙重的作用的，那就是能成功，就向對方一劍腰斬，否則，就借對方劍勢反震之力，配合她自己早已提起的眞力，以馭劍術逃生。

湯紫烟當然不會讓已經煮熟的鴨子又給飛去，當下怒喝一聲：「妖婦留下命來！」

話聲未落，人已身劍合一，疾射而起，而且是後發先至，超過對方的前頭，只見夜空中，兩道精虹互相一絞，立即洒落一片血雨，而龍媚娘的屍體，也砰然一聲瀉落五丈之外。

湯紫烟美目橫掃羣俠，長吁了一口氣，道：「謝天謝地，元兇伏誅，咱們又可以輕鬆一下了……」

（完）

上文提要： 陸游在房中被四個妞兒摸、扭、打、拍，騷擾了一陣，原來是送來一套宮主易釵而弁穿的錦繡衣冠，四個妞兒便爲陸游穿戴起來，見裝扮後的陸游更加瀟洒迷人，而且與宮主一般無二，讚聲不絕中，房外進來一人，陸游抬頭一看，竟呆住了，疑惑那是自己的影子……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三山五岳齊調集　龍潭虎穴蚌埠城

嘿！陸游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諒她也不敢出聲，宮主喜歡的人，也敢和他調情，那還了得，敢是嫌命長了。

想着適才咬得重些，陸游好不得意，先發制人，好主意，瞧這四個姐兒還敢不敢揑一把，踢一脚，不完不休。

那小桃可不是咬着牙兒，連瞟他一眼也不敢。

宮主早已一揮手，兩匹駿馬，八隻馬蹄，格格踏在街上的石板路跑了下去，敢情駕車的也是女娘，不但也衣着錦繡，而且一身勁裝，不用說，也有一身功夫了，駿馬、香車，跨轅的四個妞兒人美艷，車上又高坐着一雙束髮紫金冠，粉玉琢的少年，紫色的劍袖錦袍，在艷陽下生輝流霞，如何不引得人佇脚矚目，只見佇脚觀望的人羣，無數人都瞪大了眼兒，也都多半是一身勁裝，顯然都是江湖上的好漢英雄。

陸游心中明白，這些無數驚愕的眼睛，必也都是匪幫的幫衆了，必是驚訝會有兩個蓮花宮主！越更覺得小梅所說並不誇張，這蚌埠已成了虎穴龍潭，匪幫的幫衆無處不在。

馬車在大街上奔馳，簡直就是在人牆中奔馳，駛過了一條又一條大街，簡直就是在招搖過市，竟會一路無阻，所經之處，前面的行人便早已讓出路來，分站在兩旁。

忒怪，馬車怎已駛回了頭？

「咱們這是……遊街？」

「而且讓人人見到，」小梅說：「你和宮主携手同遊。」

「便宜了你這……陸公子，」小玫瞪了他一眼，說：「從今以後，誰也不敢動你一根汗毛。」

小菊樂得合不攏嘴兒：「你們瞧，那些人眼兒瞪得多大，怎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宮主啊？壓根兒他們就分不出來。」

那宮主如何不得意，挨得他緊了，手也握更緊了。陸游却樂在心頭，從今而後，誰也不敢動他一根汗毛，也把他視作易釵而弁的宮主，他在宮主身邊，心下可想着柳青青，那麼，所在之處，自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尤其是他懷中。

巴不得即刻就天黑，柳青青就會來到他的懷中。

他心裡只有她，柳青青，再容納不下他人了，即使坐在宮主身邊，被她握着手兒。

當眞，柳青青會不會也在人叢中，無處不在的柳青青，會不會也見到了這一切，那麼，一定也會喜歡了，那麼，這才眞是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了。

想到柳青青，柳青青回到心中，柳青青就無處不在了，只覺人叢

中，無處沒有柳青青那雙冷冷的眼睛。馬車停下來了，只聽無數人對他們唱喏，原來已到了如意齋，原來是一家大酒樓，必是早已得到知會了，只見人頭湧湧，但他却視如不見，只在人叢中，只在那樓頭，尋找柳青青。

「瞧他，東張西望，又傻傻呆呆的。」

是誰在說？那自是四個妞兒之一。

「飛上枝頭作鳳凰，我瞧他是樂得傻了。」

「眞是幾生修到，我說是顧盼自豪。」

啐了一口，是小玫，因爲最不服氣，最惱他的，是小玫，誰教他打了她的屁股呀，當着人家面前打了她，即使她不是眞惱，當着人面前，她也要惱在臉上，否則，也不是心高氣傲的小玫了。

小桃却笑得眼兒媚，似低聲耳語，其實話聲連宮主與陸游都聽得清清楚楚，說道：「妳們瞧，宮主若不是對他一見生情……」怎麼格格的一聲，笑了，笑了一聲，才又說道：「若不是一見鍾情，怎會，妳們瞧見沒有，這是從未有過的事，妳們看，宮主那雙含情脈脈的眼兒，就一直沒離開過他。」

如何不是，陸游東張西望，那是顧盼自豪，因爲在尋找柳青青，也在逃避那雙含情脈脈的眼睛，心却在打起鼓來，無處不在的柳青青一定也會見到，但盼她明白，是身不由己。

敢情從未動過情的姑娘，一旦動了情，性烈如火，情烈也如火，那還理會是在稠人廣衆之中，衆目睽睽之下。

這一日，就是這般如此，如何進了如意齋，又如何出來的，吃了些甚麼，都不知道，少不免又曾進過兩間酒樓，也進過不少地方，只知道四個妞兒樂得嘻嘻哈哈，那宮主和他寸步不離，總是併肩，携着他的手。

所到之處，不是迎着他們唱喏，就是肅然拱立，可全是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好漢，小梅說得不錯，那麼，這蚌埠，眞成爲虎穴龍潭了，必是各地堂口陸續調遣來的幫衆，不由陸游不心驚，自然也就暗中加倍留了神。

柳青青究竟在何處呀？

好不容易，眞是度日如年，西下的太陽又落山，黃昏的脚步姍姍來遲，終於，天色黑下來了。

終於，回到了棧房。

「眞沒用，就哈欠連天。」

看不見，不知小桃從那裡伸出手來，又擰了他一把，不用瞧，已知是小桃，因爲不祇擰，還扭了一下子。

小梅嗤的一聲，笑道：「還敢誇男兒漢，嬌嫩嫩，眞不料臉皮子更嫩。」

小菊從他房中出來，笑道：「被咱們折騰了一日，瞧他怪可憐的，房間已拾掇好了，回房去吧，宮主也該歇息了。明兒還有得忙的。」

明兒還有得忙的，這是甚麼意思？

陸游心在下沉，調集來了這麼多人馬，莫非這匪幫有所行動？匪幫的人無處不在，莫非柳青青已露了行藏，人家不過是按兵不動，謀定而後動。

巴不得一聲，簡直是逃進房去，忙不迭把房門關上了，閉着眼兒，舒了一口氣。

會不會，一睜開眼來，柳青青已在房中，已在……面前？

但沒有，必是小菊搶先進房，替他亮了灯，明亮的琉璃灯光下，那房間已煥然一新，無不是重新佈置過了，也和那三間上房一樣。

夜眠一宿，何況是過客，不喜，倒皺了眉頭，不僅是房門已關，睜眼不見柳青青，而是，他倒希望這宮主，對他不這麼好，竟然皆如柳青青所料，溫柔鄉，這就是了，他可不怕這宮主的毒鞭鞭影如山，而是怕，情網已張。

不用經歷，他也明白，一個任性的，情烈如火的姑娘，更何況高高在上，一旦動了情，是情令她溫柔了，變了一個人似的，但也休想再能擺脫她。

可不是，不，不是有些像，多像柳青青啊，毫無避諱，毫無男女之嫌。

但柳青青是關起門來呀，只和他獨處一室，而且，柳青青心中無情，更未生情，不過是坦蕩，不過是江湖女兒，自然的女兒，這宮主可不同了，雖然僅是併肩携手，但稠人廣衆之中，衆目睽睽之下，亦毫不避嫌。

眞不明白，一個無情，一個有情，一般的美，只不過一個美得清麗絕俗，而另一個却美艷又溫柔，他心中却只有一個柳青青。

柳青青，在那裡啊，客棧的客房，佈置得再華麗，也不過是一間小客房，迅速搜查遍了，那有柳青青的影子。

他嘆了口氣，也許是鬆了一口氣，那麼，柳青青不是無處不在，無處沒有她的眼睛了，眞不願被她見到，他和宮主那麼親熱，併肩、携手、同遊，雖是柳青青要他溫柔鄉中走一回的。

想念柳青青，希望她近在身邊，却又怕她見到。

且慢，他眞怕那四個妞兒又溜進房來，送茶送水，也許還是奉命

，不在宮主面前，可更肆無忌憚了，法兒只有一個，一口吹熄了灯，早早睡了。

偏是又不敢關上房門，雖能把那四個妞兒關在門外，但不也把柳青青關在門外了。

那麼，只有早早上床，躺在床上，裝睡。

他猜得不錯，才躺上床，脚步聲已到了門口，陸游連衣衫也不及脫，慌忙把被子拉來蓋在身上。

只聽咦了一聲，陸游鬆了一口氣，因為已聽出是小菊的聲音，說：「我分明亮灯，怎麼熄啦？」

咿呀一聲門响，進房來了，陸游的心立即下沉，因為聽到了笑聲，是一聲輕笑，說：「小菊，你信不信，他會倒下床，很快便就睡熟了？」

是小桃的聲音。他臉上昨兒整夜都紅一塊，白一塊，就是這小桃不但擰，而且扭，原來她最妖媚，也最可怕。

四個妞兒中，小菊最溫柔，別於小桃的妖媚，小玫的火爆，小梅的活潑佻皮，說道：「我勸你還是收斂些兒，休被宮主見到。」

陸游心頭一寒，果然不出所料，又摸着不但擰，而且扭，嘻笑道：「你放心，明兒宮主見到時，就不會紅一塊，白一塊了，不信你也試試，男兒漢，他這臉兒白白嫩嫩的，我知為甚麼，原來他修練的是內家功夫，眞愛煞人。」

吠！不僅被她又擰又扭，而且還俯下頭來，在他臉兒上親了一下，偏他裝睡，連動彈一下也不敢。

敢又如何，難道以牙還牙，也在她臉兒上留下齒印不成。那小桃不僅是親，還是眞咬了他一口。

幸是小菊害怕起來，道：「宮主今日怎會變了個人似的？因為一心一意在他身上，不快走，必然生疑，誰不知你是個狐媚子，快走。」

拖了小桃就走，房門也被小菊順手掩上了，陸游也才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臉上被小桃又擰又扭又咬，如何不痛。

啊呀！黑暗中，是誰！臉上有手兒在輕輕替他搓揉？不，不會是小玫，那麼是小梅了，必是隨同兩人身後，溜進房來，一聲也不响，黑暗中他不知，也把小桃小菊瞞過了。

啊呀！人在身邊，敢情已溜進了他的被窩，因為裝睡，不敢動彈，是以竟然不覺不知。

「你是個最最純眞，最最可愛的姑娘。」陸游說：「小梅，我只敲你一下鼻子，就是因為你最可愛，一個自重的姑娘，也才會受人尊重的，你不會對我胡纏的，是不是。」

「好啊，」身邊的人格的一聲笑，說：「那你是說我不自重了？」

喜得陸游心花怒放。

是早知身邊的人是柳青青，故意錯認作小梅？還是假借小梅來表明他的心迹，表明他眞不是和這些妞兒們打情罵俏？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不過鎮日吊膽提心，生怕柳青青誤會，那是眞而又眞。

「原來，啊！是你！」

不用假裝，他怎會不驚喜呢，正因適才好生失望，也更加倍驚喜了。

「眞難為你了，」柳青青說：

！

「也不用表白了，我若不知你是正人君子，即使再安全，我也不會鑽進你的被窩裡來。」

「當眞，」陸游說：「再沒有地方，比我這……裡更安全了，了不得，現今這蚌埠，已成了虎穴龍潭。」

「而且，」柳青青一定是在忍住笑，說道：「而且，你的身邊，尤其是這被窩兒裡，因為你已成了宮主的……」

她一定是要說禁臠，饒她是柳青青，竟也有說不出口的話兒。

「化身。」陸游忙道。

不錯，人貴自重，而後人重之，非但不敢動彈一下，而且小心翼翼，生怕碰到了她，而且，非得把頭兒躲開些不可，否則那醉人的異香，就會往鼻孔中鑽。

是香由心生？還是她身上眞有異香？也許他永遠也弄不清楚。

她究竟有情？還是無情？是否眞是有如初時認為的，天眞未鑿，仍像是個長不大的姑娘？情愛上，心智仍停留在男女不分的年齡？

不，既然要他溫柔鄉裡走一回，當然知道何謂溫柔鄉？竟然知道宮主一見就會喜歡他，可知她也如是，一見就喜歡他了，當然知道溫柔鄉是怎麼回事……

在他臉上搓揉的手兒，向上移了，那麼輕柔又滑膩，覆蓋在他眼睛上，說：「不准瞪着我。」

那麼……心旌搖搖的陸游想：心智若仍停留在男女不分的年齡，她又怎會知道害臊？

那麼，她只是急切為報仇而已……

他不敢往下想，忽然之間，他的心兒在往下沉，只為了報仇雪恨，只為了他懷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為何要往下想？她已回到他懷中來，難道他不是對她心存敬愛？難道她身世不堪憐？所行所為，不是大仁大義？難道她不是正義的化身，懲惡鋤奸，為人間、為江湖除大害？

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難道，起初，柳青青不是一念之仁，怕賊子傷害他，才把他留下在她身邊？又難道她不是美絕天人。

難道，這不已夠了，夠為她這樣一個好心，其實善良，身世又如此堪憐的絕美的姑娘，為她去赴湯蹈火，那麼，他還往下想做甚麼。

「好了，」柳青青縮回手去，說：「你的心兒不打鼓了，說吧。」

她在他懷裡呀，怎會不知他適才的心跳得有多厲害，又不由他不心中一凜，在她面前，在她的凝視之下，他休想，也不敢打謊語，因為沒有甚麼能瞞得過她的。

陸游吸了口氣，好在他對她心存敬愛，因為愛極，也就成為敬畏了，說道：「原來，她爹還是我的師叔。」

「燕雲子，」柳青青說：「我知道，若不是早知道，也不會教你溫柔鄉裡走一回了。」

「妳！早知道？」

「你忘了我師傅是誰了？」柳青青說。

「當眞！」陸游說：「我眞蠢。」

「你一點也不蠢，不過心性如嬰兒赤子，要不然，你師傅燕山客也不會以你為傳人了，也因這緣故，我也才放心，讓你去溫柔鄉裡走一回，那蓮花宮主是個從小被寵壞了的妞兒，情烈也如火，你被逼出手，必然立即發現你是同門，再加……」

「啊唷，你為什麼擰我？」

柳青青竟也和那四個妞兒一樣，不但在他臂上擰了一下，而且還是眞重。

「我知道她一見，準會喜歡你，就像我……」

她沒說出來，他也知道，是說像她一樣，那麼，她承認喜歡他了？他倒寧願她擰得更重些。

「妳放心……」

「我為什麼不放心。」柳青青說：「聽着了，我不是相信你，是相信我師傅，而我師傅相信你師傅，因此，我也相信你師傅不會擇錯人，以你為傳人，要不，也像燕雲子一樣，被他逐出門墻了。再說：你若敢是心術不正，你若敢……我早……」

「宰了你！」

她一定是要這樣說的，這番雖沒說出口來，他仍難免心中一寒。

「不，」陸游說：「我是說……」

倏地又伸出手來，掩住了他的嘴，倒嚇了陸游一跳，以為又有人來了，那知柳青青打了個哈欠，說道：「都不用說了，我全都知道。」

話聲更低了，那手兒也從他嘴上滑落下去，落在他胸上。

怎麼一句話尚未說完，她已是鼻息咻咻，竟然瞌上了眼，睡着了。

可憐的柳青青，無處不在，尤其是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任她武功有多高強，必然時刻都在警惕，非小心翼翼不可，現在，在他懷中，她已無恐無懼，無戒無備，一旦鬆弛下來，立即睡着，而且睡熟了。

倒是陸游戒備，緊張起來，更要加倍地小心翼翼。不是戒備會有人前來，而是戒備，小心他自己，不敢碰她一下，生怕碰了她一下。

眞是大苦之事，眞不信天下之間，會有更苦的苦事，有美在懷，他竟不能，也不敢動彈一下。

何况，睡吧，可憐的柳青青，他也怕驚醒了她。

他竟連何時睡去了也不知道，要做到懷中、眼中，有美有色，而心中無美無色；鼻中不但有香，那香氣不僅襲人，簡直越來越濃，把他淹沒了，却不能醉，怎麼辦，就必須：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受、想、意、行、識。無眼、無鼻、無色、無香、無味、無觸，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觀自在菩薩，當眞度一切苦厄，他只把那般若波羅蜜多時心經，才誦得五遍，眞個是：受想意行識，五蘊皆空，豈僅無眼無鼻，無色無香，甚至無身，皆幻皆空，乃至由忘我而無我的境界。

可憐的陸游，終於由魔難苦厄中解救出來，而至入了睡鄉，既然無意識，自然也無夢了。

那知，那明月與星辰，却不靜悄悄地走它的道兒，他被雜沓的，急促的脚步聲驚醒了，空院、月明、人靜，嘿！分明是無數的脚步，在急促奔走。

驚醒了的陸游心頭一緊，不但有了身，也有了意識界，懷中、枕邊，餘香仍在，却沒了柳青青。

房門一聲輕响，明月在窗，影綽綽，有人進了屋！

原來是小桃和小玫，該死，必是小桃了，伸手進他被窩裡來，又摸又揑，怪癢的，却又不敢出聲，裝睡。

啪的一聲响，是小玫在小桃手上打了一下，說：「讓他睡吧，宮主吩咐了，若他未醒，休要驚醒了他，當心，你這見不得腥的饞貓兒，宮主就在窗外。走吧。」

「我是試試他，是眞睡着了，還是裝睡。」

好險！若是柳青青仍在，豈僅逃得過小桃的手去。那麼，連他的懷中，也不安全了，只把個陸游恨得牙癢癢，幸是柳青青已不在了，若知他的懷中也不安全，還會再到他懷中來麼？

「急甚麼？」是小桃的聲音在說。

房中黑暗，何況他閉上眼睛，裝睡，只有以耳代目。

只聽小桃繼續道：「幫主已傳下話來，所有人等，都要嚴守崗位，不得擅離，小心戒備。原來幫主亦在蚌埠。咦！又有人來了，又不知是那一個堂主被殺了。聽……」

陸游忙不迭尖起耳朵，只聽話聲在上房階下，那麼，宮主必然是站在階上了。

「稟宮主，」急促的話聲說：「駐守東門的青木堂堂主，以及兩個副堂主，全都是一出房門，也和駐守在北門的白水堂主一樣，連哼也不曾哼得一聲，便被殺了。」

甚至連咬牙的聲音，陸游也能聽到，那格格的咬牙聲，甚至寒到他的心頭。

「亦是死在那姓柳的柳葉飛刀之下？」

「死了的兩個堂主不會說話，但活着的，任誰連人影也沒見到，死的全是被利器割斷了喉嚨，想必就是柳青青的柳葉飛刀了。」

「再探！」

是宮主冰冷的切齒的聲音，冰冷起來，竟有些像柳青青。

必是小玫一把拉住小桃，小玫低聲急道：「這時出去，妳是找死了。妳聽不出，宮主已紅了眼，這時刻，誰不是草木皆兵，一有風吹草動，誰也不會分清人影，先就出手了，這也就是帮主之所以是幫主，眞有見地，故爾吩咐各人緊守崗位，妳懂麼，這就叫做以靜制動，否則，咱們的人成千上萬，難保不像鳳陽的蓮花樓中一樣，自己人打起來，那倒死得人多了，却更連人家的人影也見不到。」

四個妞兒中，果然這小玫有見識，亦可知武功也數她最高了。

只聽小桃也恨得咬牙，說道：「白水堂、青木堂，兩個堂主在帮中，武功已是頂尖的脚色了，竟然在那柳青青手中，這麼不濟，連哼也不曾哼得一聲，便被她殺了，咱們今日，豈不是白費功夫？」

「再探。」是宮主冷厲的聲音，說道：「只管亮着火把，不許掩掩藏藏，若誘得那妞兒前來，算你第一大功。」

那人應了聲，是，又道：「宮主的蓮花旗，高懸在門外，今日更在衆目睽睽之下，遊遍整個蚌埠城，那柳青青沒有不知道宮主在此的，必是知道宮主的金絲神鞭，是她那柳葉飛刀的尅星，是以不敢前來，宮主放心，那柳青青雖殺人不眨一下眼兒，可不把我們這些小脚色放在眼裡，她又能有多少把柳葉飛刀。說眞的，除了白水堂，和他的兩個副堂主，以及青木堂和兩位副堂主之外，那柳青青並未多殺一人，不要說宮主有令了，我猴兒李三也還不是縮頭怕死之輩。」

「好，」宮主的聲音說：「你倒也有些膽識，快去吧。」

了不得，當眞是萬千帮衆中，取堂主首級，如探囊取物，是柳青青所殺的了，那麼，柳青青眞不是濫殺無辜，殺的皆是罪之魁，賊之首，即使她說除惡即是行善，也不是殺人不眨眼兒的，否則，這麼多賊子中，豈少了死有餘辜，罪不可赦的。

了不得，陸游對柳青青更生敬佩，只聽這個自稱猴兒李三嘍囉的話聲語調，就可知道，賊衆雖多，柳青青擒賊擒王，殺其一，儆其萬，都已知道，不與爲敵，柳青青也不會殺他們，萬千的賊衆皆已膽落，不敢爲敵了，那麼，虎穴龍潭，豈不是不攻自破，柳青青今後在賊衆中來去，不也如入無人之地，安如泰山。

了不得！只不過殺了兩個堂主，四個副堂主，豈不是就把那帮主，把那殺害她全家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孤立了起來，自危的，也不過是堂主而已，那禁得起個個擊破，來去無影無踪，柳葉飛刀破空無聲，殺人於百步之外。

外面已無聲了，顯然那猴兒李三已走了，且慢，這小桃說些什麼？說什麼今日的功夫白費了？

只聽小玫道：「蓮花宮主，竟有一模一樣的兩個，衆目睽睽之下，招搖過市，那柳青青便沒見到，必也聽到傳聞了，豈會不知宮主在這裡的，只道會把那柳青青引來，那知竟不上當。」

「金絲長鞭，眞能破她的柳葉飛刀？」

是小桃的聲音。陸游忙不迭凝神。只聽那小玫哼了一聲，道：「帮主這些年來，爲何按兵不動，你又不是不知道。」

「先前還眞是不知，自從三年前，帮主爲宮主打造了這條金絲長鞭，才知有柳青青……」

「別出聲！」

小玫喝道，其實小桃先已閉了嘴，因爲連陸游也聽到了，院中有人走動，風聲颯然，分明有人從房上飛落，原來是小梅，說道：「西金與南火兩堂死了沒十個，也有八個兄弟，若不是幫主早有吩咐，不許擅離崗位，必已天翻地覆了，敢情是疑神疑鬼，自家兄弟，捉對兒斯打起來，傷的人更不知有多少，其實那柳青青並沒現身。」

那宮主一跺脚，牙兒又咬得格格作響。分明近在窗外，必是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那小梅又道：「宮主，天快亮了，不料咱們這麼多人，連那柳青青的影兒也未見到，竟已……竟已……」

「地覆天翻，」陸游心說：「而且人人自危。了不得，一個柳青青，一個小小年紀的柳青青，便已令這千軍萬馬的蚌埠城地覆天翻，惶恐不可終夜。」

眞令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幸是房中黑暗，那小桃小玫又凝神在聽，見不到他雖然閉着眼兒，那眉頭却高高揚了起來。

院中的脚步聲遠了，分明是小梅隨同那宮主，已進入了上房，他眞得非加倍小心不可，這小梅必然輕功了得，也必是青木、白水兩個堂出了事，警報傳來，才出去巡查西金南火兩堂的，才多久的工夫，便已回來了，而且，幫衆必也連她的影兒也沒瞄見，否則，怕不當她是柳青青了。

可知連這四個妞兒，不但有職司，而且各皆身懷絕技，也各有所長。

巴不得小桃小玫繼續往下說，只聽那小玫說道：「當眞，天快亮了，白費了一夜工夫，那柳青青已是不會來的了，咱們回上房去吧。」

「忙甚麼？」小桃竟在陸游的床邊坐了下來，說道：「何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這柳青青神出鬼沒，越是我們以爲她不會來的時刻，也要特別小心。」

啊唷！陸游咬着牙，不料小桃的手又探進被窩裡來，因爲是坐在他腿邊，故爾這番是在他腿上不但擰，而且，該死的小桃，更重重地扭了一下，眞不明白，小玫出手也重，誰敎他當衆打了小玫的屁股呢，恨他惱他也罷了，爲何這小桃又擰又扭，而且總是又擰又扭，可知她其實心中有恨，倒比小玫更惱他更恨他，不明白何時得罪了她，而且，只有他才知道，也像是只讓他知道，因爲人家只見到她擰，見不到她重重地扭。

「這壞透了的小子眞是幾生修到，宮主生怕柳青青傷害他，他睡大覺，倒要我們睜大了眼兒來保護他。」

笑聲，竟是那小玫笑了，說道：「眞是幾生修到，死了，也不知是爲何喪了命。」

陸游心頭一寒，才知道兩個妞兒溜進房來，是奉宮主的命來保護他的。

那小桃却不笑，說道：「妳是眞不知，還是瞎了眼兒，最初，倒眞是小梅出的主意，咱們眞小看了這小妮子，小小年紀，竟然詭計多端，虧她想得到。宮主今後多了一個化身，應該說是替身，混淆柳青青耳目，不辨眞假，眞眞假假，宮主自也可由明變暗了，任那柳青青如何厲害，神出鬼沒，必也會上當，就不怕能逃得出手去，除去這心腹大患，那知……」

小桃竟哼了一聲，才又說道：「那知，眞是做夢也想不到了……」

「面上從未出現過笑容的宮主，妳做夢也想不到，竟會對他生情了，是不是？我却明白，宮主非是無情，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只不過沒有遇到她鍾情的人而已。」

「她性烈如火，不但高高在上，而且眼高於頂，誰敢親近，只有遠遠躲避還唯恐來不及的，而且，見到、遇到的，若不是粗鄙，亦是五岳三山邪惡之徒，而且都是瞧她一眼也不敢的，誰敢親近她？」

「正因如此，」小玫說：「妳覺得沒有，知不知道，這也就是宮主的情性，越來越暴戾之故。」

「陰陽不調。」

「那麼，妳不是眞不懂了，」小玫說：「你想想，論人品，論武功，論出身，可還找得出第二個人來……」

「而且標緻得和她一模一樣。」

「更重要的是，不唯命是從，竟敢違抗她。」

「這我可不懂了。」

「我懂，」小玫說：「咦！眞天亮了。」

陸游慌忙閉上了眼睛，黎明的脚步珊珊來遲，可不是窗上已現了黎明的曙光。

瞞不過小桃，被她又摸又擰又扭的，怎會不知他早已醒了，但却瞞得過小玫，既然小桃也假裝不知他醒了，要聽她們口中言，便繼續裝下去，心想：這小玫的性情像宮主，不怪也更懂得宮主了。

「別走，」小桃說：「妳還沒有告訴我，當眞幫主爲何仍按兵不動，宮主和幫主見面時，只有妳才在她身側，妳必然知道，眞的，說出來人家也不會相信的……」

吆！爲甚麼又捏他一下，不過不是擰，也不扭了，她說人家，可是暗示是在說他？

難道這話是說給他聽的？

只聽小玫道：「幫主忌憚的，當今天下，只有兩人，一個是……喏……」

陸游忍不住，又瞇開了眼睛，只見小玫用下巴向他指了一下，倒嚇了他一下，四個妞兒中，數她武功最好了，前晚雖然不是認眞對敵，但至少有兩脚，他就不曾躲過，甚至不會化解那來勢，認眞對敵起來，只怕要勝她，還眞是不易。

幸好，用下巴指向他而已，並未回頭，小玫繼續道：「一個就是他師傅，但現在已歸隱，是再不下山的了，現在只怕一個九華神尼……」

「應該說是柳青青，」小桃說：「宮主這金絲長鞭，便是專爲尅制

她那二十四把柳葉飛刀而打造的，宮主絕口不提九華神尼，可知九華神尼也是再不會出山的了。

「但却把一身功夫，傳給了這柳青青，你說得不錯，怕了這柳青青，幫主一身銅筋鐵骨，不怕那老尼的彈功神通，但神尼爲尅制幫主這鐵布衫功夫，爲柳青青打造出二十四把柳葉刀來，認眞說，帮主怕了這柳青青。」

原來如此，那麼，柳青青說的眞而又眞了，眞是知己知彼，之所以，那幫主燕雲子始終不敢現身，躲着柳青青，柳青青也千方百計，要找出燕雲子。

他明白了，爲何對付柳青青，竟出動了萬馬千軍，出到火攻，不斷暗算偸襲，顯然是要不斷迫柳青青出手，那柳葉飛刀，用一刀失落一把，便也少了一把，而且，那宮主立即追趕前來了。

陸游吁了一口氣，可知那血海深仇，令柳青青這個年紀輕輕的姑娘不但早熟了，而且沉着冷靜，竟能遠慮深謀，遠勝老江湖。

陸游對柳青青的同情，更是油然而生，在血海深仇的仇恨中長大起來，只有仇與恨的心田，如何開得出情與愛的花朶，磨礪以須，令她的武功與睿智，莫不超人，血海的心田，却萌芽不出情愛的種子來，只有仇與恨，那有男與女。只有報仇雪恨，也只爲了報仇雪恨，此外，再沒有其他了。

柳青青不是來到他的懷抱，而是「躲」到他懷抱中來，只不過因爲知道他不會傷害她，只因爲他的懷抱中，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她出現過令他心醉的笑靨，唇邊眼中，也曾有解凍的時候，出現過一抹笑意，那不過是本能的覺醒，而非情愛。

陸游竟然心中一凜，不由他不警惕自己，不可，也不能自作多情。

可憐、可愛，更可敬的柳青青，他唯一可助的，就只有爲她提供安全、避難、憩息之所了，更何况，柳青青是這樣信任他。

咦，只顧想得出神，小桃、小玫已出了房，房中已闃然無人，甚至院中也沒聲息，一片死寂，他竟然不覺，甚至朝露也靜悄悄染紅了窗上的薄紗。

朝霞靜悄悄染紅了的窗上薄紗，像雲霞，也才發現，原來紙窗已換上了茜紗，那必是昨日白天離去後，這客室又重新佈置過了，甚至連窗紙也換上了茜紗。

陸游再又心中一凜，若不是宮主吩咐，亦是那九尾狐店家，爲討好這蓮花宮主，替他重新佈置過的。若是，那麼，這隻狡獪的老狐猩，也看出宮主對他有情了。

自幼被嬌寵，高高在上，眼高於頂的宮主，不也有如心中只有仇與恨的柳青青，有與生俱來的情與愛的本能，酣睡未醒，一朝醒覺，這宮主的性烈如火，極之暴戾，必也更勝於柳青青，情愛一旦覺醒，便會如缺了堤的洪水，如烈焰，一發不可收拾了，昨日在她身邊，整整一天，他如何會感覺不出那熾烈的火熱，在衆目睽睽之下，她竟然和他併肩携手，同坐同行，原來憤怒的仇恨與烈焰，才會令眼睛燃燒，這宮主的一雙眼，簡直令他害怕。

他竟然也會害怕，害怕的竟是那蓮花宮主的一雙熾燒的眼睛，而那雙燃燒的眼睛，鎮日不曾離開過他。

他坐了起來，不自覺摸着腿上。

不癢，也不痛，小桃不過輕輕捏了他一把而已，不是擰，也不是扭，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不知爲何撫摸起小桃只不過捏了一下的地方來。

且慢，可是在暗示她甚麼？

想想看：小玫說要走了，小桃却留下她來，再又重提甚麼呢？

不錯，是關於那幫主爲何按兵不動。

還有，蓮花宮主的金絲長鞭，是專爲尅制柳青青的二十四把柳葉飛刀而打造的。

還有，招搖過市，不過是要人人皆知，也就是讓柳青青知道的目的只有一個，把柳青青引來。

小桃知道，小玫更清楚，却爲何一再提及，把都知道的，一再重提、詢問，在他床前？

陸游的眼睛亮了，不過也像那映在茜紗窗上的朝霞，絢麗却又氤氳、迷茫。

小玫不知他醒了，但小桃不但知道，而且是被他又擰又扭，把他弄醒了的，即使睡着了，也會痛醒了的，怎會不知道。

陸游的眼睛更亮了，那麼，這一再的重提、詢問，甚至自問自答，都是說給他聽的。

他明白了，也就更迷惑：小桃坐在床邊，爲何要坐到他床邊來？小玫走來走去，小桃坐着的身子，也不時挪移，分明是遮擋着他，不讓小玫發覺他醒了。

一定是了，他竟以爲是小桃妖嬈、狐媚子，賣風情，趁小玫不見，和他擦擦挨挨，那麼，他誤會了。

不，這怎麼可能呢？小桃和其他三個妞兒，皆是千萬個姑娘中挑選出來，而且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在宮主身邊已多年了，自也是陪同宮主練功夫，也一塊兒長大起來的，因此也不同於一般的丫頭、侍女

，不也有時當着宮主的面前，笑謔、言語無忌嗎？何况都有一身功夫，都各有職司，必然也對宮主、幫主耿耿忠心的？何况，不也都玉食錦衣？

摸着被小桃捏過的地方，陸游迷惑不已，他得小心，小桃年紀最長，在蓮花宮主身邊，時間也最長，受恩也最重，會不會……說甚麼她仍然來歷不明，會不會是派來試探他的？

有了，不是說他呆呆傻傻嗎？他就裝呆裝傻，休要上了她的當，不都說小桃是狐媚子麼，便當她眞是狐媚子。

好靜，院中再沒人走動了，擾攘了一夜，前面的匪幫幫主，以及宮主和四個妞兒，必然都是一夜不眠，現在，太陽又爬上了屋脊，必是都睡去了。

還會是誰，當然是柳青青，擒賊擒王，殺了青木、白水兩堂的堂主，連她的影子也沒人瞧見，賊幫的幫衆便有成千上萬，如何不人人自危。

可憐的柳青青，必也一夜不眠了，偌大一座蚌埠城，遍佈幫衆，非是可以落脚之處，無處沒有賊幫的眼綫，而且都是老江湖，多的是下五門的賊子，除了他懷中，當眞，那還有她安全的藏身的地方？

眞是龍潭虎穴，危機重重，老虎也會瞌下眼，她只要瞌一眼兒，便有危機。

越想越怕，當眞事不關己，關己則亂，柳青青，現在何處？教他如何不擔心，一掀被，落下床來，

啊呀！只驚得陸游目瞪口呆！

有人！敢情被窩裡有人，正是柳青青！

原來雖不在他懷中，却在被窩裡，他竟然不知，亦不覺，竟不知她何時進了房！竟會溜上床，鑽進她的被窩裡來，他竟然不知亦不覺。

驚得目瞪口呆的陸游，却心花怒放，笑啦，柳青青本已嬌小，蜷曲起來，更像個小女孩，那床寬大，錦被輕軟又厚厚的，是了，小桃與小玫摸黑進了房，必是她先已溜上床了，她沒驚醒他，却被小桃小玫進房驚醒了來，他却裝着熟睡未醒，不敢動彈一下，直到兩人離去，天光大亮，即使他坐起身來，也全神貫注在窗外。

眞是心花怒放，他倒自擔心她了，敢情她早在身邊，在他被窩裡。

可憐的柳青青，他落下床來，掀開被褥，竟然不曾驚醒她，可知倦極了，又如何會不倦呢，從東門殺到北門，殺了兩個堂主，四個副堂主，在森嚴戒備的虎穴龍潭中來去，如何不小心又小心。

他笑了，擦去笑臉上的汗，好大膽，也好險，小桃小玫在床邊少說一兩個時辰，若然發現了，那還了得，那宮主就在院中，幾番走近他的窗前！

眞不知道，是躭心柳青青，還是躭心小桃、小玫、還是宮主，當然還有小菊小梅，若然發現了，驚動起來，當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宮主的金絲長鞭，眞是柳葉飛刀的尅星嗎？宮主昨日招搖過市，不就是誘她現身，誘她前來，如何會放過她！

而她，柳青青自然先下手爲强，只怕一被發覺，不待她們出手，先已沒命了，柳青青柳葉飛刀的威力，他已見識過了，眞不信這宮主和四個妞兒，能逃得她那二十四把漫天花雨的柳葉飛刀，然二十四把飛刀齊發，自是有如漫天花雨。

陸游抹去額上滲出的汗珠，不僅驚駭，而且被他自己驚駭得呆住了，他竟躭心柳青青會傷害她們。

甚至來不及驚訝，他也被眼前的景象呆住了，因爲陽光透過茜紗窗，幻彩流霞，映在她的熟睡的臉上，像淡淡的氤氳的薄霧縹緲，安祥、恬靜、熟睡的柳青青，便被籠罩在那迷幻樣的彩霧裡。

眞美極了，甚至美得令他發起呆來。

自與柳青青相遇、相識，一直到現今，若不是陰雨綿綿，便是相逢於黑夜，這還是第一次，在陽光之下見到她，而且還籠罩在有如縹緲的彩煙幻霧的茜紗窗下，何况正在想念躭心，更何况是用他有情眼睛看來。

那柳青青竟然熟睡不醒，在虎穴龍潭，危機四伏之中，她竟然熟睡不醒，因爲，是她在他身邊，因爲，相信、信賴他，他能保護他呀！

這也是心中一凜之故，得自重、自尊，那還敢多看她一眼，忙不迭收回目光，閉上他有情的眼睛。

那知就在這瞬間，窗外又傳來脚步聲，這一嚇，眞是非同小可，忙不迭飄身上床，因爲他不願，也不敢驚醒柳青青，而且又要快，非快不可，那脚步入耳，其實近門邊了。

咿呀一聲，門又開了，睇着眼兒的陸游大大鬆了口氣，因爲來的是小菊。這個溫柔，嫻靜的，也最端莊的姑娘，不怕她會揭開被褥，也不怕她會伸手進被窩裡來。

迅速掃了一眼，不怪先前他竟然不覺，連小桃小玫也未發覺出了，在厚厚又鬆軟的被褥覆蓋下，發現不出柳青青了，還眞不易看得出來，即使現在已天光大亮了，主要的是，任誰也想不到他被褥藏着

人。

現在，他放心把眼睛閉上了，原來小菊帶着梳具，替他送洗臉水了。

不錯，這是小菊的職司，擾攘了一夜，都不曾瞌一下眼兒，她却不是，是以起來得早了。

以耳代目，聽得出，小菊放下面盆，走近床來了，一定是在瞧他了，却不曾俯下身來。

只聽她自言自語，說道：「原來未醒，必是被吵得一夜沒睡了，睡吧。」

怎麼沒動靜，幸是他沒睜開眼來，甚至眼臉動一下，必瞞不過她了，原來仍在床前，仍在凝視着他，爲甚麼一聲輕笑，仍是在自言自語，又道：「不怪無情的宮主也對你生情了，不但人俊，功夫也俊，但願你能長留在宮主身邊，宮主就不會再那麼暴戾了，你知不知道，宮主一遇到你，簡直變得連我們也不相信了。」

陸游心頭一緊，因爲感到那床輕微震動了一下，小菊不離去，而且在床邊坐了下來，呔！還道她老實，怎麼在他臉上摸了一下，只不過輕又輕。

只聽小菊又說了，話聲連笑聲說：「眞愛煞人，不怪宮主對你着了迷，初見你，像是呆呆傻傻的，小桃說得不錯，那知你竟會是個壞透的……」

又是一聲輕笑，才又說道：「我問你，我好心好意，甘冒宮主責備，幫你，提醒你，你爲甚麼也……」

這必是仍把前晚的事緊記在心，人家說得如何不是，若不是得這小菊的指點、暗示，他如何脫得出宮主那金絲長鞭，必然傷得更重了，而他，戲耍得性起，竟也在這小菊的臉兒上摸了一把，不用說，這也是以摸還摸了。

陸游大大鬆了一口氣，原來人家也不過是順手摸他一下子而已，不過是把他匆忙間，未曾蓋好的被子，牽來蓋着他露在外面的肩頭，還是眞嚇了一大跳，若是小桃，那還了得，那就不是蓋，而是揭，必已發現柳青青了。

眞是大大鬆了一口氣，他感覺得到，小菊站了起來，總算他知道宮主這四個丫頭無不是有一身了得的功夫，不敢大意，未曾睜開眼來，竟不知小桃也隨她之後進了房。

只聽小桃嗤的一聲，笑道：「這壞透了的小子裝呆扮傻，更忘恩負義，若是我，就重重賞他一個嘴巴子。」

那麼，她偷偷地隨後溜進來，連小菊也沒發覺了，自然都聽到，也見到了，小菊必然臊得臉兒紅透了。

因爲那小桃又道：「瞧妳還敢不敢說我饞貓兒見不得腥，我可不像你們，假正經。」

「眞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小菊說：「妳是從來飯來張口的，誰要你送早餐來，你怎麼送兩份……」

分明小桃與小菊換了位兒，小桃走近床前來了，聽得聲響，原來是把早餐放在桌上。

「我明白了，」是小菊的聲音：「妳想陪他吃……趁宮主睡了，你溜來……」

「你胡說甚麼……」

啊呀！小桃的手伸進被窩裡來，重重捏了他一下，才又說道：「你忘了，人家是男兒漢，大丈夫呀，自有兼人之量，兼人，就是說兩個人的食量，一份怎麼夠，人家鬧了一夜，自然餓了，難道叫人家溜去外面買不成？」

「敢情妳竟也細心，也會體諒人。」

「走吧。」是小桃說：「人家該起身了，趁宮主未醒來。」

「趁宮主未醒來？」小菊說：「我不明白妳說什麼？」

「誰要妳明白，自有人明白就是了。」

竟會是小桃拖着小菊走了。門又關上了，陸游可傻了，怔怔地，像傻了一樣。

且慢，這小桃……天亮之前，床邊的一席話，分明是說給他聽的，這又送兩份早餐來？兼人之量，兩人的食量……

啊呀！莫非，早已知道他床上有柳青青！

甚至昨晚，天明之前，他不知柳青青已回到他的被窩裡來，而她已發現，已知道了！

那麼，昨晚的一席話，就不僅是說給他一人聽的，也是在告訴柳青青。

陸游眞駭極了，驚得目瞪口呆。

陡然間，身上一涼，掀開了被子的柳青青，竟坐了起來，喂了一聲，說道：「發楞做什麼，倒不可辜負人家的好意，起身啦。」

柳青青當先下了床，衣不解帶的柳青青，自是和衣而臥。顯見餓極了，當眞，一舉一動都得加倍小心的柳青青，可憐的柳青青，何來飲食，慚愧，他竟然想不到，反倒是……咦！難道眞是小桃早知他床上有人，而且知道是柳青青？

原來柳青青並非熟睡未醒！必也知道，聽到了，奇怪，反倒一點兒也不驚訝，也不躭心？

至少，都聽到小桃那句話：趁宮主未醒來，也許眞是餓壞了，餓令她甚麼也不顧了。

「來呀，」柳青青說：「休要辜負人家的好心，若我猜得不錯，再不會有人進來了，有人要來，那小桃也會阻止的。」

「你……眞相信？」

陸游瞪大眼睛，望着柳青青，眞是神出鬼沒，來無踪，去無影。

柳青青竟噗嗤一聲笑，說道：「瞧你發呆的模樣兒，倒像我是鬼怪一樣，放心，是鬼怪，也不會吃了你。」

「我才不怕哩，」陸游說。心下却在說，即使吃了我，我也心甘情願。

再不那麼冷冰冰，彩霞仍在她臉上，何況笑靨如花，若他不是這麼驚訝，心中有着這麼多疑團，他眞會醉了，又那會怕。

不怕，倒搔起頭來，說：「你當然不是鬼怪，我却先要知道，你何時溜進房來，又……」

「溜進你的被窩。」

他倒難於啟齒，柳青青倒說得坦然，道：「瞧，人家對你多好，這樣的棧房，如何做得出這樣精美的點心來，必是如意齋送來的了。」

「你眞是……來無影，去無踪。」

「黑夜中，又怎麼有影兒，別疑神疑鬼了，昨晚我不過隨同那小桃小玫身後，溜進房，因爲她們萬萬想不到，竟會有人膽敢隨後溜進房來，這就叫做出其不意，你想想看……」

「是了」陸游恍然大悟，說：「她們全神貫注在窗外……」

「難道你不也全神在兩個姑娘身上？我說溫柔鄉，可沒騙你吧，小桃風情萬種，小玫像紅辣椒兒，別瞧她對你又打又踢，越重，那就是說，越是喜歡你，這樣火辣辣性情兒的姑娘，喜歡起人來，也特別些的。」

陸游的臉兒紅透了，一雙眼睛也睜得不能再大了，却瞪着她。

沒有她不知道的，甚至連陸游他自己也不懂，不知道的，她也懂，也知道，那麼，這柳青青，怎能說她是天眞未鑿？

那麼，並非冰一樣，並非無情。

還說她不像冰一樣冷，說着，說着，柳青青的臉兒又繃緊了，說道：「不過，我可得警告你，你若眞以爲小桃風情萬種，對小桃心存輕薄，不僅她了，我也不放過你，你可得小心點兒，還有那小梅，別以爲天眞活潑無邪，其實人小鬼大，你得加倍小心，對那宮主也最忠誠。」

「我沒有……」

陸游倒被自己的聲音駭了一跳，心裡一急，竟大叫出聲。

本來坐着的柳青青，一閃到了門邊，確知沒驚動人，這才又回到床邊來，冷冷地說道：「諒你也不敢。」

陸游放低了聲音，却已急得臉紅筋脹，說道：「妳不講理，早知溫柔鄉是這麼個滋味兒，說甚麼我也不會答應妳的，鎮日被她們又打又踢，又擰又扭，不信，你瞧瞧，我身上紅一塊，青一塊的。」

繃着臉兒的柳青青，噗嗤一聲，笑了，說：「我知你沒有，我只不過不許你對小桃心存輕薄，對小玫、小菊、小梅，甚至那宮主，我才不管哩。」

「爲甚麼？」

「因爲那小桃是個傷心人，甚至比我更傷心，因爲她必須强顏歡笑，靦顏侍敵，風情萬種，妖嬈、狐媚，不過在掩飾她內心的痛苦，只不過是僞裝。」

陸游大吃一驚，道：「妳！妳怎會曉得。」

柳青青的眼珠子不停在轉，不時側起耳朵，他知道，她在以耳代目，表面上眼中無敵，其實，時刻心中有敵。

可憐的柳青青，即使在睡夢中，即使在他懷中，她時刻在保持着警惕了，那麼，何曾眞正睡眠過，不自覺，握起她的手來，輕輕地，無限溫柔地，她也任由他握着，竟然柔順地，像是不知不覺一般。

他有些明白了，她不是有情却似總無情，不是不知男女有別，當然也就不是不知避嫌，只不過時時刻刻，心中有敵而已，而他非敵，而且信任她。

啊呀！怎麼心中涼涼的。

可是因爲他有些明白了，那麼，豈不是柳青青眼中有他，即使在他懷中，她心中却沒有他？就像現在，這一刻，他握着她的手兒一樣，也無知不覺。因爲只是在側着耳，並不看他一眼，那眼珠子却在不停地溜轉。

「要不要聽故事兒，我說個故事給你聽。」

柳青青的耳朵聳了一下，凝眸，那眼珠子不轉了。

陸游也聽到了，脚步聲，不過遠遠的，他倒心頭一緊，那柳青青却似聽而無聞一般，淡淡的，說道：「是那隻狡獪的老狐狸，放心，不得宮主召喚，不會進來的。」

慚愧，陸游說：「妳又怎會知道？」

「還有，」柳青青說：「不祗一人，還有那猴兒李三，必是有事稟報，見上房的房門關了，這不是又退去了。」

可不是脚步聲無聞了。

「妳！到底……」

（未完・九）

上文提要：傅宗書遇刺身亡，蔡京想利用這事件恢復自己的相位，反正傅宗書已死，可以大做文章，向皇帝趙佶告諸葛先生一狀，豈料諸葛也利用傅之死先在趙佶面前告蔡一狀，果然雙方都很高明，昏君更以爲自己「高明」，其實最高明的是老太監米公公，他送走蔡和諸葛之後，對江湖老大哥方應看提出自己的看法，今後的和局、亂局要如何分解……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師兄弟怨隙漸深　蔡太師從中挑撥

飯局之後，天衣居士就離開「白鬚園」，再入江湖，直赴京師。

因爲他聽到了幾件事。

這些事件他無一能忍受：

——王小石殺了當朝宰相傅宗書，現在，黑白兩道、朝廷、武林都要捉拿王小石歸案。

——元十三限唆使他的徒弟「天下第七」殺了「天衣有縫」，爲的是阻止他去追查當年「長空幫」那案件。

天衣居士只好立即啓程。

王小石是他唯一的徒弟。

他不忍心他會給人懸首城門。

何況，他就是當他是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

「天衣有縫」是織女的兒子。

也是他唯一的兒子。

他對這個兒子從沒盡過做父親的責任。織女叫他做「天衣」，從母姓「許」，就表示對他從未忘情。

他又怎能讓兒子死！

他要去責問元十三限，爲何不遵守當年的約誓！

如果這些都是別人告訴他的話，他容或還會再三考慮、謀而後動。

但這是多指頭陀告訴他的。

他信任多指頭陀。

事急，匆迫，他甚麼也沒帶，甚麼也不帶，只帶走了「乖乖」。

因爲他不捨得離開牠。

他一離開「白鬚園」，「老龍溝」的「美羅布莊」就失了火；是以，王小石重返千山，既見不到他的父親和姊姊，也找不到他的師父天衣居士。

* * *

這時際，元十三限應邀出席太師的飯局。

飯菜上桌。

蔡京請他入局。

* * *

按照元十三限的性情，一般的飯局，他也決不出席，吃這種飯，喝這種酒，他眞寧願不吃不喝，餓肚子算了。

可是太師有請，他不能不去。

主要是因爲：

無論怎麼說，他都欠了蔡京的一點情。

* * *

這些年來，他身懷絕藝，但從未得志過，要不是還有蔡京的照顧，他雖不致於餓死於途，但說不定就眞的只好用自己的一身絕學，只能用在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幹沒本兒的買賣去了。

長期的不得意，使他壯志消磨、抱負成空，剩下的，也許不過一身傲骨和不服氣。

他覺得自己命蹇，一直都沒有出頭的機會；自己身懷絕技，但偏是不夠運，三次比拚，都輸了給諸

葛一招半式；輸的不是武功，而是不是缺了天時，就是失了地利，要不然，就是少了人和！

皇上身邊，已選用了諸葛；小幫小派，他還看不在眼裏；小官小將，他也不屑投靠。要不是還有蔡京賞識，恐怕偌大京師，竟無他元十三限的一席棲身之地！

蔡京是要重用他了，可是，聽太師說：「幾次本待在聖上前舉薦他引兵抗金，但都遭諸葛先生從中作梗，所以才屢不見用。

元十三限一向寡言。

他是在心裏一千遍一萬遍的喊着：諸葛正我，你已走運走了大半輩了，好讓我也走幾步吧！你在當年搶走了我心愛的女子還不算，還這樣逼人於絕，有朝一日，讓我得遂青雲，看我怎樣收拾你！

開始的時候，元十三限還很執着於是非曲直，蔡京所作所爲，他有許多都不合意；可是，經過數十年的失意閑置，加上蔡京蓄意顛倒黑白，元十三限也漸失去了持平之心，偶爾也作出一些偏激之行，於是便受到武林同道的鄙薄。

他心裏總想：我也想當俠者，我也想行俠道，我身手比人都好，但際遇比誰都差！想我行俠爲俠，爲何不在我入魔道之前拉我一把？如果能一朝得志，揚威天下，洗盡大半生寶劍銹蝕，淪爲魔道就魔道吧！誰對我好，我就對他好；誰對我壞，我就對他更壞！至於誰對誰錯，誰還理得！

所以，他甘心爲蔡京所用。

不過，蔡京曾示意要他暗殺一些政敵、良將，元十三限是絕對不肯的。

就算要他狙殺諸葛先生，元十三限亦不願爲。

他要光明正大的打敗諸葛，証明他是最出色的，而不是鬼鬼祟祟的暗殺！

他一直爲無法打敗三師兄諸葛正我而耿耿於懷，近年更苦練「傷心神箭」，以圖雪恥。諸葛先生幾次在皇帝面前替他爭得可以大展拳脚的官職，但若不是爲他所拒，就是給蔡京從中破壞，兩人怨隙漸深。

其實，元十三限在江湖上已極之有名，如果他放開胸懷，不事事與諸葛先生比較，理應覺得自豪才是。他的武功戰陣，放眼天下，能跟他一拚的人已寥寥無幾；他手上調教出來的武將、禁軍，莫不是在朝在野各享有威名。況且，諸葛先生一面受蔡京一黨的排擠，一面要承受天子的壓力；他同時想維護法紀，但又難以情義兼顧，要爲朝廷効了命，又失了江湖義氣；爲百姓請命時，又開罪了不少高官同僚，正所謂是有苦自己知。

至於三十七年前爲「布袋美女」小鏡姑娘所引起的誤會與恩怨，使元十三限含忿黯然而去，但諸葛先生也獨身終老，並未佔着便宜。

可是人在局裏，就算是絕頂聰明的人，也未必看得清楚。

有時候，反而是越聰明的人越是看不清楚。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局，每個人都在局裏，誰又能把局裏局外，看得一清二楚？就算能清楚大局，又有誰人能左右大局，置身局外？

* * *

「飯局」裡還有其他跟元十三限相識（但未必熟悉）的將官和武林同道。

蔡京便在「飯局」裏告訴他一些事：

——丞相傅宗書遇刺身亡。

——行弒者是王小石。

——王小石是天衣居士的徒弟。

——刺殺傅宗書當然是由諸葛先生定計，由天衣居士派人執行：這便是諸葛先生與天衣居士聯手的第一步。

——三天前，天下第七遭天衣有縫的追殺，天下第七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已殺了許天衣。

——許天衣正是天衣居士的兒子。

——而天下第七和傅宗書都曾在元十三限手上學過武藝：天下第七學的是「仇極拳」和「恨極掌」，傅宗書也跟他學過「拳打脚踢一招二式」。雖然兩人學的並不多，元十三限也並沒有正式收他們爲徒，但好歹也可以說得上是元十三限的門下弟子。

蔡京也告訴元十三限：天衣居士已離開「白鬚園」，直撲京城。

他一到京師，就與諸葛先生會合，下一步，就是殺元十三限，再對付蔡京自己。

蔡京只把話說到這裡。

剩下的，他只例舉或出示這幾件事和這幾個事件的「鐵証」，以示他沒半句虛言，更沒一句誑語。

元十三限一直在聽。

他沒說甚麼。

數十年來，他一直未曾得志過，但爲了不讓人看出他失意潦倒，所以一向古冠古服、儀容講究，一點也不寒酸落拓。

他只靜靜的在聽，並沒有甚麼劇烈的反應。

至多，只聽到輕微「卜」的一聲，也不知是甚麼事物折斷了。

此後，就輪到座上的高手說話了：龍八太爺、「天盟」總舵主張初放、「武狀元」張步雷、「落英山莊」莊主葉博識、「鏢局王」王創魁、還有「海派」老大劉全我、「風派」老大

言衷虛、「托派」老大黎井塘、「捧派」老大張顯然都「依次」、「及時」說話了：

「諸葛老兒實在是太目中無人了！太師，這這這可怎麼能忍啊！」

「天衣居士不是跟元大俠有約在先的嗎？怎麼沒招呼一聲就毀了諾，也太沒把元老哥你放在眼裡了吧！」

「傅相爺和天下第七，不是都曾受過元大俠的指點麼！王小石和天衣有縫到底是奉誰之命，老要找自己人的麻煩！」

「太師，我說這次哪，恐怕是『自在門』的恩怨可算到家邦社稷上面去了！」

「太可惡了，可惜我自度武功還跟諸葛老兒差一大截，否則，只要太師一點頭，我王某人立即拚老命去！」

「王兄，這你可多事了，論武功，有元大俠在，幾時才輪到你我呢！」

「幸好還有元大俠在，看諸葛正我還能飛得上天！」

「……不過啊，任是元大俠武功蓋世，一旦天衣居士趕來與諸葛正我會合，可不是好對付的哦！」

「怕甚麼！元大俠自有分數！」

就這樣一唱一和的說下去，元十三限始終沒說甚麼，只是，在座有耳力好的，又聽到輕輕而悶悶的「卜」地一响。

末了，龍八在席上問蔡京：

「太師，這事你看如何料理，請吩咐一聲。」

「聽說，天衣居士已練成『破氣神功』，一身功力，都已回復了；他和諸葛先生聯手，定然天下無敵，除非是元卿和嬾殘大師一齊出手，否則，也難怪他們那麼氣焰高漲了。」

蔡京只淡淡的道：「這是他們『自在門』的事，一切都要看元卿的了。」

說時，目光斜睨元十三限，嘴邊還牽了一抹微笑。

＊　＊　＊

諸葛、天衣……是你們一個迫人太甚，要我在京城裡抬不起顏面，一個毀約在先，居然已偷偷的練成了「破氣神功」！難怪了，原來你們已聯手對付我，好，我元某人還有一口氣在，怎容得你們如此辱我！我已一忍再忍了，好，事到如今，再忍就不是人！

元十三限整裝備馬，束髮戴冠，以決一死戰的心情，佩上了他的「箭」。

傷心小箭。

——傳他傷心的箭。

——傷人心的箭。

＊　＊　＊

其實，今晚元十三限已受了兩次傷。

他傷的是心。

一次是在他聽聞蔡京說諸葛先生如何囂張跋扈、得寸進尺之際，他扚斷了左手無名指，强烈的痛楚讓他强自忍了下來。

一次是在衆人七嘴八舌半諷半勸理應由他處理這兩個「欺君罔上」、「背信棄義」的同門時，他用手指揑斷了他左胸第七根脅骨，才勉强忍了下來。

這是因爲多年來的不得志，才教他學會這種忍法。

也是因爲多年來的不得意，他才會這樣忍法。

可是他現在已不再忍了。

——忍無可忍，就要殺人！

＊　＊　＊

這時候，龍八有問於蔡京：

「太師，依你看，元十三限對此事會不會袖手不理呢？」

「不會，」蔡京斷然的道：「毫無疑問的，元十三限是個身懷絕藝的高手。試看他們那一派的武功，凡是一門絕藝，只要授於他人，不管是不是門徒弟子，一經轉授，立即從本人身上消失，毋論功力如何高深、浸淫多少時間都一樣。可是，元十三限教了那麼多人那麼多絕招，但他的武功還是絕頂高明的。」

「只是，」他悠悠的又道：「他雖然是一個絕頂高手，不見得也絕頂聰明。可惜的是：他是一個極爲小氣的高手。」

「太師認爲他會出手？」

「他現在可能已經出發了，」蔡京說：「就不知道他要先找天衣居士，還是諸葛先生。不過，不管他找誰，我們都準備好了。」

「眞可惜，」龍八扼腕的說：「這三人都是高手，卻不是不通世俗，就是不知好歹，要不然就是量狹氣隘，鬧得要自相殘殺。」

「自相殘殺？」蔡京微笑反問龍八。「你不是一直期盼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早些完蛋，好讓你施展所長的嗎？」

他的神情也沒甚麼特別的，眼神也不算凌厲，但饒是當日雄視天下的文臣傅宗書，而今威鎭八面的武將龍八，都總覺得他每一眼都能盯進自己的心坎裏去。

＊　＊　＊

那一晚，因蔡京有令而出席飯局的一衆高手，不知怎的，都沒甚麼胃口，而且都覺得寒氣侵人，只是在蔡京的面前，死硬撑着，不好意思讓牙齦打顫。

其實蔡京本人，連同內力深厚的龍八，也覺得寒意刺骨。

——自從元十三限一入席，他們就覺得有一種迫人的陰寒。

元十三限臉上的神情，也寒傲似冰。

＊　＊　＊

凡是有元十三限在的地方，就會冷，而且寒。

連跟他在一起的人，久了之後也會發出侵人的寒氣，天下第七跟他學了一套「仇極掌」，日後凡他過處，就寒意迫人。

有次，連他自己也覺得這個冬季太過寒悚，於是教人生了爐炭火，但仍然森寒砭骨；他走出屋外，只見外頭早已是陽光普照、大地回春。

他才知道寒意是來自他的身上。

心頭。

＊　＊　＊

天衣居士是一路躭憂着往京城的方向前來的。

他先在洛陽找一個人。

一個多年的老友。

溫晚溫嵩陽。

＊　＊　＊

他已多年不出江湖，現在要重拾天涯路，少不免要去請教一些仍在道上呼風喚雨的朋友。

有些朋友，天衣居士不想去請託，有些朋友，根本也請託不上，有些朋友，天衣居士也決不會當是「朋友」——他一向自視甚高，但又生性平和，所以才結廬深山，不問世事，逍遙自在便是福。

要找這樣子的朋友，他當然第一個就想到「大嵩陽手」溫晚。

溫晚並不訝異他的來臨。

——自從「天衣有縫」的死訊傳了開來，他就知道，至少有三個久已不涉足京都的人一定會按捺不住了：

第一個當然是天衣居士，因爲他知道許天衣是他的兒子。

第二個自然是「神針婆婆」，她就是當年名動天下的「織女」，她的兒子就是「天衣有縫」許天衣。

第三個是他自己。

——因爲「天衣有縫」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愛將，甚至也是他心目中的愛婿。

他比誰都清楚，天衣有縫是深愛着自己那個寶貝刁蠻女兒溫柔的。

他可沒老。

他眼裏雪亮。

心裏分明。

——神針婆婆託他「照顧」許天衣，其實，是這孩子「照顧」了洛陽溫家才是。

——無論大小繁瑣事務，天衣有縫都打點得頭頭是道，無微不至，無不周到；許天衣絕對是他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如果那刁蠻女能嫁了給他，自己都可以放心了。

也不知天衣有縫急不急，溫晚可代他急，天衣有縫老是把深情藏在心底，柔兒這急烈性兒可不解風情的啊。

是以，他決定要給天衣有縫「煽一煽風，撥一撥火」。

他表示要把女兒嫁給「洛陽王」那寶貝兒子金大十。

這下可眞非同小可，許天衣痛苦思慮一番之後，馬上採取「行動」，向溫柔表明一切。

這都落在溫晚眼裏。

但也不知是溫柔不明白許天衣對她的心意，還是以爲溫晚眞的要把她許配給金公子，她也立即採取了「行動」。

她逃婚去了。

一路逃到開封。

於是，溫晚派遣天衣有縫，把他的女兒追回來。

他知道以天衣有縫的輕功與身手，要追回溫柔決非難事，他還以爲自己這妙計，一舉兩得；到時候，這麼長的一段路程，小兩口子邊行邊作伴，還怕不日久生情？

他卻沒料到；以天衣有縫的純厚，以及溫柔的拗執，許天衣找到溫柔果不是難事，但要勸她回家可是難若登天的事。

何況，溫柔一進京就跟開封府中的恩怨情仇纏箇沒了，不是說走就能走，說去就可去的。

——在遣天衣有縫赴京找回溫柔的同時，溫晚和神針婆婆都要許天衣順便「明查暗訪」一下，當年發生在「長空幫」的一件奇案，他們都要天衣有縫留意，到底是不是元十三限教人做的。

——他在官場中仍握有相當實權。

——他在武林中也有相當聲望。

——洛陽溫氏的「家底」，還算「厚實」。

——有「權」、有「勢」、有「家底」，還怕沒有「朋友」麼？

溫晚叫天衣有縫不妨去投靠一個「老朋友」。

——這位「老朋友」在京城裏很有實力。

——這個「老朋友」欠過溫晚的「情」。

——天衣有縫去投靠他，正是兩得其便。

「老朋友」正是「六分半堂」總堂主：雷損！

可是溫晚也斷斷意料不到：

天衣有縫抵京城不久後，雷損已然在金風細雨樓戰死。

——接待天衣有縫的人，變成了「六分半堂」新任接班人狄飛驚。

更令溫晚意外的是：

——女兒還沒有回來，但天衣有縫也命喪開封，下毒手的人據說

是天下第七！

這就使得溫晚無法再坐鎮洛陽了。

——不爲天衣有縫報仇，他就愧對兩個「冤家老友」：天衣居士和神針婆婆！

所以，就算天衣居士不來找他，他也會去找天衣居士。

＊　＊　＊

這兩個老友終於在洛陽會面。

「洛陽依舊，你也多年未重遊故地了，」溫晚跟他說，「我就大膽的躭擱你幾天，由我安排些舊友來跟你把臂同遊。」

「你呢？」天衣居士反問他。

「我答應過紅袖神尼，」溫晚說，「我得要先上小寒山一趟，不過，待事情一了，我會儘速趕回來的，那時，我們再一起赴京。」

天衣居士笑了。

他極好潔。

身上的衣服，連一絲皺紋也沒有。

臉上的皮膚，也一樣沒有皺紋。

看他的樣子，彷彿連心都不會有過傷痕似的。

其實當然不是的。人生在世，一向都是歡心易得，安心難求；歡欣易獲，寬心難留。

天衣居士只是比較一般「拿得起、放不下」的人「放得下」一些。

——或許，他之所以放得下只是因爲他根本沒「拿起來」？

「我知道你的意思；」天衣居士說：「你看我這樣子，赴京要是惹上蔡京，準沒好收場的，所以你要伴我赴一趟危局，是不是？」

溫晚馬上笑道：「當然不是的，老哥你就算不動手，單憑你的法寶，陣勢和奇門遁甲，誰能逼得近你！若論奇變，天底下縱有萬變高手，也得要喪在居士你的億變之手！」

「你這可是折煞我了！」天衣居士笑着搖了搖頭，「溫兄，你還是不能當官。」

忽然扯到當官的事來了，溫晚倒是一楞，問：「怎麼？」

「你跟三十年前一樣，難得說謊，一旦逼不得已，還是眼不敢直視；」天衣居士笑着說：「官場上那有這般不善於說謊的！現在當官的，官愈大，撒的謊就愈大，你這樣怎當得了大官！」

「所以，我才回到自己老家當這撈什子官，這叫『父母官』：萬民暖飽如己事，天子呼傳不上朝；年來何事最銷魂，綠水青山書作城！」溫晚說：「我有自知之明。」

「我也有自知之明。」天衣居士說：「我知道我敵不過元四師弟，不過，依我看，四師弟也不至於要加害我。我一上京，就會有『六分半堂』的支援，另外，諸葛三師弟一定會捍住我這身老骨頭——你放心，折不了的；萬一是折了，也就罷了，也活到古稀之齡了，夠本啦。」

「你……」

「你就別搪我了，否則，我倒要你施施妖法了。」天衣居士半逗趣半認眞的道：「京師的危局，我這身老骨倒是要試闖一闖。」

天衣居士既是這般說了，溫晚也不好強加阻擋，只好說：「居士興緻倒是頗高！」

「我這叫老不死，迴光返照！」天衣居士笑道：「你少爲我擔憂得臉有憂色的，我又還沒死，你把愁容留着日後用得上才用吧！」

溫晚忙道：「我倒不是躭心這個……」

「是躭心令嬡嗎？」天衣居士問：「聽說她也去了京城？」

「這瘋丫頭，都是我寵壞她了！讓她回來，看我可不打折了她的腿子！」溫晚一提到溫柔，語氣也悻然了起來。「不過，聽說她在京師，和令徒倒是挺熟絡的。」

「這個……」天衣居士笑了。「待我到了京城，定會找到世侄女勸她回家。不過，我可不能跟她說：她老子要打跛她的腿！這樣一說，她倒是奉旨不回家了！」

「沒用的！那丫頭不受勸，不聽勸的！」溫晚氣得吹鬍子，「不勞了！你勸也是白勸！」

「不見得！我只要說……」天衣居士笑了笑，「說句謊話就得了，不過，她要是聽了我這世伯的勸說而回來，你可不要責罰太嚴的，以免我在世侄女面前顏臉無存，日後挺不起老骨頭來當人世伯了。」

「說謊？」溫晚奇道：「說甚麼謊？」

「就說你病了。」天衣居士胸有成竹的道：「她一定立即就回。」

「她有那麼孝心就好了……」溫晚嘆息道：「我也不是躭心這個。」

天衣居士詫問：「那麼，你擔心的是……」

「我眞不明白，像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這樣大智大慧的一流高手，大家也鬥了數十年了，怎麼還會這樣鬧下去，造成這樣子的危局；」溫晚說：「這到底是怎麼生的禍端呢？」

天衣居士長嘆了一聲。

溫晚忙道：「要是不方便，我只是隨便說說而已，決非……」

天衣居士截道：「你想知道？」

他沒等溫晚回答，便悠悠而簡略地道出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一段長達四十年的酷烈鬥爭的經過。

仁宗時，邕州西南之地，時有作亂。其中濃氏族人，掠殺尤甚。其中有智高者，勇而善戰，先求封于朝廷，不許，便掠地稱王，先陷邕州，再一口氣攻下橫、貴、藤、梧、龔、康、端、封等八州。仁宗大驚，狄青請帥，時韋青青青手上四大弟子參軍翼助狄青，叛軍終爲敉平。

智高敗退逃入大理，縱火焚城，伺機而起。

仁宗生怕智高再興風作浪，於是請能人潛進大理刺殺智高。

他七次親自請葉哀禪執行任務。

葉哀禪確是文武全才，他曾在韓琦、范仲淹麾下効力，曾歷水川之戰和渭州之役，每次都智勇過人，殺敵無數，但朝廷積弱，欲振乏力，大勢所趨，西夏交戰，都是鎩羽而歸。後返朝中，又歷朋黨之爭，相互詆譭，葉哀禪本已心灰，時又因一段傷心事，更加意懶，故掛冠而去，看破紅塵，之後，世間便沒了葉哀禪，只有雲遊四海不知所踪的嫩殘大師。

於是，刺殺智高的任務，便落在葉哀禪三個師弟的身上。

天衣居士自幼體弱，後爲「禽獸」夏侯四十一所傷，不管文才武略再高，但高深的武功全練不得，不能練，所以在這件刺殺行動裏便全派不上用場。

理所當然，這任務就由當時年輕銳氣、心高人傲、志大才盛的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兩人一力承擔了。

當時，元十三限鋒芒畢露，諸葛先生沈潛自負，兩人時有爭鋒，但交情仍甚篤。元十三限老是覺得諸葛先生運氣比較好，如果說兩人分頭追兇，諸葛先生總會與他在選擇的路上順利逮着在逃的兇手，而自己卻陷入泥濘之中，皇帝要分別召見兩人，接見元十三限那天恰好地震，傳召一事自然作罷，召見諸葛那天卻風和日麗，天子便叫諸葛正我一起與他狩獵。

元十三限當然沒有仔細的去辨別：有許多「運氣」，的確是不能掌握的，但有更多的是諸葛先生自己「掙」得來的。

譬如「追凶」一事，諸葛先生就憑他的智慧，推斷「凶徒」大概是往那個方向逃遁，因而作出選擇。他義不容忍的去抓那「凶徒」，因爲「九死一生」仇厲生的「九死無悔神功」，恐怕非元十三限所能應付，而且，諸葛先生不欲四師弟涉險，而且，他自信可憑機智計謀擒仇厲生。

元十三限自然也不知道，在很多情形下，諸葛先生忽然故欲禮讓，有的不與他爭。有時，元十三限也是聰明人，他感覺到三師兄有意讓他，這令他更不高興，覺得這是一種侮辱，一種鄙視，這比擊敗他還令他憤怒。

不過，元十三限再嫉妒，也只是光明正大的與諸葛先生爭，決不施陰詐技倆。

這次，刺殺智高的行動前，他們作了一個約定：誰先殺了智高，以後便誰服了誰，再也不得心有不甘。

——元十三限矢志要好好表現一下，擊敗諸葛。

——諸葛先生則以爲這樣可免除後患，他知道四師弟是個篤守信諾的人，不管誰勝誰負，這次定了優劣，以後卻可以免去許多煩憂。

人活在世上，能不能免除煩憂？

答案當然是：不能。

幾乎可以這樣說：沒有人可以絕對免除煩憂。

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煩憂的恐怕也不是人了。

諸葛先生是智者，但智者也一樣不能免憂：通常，一個智者除了証明他是個聰明人之外，也暗含了他是個要常運用智謀解決問題的人。

是故智者常憂。

知足常樂。

元十三限不知足。

他一直忿忿不平。

——諸葛能，我爲何不能！

殊不知天底下偏就有些事是你能我不能的，正如有的事是我能你不能一般。

＊　＊　＊

諸葛先生決心要輸。

只要他輸了，元十三限贏了，氣便可以平了。

諸葛就是要元十三限心平。

只要心平，自然就能氣和。

可惜的是，世上有一種人，你給他玫瑰，他要的是幽蘭，你給他金銀，他却要珠寶。

你要讓人、容人，首先還得要那人知道你的容讓，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這才是有來有往，但有的人根本就不重視你的容讓，結果是得寸進尺，得尺進丈，到最後，你只好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不如就從一開始就不忍不讓，寸步不退的好。

有的人，你讓他，對他而言，不是善意，而是侮辱。

世上有的人，亘常把敵意當善意，有的人則把善意當敵意，人卻把敵意巧妙的隱藏在笑意之後，有的人心存善意却常給人誤解爲敵意。對元十三限而言，諸葛先生任何善舉，他都當成敵意；對諸葛先生來說，元十三限一切敵對行動，他都以善意化解。要是你呢？

其實對人常有善意，不是要求好報，而是使自己活得開心。

（未完・四）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上文提要： 江北四老佟元修等，被程小蝶請到刑部貴賓廳設宴招待，江北四老感激程小蝶斬斷血障救命之恩，願意留在刑部效勞，以盡棉力。後再到雅室密斟，為破言侍郎之案共同謀策。佟元修分析目前形勢，提出刑部不可明目參與兩派殺手陣中，更不可逼虎跳牆，應轉向言府內部細作調查……

小小侍郎府　處處存詭秘

程小蝶道：「我要你估算一下言侍郎死亡的時間、日子，不能錯，時辰也要準，辦得到麼？」

「屬下有驗屍單，初驗，復驗都經我手，不是很難的事，」邊仵作道：「不過，屬下現在不能回答，恐有失誤，回去查過驗屍單，推敲一番，再來向總捕頭報告。」

「寫下來，明天上午一早送到我公事房來。」程小蝶道。

邊仵作離去之後，程小蝶回顧小文、小雅一眼，道：「我們也得休息一下，使腦頭保持清醒，下午，妳們打扮一下，跟我去審訊囚犯。」

「還要打扮哪！」小雅道：「這不是審訊囚犯，是陪他們吃花茶呀！」

程小蝶也被逗笑了，道：「對！這要看妳們的溫柔功夫了，能不能讓他們回憶起細微小節，盡吐眞言。」

「小姐，張班頭帶着三個年輕捕快在場，」小文道：「方便麼？」

「妳們當眞要飛媚眼，擺嬌態誘惑囚犯啦？」程小蝶道：「那還成何體統，我只是要妳說話溫柔一些，幫我找出破綻。」

「說清楚啊！」小文笑道：「妳一聲令下，我和小雅賣弄起風情，我也覺得不像話呀！地方不對嘛，所以才問個明白。」

「過去，妳比小雅文靜，」程小蝶笑道：「現在瘋起來，竟不在小雅之下呀！」

「原形畢露了。」小雅道：「這就叫日久見人心嘛。」

主僕三人，公事完後，常常說說笑笑，互相的調侃一下，舒散一下緊張心情。

＊　＊　＊

賓館的大廳中佈置得充滿喜氣，香茗、細點之外，還有瓜子糖菓，程小蝶一身青素，未施脂粉，看上去還有威嚴，小文、小雅黃衫、花裙、紅綉鞋，像兩隻美麗的蝴蝶滿場飛。

第一批七個人物中，四個門房兼護院，年齡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間，形象忠厚，身體強壯，似乎都練過幾年武功。

三個僕人，也面貌老實，不像刁惡之徒。

張百通善伺人意，帶進來七個囚犯，送上茶水細點，後帶着三個捕快退到大廳門外。

「我請七位來，想請教言侍郎被殺的事，」程小蝶道：「諸位先請用茶，吃點心，再用心回憶一下，那兩天有甚麼可疑的人，可疑的事，任何微末細節，都可能有助案情，諸位要言無不盡，不可有絲毫保留。」

招待很輕鬆，但談的事情却嚴

肅，七個人吃不下茶點了，凝神思索。

「這可是為着諸位好，」小雅道：「牢房那比家裏好，何況，諸位的妻兒，都在倚門等待，只要案子一破，找出兇手，總捕頭會立刻釋放諸位回去，也好和小別的家人團聚啊！」

「言侍郎是諸位的主人，」小文道：「大概諸位心中也有着為他報仇的心願，那就和刑部誠心合作。」

小文、小雅，邊鼓敲得震天響，還眞的是起了作用。

立刻有人開了口，道：「小人李清，是門房，負責守候門戶，當值夜班時，看到了一件事，不過，是非常微小的事，不知道對案情是否有助？」

程小蝶道：「甚麼事，詳盡的說出來。」

「那夜三更時分，言夫人的臥房中突然亮起了燈光，約有一盞熱茶工夫，燈火才熄去，小人在言府當差，已有三年時間，夜班也值了數百個晚上，記憶中初更之後，言夫人似已就寢，房中從未亮過燈火。」

「哦！」程小蝶目光掠過另外三個守門護院，道：「三位呢，是否記得深夜時分，言夫人的房中亮過燈火？」

三個人沉吟了一陣，齊齊搖頭。

這實在是一件微末細節，言夫人的房中半夜裏點起一個燈火，原因太多，所以，程小蝶未再追問。

偏是小文接了一句，道：「那一夜，是幾月幾日？」

「四月十七日，」李清道：「小人記得很清楚。」

「言大人好像是四月十八日被殺，」小雅道：「是不是？」

「是！」李清道：「所以，小人才記得很清楚。」

「言大人的書房呢？」小文又接了一句。

「十夜燈火九通明，四更左右才熄燈，言大人有晚睡的習慣。」李清道：「但午覺睡的時間却很長。」

突然發生的異徵，在兇案前一夜的三更，就值得追查了，程小蝶暗中叫了一聲慚愧，忖道：「如非小文細心，這麼重要一條線索就忽略了過去。」立刻打起精神，道：「言大人常常的深夜不寐，可有原因？」

「這……」四個門房對望了一眼，同時點頭，仍由李清回答，道：「鑒賞古玩，當然還有素喜姑娘陪着他喝酒，享福啊！」

「醇酒美人夜讀書，」小雅道：「再把玩着天下最名貴的玉器，難免就樂極生悲了。」

「最重要的是，」程小蝶面色嚴肅地說：「你們七位再仔細的想想，四月十七、十八那兩天，有沒有人來探訪過言侍郎？」

四個門房同時搖頭道：「沒有。」李清吁口氣，接道：「言大人的朋友很少，能進入他書房的朋友更少，在我的記憶之中，只有兩位訪客進過他的書房，不過，最近一次是在三個月前的事了，不知是否對案情有所幫助？」

李清不但是應聘最久的門房護院，也是四個人中的領班，言府中守門防護的事，都由他調配分派。

「是甚麼樣的人？」程小蝶道：「來人的年齡、衣着、口音等，描述得越清楚越好。」

李清道：「三月前來探訪的一位，正值隆冬季節，他身着羊羔皮襖，黑布棉褲，足着鹿皮高腰、軟底靴子，但可看得出一身風塵之色，似是走一段很長的路程而來，主人對他很客氣，親自迎進書房中。」

「那人的年齡呢？」小雅道：「還有說話的口音？」

「一頂黑色的厚毡帽，連着護臉當風罩，遮住了五官，只露出兩隻眼睛和鼻孔，看不到臉形，」李清道：「不知他用甚麼方法，早已和主人聯絡好了，他的人已到門口，我們沒有來得及盤問他的身份，主人已迎了出來，領着他進了書房，所以，我們也沒有聽到他說話，自然不知他的口音，那書房離大門距離數十丈，自然也聽不到他們談話了。」

小文道：「另一個是甚麼人，總不能也戴一頂護臉毡帽吧？」

「那就更神秘了，」李清道：「一頂青呢小轎，在言大人迎接下直到了書房門內。」

「全是白問了，」小雅道：「你們自己想想，四月份中，你們還見到了些甚麼可疑的人物？」

「十九日上午素喜發覺言侍郎的屍體，立刻呈報夫人，」李清道：「小人奉命報案，跟着刑部副總捕頭就帶着仵作趕到言府。」李清恭謹的回答道。

「是素喜發覺言大人屍體的？」小文道：「素喜不管打掃洗刷的事，一大早跑到書房去幹甚麼？」

「幹甚麼小人是不清楚了，」李清道：「言大人書房後另有一間臥室，只有素喜可以自由進出。」

「你是說言夫人也不能進去？」小雅道。

「夫人能不能進出書房小人不知道，」李清道：「但小人工作三年，記憶中言夫人從未去過南書房。」

程小蝶點點頭道：「還有甚麼

可以提供的？」目光轉望向三個僕人，看得很專注，看得三個人心頭發慌，逼得中間一個開了口，道：「我們的工作是掃洒庭院，整洗廳房廚厠，再就是聽總管吩咐，作些雜事，搬移東西，至於夫人住的北院，用不着我們，由嬤嬤和丫頭們打掃，言大人的南院書房，也不要我們幫忙，所以，我們很少見到大人和夫人！實在想不到有甚麼可以說的。」

「好！如此七位請暫回監房，查明了這個案子，」程小蝶道：「立刻釋放你們。」

張百通適時而入，低聲道：「收押的十四人，跑了一個素喜，現在是十三個人。」

「我知道，先把他們帶回牢房，吩咐廚下三餐的供應上，豐富一些。」

「是！」張百通招來了兩個年輕捕快，帶走了七個人。

程小蝶目光一掠小文、小雅，笑道：「兩位能幹的姑娘啊，可有發現？」

「北內院、南書房，中間隔着廳堂、廚房，」小文道：「言宅不算大，可也不小，夫婦兩人各在一方，是不是早已恩盡情絕了？」

「言大人的學問好，想必也知風水，廚房不能擺在住宅的中間，」小雅道：「那叫火燒中堂，不利宅子主人啊，爲甚麼不調整重建呢？」

「廚房在中間，兩面要起吃喝酒食，都很方便，」小文道：「如果刻意迴避，一年也可以不見面的。」

「高論啊！」程小蝶道：「兩位觀察案情，愈見深入精密了，大有直追四大捕頭之能。」

「是小姐教導有方啊！」小雅道：「妳的才慧過人，丫頭們也拚命學聰明了。」

「要是我們眞的已很聰明，就不會放過言夫人這一條重要的線索了。」小文道：「四大捕頭，絕不會這麼馬虎，我們兜了一個大圈子，耗去這麼長時間，縱然有留下一些破綻，言夫人也可以從容彌補得天衣無縫了。」

「這是經驗，和才慧無關，」程小蝶道：「我們最缺乏的就是經驗，這要慢慢磨練，是無法快速成長的，所以，明天去見言夫人，我要請神眼叟佟元修陪我們一起去，他的見聞之廣，閱歷之豐，只怕關杰也無法比得上。」

「是一頭成了精的老狐狸了，」小雅笑一笑，道：「但還是被小姐收服了，不容易呀！」

「江北四老看出了苗頭不對，準備要抽身離去。」小文道：「却不料泥足不容自拔，差一點送了老命，刑部可以不理這件事，小姐却扛了下來，妳表現的技藝，使他們敬服，但他們更敬服的是小姐的江湖道義和氣勢，才願捨却老命留在刑部幫我們。」

「倒是多虧了鐵面神丐關杰，不是他愛管閑事，」程小蝶笑道：「江湖人怎敢夜闖刑部總捕頭的宅院……」

「是閨房！」小雅接道：「他早已知道妳是女的，而且是鮮花似的大姑娘，莽莽撞撞就闖來了，是自恃行爲端正，心無邪念，才理直氣壯而來，雖然是冒昧一些，但却是可敬得很。」

這時，張百通已把第二批人帶到。

這一次只有三個人，一位廚師、二個花丁。

表面上，這些人並不重要，但却是線索關鍵所在，查問得好，可能理出一條破案線索，至少也可以發覺一些牽連的內幕。

所以，程小蝶對三人非常客氣，起身讓三人落座，先敬了一杯茶，才問道：「三位在言府中工作多久時間了？」

一開始就問上重要處，果然是進步很快。

「我是廚師，小姓丁，在言府工作三年多了。」

「我們來得晚一點，」兩個花丁同時答道：「不過七個月。」

「兩位是何人介紹入府的？」小文道：「除了整理花園之外，還作些什麼工作？」

「花園雖然不大，但却事務繁多，單單魚池就有兩個，可供觀賞的魚羣，五顏六色，都是很少見過的品種，言大人也愛吃魚，但一定要吃活魚，所以又有一池專供他食用的魚，這兩池魚種都不能死，要花費很多時間照顧；花園中又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花木，有些怕水多，有些怕乾旱，忙得我們兩個人精疲力竭。」

「都是些什麼花木呢？」程小蝶道：「兩位是花丁，識花的能力很强才對？」

「都是少見的花，我們作了十幾年花丁，見識過不少的名花品種，都很嬌貴，但每天花上兩個時辰，就可以整理得井然有序，保護完成，而言大人這座花園雖不算大花園，可是種的東西却雜得很，又很多像是草，根本就不會開花，但言大人却要求我們細心看顧，我們兩個人每天都忙活五六個時辰，再加上那兩池魚，既怕冷又怕熱，比整理三五座大花園還要吃力，害得我們不得不住在花園，晚間也要起身巡視牠幾次。」

「這裏工作如此累人，」小雅道：「你們爲什麼還要幹下去，不辭職呢？」

「工錢高啊！」仍由左首一人回答道：「一個月十兩銀子工錢，換一家得幹三個月，忙一些，只好認了。」

程小蝶道：「這麼說來，你們兩個整日在花園中工作了？」

「對！晚上還要加班，連回家看老婆孩子，也是五天輪一次，兩個人分開外宿，晚上回去，次日一早就得趕來。」

「言大人是否常進花園中，」程小蝶道：「一次停留多久，都作些什麼事情？」

「言大人常去花園，有時隔三天，有時一天來一次，」左首那個人答道：「他不是賞花，是去看他種的怪草，常常把我們攆回房去，他一個人在園中徘徊。」

「很好，現在該說說什麼人介紹你們入言府的，」程小蝶道：「要說得清楚些。」

「總管言貴，聽說我們整花的能力不錯，親自找上我們，用重金挖我們入言府的，」這一次是右首一個花丁回答，道：「先付安家銀子五千兩，每月工資十兩銀子，大價錢呀！再忙也要撐下來。」

「言夫人去過花園沒有？」小文突然問道：「是否也很欣賞那些不開花的草？」

「言夫人從未去過花園，所以，我們兩人都沒有見過她。」

「素喜呢？」小文道：「去過沒有？」

「素喜是常客，陪言大人在園中散步。」

程小蝶點點頭，目光轉注到丁廚師的身上，道：「你在言府工作三年多，什麼事，都該知道了？」

丁廚師急急接道：「廚下的事，小人當然清楚，其他的事小人就不瞭解了。」

「那就先說廚下的事情吧！」程小蝶道：「言大人和言夫人吃的飯菜，是否是同樣的，一次炒成？」

「不一樣……」

「哪裏不一樣？」小雅打斷了丁廚師的話，道：「言夫人是不是吃素？」

「倒是沒有吃素，只不過要求口味清淡一些。」丁廚師道：「言大人就不同了，非常注重進補，雞鴨活魚之外，還進參湯、雪蛤膏等，言大人非常會吃，有些他拏入廚下的東西我都沒有見過，烹飪方法，也還要他指點。」

「後花園中那些非花若草的東西，」小文道：「言大人如何處置？」小文目光又轉在兩個花丁身上。

「好像是採回去，怎麼用，小人就不知道了，」左首花丁答道：「我只看他採去一些枝葉，却不知作何用處。」

「你們就沒有懷疑過？」小文道：「也未動過好奇之心，過去查個明白？」

「有，只不過極力克制着心頭慾望，不去看它，怕看出廂煩。」

「一忍就忍了七個月？」小文盯着他問。

「不，有一次，實在忍不住了，他又不在，」左首花丁接道：「言大人採走了一些枝葉後，我就跑去查看，有些斷折處，流出白色漿液，有些味道辛澀，和一般的草、木、花莖，無太大分別，所以，也就消去了好奇之心。」

小文回頭望着程小蝶，程小蝶道：「言大人也知藥味，看來，言大人的學識非常廣博。」

「問題是採了這些葯物去作什麼？」小雅道：「種那些草葯，又命令花丁細心照顧，必有它用處，不知道是不是也包括天荊刺在內呢？」

眞是出語驚人，程小蝶和小文全部都聽得呆住了。

艮久之後，程小蝶才低聲說道：「不會吧！那等奇毒之物，如若能易地而生，豈不是人人自危了？」

「這後花園中的事物，需要仔細地瞧個清楚才好，」小文道：「小小一座侍郞府，却是無處不詭秘。」

程小蝶點點頭，示意張百通帶走了兩個花丁，只留丁廚子一人在廳，程姑娘一個眼色，小雅姑娘突然出刀，一刀掠過丁廚師的頭頂，削去了一大半的頭髮。

那是一柄三寸左右的小刀，刀如蟬翼薄，鋒利，可作利刀用，小雅姑娘右袖中帶了一個五寸寬的銀護腕，刀就插在護腕中，是一種非常難練的暗器，因爲它體積小又輕，着力不易，施用它，全憑功勁才行，不過，揑在手中當刀用，可是鋒利異常。

丁廚師嚇出了一身冷汗，摸摸腦袋，雖然不見血，却成了半個葫蘆頭，刀鋒是貼着頭皮掃過，削成了半個光頭，天啊！只要那麼深一點，削去的不止是頭髮，就是一層頭皮了。

「說！」小雅冷着一張臉，道：「我不想聽廢話，要句句有內容。」

丁廚師道：「說什麼呢？小人心中一團亂，無從說起呀，倒不如姑娘點題，小人回答，我願知無不言。」

小雅冷笑一聲，道：「好，先回答，言大人和言夫人是不是恩情早斷？」

「這個，小人眞不知道啊，不敢亂講！」丁廚子道：「但小人一入言府，北內院，南書房，就很少往來

，飯、菜分開叫，口味亦不同，雖是一家人，但小人這個廚子，却要作兩家的菜。」

「北內院中有幾人吃飯……」

「姑娘，」丁厨子打斷了小雅的話，道：「這個，小人無法計算，菜餚很豐富，饅頭隨便拿，他們有多少人吃喝，我實在算不出來，不過，約略估算食物的用量，常有變化，証明了人數有時多一兩人，有時少一兩個。」

「你是說，北內院用餐的人，忽多忽少？」程小蝶道：「也就是說常有客人來了？」

「南書院也是一樣！」丁厨子道：「照我作厨子的估算，他們的客人都不多，一兩個人而已，這就是我對言府中全部感受的心得，其他的，我是眞的不知道，一個人忙作那麼多人的吃喝，還加茶水、點心，使我難離開厨房一步，雖有男工作下手，却幫不上大忙，重要的事我都自己動手。」

「爲甚麼言大人不多請一個厨子幫幫你？」小文道：「把你苦得這模樣？」

「我也是這樣想啊！」丁厨子道：「也會把想法告訴了言總管。」

小文道：「言貴怎麼說？」

「他說，會轉報大人請示，不過，却又說大人喜歡吃我作的菜，加個人，只怕菜味搞亂了，」丁厨子道：「所以，加了我一倍工錢，看在銀子份上，只好拚老命工作了。」

程小蝶一皺眉頭，道：「言侍郎怕多請一個人，却不是爲了省銀子？」

丁厨子怔了一怔，道：「這個，我也想不通啊。」

「再問你最後一件事，」小雅道：「言貴的言詞之間，是偏袒言侍郎呢？還是偏向言夫人？」

丁厨子想了一陣，道：「這方面，他是金口不開，明知道雙方的事瞞不過我丁某人，三年不提一句話，有時，我也想知曉一點內情，故意問上一兩句話，怎麼一家人不在一處吃啊？」

「問得好！」小雅道：「言貴怎麼回答你？」

「輕描淡寫說一句，口味不同啊！所以，要多麻煩丁厨師了！」

「滑得很嘛！」小文道：「這傢伙可能知道很多。」

程小蝶揮揮手，張百通帶走了丁厨子，才道：「丁厨子一臉刁相，是那種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所以，我要小雅給他點苦頭吃吃，但咱們對別人還是要和氣一些，下一次是女的，一嚇唬，恐怕她們把想到的話，也給嚇回去了。」

「姑娘放心吧！妳那裏不遞眼色，」小雅道：「我們絕不敢亂動，還得陪着笑臉爲幫妳呀。」

「咱們是三堂會審，誰先想到疑問，誰就先問，」程小蝶道：「言貴這個人跟了言侍郎二十年，一定知道言侍郎很多事情，我們竟把他給忽略了。」

「現在消息還未洩漏，」小文道：「去抓他還來得及，我請郭副總捕頭帶我同去……」

「不要抓，」程小蝶笑道：「去通知阿横、阿保監視他，這個人對主人不夠忠誠，可能還有別的原因，要阿横他們小心一些，只能跟踪監視，不許動他，除非他離開京城。」

「知道了。」小文站起身子，快步離去。

阿横、阿保在那裏？沒人知道，小文也不清楚，不過，他們就在刑部附近，除了程小蝶、小文、小雅之外，別人也無法招呼他們現身。

「只是一件殺人盜寶的命案，」小雅道：「深入追究，却是如此的複雜。」

「因爲，他不是普通人，是富可敵國的言侍郎，」程小蝶道：「再加上他廣博學問，能識玉、也知藥，善於算計，精於匿藏，不發生這件命案，有誰知言侍郎如此富有……」

「小姐，我有些想不通啊，」小雅道：「他收藏那麼多奇玉，單是一件辟毒蟾蜍，只要洩漏出去，都足以要他的命，他一定也明白這個道理，爲甚麼不請些高人保鏢呢？」

「那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麼？」程小蝶道：「保鏢的，知道了這些秘密，也會興起貪念，一樣會盜寶殺人，可能殺他的，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爲一塊青苗玉下手殺友了。」

小雅點點頭，道：「他種了很多藥物在園中，就不是一般研讀醫道了，而是在作些試驗。」

「對！言侍郎身上的秘密太多了，表面上瞧不出一點破綻的家庭，夫婦早已恩斷情絕了，」程小蝶道：「花園中種藥物，也是一着奇招，誰會想得到呢？這個人不簡單，我相信他有着一套保護自己的計劃，只可惜還未及完成。」

「如此一個聰明多才的人，」小雅道：「死得是不是有點可惜？」

「如沒有發生這件命案，」程小蝶道：「十年後，世間可能又多了一家萬寶齋，也可能是刑部追捕的人……」

張百通帶着一位嬷嬷，兩個丫頭進入大廳。

兩個丫頭都在二十上下，嬷嬷也不過三十四五的人。

張百通安排三人入了座，立刻

退了出去，兩人隨行的捕快，這次沒有跟進來。

這地方有茶，有糖，有瓜子，那裏像審問人犯的地方，簡直如招待朋友，所以，三個人也沒有驚怕的感覺。

「那一位是侍候言大人的？」程小蝶目光在兩個丫頭的臉上轉，發覺她們雖然不是很漂亮，但二十歲的大姑娘，全身充滿青春氣息，並未因坐了幾天牢，有所憔悴，這一點使程小蝶很愉快，証明了她們未受虐待。

「小婢文芳，」坐在右側的丫頭道：「負責打掃南書房，奉侍言大人酒飯、茶水。」

程小蝶點點頭，道：「可是妳到厨房取得酒菜、茶水，送入書房？」

「由男僕送到南書房庭院的月洞門外，」文芳道：「小婢再接下送入書房。」

「言大人生前進餐時，是一人獨吃呢？」小雅道：「還是有人陪他？」

「大都由素喜陪同進餐，」文芳道：「小婢從未得此榮寵，却負責收拾碗筷。」言來若有不平。

小雅笑一笑，道：「南書房中只有你們主婢三人麼？」

「是，」文芳道：「主人上朝，或因事外出，只有我和素喜兩個人了。」

「妳對素喜知道多少？」小雅道：「不要急，慢慢的想想，記住，不能說謊，也不能說錯。」

文芳凝神思索了一陣，道：「素喜爲人，表面隨和，骨子裏却很高傲，又得大人寵愛，名份雖和小婢一樣，事實上，小婢連她也要侍候。」

「原來如此，可眞是委屈妳了，」小雅道：「素喜也把妳呼來喝去麼？」

「那倒不會，」文芳道：「她只要描我一眼，我就盡快動手了，南書房的事情不多，不很忙，也不累人，只是心中有點不服，同是丫頭，素喜却有小姐命，眞是人比人氣死人。」

「可能她比妳更辛苦，」小雅道：「侍候言侍郎的生活起居，還要陪他吃飯喝酒，不會比妳輕鬆嘛！」

「說的也是。」文芳笑道：「這樣想一想心中就平靜了，我和素喜相處近一年，就在一種妒忌、畏懼中過來……」

「慢慢慢，」小雅道：「妳妒忌，我們明白，但畏懼由何而生呢？素喜罵過妳，還是打過妳？」

「不用打罵了，只要她一瞪眼，就嚇得我腿軟了，那裏還用開口。」文芳的臉上微現紅暈，憶往事，頗有點不好意思的感覺。

小雅想到素喜精湛的武功，一瞪眼，定然是殺機逼人，文芳自然要被嚇壞了。

「素喜眼裏有刀啊！」文芳道：「看得人心頭發毛，她一定身懷武功。」

「看到過素喜表露武功沒有？」小雅道：「一年多相處，總會露出一兩點破綻的。」

「沒有看過。」文芳沉吟了一陣，道：「有一次，言大人在書房中和人爭吵，吵得很兇，我聽到拍桌子的聲音，那人吼叫了兩聲，突然停下，片刻後素喜扶着那人走出來，我站在一處屋角看，那人臉色蒼白，頭上不停的滴下汗水，走路也很吃力，如非素喜扶着他，只怕寸步難行。」

「以後呢？」小雅道：「素喜總不能送他出府啊！」

「只送到南書房月洞門外，就由一頂小轎接走了。」

「文芳，」程小蝶道：「言侍郎有一位乘轎直入南書房的客人，就是他了？」

「好像不是，那頂轎子我見過，是藍絨轎面，藍色轎頂，看上去很華貴，抬走那人的轎子，却很普通，青布轎面，是那種隨時可以叫到的輕巧小轎。」

「轎夫怎知道有人受傷？定是有人召喚了，什麼人召來的小轎？」

「沒有人召喚，是那人乘坐而來，轎子就等候在南書房圍牆的月洞門外。」文芳道：「言大人嚴令下人，不得進入月洞門，事實上，南書房包括庭院在內，是一片禁地，除了我和素喜，可以自由出入之外，言總管見大人，也要我們通報才行。」

程小蝶和小雅同時一怔，忖道：「看來，言侍郎這書房中的秘密，連言貴也要迴避了，究竟在搞什麼呀！」

「文芳，妳進去過書房嗎？」小雅道：「書房中都放些什麼東西？」

「當然是書了。」文芳道：「好大的一座書房，四壁書架牆般高，擺滿了書，好像天下所有的書，那裏都有。」

「難道就沒有別的東西嗎？」小雅道：「妳再仔細想想看，妳常常打掃書房，定然印象深刻。」

「書桌上有文房四寶，也放了一個青玉筆架，書案正前面的書架上，似乎空了一格。」文芳道：「正好在言大人的眼皮下面，不過，我記不清有否放東西。」

「聽說言大人書房之內，還有一間秘密的臥室？」小雅道：「妳去打掃過沒有？」

（未完・十七）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崔慧、上官燕遇到神偸鑽天飛鼠，原來他是來歌樂山莊尋寶的，據說是白跑了，梅公子和二女連忙退出壁洞，他們因追踪破廟人影而分了手，二女來到山神廟發現了歌樂山莊的公孫慶和于文嫻審訊罪犯，突然又來了追風劍客、燈心和尚，二女被他們發現，要追查梅三公子的下落，傳說他已取得歌樂山莊的兩件至寶……

黑白二道索異寶　梅和兩女同拒敵

燈心和尚雙手合十，連連點頭道：「那也只好如此！」

陰世秀才打鼻孔哼了一聲，問道：「那麼大師傳想動兵刃，還是拳掌？」

燈心和尚雙手一攤，笑嘻嘻的答道：「出家人從來不帶兇器，先比拳掌也好，如果不分勝負，貧僧倒還有點小玩意呢！」

陰世秀才借着問話之時，早已蓄勢運勁，這時慢吞吞的應了個「好」！

餘音未絕，忽的身形如電，陡然一招「荊山采玉」，五陰手向燈心和尚當胸印到。

這一招說打就打，出手十分奇快。

燈心和尚微微一哂，身形斜讓，橫臂出掌，使了一招「螳臂擋車」，潛運功力，硬封公孫慶的掌勢。

「嘿」！「嘿」！陰世秀才又是幾聲冷哼，右掌直擊不變，左手駢指如戟，「寒鴉登枝」，打橫裏逕點燈心和尚右臂。

燈心和尚左手上撩，格開陰世秀才左臂，同時開氣吐聲，右腕突然加勁，向前推出。

但聽「砰」的一聲，四條臂膀同時接實，兩人又各自向後退了三步。

崔慧瞧燈心和尚搶先出手，不由拉着上官燕，倒反而停下身來，她知道這些人把自己當作天台派門下，他們爲了兩件什麼寶物，傳說被梅哥哥取走，想從自己兩人身上，追問下落，看來極難善了。

燈心和尚、追風劍客、十二金錢任龍、陰世秀才公孫慶，沒一個是好惹的人物。

一對一，還怕贏不了他們，如果聯手對付自己起來，可眞辣手，梅哥哥怎的不見影子？

難得他們雙方搶先動上了手，不管誰勝誰負，至少可以減少幾個强敵。

就在她微一沉思之際，燈心和尚和陰世秀才又欺身疾進，拳打脚踢，各自攻出了三五招。

掌風足影，急如驟雨，兩人勢均力敵，一時之間難分上下。

三小姐于文嫻這時却嫣嫣婷婷的走到崔慧身前，未言先笑，叫了聲：「兩位姐姐……」

她黑白分明的俏眼珠，斜睨着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悄聲兒道：「他們都不是好人，爲着奪兩件什麼寶物來的，妳們快走好啦！這裏我和公孫先生會對付的！」

崔慧笑道：「不要緊！我不怕他們。」

上官燕忙道：「崔姐姐，梅大哥不知那裏去了，我們還是找他去吧！」

崔慧點頭道：「那也好！」說着含笑對于文嫻道：「姐姐，那我們走啦！」

于文嫻又道：「妳們貴姓？」

崔慧把自己和上官燕的姓名說了。

于文嫻揮手道：「崔姐姐，上官妹子，妳們就請吧。」

追風劍客、十二金錢任龍剛想追去，只見于文嫻嬌軀微晃，纖纖玉手，斜橫着長劍，攔在前面！

「哈哈，貧僧早已說過，兩位女菩薩只要說出梅三公子下落，貧僧就送妳們出雪峯山去！」

燈心和尚突捨了陰世秀才，身形縱起，凌空追來！

「賊禿，你眞是找死！」

崔慧脚尖才點牆頭，倏然回身，右手揚處，「劈空劍訣」的銳利內勁，猶若一道劍氣，對準燈心和尚當頭劈落！

燈心和尚不愧五台名手，身在半空，肥胖身軀突然一個觔斗，打橫翻身。

袍袖一展，人又倏然縱上牆頭，直楞楞的瞧着崔慧，心中一陣納罕，內家掌風中帶有銳利的劍風的，只有衡山嶽麓老人一門。

此老不收門徒，那末這女娃兒，敢情是他的孫女？

提起嶽麓老人，此老輩份甚高，武功自成一家，即使像華山太白神翁，也得讓他三分，自己那裏惹得起他？

當下滿臉堆笑，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女菩薩請恕貧僧眼拙，多多冒犯，九大門派，誼如一家，不知女菩薩是嶽麓老人何人？」

他此言一出，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也呆住了手，眼光齊向崔慧上官燕瞧去。

「哈哈，諸位不是要找小生嗎？怎地我來了半天，你們却不理不睬？」

聲音不算響亮，但清朗明徹，字字鏗鏘！

大家給突如其來的聲音，聽得一怔。

連忙回過頭去，只見神案前面，不知何時多出一個二十來歲英俊秀逸的少年公子，臉含微笑，負手而立，清雅高貴得出塵拔俗，蕭灑已極。

眼前這一羣人，在江湖上也算得響當當的高手，居然連人家如何來的，都沒瞧清楚。

「梅哥哥！」

崔慧看到梅三公子突然現身，高興得叫了一聲，又翩然躍下牆來，走近他身邊。

燈心和尚也連忙跟着回進大殿。

只聽十二金錢任龍，已搶先開口道：「閣下大概就是近日傳言中自稱天台派的梅三公子了？」

他聲音冷傲，顯然沒把面前這個少年放在眼內。

泰山磐石堡出來的人，那會瞧得起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

梅三公子朗聲應道：「小生正是天台派梅君璧，閣下有何見教？」

「嘿嘿！兄弟自出道江湖以來，從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什麼天台派？」

十二金錢任龍語氣越來越不屑了，臉上一副自以爲名門正派的神氣。

梅三公子自從上次紅燈夫人問他門派的時候，他想到自己自幼在天台習藝，就說出天台派來，此後他就一直以天台派自居。

這時一聽十二金錢意存輕視，不由雙目精光陡射，微含怒意的道：「那末今天就讓你增點見聞！」

陰世秀才公孫慶最工心計，他眼看兩人言語越說越僵，不由心中暗喜。

聽說梅三公子武功高不可測，不僅獨臂天王李殘和金老二都栽在他手下，就是連副教主都不支而退。

今天正好讓你們九大門派的人打個頭陣，想到這裏，便退後了兩步，冷眼旁觀，默不作聲。

燈心和尚却也存着同樣的心理，他近日聽到江湖上的傳說，梅三公子曾在岳陽擧手之間，擊敗了江湖上視爲兇神惡煞的轎前四煞，大家把他捧上了天。

但今日一見，除他兩道電光似的眼神，稍異常人之外，根本瞧不出是身懷絕技的人，難道江湖上傳言失實？

哈哈，任龍十二金錢有點耐不住了，我出家人就讓你佔個先籌。

果然！十二金錢任龍聽梅三公子一說，勃然怒道：「你有多大年紀？也出口狂言，難道沒聽過泰山磐石堡的威名。」

梅三公子敞聲笑道：「小生自出道江湖以來，從沒聽說過泰山還有什麼磐石堡？」

他不過借用十二金錢任龍方才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這話聽到任龍耳中，何異小覷了他泰山一派。

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喝一聲：「好狂的小子，你就見識見識泰山磐石堡的厲害！」

呼的一拳，直擊過來。

梅三公子好像並沒有注意，依然負手而立。

不！他連頭都別了過去，正眼也不瞧一下。

十二金錢任龍出手如風，還當對方來不及閃避，心頭暗喜。

「砰」！居然一擊就中對方左

肩。

不好！他肩堅如鐵，自己腕骨竟被震得隱隱作疼！

奇怪！這一拳，力道足以擊石成粉，難不成他的肩頭比石還硬？

唔！這小子練的是童子功，任龍一不作，二不休，猛然大喝一聲，勁貫右臂，又是一拳，閃電般對準梅三公子胸口擊去。

梅三公子好像毫不在意的接了他一拳，其實也被震得身子晃動，血氣微浮，心中暗暗一驚。

心想此人拳上功夫，倒實在夠沉，換了旁人，怕就接不下來呢！

想到這裏，突見十二金錢又是一拳當胸擊來，不由傲然一哂，暗把般若神功凝集胸前，依然不避不閃，負手如故。

十二金錢任龍這一拳，可說用上了全身力道，拳抵前胸，突然手腕微旋，擊出勁力，再次加强。

那知一拳擊中對方胸膛，竟然好像擊在棉絮之上，柔軟得絲毫用不上力道。

他在江湖上也成名多年，自然見多識廣，對方分明身具上乘內功。

如果等他運勁反擊，自己非受重傷不可，驚駭之下，趕緊收拳疾退。

泰山磐石堡素以「隔山打虎」的剛猛拳掌見稱於世。

十二金錢這兩拳，梅三公子接得若無其事，不但任龍震駭莫名，即是在場高手，也全都凜然變色！

燈心和尚等任龍疾退之際，不慌不忙的大袖一揮，縱步而行，口中叫道：「任施主快請住手！」

一面單掌打訊，笑向梅三公子說道：「天台佛宗，雖不在九大門派之列，但紅蓮白藕，武林同源，小施主不可誤會。貧僧風聞歌樂山莊的兩件異寶，已爲小施主所得，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梅三公子方才已聽得不少，這批人好像全爲什麼寶物而來。

由此推想，昨晚在歌樂山莊石室中遇上的鑽天飛鼠，顯然也是爲了兩件寶物，才由北方專程趕來，但當時聽他口氣，似乎並沒得到。

那末爲什麼無緣無故的說是被自己取走呢？

爲了這兩件寶物，大家不惜爾虞我詐，明爭暗奪，到底這是什麼東西，值得如此重視？

對這些疑問，一時又無從解答，眼看燈心和尚一雙紅絲包睛的貪婪眼光，兀自骨碌碌的瞧着自己，不由心中一陣厭惡，暗想江湖上盛傳的九大門派，原來全是這些貪婪小人。

當下並不回答，只是冷冷的一笑，問道：「不知大師垂問，有何見教？」

燈心和尚見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分明那兩件異寶果眞被這個青年人得去，心中不禁又驚又喜，急道：「小施主既然能參透『天外浮雲』偈語，尋獲寶物，可知道兩件寶物來歷，和目前武林引起的爭端嗎？」

梅三公子見他信以爲眞，心中暗暗好笑，傲然說道：「願聞其詳！」

燈心和尚低喧了一聲佛號，說道：「提起這兩件寶物，原是一位得道高僧所發現的，他不願寶物長埋地下，湮沒無聞，又不願被歹人得去，爲非作惡，這就留了四句偈語，以待有緣。這四句偈語，大概當時知道的人也並不多，後來傳到武林前輩異人青蓮眞人耳中，他學究天人，胸羅萬有，這四句偈語，在他眼中，自然一目瞭然，但以他當時的身份，那屑一顧？於是就把這四句偈語，分記在他手著的『青蓮眞經』上下兩卷的最後一頁之中，而且在下卷末頁上，還信筆亂塗的畫了一張山水畫，也許就是寶藏之圖。過了百十年之後，江湖上只知有這兩件異寶，但四句偈語，已沒人能說得出來，自然也無法探求寶物。這時，那部『青蓮眞經』却落在關外一位奇人手上。他收有兩個弟子，後來把眞經傳給大弟子，大弟子練了三年，學有三成，然後又把眞經借給他師弟閱讀！這時正當流寇倡亂之際，政綱不舉，盜賊蠭起，那師兄眼看國事蜩螗，民不聊生，就毅然從軍，以他所學，自然屢建奇功，數年之間，就擢升到了參將。那『青蓮眞經』下卷，也就一直留在他師弟身邊，滿清入關之後，師兄屢抗清兵，終因大勢已去，改了道裝，四處奔走，意圖聯合志士，共謀再學，這就在河北、山東一帶創立了一個教宗。」

燈心和尚說到這裏，三小姐于文嫻突然插口問道：「你說的是天理教老教主知機子？」

燈心和尚並沒理她，繼續說道：「那師弟當年練習『青蓮眞經』上卷之時，因年齡尚稚，根本不知最後那頁所寫的兩句偈語在說什麼，是以並不在意，後來不知怎的，又當上了清朝的游擊，駐防岳州，並且又交了一批三教九流的人，聽人家講起這兩件寶物，漸漸又推測到『青蓮眞經』上的記載。但苦於上卷的兩句偈語，已經記憶不清，自己雖有眞經下卷，無異大海撈針，天下之大，名山大川，何可勝計，一時又到那裏去找呢？他風聞師兄在河北山東一帶，秘密創教，便隻身趕去，那知道一去，有如泥牛入海，沒了下落，有人推測，定是被他師兄害了，這是十幾年以前的往事。後來不知怎的江湖上突然傳出

尋找寶物的兩句偈語，那就是『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兩句。武林中人，一聽寶物有了着落，就紛紛四處尋踩，但怪事也接着發生，江湖上不少成名人物，就相繼失蹤，各門派的門下弟子，也時常血濺荒原，其中有不少，當然起因於互相猜忌，造成仇殺，各門派之間，幾乎無日不在爲了尋寶尋仇而忙碌。但這兩件寶物到底落在何方呢，江湖上依然傳言不一，直至最近，才知『洞中之洞』已被玄女教發現，那就是他們劃爲禁地的『歌樂山莊』。這消息雖然還只有少數人知道，但聞風趕來的，却也大有人在。」

梅三公子聽他說了大半天，依然沒說出兩件寶物到底是什麼？但至少對這兩件寶物，總算弄清了一些來龍去脈。

心想難怪歌樂山莊隧道入口，白骨纍纍，原來都是覓寶之人，歌樂山莊因恐被人洩漏消息，才殺之滅口。

可見爲了一個貪字，害得多少人濺血送命，儘管死的人不在少數，但後繼者還是如此孜孜不倦，惟寶是問。

這又豈是留傳四句偈語的得道高僧，和手著「青蓮眞經」的青蓮眞人始料所及？

他沉思有頃，突然脫口問道：「如此說來，大師傳也是聞風趕來尋寶的了？」

燈心和尚雙手合十，又念了一句佛號，臉色一正，道：「貧僧出家之人，尤戒貪婪，不過爲了這兩件寶物，使天下武林，掀起無窮殺機。貧僧曾在我佛如來面前，許下宏願，誓要尋歸佛門，才能永敉爭端，是以貧僧要向小施主化個善緣，功得無量。」

梅三公子見他一廂情願，心中頗覺好笑，本來自己既然沒有得到什麼寶物，何苦頂這個缸？

但天下之事，往往說不清楚，即使自己據實相告，又有誰會相信呢？

你越否認，他們越信其有，眞是說也說不清楚，看來鑽天飛鼠這個玩笑，可把自己開大了。小施主不聽貧僧良言，結個善緣，難道以你一人之力，能和武林羣雄爲敵嗎？

燈心和尚見他沉吟不語，呵呵笑道：「近日聞風趕來的武林羣雄，也不在少數。」

梅三公子敞聲微笑道：「這個倒不勞大師傳躭心，如果無端找上小生，小生自會打發他們回去！」

「好狂的口氣！」追風劍客突然冷吼了一句。

「嘻嘻！那麼小施主就先打發我們回去吧！」

燈心和尚故意套上了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還連帶把陰世秀才也拖到一條陣線之上。

梅三公子缺少江湖經驗，自然上了他的鬼當，果然目掃全場，朗聲說道：「這個自然！」

十二金錢任龍，平日狂妄成性，自詡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方才自己連擊兩拳，對方却似毫不經意，這個臉如何丟得起？

心中雖然憤怒，可是他畢竟是個老江湖，眼看大家都志在寶物，各懷異心，自己何苦先打頭陣，讓人家去坐享其成？

想到這裏，正好被燈心和尚一攔，就乘機後退。

這回大家話說絕了，已到非動手不可的階段，自己正好搶先發難，任龍想到這裏，那裏還按得下心中怒火，陡地兇睛暴射，大吼一聲：「小狗，你納命來！」

兩掌一錯，猛的向外一推，一股狂猛無比的勁風，直向梅三公子捲到。

這兩掌合擊，正是泰山派一記煞招——磐石掌，出手勁急，威勢剛猛，直是聲到掌到，凌厲已極！

梅三公子目光如電，瞧他兇睛暴露，早已暗作準備喝了一聲：「回去！」

呼的一掌，劈空打出。

任龍磐石掌出手，但覺有一股潛力，向自己掌風上撞來，竟然震得自己身軀搖顫衣衫波動。

不由臉上微微變色，但他畢竟還是硬接了下來。

梅三公子冷嗤一聲，左掌忽的當胸直豎，狀若打訊，那劈向任龍的潛力，忽然加强，綿綿不絕的逼過去。

十二金錢只覺對方那股潛力越來越强，內心滾滾，直若黃河之水天上來，壓力之沉，幾乎喘不過氣。

不禁心頭大駭，既不能移動分毫，又不能收拳後退，一時臉色慘白，汗如雨下。

十二金錢任龍，乃是久經大敵之人，他知道只要自己雙掌一收，勢必被那湧來的潛力，當場震死。

但如再苦撐下去呢？也非把內力耗盡，重傷身死不可。

燈心和尚看出自己如果再不出手，不但任龍得當場殞命，而且和泰山派也就會因此結下樑子。

此時那還顧得武林規矩，趕緊向追風劍客遞了個眼色，肥胖身軀從右竄出。

一言不發，揚手打出一股强猛掌風，斜刺裏直劈過去。

追風劍客却也同時拔出背上長劍，白虹如鍊，猛向梅三公子右腕削出。

兩人這一出手相救，動作快

捷。

但聽上官燕一聲敞笑，右掌突然一收一拍。

任龍只覺壓力一鬆之後，驟然變成一股震彈之力，向前推來。自己一個身子，立被震得向後踉蹌疾退了七八步。

梅三公子身軀右旋，右臂一圈，袍袖猛向追風劍客劍尖上拂出。同時當胸左掌，也順勢對準燈心和尚右掌迎擊出去。

追風劍客防不到對方竟會如此狂妄，敢用衣袖硬封自己劍勢，不由冷哼一聲，劍尖輕顫，突然加速，向梅三公子右腕脈門挑去。

那知劍尖還沒碰上人家袖角，立時覺出不對，對方衣袖之中，忽然衝出一股氣，直奔劍身。

須知他乃是華山派太白神翁的師弟，雖然功力遠不及他師兄十分之一，但終究出身名門，見聞廣博，一見衝來勁氣，極似罡氣一類的上乘內功。

心頭一凜，不等勁氣拂到，早已抽劍旋身，疾退了三步。

就在追風劍客疾退的同時，只聽「啪」的一聲，梅三公子和燈心和尚兩掌相接。

梅三公子因右手拂出的力道落空，左掌却和人家接實，一輕一重，驟失平衡，身子不由左斜傾，退出半步。

燈心和尚却顯然的向後震退了幾步。

這幾個動作，說來雖慢，其實全都快捷得有如電光石火，正在人影倏分之際。

崔慧寒英劍嗆然出匣，嬌軀一扭，人隨劍出，一招「指天劃地」，對準追風劍客刺去，口中叱道：「看你道貌岸然，原來也是個壞人！」

追風劍客身形剛退，寒芒乍閃。

他不愧是劍術老手，百忙中長劍一翻，架開來勢，一眼瞧到崔慧，心中不由一怔。

這紅衣姑娘，方才燈心和尚不是說她是衡山嶽麓老人的傳人？她和天台派姓梅的有甚麼瓜葛？

他架開崔慧長劍，退出一步，詫異的道：「姑娘是衡山嶽麓老人何人？貧道華山追風劍客，咱們同是九大門派中人，不可誤會。」

崔慧那管這些，聞言跨上一步，長劍平舉，冷冷的道：「姑娘可不知道什麼追風劍客不追風劍客，既然成了敵對，又攀什麼交情？」

追風劍客仗着他師兄太白神翁的威名，江湖上誰不畏憚三分？

此時聽她出言不遜，不禁大怒，厲聲喝道：「道爺念妳年幼無知，才問問妳來歷，既然妳自己找死，這可怪不得道爺。」

崔慧一擺手中長劍，嬌聲叱道：「你是追風劍客，我就怕了不成？有本領，儘管使出來就是！」

追風劍客忿怒已極，喝了聲：「丫頭，妳動手吧！」

「好！接招！」

崔慧其實焉有不知華山派追風劍客的大名？

她是氣他和燈心和尚一鼻孔出氣，偸襲梅哥哥，是以存心激怒對方。

這時她那還客氣？右腕一振，寒英劍「玉龍出雲」，疾如奔雷，向追風劍客胸口當門穴點去。

好丫頭，果然是衡山一派的傳人，追風劍客見她出手一劍，便是嶽麓老人的「大羅劍法」，心中也微微發毛。

今日既然不能善了，只有裝作不知，把她斃了再說。

心念一動，陡然振臂廻劍，刷刷兩劍直劈過去。

這邊燈心和尚後退了幾步，臉色驟變，口中呵呵大笑，人却倏然跨進，振臂搶攻。

而十二金錢任龍試一調息，覺得自己並未受傷。

這本來是梅三公子手下留情。

但他這時連番受挫，氣瘋了心，認為是有意折辱自己，狂吼一聲，掄臂再上。

燈心和尚的掌勢如果是開山巨斧，那末十二金錢的掌風，就若石破天驚。

兩人這一剛猛急攻，勢勁力强，端的不可小覷。

梅三公子因對方乃是九大門派中人，在江湖上總算是名門正派，心中雖然不齒其人，也還不願過份開罪。

一方面也要瞧瞧名震江湖的九大門派，到底有些什麼驚人技藝，是以左掌當胸，只把般若神功護住全身，單用一隻右掌拒敵。

三人鬥了一陣，燈心和尚偸眼向梅三公子瞧去，只覺他氣定神閑，從容揮洒，心中也暗自駭異。

這少年最多只不過二十來歲，就算他一出娘胎，開始練習內功，也難有這等深厚功力，單用一隻右掌，就能和自己兩人硬拚力持？

心念一動，陡然一提眞氣，勁貫雙臂，呼的一掌，覷空向梅三公子左脅劈去。

十二金錢任龍也把磐石掌全力施為，掌掌都用十成力道。

梅三公子只覺對方兩人居然越打越强，也暗自點頭，九大門派當眞名不虛傳！

他心有所思，精神一分，忽覺任龍掌勢驟急，同時自己左首燈心和尚也突然推出一股極猛潛力，直擊過來。

心頭微楞，當胸左手，立即打

橫裏拍出！

燈心和尚雙掌方發，見梅三公子這一掌又和適才震退自己的手法完全一樣。

那敢硬接，趕緊雙掌一收，飄然疾退。

瞥見上官燕站在一旁，似乎臉上微帶焦急。

心中暗想，看來這小女孩及使「劈空劍訣」的少女，和那姓梅的關係極深。

只要把她擒住，以生死作威脅，迫令姓梅的交出兩件寶物，豈非比捨命相拚，便宜得多？

心念一動，便乘勢向上官燕立身之處躍來。

陰世秀才公孫慶，冷眼旁觀。

他是心機深沉的人，眼看燈心和尚疾退之際，雙目只向上官燕一瞥，便趁勢躍去。

心中立即明白對方意圖，冷哼一聲，也從側面緊隨着疾撲而出。

三小姐于文嫻一直手握長劍，俏立一旁。

她自己也不知怎的，對崔慧上官燕兩人，一見之後，就好像極為投緣。

後來梅三公子一現身，那種瀟洒俊逸的氣度，更使她一顆少女寧靜的心，立時起了漣漪，是以眼怔怔的連長劍都沒還鞘。

這時瞧到燈心和尚和公孫先生同時向上官小妹撲去。

她心頭突然一驚，也急忙蓮足輕頓，像飛燕般搶了出來。

這三個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流高手，來勢快速無比，但見人影閃動之間，人已到了上官燕身側。

三人行動雖然一樣，但用心却是各不相同。

燈心和尚去勢雖然早了一步，但陰世秀才却因距離較近，兩人正好同一時間躍到上官燕身前。

陰世秀才公孫慶是有心搶先，是以雙腳落地之時，故意把身形往側面斜傾。

一個踉蹌，向燈心和尚撞了過去。

燈心和尚以為上官燕一個小女孩，武功有限，憑自己還不手到擒來？

他那知半途裏殺出程咬金，陰世秀才會突起發難，猝不及防，一下就被公孫慶一股暗勁，撞得向後退出了一步。

陰世秀才動作何等靈快，趁燈心和尚一步後退之際，左手業已閃電而出，向上官燕右臂抓去！

「呵呵！原來是公孫施主，眞不愧陰世鬼。」

燈心和尚怒極而笑，右腕一翻，欺近身去，一招「五丁開山」，就向陰世秀才探出的左臂上劈去。

陰世秀才陰森的笑了一聲，左臂一圈，讓過燈心和尚一擊之勢，右手「黑虎偸心」，疾向燈心和尚當胸迎擊。

兩人這一互攻，于文嫻已經仗劍趕到，口中叫了聲：「上官妹子，快退過來！」

上官燕手中緊握寶劍，她不懂燈心和尚為什麼搶救自己？

但這兩個都是壞人，自己決打不過他們，給于文嫻這一叫，也就很快的往她身邊走去。

追風劍客和崔慧對上了手，先前在他心目之中，對方一個黃毛丫頭，即使盡得嶽麓老人傳授，高煞也只有這點年紀。

他方才被崔慧激怒，存了斃敵之心，是以一開始就運劍如飛，向崔慧狠狠的下手。

那知崔慧近日來屢經大敵，何況對面的人，是名震武林華山太白神翁的師弟追風劍客，自然加倍小心，不敢絲毫大意。

一上場，就展開了爺爺親傳的「大羅劍法」，全力擊刺。

但見劍影亂飛，劍光綿密，居然使得凌厲已極，任你追風劍客，劍法如風，也莫要佔得她半點上風。

而且崔慧還不時的覷隙從劍光電影之中，劈出「劈空劍訣」，直把素以劍術自負的追風劍客，激得臉色鐵青，吆喝頻傳。

十二金錢任龍有燈心和尚助拳，滿以為足可對付面前這個少年高手，同時也正為露一露泰山磐石堡絕招，提足眞氣，把磐石掌威力，悉數使出。

那知燈心和尚另起居心，突然撒手後退，向上官燕撲去，讓自己一人擋梅三公子，心中雖感憤怒，但勁敵當前，也只好捨命一拚，全力施為。

正當此時，突然一陣破空銳嘯，一大串銀光燦爛的彈丸，疾若流星，猛向梅三公子激射而至。

梅三公子身軀疾轉，隨手劃起一晶瑩透明的劍光，繞身盤空，只聽一陣「叮」「叮」金玉相撞之聲，清脆入耳。

飛來的銀彈，一顆顆齊被昆吾劍削作兩半，紛紛墮地。

幾乎是同一時候，廟外長嘯起處，一條耀目金光，裹着一團黑影，快若電射，凌空向梅三公子劍上點到。

這眞是其快無比，令人看都來不及。

梅三公子也不禁心頭一凜，斜退半步，立即舉劍相迎，瞬息工夫，兩人已對拆了三招。

「哈哈！范老三也趕來了？」

燈心和尚一聲長笑，捨了陰世秀才，跳出圈外。（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小高和陳水水回到中原，又遇到蛇娘子，引起了陳水水的妬意，拂袖而去，小高追出去想向她解釋，但人已不知所踪，回房中蛇娘子也氣走了，小高樂得清靜，恰巧幪面人來找他，小高便將往廣雲宮之行經過告知，幪面人也將三清寶籙和三痞的關係相告，分手後，水水已回來，兩人設計誘三痞和幪面人再出，又遇上蛇娘子……



劍嘯江湖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代查寶籙眞假　印證招式有無

小高無奈點頭道：「好吧，我先躲起來，半刻鐘之後，你們才開始找人，現在就開始，我走了，妳們慢慢找啊！」

說著他立即奔向西街，一股解脫了的快感湧上了心頭，他終於自由了，眞痛快啊！以前都不知道自由有這麼可愛。

直到小高沒去身影，陳水水及孟小月才各自散去，全憑本事找人。孟小月在心裏暗笑，她早在小高身上撒了一種有特殊味道的葯粉，憑著她的鼻子，必定可輕而易舉地找到小高。她篤定地舉步尋去。

陳水水並未施放任何手脚，只有花腦筋去想了。

「小高眞是會跟我們玩捉迷藏嗎？」

答案是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找個地方躲了起來，然後讓我們找不着，等他想出來時才出來見我們。」

這麼說，他應躲在讓人想不到的地方了？

陳水水思考後已有了頭緒，小高較有可能躲向城外，他的目的既是甩開自己與孟小月，故他可能會找個安靜所在睡大頭覺。

「他往西邊遁去，很明顯的他會調頭往東南北方藏身，因爲只有半刻鐘，他直線逃躲是最笨的方法。」

或許有誤差，但陳水水還是決定往東邊出城。

爲了爭取時間，她施展輕功，很快地掠出東城門，選擇往遠處的一座小山坡掠去，來到最高點往下一看，襄陽城盡收眼底。

她特別注意快速的人或馬及馬車，這是小高最有可能利用的工具。

看得有盞茶工夫，忽見一輛馬車往東北官道疾奔，速度時快時慢，待至岔道時，馬車已調往北邊山區，那兒是些奇高的山峯，正是藏身最佳所在。

陳水水暗笑：「這小子果然大費周章租車逃走！」

她算好方向，立即抄近路追了過去。

直到北山區，已見不到馬車了，陳水水仍是以抄截的方法，直往最高最險的懸崖掠去，然後躲在岩縫裏，以靜制動。

似乎毫無動靜，但過了一刻鐘，下面的叢林開始晃動，驚嚇了林中鳥亂叫亂飛。

陳水水暗笑道：「小高未免太自信了，一進入林區就肆無忌憚，以爲沒有人找得到他！」

她觀察了一陣，發現情況稍有不同。

那晃動的叢林之勢，似有往上包抄的跡象，左右橫線的直逼而

上。

「難道孟小月也找來了？」

她暗暗的罵聲厲害的小婆娘，不敢再躭擱，立即展開搜索，還好她由上往下搜，佔了不少便宜。

才搜及百尺，已發現小高的身形在懸崖邊躲著。

陳水水彈出一顆石頭打中他的頭，小高驚詫道：「又是妳……」

陳水水含笑道：「你輸了！」

小高苦笑道：「怎麼一個比一個厲害，我好像是最笨的一個了。」

「不錯啦，被我找到，總比被她找到好。」

「要是她也找來，我又不得安寧了。」

陳水水道：「我知道一個小洞，你躲進去，我用石塊封起來，說不定可以騙過她呢！如何？」

小高道：「在哪裏？」

陳水水在前帶跑，小高跟了上去。

才爬高幾丈，孟小月的聲音響起：「小高，出來吧，我知道你躲在峯頂，陳水水不在，已沒人會煩我們了。」

聲音近在身後，小高更急了，想進入小洞已是不及，孟小月迅速地飛掠過來，一眼即見到陳水水及尷尬的小高。

「是妳？」

自以爲動了手脚，必定捷足先登，沒想到陳水水竟然比她更快，她實在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陳水水大方地道：「妳輸了，我先找到他。」

孟小月甚是激動：「你們作弊，一定串通好了。」

陳水水聞言不由光火。「喂！大家可是公平競爭，誰串通誰？輸了還不認帳是不是？」

小高解釋道：「我沒串通任何人，我只想求得安靜。」

孟小月仍不信。「沒串通，不可能比我快。」

「笑話，只有妳能快，我就不能快，難道妳有作弊不成？」

「妳……」孟小月爲之語塞，可是她又不願承認自己作弊，於是道：「好！這次我認栽了，我走！」

她轉向小高，道：「你是如何認識她的？」

「偶然相遇。」

「你說她的武功不高？」

「嗯！」

「我却不這麼認爲，能及時追在你我前頭的人，輕功一定很高，而她的機智跟反應更不在你我之下。我走了，臨別必須勸你一句話，提防她！自己多保重了。」

說完，立即轉身飛縱，遁入山林之間。

「大姐……」小高想挽留，却又不知如何開口。

而陳水水也在岩石邊哭了起來，她也覺得滿腹委屈。

小高嘆道：「別把話放在心上，都是我不好，事先沒好好把妳們引介，才會讓事情變得如此糟糕。」

「她說我使詐，我根本沒有。」想到寃枉處，陳水水更加傷心了。

「我知道，她不是說妳比我們聰明嗎？只怪我這麼笨，想出這種笨方法，弄得大家都不高興。」

陳水水道：「你騙我！你也不是呆子，一定對我起了疑心，我爲何輕功這麼好？這樣算好嗎？我是吃多了七彩還魂丹，也許眞的好了，但我根本沒有企圖，我現在就走，免得你疑神疑鬼！」

陳水水掩着臉直衝山下。

「別走啊……」

小高想拉住她已來不及，陳水水逃得飛快，一轉眼便失去了踪影，獨留小高一人，不勝的感慨。

他實在不知道事情怎會變得這樣子。

大家都走了，一股悵然的感覺突然襲上心頭，相處多日，熱鬧慣了，突然清靜，反而覺得少了甚麼似的。

他發呆了一陣，慢慢走下山去，退了房，也沒甚麼決定，就這樣離開了這莫名感傷的地方。

到了晚間，他隨處找鄉下空宅，準備過夜。

在進入這間又大又荒涼的宅院之時，小高突然發現有人住在裏頭。

那人站在大廳，似乎正在等待自己。

小高一眼已認出那身漆黑長衫，竟是那蒙面的神秘人。

小高默然入內，在進門之際，那神秘人已開口道：「你來了？」

小高道：「您在等我？」

「該算是你找到這裏來，不過也差不多，我正有事要去告訴你。」

「何事？」

「記得我跟你談過三清神功與三痞之事？」

「三痞來了？」

「在西雲嶺，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試着去找他們。」

小高凝視着這個神秘老頭，他終於如陳水水所說的，三痞一出現，他就來找自己，但他的態度却是如此的誠懇，叫人難以分辨眞假。

「前輩能否告訴我您是誰嗎？」

神秘人一楞，道：「老夫有不得已的苦衷，請見諒。」

「您，也有麻煩？」

神秘人道：「在江湖上走動，誰沒有麻煩……」他淡然一笑：「如

果你堅持，我可以告訴你，但請保密。」

「前輩若不方便，可以不說。」

神秘人嘆了一口氣，道：「老夫原本不容於武林，是武當叛徒，法號青陽，現在改過自新，但在武林中走錯了一步，極可能永不能翻身，所以不敢以眞面目示人，想來也有一二十年了吧！」

小高若有所悟。「你是因張三丰的關係，才得知三清寶籙的事？」

神秘人道：「我就是練了這秘功，才成了武當叛徒。」

「前輩也練過此功？」小高興奮道：「可是您沒有走火入魔呀？」

「當時老夫跟你現在的情況一樣，差點走火入魔，故而不敢再練，改練了別的武功，才免於此難。」

「既然不能練，您却給了在下這秘笈？」

「因爲你本來就練了，我給你秘笈，是想讓你得到更正確口訣，你是塊材料，該會有所突破。再加上老夫得知三痞之事，他們應該有更好的方法，所以才希望你能成功。由於我的出身，實在不方便去找他們。」

小高終於明白他一直要自己找三痞的原因。道：「有機會，我會向三痞問個明白的。」

「祝你成功！」

說完，一陣輕煙似的，立即消失了。

小高感到他是如此神秘，他的話又有多少可信呢？

「看來眞的要找三痞了，先把三清神功秘密弄清楚。可是自己跟他們仇深似海，他們又怎會告訴他呢？」

想了半天，他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假扮轎中黃袍人去騙騙他們，說不定還會有所收穫呢！

方法已定，他開始準備道具了。

＊　＊　＊

不到兩天，小高已找到西雲嶺，也找到了三痞住處。

他找來了一頂轎子，將之擺在半山腰的一處亂岩堆裏，以免被識破了。

一切準備妥當後，他還是以眞面目前往迎松閣三痞的住處。

時近三更，夜色深沉，隱含一股涼意，三痞各據閣台一角，閉目打坐，似乎在等待甚麼。

小高算準了方位之後，一顆小石子打了過去。

「誰？」

三痞立即查覺，猛然跳起，電也似地追了出去。

小高有意暴露眞面目，讓三痞一刹那間看清楚了，再拚命地逃走。

「是這混小子！」地痞聲音裏有着驚喜。「快追！別讓他走了！」

在逃向密林之時，小高快速穿上黃袍，並戴上面具，長髮，坐在轎中，等待三痞前來。

果然，三痞很快地來到了跟前。

地痞驚訝道：「你怎麼來了？」

人痞道：「那小子來了。」

「是我叫他來的。」

「至少該通知我們，才不致於讓他跑丟了！」

「我是要他回來跟你們學武功的。」

「不是說過了？」三痞驚訝道。

「我說過了？」

小高一時失態，猛然站了起來，腦袋撞向篷頂，他登時警覺，但已是來不及了，三痞已覺有異。

天痞道：「你是誰？」

雖已起疑，仍不敢冒然採取行動。

小高以爲她就要撲來，立即沉喝道：「妳敢對宮主無禮！」

這話不說還好，一說出口，三痞竟然同時冷喝道：「你敢冒充！」說着三人三面夾攻了過來。

小高當機立斷，頓時整頂轎子震散，一個竄高，想逃走了。

三痞怎能讓他走了，當下各擊一掌，幸好他們似乎想要活捉的，這一掌並不擊向要害，但也打得小高招架乏力，痛叫不已，跌坐在地。

三痞住手，將他圍在中間，地痞命令道：「站起來！」

小高不敢抗命，如言站起，地痞一手扯下他的面具。

「果然是你這混小子！」人痞斥喝道：「說！爲何假冒宮主？」

「我……呃……」

「不說，打得你全身發脹！」

地痞一揚手，小高抱頭道：「我說，我甚麼都說！」

「快說！」人痞斥道。

「你們不是說宮主要我跟你們學武功？」

地痞道：「你當眞要跟我們學武功？」

「宮主眞的如此交代。」小高道。

人痞道：「別管宮主說什麼，你學是不學？」

「不學行嗎？」

「不行！」地痞冷笑。

「我們不是有過節……」

「說對了！就是因爲有過節，我們才準備以傳你武功爲名義加以虐待，」地痞笑得邪門。「你準備吃大餐吧！」

小高苦笑道：「我會告訴宮主……」

「跟誰講也沒用！」地痞一巴掌打了過去。「落入我們手中，你已經沒機會去跟宮主打小報告了。」

「你們眞的想傳我三清神功？」

小高偷偷望着人痞，似乎她說的話才算數。

人痞冷哼不作答。

地痞斥道：「沒聽到方才我說的話嗎？我們是藉練功之名，準備將你毒打一頓以報私仇，這樣夠明白了嗎？」

小高道：「那乾脆就說毒打，還說什麼練功？」

「哼！」地痞冷哼道：「我們豈能爲了你這個小毛頭失意？功夫照教，知道了沒有？」

「知道了……」

小高一時也摸不透他們的心思，當下決定先解決目前的難題再作打算。

「今天已經打夠了吧？我已經被打得沒感覺了……」

地痞一聽此言，又是一掌劈來，小高立刻叫痛，地痞冷冷地道：「都還會叫痛？怎麼會沒有感覺呢？」

小高苦喪著臉道：「比起剛才還沒挨打時，感覺比較遲鈍了，這樣你們反而得不到預期的效果……」

「好吧！」今晚就到此爲止……」

地痞說著一指封去了小高的武功，想想又覺不妥，道：「上次被你自行衝穴成功，還是用綁的比較安全。」

他們自小高身上撕扯下幾條黃袍布條，一圈圈地綁得小高動彈不得，只剩兩條腿可以走路。

三痞押著他，當作小狗般牽著走，小高邊走邊苦笑，他的時運實在不佳，這下命運堪慮了。

＊　＊　＊

小高被帶往一棟不知名的宅院，樹木高大粗壯，看來像是百年古宅了。

他的傷還未養好，地痞已迫不及待地要教他武功了。

他道：「學三清神功沒什麼秘訣，就是要多多挨打，從痛苦中求成長！」

在天井比劃的小高還是全身疼痛，仍被地痞追得四處逃竄，逃不了時，只好伸手接招，一個照面就被打得人仰馬翻，疼叫不已。

「再這樣下去，我總有一天會死在你手中。」小高哭喪著臉道。

地痞笑道：「總比你走火入魔來得好吧！」

說著又是一掌劈來，小高又是被打得倒退四五步，跌坐在地，屁股又跌得疼痛不已，連叫也叫不出來了。

小高抱怨道：「天下哪有人是如此練功的！這簡直就是在打狗嘛，那三清寶籙上面根本沒寫著要這麼練。」

地痞頗爲得意地道：「這你就不清楚其中的奥妙了，只有這樣不斷地挨打才能挽救你走火入魔的命運，不這樣，你就註定死定了。」

小高訝道：「挨打就能沒事？」

地痞道：「當然！如果任何的毒打你都能夠忍受，自然就不會想要動手還擊，不動手還擊就不會用上三清神功，而不用上三清神功自然就不會走火入魔了，這道理你懂了吧？」

地痞一本正經地說了一堆廢話。

這算是什麼道理。

小高感到哭笑不得。「如此，我還不如走火入魔算了！」

地痞笑道：「歡迎你用三清神功反擊。」

地痞使盡架勢，等著小高反擊。小高要是能戰，早就大打出手了，還會等到現在嗎？此時他只有垂頭喪氣的份兒。

地痞挑戰了幾次，都得不到回應，先是打人，久了也覺得非常無聊，於是他把小高抓到廣場中央。

自己找來一根腿粗般的木頭當椅子，像父親教訓兒子一般，雙手按在兩腿上，架勢十足地道。

「子不教，父之過，你跟我雖然沒有任何的干係，但你想學正本的三清神功，咱們就因此扯上關係了。

「暫時就將我當作是嚴師吧，所以打夠了，也該教你一點正經事了。

「其實眞正的三清神功練了根本就不會走火入魔，那只因爲我們三痞臨時加以改變，才會如此。知道了嗎？大笨蛋！」

「你們改了它？」小高驚訝不已。

地痞道：「廢話！不然我們哪裡對付得了眞正練會的人！」他頗爲得意地說道。

「也就是說，你們故意將假秘笈傳出武林？」

「不錯！」

「你們想陷害武林中人，甚至引起他們互相殘傷？」

「貪心的人死有餘辜！」

「我不貪心，可以不練嗎？」小高想打退堂鼓。

「你已經練了。」

「現在反悔還來得及吧？」

地痞得意地笑道：「要練就練出個名堂來，我們既然教你，只要你好好地學，保証不出三個月，包你天下無敵。」

小高懷疑道：「你們不是曾發下重誓說，要做學會三清神功的人的奴僕，你們是準備食言了？」

「等你們練會再說吧！」

「只怕你們無心教，或者又弄個假功夫給我。」小高不信地痞的話。

「別聽他胡說！」

二人循聲望去，只見人痞走出廳堂，仍是一臉的冷漠，她手中拿著一本蠟黃的秘本，丟給小高，道：「眞本在此，和副本差不多，練了是否會走火入魔，大家都不清楚。」

小高接過秘本，卻不敢翻開，事情的轉變太突然了，他一時還無法接受，更無法分辨眞與假。

「快看！把不同的抄上去，晚上我就來收回去了！」天痞一見小高在發呆，冷冷地對他說道。

小高連連應是，趕忙翻開，雖然沒有心情，卻得裝出有這麼回事，免得又招惹這個怪老太婆。

天痞說完話，頭也不回地走回屋內，小高但見她的背影消失了，才敢喘口大氣，暗道好險啊！

地痞此時正經起來了，他道：「要給我好好地研究，要是弄不出個名堂來，就有你好受的。」

小高仍是半信半疑，無法接受地問道：「你們眞心想傳我武功？」

「正本都在你手上了，你還懷疑什麼？」

「呃……呃……」小高勉强擠出笑容，道：「你們不怕我練會之後，眞的將你們收爲奴嗎？」

「廢話特別多！」

地痞一個响頭敲得小高不敢再多言語，只好認眞地翻閱起秘笈。

「若不是宮主的意思，你怎會有今天的造化，所以別再不知好歹了！」地痞在一旁冷冷地說道。

於是小高不敢再分心，他仔細瞧着這所謂正本，封面一翻開即有張三丰的題字，大概是說這門功夫不適合一般人練。

否則就有走火入魔之虞，尤其是烈火魔君所創的奪功大法，實犯了武林大忌，練得之後將陷入萬劫不復。

其它則是些丹葯篇，小高揭過不看。

接下來是內功心法，小高本來就已研習多日，稍有差異，一眼就看出來。

他還以爲差別很大，沒想到看了再看却發現差不多，只是差在某個重要的口訣上，有反義字的不同。

這大概就是手抄者故意引人犯錯而設下的陷阱吧！

當然，以內功心法來說，稍有偏差即差得多了，小高看了看發現大約改了二十句左右，且皆是重點，此誤導不可謂不大。

他記憶强，不但記得假本，也很快地挑出了差別所在，不到中午已全部貫通了，當下就將正本交還一直守在身旁的地痞。

「這麼快！」地痞驚訝道。

小高道：「以前背過了，現在改了二十來句，並不困難。」

「連葯典都背了？」

「差不多了。」

地痞覺得小高的資質實在不錯，能記得整本秘笈，心裏老覺得要不是有過節在先，收他爲徒也實在不錯。

小高已靜下心來研究這門學問，改採新的口訣運功，功力已有改善，變得更爲活躍，相對的，吸奪他人內勁，想必也更加快速。

經過三天的演練，已漸有進展，再加上皮肉傷勢漸漸復原之下，他已經信心大增了，於是躍躍欲試起來了。

「練好了，咱們來試試看！」小高向地痞挑戰道。

「你準備用奪功大法嗎？」

「不錯。」

「來吧！」

地痞也想看看成果，當下擺出了架勢，準備接受挑戰。

小高道：「別站在那裡呀！我用的是奪功大法，你要發掌讓我吸才對呀！」

「哦！」

地痞這才想到，立即喝叫一聲，雙手猛耍，逼勁於丹田，圓球般的身體忽然漲大許多，就在臉紅耳赤之下，猛衝向小高，轟的一掌劈了出去。

但見勁風呼嘯，使得週遭的樹林呼呼作响，這下就知道他是玩眞的了。

小高立即展開奪功大法，兩手推出去，猛吸眞力，再緊貼地痞的雙掌，照著心法猛吸又吸。

狂流不斷地湧入他的體內，但吸奪的內力暴漲至某種程度時，就不對勁了。

此時勁流已不受控制而各自分離，使得他全身顫抖，臉色開始發白。

地痞見狀立即運勁引向逼出內勁，直到回吸得差不多了，就一指點向小高的天突穴，替他壓制體內的奔流。

幾分鐘之後，小高才恢復正常。

但是他的臉色仍然蒼白，苦笑道：「還是不行，情況並沒有改善，還不如那美女神功，能吸能打比較好用。」

「那是借力打力，算不了什麼好功夫。」

「不算好，也會把你們打得哇哇亂叫？」小高頗爲不服地道。

地痞老臉微紅：「那是你在偷襲之下才讓你得逞，現在不就是不行了嗎？」

「三個打一個，當然不行！」

小高哪敢再無事生非，遂不再多逞能，攤攤手，道：「我沒本錢跟你爭，我認輸，可以吧！三清神功要是練不好的話，我這輩子是註定是要完蛋了。」

地痞這下反而關心地道：「眞的無葯可救了嗎？」

小高奇道：「這必須問你們才對，這三清寶籙不是已經跟了你們一輩子了嗎？你們對它不是最清楚的嗎？」

地痞道：「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們只是研究，卻不敢練，所以根本無法了解實際練奪功大法的感受是什麼。」

「是不是怕走火入魔才不練的？」小高好奇地問道。

地痞道：「這也是原因之一，主要是我們的任務只是保護它而已。」

「就像某人所說，你們本來是叫天地人三奴的？」

地痞道：「不錯！我們是曾經發誓要終身侍奉練會此神功而不走火入魔之人爲主人，只可惜這種人可能永遠不會存在。」

小高問：「宮主呢？」

地痞道：「他是懂這功夫，卻沒認眞地練。」

小高道：「哦……我懂了！所以你們才把我抓來當試驗品，對不對？」

地痞也不否認地道：「什麼理由都有，我們也算是在冒險，要是你眞的練成功了，我們豈不是十分倒楣了嗎？」

小高異想天開地道：「如果你現在對我好些，將來……」

「少來這一套！」地痞又露出强者姿態。「眞的練成功了再說，現在你少給我動歪腦筋，否則有你一頓好打！」

小高看他的神情很認眞，不敢再胡言亂語了，於是慢慢靜下心來，研究這武學是否眞如張三丰所言，練奪功大法定會走火入魔？

小高思忖道：「三位前輩是窮極了一生武功的精華才編成了這本三清寶籙，難道目的就是在惡作劇嗎？」

小高仔細地揣想他們三人當初編創的情況。

「照道理說，應該是不會這樣的。烈火魔君也許心術較爲不正，會開這種玩笑，但霹靂僧和清水眞人皆是出家人，應以慈悲爲懷才是，又怎會創出這種練了會傷身害命的功夫來呢？」

小高想了半天，忽有所悟：「也不對呀！這種解釋是針對練武者的立場，若以一般人的立場來說，被吸了功，對他們而言並不公平。」

「甚至還有喪命的可能，所以這應該是霹靂僧或是清水眞人動了手脚？」

小高覺得這種解釋非常合理。

在正本已練上了千百遍，也找不出毛病時，小高已企圖嘗試分開練。

雖然秘笈並未分類，但他以本身所能引起的三道不同的勁流的口訣慢慢地加以分析，試圖加以了解。

「最强烈的一道烈火勁，不必說，那應該是烈火魔君的東西，另一道也有蠻强勁的，該是霹靂僧的。

「既稱霹靂，當然是不會差到哪裏去才對。而剩下的那道最弱……奇怪，它老是跟烈火勁格格不入，難道他們有仇？」

小高立即向掠在樹上休息的地痞道：「你知道清水眞人和烈火魔君相處得如何嗎？」

地痞道：「他們三人起先是互不相讓，後來共同研究武學，當然相處得很好。」

小高道：「這麼說，應該是和平相處才對呀！」

「叫你練功夫，你在想那三百年前的舊事幹甚麼？是不是又想討打了？」

「對！」小高決定再試試看：「再來一次吧！我得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快呀！」

地痞道：「剛修理你不到半天，你又想討打了？」

小高道：「越弱不就越容易達到走火入魔的效果嗎？」

「你瘋了？」這下地痞反而捨不得了。

小高道：「來吧！你不想廢了我，我還眞是沒辦法可想呢。」

小高已擺出架式，地痞皺着眉頭跳下樹，運勁於掌，一道猛烈勁風又撲了過來。

小高立即依樣運出奪功大法，猛往地痞那道勁力吸去，他先前已遭受一次摧殘，此次則更弱了。

接招不了幾分鐘，已舊事重演，體內的三道勁流已到處亂竄，他特別注意它們的變化，欲了解問題所在。

觀察的結果，竟然是弱勁不敵强勁，那烈火勁衝壓過去，立即如洪水般衝散全身穴脈，在失控下，功力盡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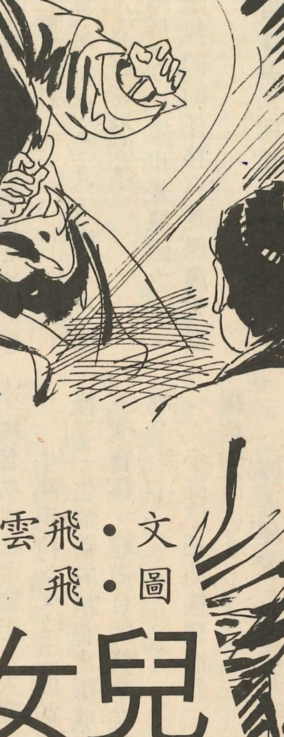
只剩外來勁道奔騰竄流，幸好地痞已有了經驗，一看情勢不對，立即收功救人，使小高得以保住性命，卻已是汗濕全身了。

「你還好吧？」地痞不自覺地流露出關心之情。「如何？試出了甚麼沒有？」

小高苦道：「知道了功力會突然失了去的原因，是因爲內勁竄錯了路線所造成的。」（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大哥大、小弟小、曾妮別過了緣，來到岸邊，却遇上郡主李紅玉截查曾妮身份，她早已懷疑曾妮是白妞，借故出手擒拿，幸阿寶、賴皮將他們打走，不致落入郡主手中。王府不惜重金聘請非中土高手，不止是捉拿曾妮，又和黑衣教、閻五等勾搭在一起，動機頗費思量。阿寶代情僧赴約，找到玉面劍客林春風，才知他誤會情僧有奪妻之恨……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代情僧了斷情債　替狂道掀起狂潮

玉面劍客聲音好冷：「找不回玉花，就拿你們抵命！」

賴皮也有點火了，冷笑道：「少吹牛，我們又不是木頭，不會坐以待斃，伸長脖子等你來砍。」

小祖宗沉吟一下，道：「這樣吧，在下代表家師，願讓你先攻三劍，三劍之後再還手。」

林春風大聲道：「這話可當眞？」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好，好，殺了花和尚的徒弟，也算出了一口鳥氣！」

話一出口，便奔往石屋，取來一把劍。

劍鞘業已銹蝕，劍柄處處斑剝，一看即知塵封已久，林春風用力連拔數次，那還能拔得出來。

身爲劍客，皆視劍如命，不可能任令寶劍毀壞，顯而易見林春風受刺激過深，神智業已失常，乍然將廢劍往地上一擲，大呼小叫道：「和晚輩交手，勝之不武，老夫不用寶劍，用拳頭就可以了。」

阿寶拉開馬步，拍一下胸脯道：「林大俠請發招吧，在下保証不閃不避，願意挨你三拳。」

林春風跨步而上，緊握着右拳道：「娃兒有種，這三拳就可以送你回老家。」

曾妮道：「三拳打不死人該怎樣？」

玉面劍客答得妙：「打不死再打。」

賴皮破口大罵道：「放屁，你想得倒美，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依你之見？」

「三拳打死人，我們認命。」

「公道。」

「打不死，這一段恩恩怨怨也就此一筆勾消。」

「這一點老夫要考慮一下。」

「沒有甚麼好考慮的，這樣對你最有利，如果不能見好就收，等我師父一還手，甚至我們三個人一起上，就災情慘重啦。」

眞把林春風嚇倒了，想了想，道：「好吧，假如三拳打不死，這個魔崽子，老夫答應不再追究就是。」

阿寶望着西墜的日頭，道：「答應就快點動手吧，天色將晚，我們還要下山哩。」

林春風臉一沉，道：「小子，你下不了山啦，看拳！」

鐵錘也似的拳頭高高舉起，通！一聲，結結實實的打在大哥大胸膛上。

儘管有眞氣護體，儘管林春風的武功似乎荒廢已久，但乃成名高手，功力仍不可小覷，一拳打下，雙腳入地寸許，胸衣也開了花。

呼！第二拳一出，雙腳入地三

寸，胸衣已化作寸縷，隨風而去，胸中血氣翻滾，額頭也出現了汗珠，鼻中之氣濁而粗，面部青筋暴現。

呼！第三拳更兇，胸部現出一個血紅的拳印，雙腳已全部沒入堅硬如鐵的花崗岩中，汗下如雨，氣喘如牛，血氣翻騰更甚，人也搖晃了幾下。

但，不論如何，阿寶不失爲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不曾倒下，不曾皺眉，不曾叫苦，更不曾死。

林春風眞是一個怪人，或者說腦袋的確有毛病，三拳打完，見人未死，便話也不說，人也不理，劍也不要，頭也不回的走了。

阿寶猛提一口眞氣，拔出雙腳，取出三百兩銀票，塞在玉面劍客手裡，道：「承讓，承讓，區區之數，不成敬意，倘若眼光不高，娶一位山花村婦應綽綽有餘。」

豈料，林春風却不屑一顧，三把兩把便將銀票撕碎，擲向空際，兀自搖搖擺擺的下山去了。

賴皮揚聲道：「銀票被你撕碎，銀子我們已經付出，等於瞎了你一個老婆，從此以後，花和尚再也不欠你甚麼了，快去洗個澡，整修一下門面，不然大家會把你當作野人看，親爹親娘也不認你。」

「玉花，妳在那裡，該回家啦……」

「玉花，妳在那裡，該回家啦……」

「玉花……」

林春風並非答腔，而是喃喃自語，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瘋瘋癲癲，痴痴傻傻的狀甚可憐，神智不但未曾清醒，反而似乎又更加惡化。

阿寶忽然哇！的一聲，張嘴吐出一口血來。

曾妮臉都嚇白了，忙不迭地一面幫他捶背，一面關懷備至的道：「寶哥，你怎麼啦？受傷啦？要不要緊？」

小祖宗服下一粒「三怪再造丸」，喘了一口氣，道：「這個老小子功力不弱，又是全力施展，震傷內腑，但甚輕微，不礙事，再造丸乃療傷聖藥，運氣一周天便可無事。」

曾妮柔情似水，感同身受，急聲道：「那就快運氣吧，這種事躭誤不得，也大意不得。」

大哥大以行動代替答覆，運氣一周天後，果然已將翻騰的血氣穩住，痛楚頓消，而且或多或少又增添了幾許功力。

賴皮道：「師父，你好傻啊，像一隻頭號呆頭鵝，剛才爲何不以暗力反震，給林春風一點顏色看看，叫他嚐嚐自尋煩惱的滋味？」

阿寶肅容滿面的道：「賴皮，做人要厚道，要設身處地多爲對方想，林春風深愛着楊玉花，這個騷貨却水性楊花，與人私通，終至拋下丈夫，遠走他方，對林大俠的打擊不謂不大，遂將全部怒火集中到情僧一人身上，在這種情形之下若再進一步加以羞辱，豈不太殘忍？挨他三拳，消消怨氣，假以時日，或許會慢慢淡忘，能夠在不傷和氣的情況下化解掉這一段是非，也算一件功德，咱家挨他三拳吐一口血，又算得了甚麼。」

曾妮聽在耳中，感觸良深，動容道：「小妹身爲人女，這三拳理當由我來承受，我們父女對寶哥深爲愧疚。」

賴皮不以爲然：「不對，姓林的如果知曉師姑乃情僧之女，事情必然更麻煩，不鬧出人命恐怕難以收場。」

不論如何，這事總算結束，踏着夕陽餘暉，步下聚龍山。

*　*　*

下一個目標是武當山。

要爲狂道杜非報當年被逐之恨，也將武當派掌門人翁百愚逐出門牆。

這事不好辦，必須用點計謀，要點手段，必要的時候甚至還需要昧着良心幹。

所幸並無時間限制，阿寶、曾妮、小弟小一邊放步緩行，一邊潛心修練玄玄神功，半月之後，當他們到達武當山時，又學會三怪獨創的一種絕技──添油加醋。

先不公然現身，曾扮作香客三探武當，得知翁百愚已高齡八五，退爲太上掌門，現在的掌門人是武當七子之首的張子正。

另外六子是王子大、李子光、趙子明、陳子智、宋子仁、丁子勇。正、大、光、明、智、仁、勇合稱七子，都是翁百愚的嫡傳弟子，在武林中具有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

翁百愚是武當掌門張子正的師父，要徒弟驅逐師尊，這種有違倫常的事十分棘手，除非發生嚴重的事故，沒有充足的理由根本辦不到。

偏偏，狂道却非要阿寶辦這件怪事不可，只好將重點放在山下，看能否抓住翁百愚的小辮子，將他拖下馬來。

經過多日明查暗訪，發現武當山下高家莊上有一個高老頭跟翁百愚過從甚密，翁道人常常到高家來找高老頭下棋。

高老頭亦係八旬以外之人，六十才得子，故而給兒子取名高六十，因家境欠佳，從小便收養了鄰村的一位姑娘趙小君爲童養媳，兩人長到十八時成了親。

這位高六十，又名高長生，老

爹的意思希望兒子長生不老，不料兒子却偏巧不長生，婚後喜得一子後，不久便與世長辭。

高老頭算是個雅士，琴、棋、書、畫樣樣都懂，也樣樣都愛，可就是缺乏養家活口的本事，祖先留下來的幾畝薄田早已變賣一空。丈夫死後，趙小君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爲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只好抛頭露面到外面去幫人洗衣服，或做些零工，以維生計。

小君甫二十出頭，又頗具幾分姿色，是一個標準的小寡婦，自然而然的成爲鄰近村鎮不少地痞流氓追逐、調戲的對象，其中且不乏身家清白的正人君子，以及中年喪偶，家境富裕之人。趙小君却心如鐵石，靜如止水，恪守婦道，不爲所動。

但，感情這東西很奇妙，有時悄悄地來，無聲無息，當警覺到時，愛苗已生，爲時已晚。

趙小君與同村青年高文元的情形是這樣，由於經常在一起工作，彼此照顧，相互提携，愛的苗芽便在不知不覺中滋長、茁壯，由互相慰勉，互相偎依，終於情不自禁的偸嚐了禁果。

事情很快便傳到高老頭耳中，老人家對這位既是女兒又是媳婦的趙小君甚是疼愛，並未嚴詞苛責。只是坦誠的告訴她，爲了她自己以後的幸福，希望小君能及早改嫁，如不嫁，則應嚴守婦道，不要授人口舌，毀了高家的名譽，毀了自己名節。

在老人的面前，趙小君痛哭流涕，一再表示對不起死去的丈夫高長生，說甚麼也不能抛下年老的公公與年幼的孩子另嫁他人，要爲高六十守節至死。

話是眞心，言出肺腑，但形勢比人强，禁不住高文元情絲愛苗的纏繞，沒多久便又墜入愛河中。

每一次歡聚，帶來的總是痛苦。

但當痛苦過後，又在心底最深處渴盼另一次歡聚的來臨。

最近，已有很久不曾與高文元相聚。

昨夜，一夜未眠，爲情所苦，爲愛所困。

今晨，一大早便端着一大盆衣服至河邊洗滌。

小溪、老松、大石頭，這是他倆約會的老地方。

她來這裡，就是希望能夠見到他。

却又怕見到他，以免給兩人添加痛苦。

就在這種極端矛盾的心情下，趙小君洗不到三件衣服，便發現水中出現一個倒影，身材修長，英挺俊拔，不是朝思暮想的心上人高文元還會有誰。

高文元並未行至溪邊，一如往常習慣，兀自沿溪往北走去。

趙小君沒有回頭，亦未停止洗衣的工作，直至高文元去遠，確定附近再無別人，這才像逃犯似的偸偸摸摸的追上去。

小溪彎曲，河道不直，形成幾處天然屏障，而且，越往裡走，地形越複雜，兩人駕輕就熟，進入雜草深處，一塊巨石後面的洞穴中。

無限相思，化作甜情蜜意、熱吻、擁抱。

無限愛戀，化作肌膚相接、興雲、作雨。

偸情的滋味最銷魂，歡樂的時光也最易過，兩人步出洞穴，旭日業已東升。

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詎料，一眼便瞧見，洞外已有三個人在候着。

一個是大哥大。

一個是小弟小。

另一人則是女扮男裝的曾妮。

三人已經商量好，要將驅逐翁百愚重任借高文元、趙小君之力來完成。

賴皮眞缺德，一開口便滿口黃腔：「恭喜，恭喜，大清早就來幽會，兩位好大的興緻，野合的味道一定妙不可言，爽吧？樂吧？美吧？可否說出來聽聽。」

高文元、趙小君嚇得面無人色，忙不迭地將不整的衣褲，散亂的髮絲整理好，高文元力持鎮靜道：「三位小哥請勿猜測，我們只是到裡面坐着談心，甚麼也沒有做。」

阿寶心一横，也胡言亂語道：「孤男寡女，荒山野洞，一個是乾柴，一個是烈火，你們會只是談心，沒幹別的，鬼才相信。」

曾妮亦跟着瞎起哄，冷言冷語道：「是嘛，乾柴烈火，碰在一起就會燒起來，別裝蒜，幹了些甚麼事大家心照不宣。」

賴皮的話更具威脅性。「捉賊捉贜，捉姦捉雙，鐵証如山，想賴也賴不掉，等一下先告訴高老頭，然後再敲着鑼，打着鼓，沿街吆喝，讓全高家莊的人都知道你倆幹的好事。」

這話好似無數利刀，插在高文元、趙小君心口上，餘音未落，便已噗通！噗通！跪倒在地，趙小君淚流滿面，苦苦哀求道：「求求你們，請高抬貴手，千萬別告訴我公公，他老人家是風燭殘年，實在禁不起這個打擊，小女子被趕出家門是罪有應得，可是，上有高齡公公，下有稚齡幼兒，叫他們祖孫依靠何人？」

高文元亦求情道：「三位小哥是外來的人，也許並不清楚我們平

素的爲人，其實我倆都是規規矩矩的老實人，之所以會在此偸偸幽會，實因彼此情投意合，相憐相惜，却又迫於情勢無法結合，才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三位千萬不要把這事披露出去，否則我倆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阿寶詭笑道：「想要我們替兩位保密可以，但必須答應咱家一個條件。」

曾妮幫腔道：「事情很簡單，既不會傷筋動骨，也不會挨打受駡，只要說幾句話就可以了。」

賴皮補充道：「只是說幾句話，便可以救四條命，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事成之後說不定還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處哩。」

趙小君望了情人一眼，道：「到底要我們做甚麼呢？」

阿寶叫他倆先站起來，然後才一五一十將自己的計劃說出來。

趙小君的臉色變了，是驚愕，更是惶恐，以顫抖的聲音道：「甚麼？你們要我誣陷翁道人，說小女子與他通姦？」

賴皮道：「不對，不是通姦，而是逼姦，甚至是强姦，用强迫的手段汚辱了妳。」

「可是，翁道人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說出去根本無人肯信。」

「只要妳一口咬死他，武當七子不信也得信。」

「這樣對待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未免太過份吧？」

「不過份，這個老牛鼻子罪有應得。」

「翁道人究竟犯了甚麼錯？」

阿寶道：「這事與妳無關，不必細問，反正我們也是正人君子，不會無緣無故的陷害人。」

曾妮道：「說得更明白些，是因果報應，我們是代替別人來向翁道人討債的。」

高文元硬着頭道：「三位有債儘管去討，何必把我們扯進去？」

阿寶道：「坦白說，這筆債非得借重兩位的大力才行，不然就討不成。」

「能否說得詳細些？」

「不能！」

「這是欲加之罪，無中生有，我們不敢做這種昧良心的虧心事。」

賴皮乃有備而來，取出一面鑼威脅道：「虧心事最好少做，偶而做一次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總比姦夫淫婦好，不肯就算啦，咱們敲着鑼到高家莊替你們宣傳去，氣死高老頭，羞死這一對狗男女。」

這小子眞會唬人，拿起鎚子就敲，直往前行。

大哥大、曾妮默契良好，接踵而行，擺出一副毫無妥協餘地的架勢。

眞把趙小君、高文元給唬住了，兩人眉來眼去，心意已通，急忙衝上前來，同聲道：「三位小哥別走，這件事可以再商量。」

阿寶止步轉身道：「兩位答應了？」

趙小君幽幽怨怨的道：「如果不傷翁道人的性命我答應。」

曾妮道：「只是叫武當掌門人把翁百愚逐出門牆，不會要他的命的，另外還有一事請教。」

「請明言。」

「翁道人是否常到妳家去？」

「這是事實。」

「可有衣物留在高家？」

「有，老道長的衣服小女子常常替他洗。」

「有就好，等一下找幾件給我們，最好是內褲。」

「要這些東西做甚麼？」

「這是物証。」

賴皮指着高文元道：「高朋友，你是人証。」

高文元錯愕一下，道：「小哥要我証明甚麼事？」

「証明老牛鼻子强暴了寡婦，你是在場目睹的見証人。」

「這事並非實情，實在難以啟齒，最好再另找別人吧。」

「你不答應，是不是？好，沒有關係，少爺要敲鑼啦！」

說敲眞敲，噹！噹！噹！的敲三下，扯開嗓門吆喝道：「各位鄉親，各位父老，高家莊非常不幸，出了一對姦夫淫婦，男的叫高文元，女的叫趙小君，傷風敗俗，寡廉鮮耻……」

高文元實在聽不下去了，忙截口道：「小哥別再嚷嚷了，我答應就是。」

「高朋友這話可是眞的？」

「絕非虛言。」

「願意跟我們合作？」

「是。」

「叫你怎麼說就怎麼說？」

「好。」

「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

「可以。」

「千萬不能扯後腿，出紕漏！」

「不敢！」

阿寶接口道：「能夠這樣，那是最好不過，有關詳情細節咱家自有交代，待將翁百愚的衣褲取來後，咱們便結伴上武當。」

* * *

武當山上。

上清觀前。

武當掌門人張子正，正與師弟王子大、李子光、趙子明、陳子智、宋子仁、丁子勇等六位師弟，親自督促門下弟子在廣場上演練「八卦陣」。

少林「羅漢陣」，與武當「八卦陣」，在武林中皆赫赫有名，無出

其右者，八八六十四人井然有序的排列着，彷彿一張美麗的圖畫，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進攻時似離柙猛虎，退守時似淵停嶽峙，一人揮劍，六十四劍並舉，一人出掌，六十四掌齊發，進退自如，攻守齊一，的確不同凡響。

「不錯，武當的『八卦陣』果然名不虛傳！」

「好極了，武林的絕續存亡唯武當派是賴！」

發話者自非武當七子，而是兩位不速之客。

一位是丐幫幫主丐仙洪四海。

一位是年高德劭的慈悲婆婆。

這是稀客，也是貴客，武當七子恭謹有禮的將兩老迎至丹房，太上掌門翁百愚聞報也匆匆趕來。

翁百愚得見故舊，顯得很開心，一張嘴就很風趣。「是甚麼風把兩位吹來武當？」

丐仙洪四海拱手道：「我們兩個老傢伙此來武當，是爲天下武林請命而來。」

武當掌門張子正肅容道：「洪幫主請勿過謙，有事但請吩咐就是。」

慈悲婆婆道：「黑衣教肆虐武林，我江湖同道不是在鐵蹄下毀宗滅派，就是在奮戰中傷亡殆盡，支離破碎，投降魔教同流合汚者有之，自廢武功退出武林者亦有之，老太婆與洪幫主今日此來，是想請翁道長能登高一呼，親率武當弟子與天下英雄跟黑衣教出而周旋，以免被魔教各個擊破，同歸滅絕。」

翁百愚沉吟一下，道：「貧道老矣，難當此重任，武當德薄，亦不足以領袖羣倫，此事理應由少林出面領導才是。」

洪四海歎息道：「別提了，少林已遭鐵蹄踐踏，面目全非，死傷慘重，倖存者十不及一。」

張子正大吃一驚，道：「這事是何時發生的？」

「半月之前。」

「黑衣教眞有這麼厲害能重創少林？」

「魔教的實力遠在咱們想像之上甚多，不僅網羅了黑道上的所有高手，還從異族中重金請來了不少扎手人物，聲勢之大，實力之强，堪稱空前。」

慈悲婆婆慨乎言之道：「偏偏，値此生死關頭，武林中閉關自守之風盛行，各人自掃門前雪，各派之間甚少連繫呼應，自從武林三怪失踪後，又缺乏足以令各門各派心悅誠服的領袖人物，致令黑衣教乘機坐大，爲所欲爲，誠可悲亦復可歎之事。」

王子大憂心如焚道：「武林中高手衆多，人才輩出，難道就無人挺身而出，與黑衣教一爭短長？風聞前不久，在涼州出現一個大哥大，揭了皇榜，破了奇案，一夜之間便聲名大噪，後來亦曾與黑衣教多次交手，每戰皆捷，是否確有其事？」

一提到阿寶，洪四海的精神就來了，笑呵呵的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一點不假，到目前爲止，老叫化子的這位老弟是唯一敢跟黑衣教公然爲敵的第一人。」

張掌門愕然道：「洪幫主剛才叫他老弟？」

「對啊，在涼州時我們已結爲忘年之交的兄弟。」

「此人究竟是何來歷？」

「事後得知，乃武林三怪之徒。」

「情僧、狂道、獨行俠合教的高足？」

「沒錯，青出於藍勝於藍，小祖宗的成就猶在三怪之上。」

翁百愚聞言喜道：「有這麼一位奇人出現，實乃天下蒼生之福，殲魔滅寇，重振武林，非此人莫屬，就由他來主持大局即可，沒必要另尋他人。」

洪四海道：「道長此言差矣，一則這位老弟年未弱冠，不宜主導全局，再則魔教人多勢衆，阿寶獨力難撐，必須我武林各派共襄盛舉才行。」

武當掌門張子正道：「家師年邁，且已退隱多年，不便再重履江湖，丐幫乃第一大派，洪幫主又是一代宗師的身份，這領袖羣倫號令天下英雄的重負大任，洪大俠是最佳人選，幸勿推却。」

本來是想敦請翁百愚這位武林耆宿出山，發號施令，到最後却又落到洪四海自己頭上來，他道：「丐幫是黑衣教第一個目標，早已支離破碎，土崩瓦解，雖經老叫化子多年奔走呼號，目前聚集的弟子尚不足三百，與魔教的實力相去甚遠，根本無法跟黑衣教放手一搏。」

張子正望了乃師翁百愚一眼，道：「這一點請儘管寬心，武當派的弟子願悉歸洪幫主統一指揮，包括七子在內，皆可聽命調遣，絕無異議。」

洪四海聞言精神大振，朗聲道：「有張掌門這句話就夠了，但願其他各派亦能起而效尤，共同爲武林的存亡絕續盡一分心力，老叫化子恭敬不如從命……」

言猶未盡，忽見一名武當弟子慌慌張張的衝進丹房，劈面就說：「掌門人，大事不好，有人殺進武當！」

張子正驚問道：「是甚麼人？」

「全部身穿黑衣，可能是黑衣教。」

「現在何處？」

「一路逢人便殺，很快就會到達上清觀。」

來人話甫出口，武當七子便一馬當先衝出去。

翁百愚、洪四海、慈悲婆婆緊隨在後，彼此首尾相接。

一到上清觀前，便發現有一大羣黑衣教徒已蜂擁而至。

爲首之人高頭大馬，黑衣外面還披着一件黃袍。

黃袍人的左邊是兩名黑衣人，袖口上繡着十幾顆骷髏頭，顯然地位不低，八成是壇主的身份。

右邊一排五人，一律肩披紅色披風，袖口上的骷髏頭排列成行，殺人之數不在少。

黃袍人的骷髏頭最多，從袖口直至肩下，保守估計也有四五十。

翁百愚等人龍行虎步，在八卦陣前一字排開停下來。

黃袍人揮揮手，黑衣教的人也隨即停在丈八之外。

洪四海目注黃袍人，覺得從外型上看似曾相識，一時間又想不起是何許人。

武當掌門張子正亦有此同感，開門見山的道：「閣下何人？我們好像在那裡見過。」

黃袍人虎目暴睜，橫掃衆人一眼，得意而又狂傲的大笑道：「見眞人不說假話，老夫乃鎭八荒雷震宇是也。」

鎭八荒雷震宇，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小角色，而是黑道水陸二路的總瓢把子，心狠手辣，殺人如蔴，在黑道上稱尊數十年，有呼風喚雨之能，是大唐捕快心目中的頭痛人物，張掌門冷哼一聲，道：「雷震宇，你好有出息，憑你在江湖上的資歷，居然自甘墮落，也歸順了黑衣教，也不怕江湖上的朋友恥笑。」

雷震宇聲如雷鳴，粗聲大氣的道：「掌門人說那裡話來，黑衣教乃是雷某人與他人合力所創，沒有歸順問題存在。」

丐仙洪四海吃驚道：「總瓢把子在黑衣教中是何身份？」

「副教主。」

「你的合夥人是那位？」

「黑衣教主。」

「教主是誰？」

「現在還不是公開的時候。」

「甚麼時候才可以公開？」

「可以公開的時候自會公開。」

武當太上掌門翁百愚白眉一動。「物以類聚，跟你合作的人也好不到那裡去！」

「哼！」

這就是黑衣教副教主雷震宇的答覆。

慈悲婆婆面籠寒霜，吐字尖刻：「雷震宇，介紹一下你身邊的蝦兵蟹將，猢子猢孫吧。」

鎭八荒雷震宇遲疑一下，指着左側第一人道：「這位是本教內三壇的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大家都叫他死光光，曾做過二十年的職業殺手，殺人無數，無一次失手紀錄。在本教掌管刑罰，鐵面無私，殺起人來乾淨俐落，從來不會皺眉頭。」

李子光的話也不好聽。「死光光及身旁的那一位又是何方的牛頭馬面？」

鎭八荒雷震宇眉尖一挑，道：「是兵壇壇主鐵面羅漢魯馬兒。」

趙子明疑雲滿面的道：「魯馬兒？好怪的姓名，不像是中土人氏，想必是外來的吧，兵壇是個怎樣的組織，所司何事？」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代答道：「魯壇主是回紇人，武藝高强，性烈如火，在族人中無人能望其項背，掌管本教的兵員召募，黑衣教的教徒多數都是魯壇主一手召募而來。」

陳子智的目光轉向右側，語冷如冰道：「這五位紅衣朋友看來身份也不低，但不知是何方神聖？」

鐵面羅漢魯馬兒昂首傲立，聲洪氣壯：「是本教的紅衣護法，地位崇高，技深若海，靠近雷副座者乃總護法普迦是也。」

宋子仁一怔神，道：「普迦？不是大唐子民吧？」（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小玉兒刀下留情，放徐奇夫婦離去，她認爲徐奇乃是有血性的漢子，於此世上並不多見。路上小玉兒心中盡在想着江湖的是是非非難分清，任那馬兒隨意走，待她驚覺已進入岔道上的野林間，見一野店便住下，豈料，却被人迷倒，手脚被細綁床上，被兩老拿去所有財物，小海還在她身上非禮……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馭鳳

設圈套一石二鳥　破奸計上山挑戰

玉兒爲趙瘋子出的這點子，就正是這樣。

現在……房門吱吱聲不大，房門被慢慢的推開了。

有個碩大的影子先射進來了，這人手上一把刀……

小玉兒有心戲弄這個大膽狂徒，就在這人剛反手一把關上門的時候，便對這人遙擊一拳！

「彭！」

「哦！」

這人低呼還以手掩口，怕出聲大而驚動床上小玉兒！

這人猛回頭，甚麼也沒發現，直覺的以爲自己過度緊張，便舉步往房內走。

他才剛走一步，忽又是「噗」聲響處，忍不住掩面低呼！「噢！」

立刻他展開手掌看，只見鼻血也流出來了。

這明明是有人在揍他，他却沒看到甚麼人，這個人極目看向大床上，嚄，小玉兒正盤膝打坐，似乎還正在向他點着頭。

這人不由大驚！「妳……」

小玉兒並不出聲，她仍然在打坐！

於是這大漢猛的搖搖頭，穩一穩手上快刀便往大床走過去，他一邊走着還用刀四下裡掄個不休，想是怕再挨那來無影去無踪的拳頭了。

就快走到床前了，忽見小玉兒臉上帶微笑，抖手一拳打向這大漢！

「咚！」

「噢！」

大漢忍不住的往房門方向跌出去，跌得他頭破血流直喘息，嘴角也溢出鮮血來了！

小玉兒仍然不出聲，那光景就如置身事外的人一樣！

大漢咬牙猛一起，看上去是要拚命了，誰知他忽然一聲低呼：「我的媽呀！」

隨之拉開房門往外跑了！

小玉兒也眞想笑，惡人遇險也叫媽，還算沒忘記生他們的娘親嘛！

其實這也是人的天性，再是凶神惡煞，一旦遇上甚麼要命的危險，都會忍不住叫「媽」！無他，天底下只有媽才會護着他。

這人轉頭往門外逃，小玉兒床邊忍不住笑，她也以爲天下的母親偉大了，惡人也難忘了娘。

她正自好笑的，忽然雙耳一動，她聽到了有人聲，那是距此不遠的房中傳來的。

小玉兒立刻靜心寧神的聽下去。

* * *

「嗨！」

「別嗨了，霉！」

「怎麼啦！」

「我碰了……娘的，是個扎手貨！」

「我說劉老五，憑你這副碩大個兒，娘的，壓也把她壓碎了，你怕個鳥！」

一頓之後，這人又道：「剛才咱兩人划拳爭先後，你贏得有些投機，你要先嚐嫩雞，我也認了，還準備喝你的刷鍋水吶，哼！看你這副狼狽相……怎麼，捽了個鼻青眼腫的，幹甚麼不小心吶！」

忽聞姓劉的道：「柯老二，你是此道高手，秀手之名遠播五百里地，那好，你先去，你去之後我再去，我這裡讓你捷足先登，你別再損我了，行嗎？」

嘿嘿一聲低笑，姓柯的似乎樂得拍拍巴掌下了床，笑道：「想吃天鵝搬天梯，你如果連搬天梯的功夫也沒有，我勸你這方面要跟我學！」

「爲甚麼？」

「搬天梯呀！吸，這玩意我就常備在身上！」

「他娘的，剛才你不借我用，害我栽觔斗。」

「哈……我去也！」

果然傳來開門聲，想是姓柯的出門了！

想也想得到，姓柯的在動甚麼腦筋了，只見他暗中燃起個鶴嘴形煙管，十分認眞小心的潛到小玉兒的房門外，那房門仍然是開着，因爲剛才逃走的人太急，未再把房門關上。

小玉兒也未去把門關，她等着姓柯的來。

* * *

姓柯看上去稍瘦，但個子高，他把一雙手搓幾下，再把那件坑人的玩意兒衝着房門內接着便用嘴巴吹！

他不但吹，而且用力吹，幾乎吹得發出「呼呼」聲，只可惜那一股一股的烟直往門外散去！

這還眞有點歪嘴屁眼，邪門嘛！

姓柯的忍不住有些火大了，當然他的慾火同時也更大，大得當眞應了那句色膽包天的俗語了。

手上的「工具」不用了，他往袋中一塞，順手拔出一把尖刀在手上！

這姓柯的也不想一想，爲甚麼毒烟不進屋子裡。

他手持尖刀錯身進了房門，極目一看，大床上正坐着美姑娘。

小玉兒這一回開口了：「你來了？」

嚄，聲音之細之美之甜，早令姓柯的一哆嗦，便也忍不住的應了一聲：「柯哥哥來了。」

「你找我？」

「是呀！」

「找我幹甚麼？」這是廢話，也是逗人的話，有時候廢話才眞的含有幽默。

想也知道半夜三更他摸進來會幹甚麼。

姓柯的已站在小玉兒面前了，他低聲的道：「美……美麗的人啊，長夜漫漫怎麼過，妳必寂寞吧！」

小玉兒帶着幾分幽怨的道：「唉，一人住客棧是很無聊呀！」

姓柯的道：「所以我最清楚不過了，爲了替姑娘解除無聊，我來了！」

「可是你手上拿着刀……」

「這個嘛？做一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的用途，妳如果是害怕，吸，我收起來！」

小玉兒道：「我不是怕，我是討厭刀，所以……」

她忽然出手，一拳打出去，又聽得這姓柯的低呼一聲：「噢……妳……」

姓柯的幾乎把桌子撞翻，他的刀再亮出來了：「他娘的，咱就來一個霸王硬上弓吧，我說美人兒……」

「咚咚咚咚！」

「哎呀……」

姓柯的雙手抱住頭，他幾乎被遙擊的拳頭打昏過去。

只這麼一聲叫，姓柯的已逃出房門外面了！

小玉兒才又坐定，便聽得有人在大吼了：「是老二老五嗎，你們在幹甚麼？難道忘了我怎麼交代？」

「大哥，你多慮了，咱們起來撒泡尿，沒人違了你的交代。」

「是呀，大哥，咱們這就睡了！」

於是，外面又靜下來了，小玉兒笑笑。

* * *

隔屋中傳來對罵聲。

「他奶奶的，不就是一個丫頭呀，如果換個地方，我柯文風饒不了她。」

「奶奶的，她好像有鬼門道，邪得緊！」

「我說劉堅，你剛才怎不說明白，如果她邪，咱們用邪法來對付，你他娘的偏不說。」

「啊，我痛呀，還未說清楚，你就迫不及待了！」

「娘的，若非南陽府這檔子事重要，今夜我就殺了她，操……她還眞美……」

「美是美毛扎嘴，二哥，壓壓心火睡覺吧！」

這兩人還眞的睡得着，沒多久，兩人對鼾起來了。

* * *

雨停了，天亮之前雨就停了。

客棧中的伙計剛把熱水往客房中提，小玉兒已經走出房門外。

「女客倌，妳早哇！」

小玉兒點點頭，道：「伙計，把我的馬拉出來，我要走了！」

伙計笑笑道：「這麼早就走哇？」

小玉兒道：「有事，快去，吶，這是住店銀子。」

伙計接過銀子便往外走去，小玉兒回過頭來看，她微微笑了。

小玉兒發覺隔房的窗後站着兩個人，兩個人也正在暗中查看她的動向吶！

* * *

馬已拴在門外面，小玉兒吃飯也免了，她騎上小川馬便往道上緩緩馳去，想起昨夜事，小玉兒吃吃笑了。

小玉兒馳馬過山崗，忽然間遠處的大道上一隊人馬往西行，先行的還有十幾個騎馬的人。

小玉兒吃一驚，這隊人馬少說也有兩百人，這是不是就是去剿十八盤大寨的人馬？

小玉兒急忙往前馳，却又怕被那些官兵中的人看到她，不由得她爲十八盤的趙瘋子兄弟們着急。

小玉兒不知如何應付眼前這情況，怔怔坐在馬上苦思量，就在這時候，忽又見兩匹快馬奔馳如飛的過來了。

小玉兒看這馬上兩人，敢情是往小鎮去的。

小玉兒想着昨夜聽到的話，再把眼前的事往一起琢磨，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其實小玉兒只明白個表面的，骨子裡面的文章可就大了，那是小玉兒這樣年紀的姑娘再也想不到的。

小玉兒正在猶豫着，那兩個飛馬奔馳的人已經不見踪影了，這光景小玉兒下了個決定……去南陽府。

小玉兒三進三出南陽府，她也覺得自己的行爲變得身不由己了。

小玉兒想着莫少白的那福氣樣，做官的人都是那種威風嗎？還有成都知府姜麻子，姜麻子對朱公子的侍候幾乎是無微不至了。

這就是官場，官場與江湖雖然不同，但作風實難分辨清楚，小玉兒既接觸官家，更與江糊都有認識，但她却更加的不明白這些狗屁倒灶的糊塗事。

* * *

小玉兒緩緩騎馬下南陽，過午不久，忽聞一陣鐵蹄傳來，小玉兒回過頭去看，喲，一批大漢騎着快馬過來了，爲首的是個粗眉倒豎的怒漢，可不正是那個蜈蚣嶺上下來的大當家「血手」包大銘！

有兩把快刀插在牛皮鞘袋上，掛在馬鞍上還一晃一晃的，隨之而來的便是「秀手」柯文風。

姓柯的發現小玉兒，面上露出獰笑，他還咬牙。

緊跟的還有「黑手」錢仲三，「辣手」李黑子，「巧手」劉堅，另外兩人也夠照，眉毛達到頭髮裡斜着，只一看這種人就知道凶殘。

那劉堅的臉上有青腫，他對小玉兒冷冷瞧，鼻孔的哼聲似猪叫，那光景如果不是他們有急事，此刻就會把小玉兒圍起來殺了。

小玉兒很自在的對着這些人微微笑，尤其是劉堅，她幾乎舉手打招呼了！

* * *

這批蜈蚣嶺上下來的「好漢」們，拍馬疾奔大道上，小玉兒不久便也拍馬追過去，雙方相差五七里，可誰也不管誰，在同樣一條路上，各自走各的目的。

小玉兒心中想，倒要看看你們怎麼對莫少白下手了。

她也想着，趙瘋子這批人眞是聰明，花銀子買別的人爲他操刀，他便把力量集中在大寨上同官兵幹，如果人馬力量分散，大寨就會再一次遭火燒。

小玉兒心中還在佩服趙瘋子有點頭腦，其實……

其實趙瘋子的計劃還不只這一招，狠毒的招式令小玉兒也會嘆爲觀止。

* * *

小玉兒拍馬進入南陽府城的時候，天色已近二更了，她又到了西城那家平安客棧，却發現客棧外的那個馬棚中正有兩個伙計在爲馬匹上草料。

二更天上甚麼草料，小玉兒只要數一數馬匹共七匹，就知道事情果然湊巧極了。

其實南陽西城就只這麼一家平安客棧最大。

小玉兒把馬拉到客棧外，有個伙計過來了。

「女客倌，妳住店？」

「這時候當然是住店呀！」

「是，是，小子多此一問，請進，今天客房有的是，想住大的有上房，小間的偏房也不錯，這些天客人住的多，一大早他們走後就空閒多了。」

這伙計是個多嘴的人，小玉兒知道伙計多口，便舉步往客棧裡面走。

嘍，眞叫不是寃家不聚頭，不是猛龍休過江。

小玉兒就覺得妙，正就是「廟後牆有個大窟窿——妙（廟）透了！」

正中一張大桌上，蜈蚣嶺的幾個人圍着這張最大的圓桌一個個正

大敞門架式吃着酒，小玉兒只一進了門，七個大漢一瞪眼。

劉堅冷冷道：「操，怎麼是她也來了。」

姓柯的說得更露骨：「陰魂不散呀！」

「血手」包大銘叱道：「少開口，她不會惹咱們，咱們也沒功夫招惹她，吃酒。」

七個人這才低頭猛灌酒，誰也不說一句話。

七個人吃了個飽，各自往客房中走去，還眞巧，小玉兒又住在他們同一排的客房中。

小玉兒吃了飯擦把臉，關上房門再打坐，這一次她是專門想聽一聽，這七個人在商議些甚麼。

小玉兒的「通天一氣」功夫又施展出來了。

* * *

「飛刀劉，你知道那贓官住的地方嗎？快快說出來。」

聽一個細聲細氣的聲音，道：「當家的，我要劃在桌面上，大伙一看就知道。」

一陣沉靜之後，另一人粗聲道：「跳澗虎，官兵都派出去了？那幾個厲害人物也走了？」

「全走了，我還盯了一段路。」

「那貪官沒走，是嗎？」

「沒有，姓莫的把開拔的人送出衙門口就回轉衙門去了，而且好得意呀，嘿……」

只聽得一聲得意的笑，「血手」包大銘已愉快的道：「娘的，原是想明晚再下手，這光景咱們四更天就出動。」

「對，早幹掉姓莫的早了事，夜長夢多出紕漏！」

這聲音小玉兒一聽知道是柯文風的，因爲柯文風的聲音細，這種聲音不能大，大了會刺耳。

小玉兒閉目養精神，她當然要看看，這批蜈蚣嶺山賊如何去行刺莫少白的人。

* * *

南陽府的大街上傳來梆子聲，梆子聲十分單調，令人有綿密哀傷之感。

客棧中的後院中，七條人影已上了房，原來這七人都稱得上能高能低的能人。

敢於官府行刺的人，這人就不簡單，當然有幾手絕活才會來。

七個人可不管房中的小玉兒，七個人一路躍上房脊，只見一人手一揮，大伙相繼奔入夜幕中了。

小玉兒後走先至，她對府衙自然最熟悉不過。

小玉兒一路飛躍到府衙的附近，灰暗中她先是往整個府衙看幾眼，然後潛過幾處房脊，她攀到衙中大院的一棵老柏樹上面，小玉兒找了個地方躲起來，沒多久，便看到幾條人影已到了府衙的高牆上。

這七個人正是蜈蚣嶺來的刀客，只見一人把手一揮，立刻間七個人分成兩批往府衙後面摸過去。

四更梆子剛敲過，夜闌人靜狗不叫，七個人到了後院的正廳前，不見一個府衙的人走出來。

這時候一隊巡兵剛走過，前面衙門口只有三個把門的衙役站得穩。

包大銘七人眞大膽，一個個亮出刀子來。

包大銘的手一揮，四個人分成兩邊守住正廳的門，另三人箭一般的便摸進正廳中去了。

正廳的兩邊是睡房，莫少白就住在睡房中。

包大銘分派的人是週全的，今夜非殺了莫少白不可！

三個摸進正廳的人握刀去撞門，當然是睡房的門，「轟」的一聲門被撞開了，只不過兩邊睡房中並沒有知府大人莫少白，倒睡了四個厲害的人物在裡面。

「砰！」

「殺！」

「噢……有埋伏！」

這一連串的聲音傳來，外面四人齊瞪眼，就見劉堅冒血退出正廳外，而廳上已幹上了。

便在這時候有人大吼一聲：「掌燈！」

立刻自兩邊廂房中燃起十幾隻大燈籠，二十多個官兵已舉着鋼刀奔出來了。

正廳上殺得凶，沒多久，便見兩個殺一個，擠擠碰碰的到了大院中，仔細看，嘍，這四個人不陌生，有「中原雙俠」藍布衣與藍布衫兄弟兩人，另外兩人乃是花正剛與李士白兩人。

這些人並未往西走，除了這四人之外，天一和尚也挾在人羣中。

這光景令一個人想不通，爲甚麼這些有能耐的人，都還未往西去十八盤大寨？

這個想不通的人當然是小玉兒了。

* * *

小玉兒潛到附近暗中看，她也想聽聽是怎麼一回事，這些人爲何暗中藏在府衙後。

果然，花正剛逼近七個吃驚的人冷冷道：「果然沒有錯，趙瘋子的傳話正確的，哈……你們上當了。」

包大銘只一聽就大罵：「去你娘的，趙瘋子會出賣爺們？嘿……姓趙的花銀子叫咱們來割莫贓官項上人頭，會出賣咱們？」

花正剛道：「猪，這就是趙瘋子高明的地方。」

「怎麼說？」

「趙瘋子一石兩鳥之計呀，他

出銀子你們替他賣命，却又暗中告知咱們，你們會來行刺大人，等咱們殺了你們幾人，那蜈蚣嶺也是他趙瘋子的了，更何況官家派人要保護大人，這又對趙瘋子減少許多威脅，姓包的，你如果連這一點也想不通，你他娘的八十歲老娘倒糊塗，你是活回頭了。」

「血手」包大銘一聽之下，不由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趙瘋子，你他媽的眞混帳，你出銀子我殺人，你不該暗中下陰手，我包大銘與你誓不兩立呀！」

那「黑手」錢仲三大吼，道：

「大哥，咱們拚了！」

辣手李黑子道：「拚了！」

花正剛道：「拚？你們光棍些少吃苦頭，咱們不會叫你們過殘酷的刑日子，放下手中刀吧！」

劉堅叫道：「大哥，幹了，奶奶的，只要逃回一個就不會放了趙瘋子那批狗東西。」

柯文風道：「大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咱們絕不丟刀。」

就在這時候，忽見後面來了一批人，八個衙役護衞着莫少白出來了。

莫少白只往廊下站定，便冷冷的叱道：「你們還不投降，眞要血濺五步？」

突然間，飛刀劉厲聲大吼：

「快走！」

只見他雙手疾打，五把飛刀直往莫少白勁射而至。

「哎唷……噢……」

果然是出其不意，莫少白中了三把飛刀，立刻就見鮮紅的鮮血往外冒，人也倒下了。

花正剛一看大吼：「殺！」

「殺！」

立刻，知府衙門後院中搏殺得好不熱鬧。

屋脊背後的小玉兒吃一驚，她再也想不到事情會是這樣子，那趙瘋子果眞如此，太可怕了。

她再看院中打鬥，不由爲包大銘七人發急。

她本來對這七人沒有好印象，她是跟來觀看的，也許她還會忍不住出手修理七個人，不料會是這情況。

只不過令小玉兒吃驚的還在後面吶！

* * *

看上去打鬥得十分慘烈，但明眼人已看出這裡面有問題，因爲殺得狠也圍得緊，却不見幾人挨刀的，只有一個在流血，那就是剛才廳內挨刀的人！

於是，包大銘狂吼一聲：「小劉斷後！」

緊接着又聽包大銘大吼一聲：

「走！」

只聽得一陣蹭蹭聲，包大銘人已躍上了房，下面的人高聲喊：

「快追呀！」

也有幾個黑影上了房，却被小劉十把飛刀不斷的打出手，果然爲包大銘幾人斷了後。

包大銘幾人亡命的奔往客棧中，立刻間騎馬往城外衝，他們像是挾尾巴逃的狗似的往回路奔去了。

* * *

小玉兒並未再跟踪，她心中在想着姓包這一回逃回蜈蚣嶺，大概不會放過趙瘋子那夥人了。

小玉兒在房上看，她再一聽大院中，只見幾個追的人一個個又轉回來了。

花正剛大叫，「快把大夫請來，大人傷得重，快！」

李士白已冷冷道：「你們怎麼不勸大人呀，本來的計劃是全勝的，大人偏又出事。」

天一和尚道：「大人傷了，但計劃仍要執行，且等他們兩大賊團幹了個兩敗俱傷之後，咱們就可以一舉把這兩股山賊消滅，永除後患。」

又叫小玉兒吃一驚，她不由得一哆嗦。

「太可怕了，這江湖上的鬼魅狡詐太可怕了，眞的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原是可以一網成擒的，却全部放走，眞的到了無所不用其極了。」

小玉兒也有些黯然了！

事情的發展怎麼會是這樣子，趙瘋子如果不暗中通知官家，莫少白也該死定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後大院中一聲衝天叫：「啊！」

緊接着一陣痛哭聲傳來，小玉兒聽得一瞪眼，她再也想不到莫少白會眞的死了。

莫少白如果不死，那一片哭聲怎麼會傳出來。

小玉兒黯然的走了，她知道這兒已是是非之地了，留下來說不定有麻煩，雖然她不怕麻煩。

* * *

小玉兒很想把她聽到的官府計劃，告訴給包大銘這班人，因爲她乃是十八盤大寨的名譽當家人。

但小玉兒漸漸的想通一件事，那就是十八盤大寨的趙瘋子爲什麼對她如此尊敬？還不是因爲她的武功高。

江湖的陰謀，小玉兒漸漸看清楚了，便也覺得她是被人利用了。

小玉兒想通這件事，便也坦然了，她不打算去告訴包大銘幾人，更不會去告訴趙瘋子，如果官家能把這兩處强人消滅掉，這對一般客商與善良的人們，就是一件善事。

善事不一定要動刀子，小玉兒以爲，自己只要不把事情說出去，就是件好事。

小玉兒的心情有些鬆弛了，她騎在馬上緩緩往西馳去，只要她聽到有馬蹄聲，便轉入附近林中躲起來，這樣她就不會再遇上什麼認識她的人了。

* * *

莫少白還眞經不起挨刀，他死了，這消息不但震驚了地方，消息也很快的傳到了蜈蚣嶺。

蜈蚣嶺上還正在召集四山兄弟們大舉入陝去攻那十八盤大寨了。

當然，十八盤大寨中的趙瘋子當然也得到莫少白死亡的消息，當他知道包大銘等均全身而退，他也吃驚了。

* * *

趙瘋子自以爲他這一石二鳥之計是十分藝術化的，也是計謀之中可到達至高境界的手段，是絕對沒有理由失敗的。

難道南陽府衙中的高手盡出，那麼容易就叫包大銘幾個人得手？

趙瘋子以爲這件事可能因爲花正剛不相信他的暗中消息，才會導致莫少白死亡的。

趙瘋子再也想不到他會中了官家的「反反制」。

什麼叫做反反制，這可是個新鮮詞兒，敵人不中計，來一個反制手段，可又沒叫人上當，反被人以反反制手段回馬一槍，這種運用手段之妙，全看是否能被識破了。

此刻，包大銘自然是火大了，「血手」包大銘一路上越想越有氣，這如果幾個人不是見機拔腿逃，蜈蚣嶺大寨豈不成了十八盤大寨的囊中之物，再多的銀子也是別人的了。

* * *

包大銘等人越過牧馬坡，轉走飛雁山，他們在盤腸溝的附近不走了。

包大銘命「跳澗虎」快馬回山寨，召來一百個嘍兵，準備在這盤腸溝設下鴻門宴了。

包大銘同時派出「飛刀劉」，火速前往西面荒山，繞過武關以後告訴那面聯絡的人，約那趙瘋子前來一會，並把餘銀二千五百兩帶來。

盤腸溝正是在秦嶺與熊耳大山交界處，平日裡雙方人馬不越界，生意買賣兩不欠，這是開山立寨的規矩，沒有想到誰吃誰，雖然心中有此想法，誰也不會說出口來的。

* * *

「跳澗虎」往山寨裡奔，這一路上他也想得心中嚇一跳，一路上還大罵趙瘋子不是人，你聽聽他奔上蜈蚣嶺之後多威風，多厲烈。

「兄弟們，都過來，都過來。」

有人早就跟到大寨前面的石頭坡前了：「七當家，看你一人回來，大當家他們呢？」

「是呀，怎麼不見大當家他們呀？」

這些人七嘴八舌的問一通，「跳澗虎」雙手叉腰站在一張板櫈上，開了腔：「我操他先人祖奶奶，咱們這一趟差一點上大當。」

他這一罵有些人似乎鬆了一口氣，因爲「跳澗虎」說到「似乎」二字，也就是說還未上當。

有人大聲叫：「當家，你快說呀，到底怎樣了？」

「跳澗虎」一看人也來得差不多了，便提高聲音指西方，他開口又是一聲罵：「趙瘋子我操他娘，他挖了個大坑叫咱們跳，他出銀五千兩買莫少白那贓官的人頭，還說是官兵都往西方去了十八盤大寨再叫咱們去殺人，他娘的，趙瘋子暗中却把消息送去衙門裡，差一點上大當。」

「莫少白死了嗎？」

「挨了飛刀劉的飛刀，怕是死定了。」

立刻就有人開罵了：「什麼樣的趙瘋子，陰險毒辣想坑咱們了，找他去。」

跳澗虎道：「咱們這兒不能沒有人守寨，當家的幾人在盤腸谷設下了鴻門宴，找姓趙的討公道，你們願意上路的往那邊站，一百名站齊了就跟我去盤腸谷。」

眞勇敢，刹那間擠擠蹭蹭的搶着站，一百名嘍兵排成一字長蛇陣，由跳澗虎當頭帶着便往山下走去了。

* * *

來到盤腸谷的當然是跳澗虎這批人了，這兒原是雙方交界地，平日裡很少有人來。

如今「血手」包大銘見來了自家兄弟一百人，他的膽氣也壯大了。

包大銘吩咐李黑子與劉堅二人，各帶五十人埋伏在荒林中別出聲，只一聽到口哨聲，立刻奔出來圍殺十八盤大寨的人。

這二人吃吃笑，各帶五十人分開來，嚄，一大半攀上大樹去睡了。

這兒的大樹參天高，枝繁葉又茂，一棵樹上至少可以藏上七八人。

包大銘和柯文風幾人圍在一起細商量，那錢仲三這時候開口道：「老大，我心裡怎麼老覺得有些不大對勁呀！」

「什麼不對勁？」

「他娘的就是說不上呀。」

柯文風哈哈笑道：「別緊張，且等此事一了，我帶你去洛陽，花街上盡挑好姑娘，玩個三天不起床，哈哈……」

不料包大銘冷冷道：「你們看趙瘋子會來嗎？」

這句話出口，每個人不笑了。

提到趙瘋子誰都心裡不自在，

姓趙的狠角色，爲救兒子，他一個人也敢去行刺莫少白。

趙瘋子既然敢使陰謀，說不定他就有所仗恃。

最後，還是包大銘有了主意。

包大銘指着附近幾道荒徑，道：「咱們把姓趙的來人引入絕地，來一個絕地大拚殺，運氣好，幹掉他們，咱們反過來去奪十八盤大寨。」

包大銘的雄心眞不小，當然，他此言一出，便也把士氣提高不少。

聽得衆人拍手哈哈大笑起來了。

* * *

且不提包大銘在這盤腸谷中設埋伏，再說那飛刀劉一路往西奔，就在武關過去二十里，山道上已有十八盤大寨的人出現了。

雙方接上頭，消息立刻送上十八盤大寨中，那趙瘋子幾人還在四處設卡子，埋暗器，上天網挖陷坑，準備同官兵們在這大荒山之中大幹捉迷藏的遊戲了。不料有人奔上大寨來了。

那人也是大寨中的暗探。

開山立寨要消息靈通，自然會放出不少這種綫眼，這種人也最是腦筋靈活，行路人是甚麼貨色，他們一眼就會看透。

* * *

趙瘋子着人快進來，他知蜈蚣嶺的人來邀請，立刻把幾個得力的兄弟召集在聚義大廳上。

只見那丁卯也來了。

不只是丁卯在座，便是「秦嶺夜叉」石棟也帶着他的兩個徒弟左公太、王大力兩人也來了。

這時候趙瘋子剛開口，門外跑進一人，是的，趙大刀來了。

趙大刀的傷好了，他可是撿回來的一條命。

趙大刀奔進大廳上，立刻對他爹趙瘋子報告：「爹，蜈蚣嶺來的是飛刀劉一個人，你看咱們是不是眞要把銀子交他帶回去？」

趙瘋子道：「你先坐着，且等商議了再決定。」

趙大刀一旁坐，他還在抹汗水，想是一路跑出來的緣故。

大廳上除了趙瘋子之外，霍大牙、郭棟長，還有兩個新加入的，西北獨行大盜呼延豹與司徒膽兩人。

這兩人老實一句話，他們在西北案子做大了，被官府追得急，這才狠心投到十八盤大寨來的。

趙瘋子正在用人之際，誰來也歡迎。

「各位兄弟們，咱們原指望一石兩鳥後擴大基業，把根延伸到東西熊耳大山的，天不從人願呀！」

霍大牙道：「我就不信，花正剛那些人是吃飯的。」

郭棟長道：「有消息傳來，莫少白翹了，至少咱們除掉個一心想殺咱們的大對頭。」

趙瘋子問石棟，道：「老哥哥，依你看咱們往下去該怎麼辦？」

石棟道：「老弟台，你這是問我嗎？我的主意很簡單，只不過還得聽聽來人是怎麼說？」

他這話等於沒有說，趙瘋子還點頭，道：「老哥哥，你的意思我明白，那就聽聽飛刀劉的話之後再決定。」

於是，趙瘋子命人快接頭，準備快馬把飛刀劉請上大寨來了。

豈料飛刀劉可就絕，他把話留下就回頭。

飛刀劉的話很簡單，他們受託的任務已成功了，包當家幾人正在盤腸谷中休息，一邊也等着收那另外兩千伍百兩銀子就算雙方了事。

飛刀劉當然不會上大寨，他一個人怎能去闖龍潭入虎穴，這種事情一個應付不對就會挨刀。

* * *

於是，快馬未接到飛刀劉，却把飛刀劉的這些話帶上了十八盤大寨上。

趙瘋子幾人正在打商量，要不要眞把銀子送給別人花，那可是一件心不甘情不願的事。

此刻快馬回報，當然也把飛刀劉的話帶到了。

十八盤大寨上的幾個人物只一聽，大伙立刻哈哈笑了。

趙瘋子哈哈笑地撫掌，道：「操，我的銀子是那麼容易給你包大銘花用的嗎？」

霍大牙嘿嘿道：「大哥，迅雷不及掩耳呀！」

「對，咱們趁那包大銘幾人愉快的等着取回銀子時候，殺他們個措手不及。」

這是丁卯說的話。

* * *

原來丁卯是不準備來的，自從他的堂妹子丁香把這夏玫瑰再弄到丁卯懷中以後，夏玫瑰也變得乖了。

夏玫瑰與丁卯回到武關以後，兩人關上門三天未開門走出來。

夏玫瑰對丁卯說得眞感人：「過去你有錯我也有錯，錯上加錯才便宜那個騷回子。」

丁卯道：「我有甚麼錯？」

夏玫瑰道：「你還說沒有錯，天天往大山裡跑，把我一人留家中，多孤單呀！」

丁卯道：「山寨上都是好哥們，我花銀子他們也大方。」

夏玫瑰道：「咱們如今不愁吃穿了，我不要你再離開，咱們說定了，我要替你們丁家生上一打娃兒。」

丁卯可眞的感動了，他與夏玫瑰兩人關上房門不去幹別的，丁卯是一心要把夏玫瑰的肚皮弄大。

這兩人一場打鬥，如今變成恩愛的好夫妻了，誰說不是寃家不聚頭。

可也眞叫無奈，十八盤大寨出事情，怎能少得了丁卯這個人呀！

趙瘋子派人送來銀子帶書信，丁卯也無可奈何了。

丁卯對夏玫瑰告個假，夏玫瑰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捨不得丁卯離開她。

夏玫瑰的話眞實在：「過去我忽略了你，這幾日咱們在一起，我才發覺我的阿卯是世上最好的漢子。」

「我甚麼地方最好？」

「你樣樣都好，尤其是，尤其是……」夏玫瑰拍拍床，却令丁卯哈哈大笑了。

男人呐，只要女人說他床上功夫一級棒，這個男人就以爲自己是眞正的男人了。

眞正的男人才稱得上英雄，當然，英雄有英雄的作風，丁卯又扛起他的大砍刀奔向十八盤大寨來了。

他實在不該再來的。

他也應該聽丁香的話才是，可是，可是丁卯自認是個英雄呀！

* * *

此刻，十八盤大寨上合集人馬了。

也眞巧，趙瘋子派出一百人馬由霍大牙與郭棟長兩人帶領着，只等到半夜再出來，一鼓作氣把包大銘等人圍殺在盤腸谷中。

趙瘋子也有交代，如果事情順利，那就直撲蜈蚣嶺，奪了山寨少殺人，目的只要把山寨佔了就算大功告成。

趙瘋子的算盤打得精，在座幾人也都同意這主意，於是乎十八盤大寨的人馬出動了。

他們爲了突擊，先是每人騎快馬連夜往山道上狂奔，直到距離盤腸谷二十里地，霍大牙才與郭棟長打商量，就在附近山林中造飯、藏馬、安歇到二更天。

* * *

這世上天天都有人在打如意算盤。

這世上天天也有不少人失望，有人說如果不是時間流動中，又爲人們帶來另一些希望，這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會心甘情願地自殺了事。

原來是希望帶給生命的活力，是希望冲淡了人們的失望與無奈。

只不過有些人不信邪，一心想改變現實，於是，失望就更叫這種人火大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畢熙不可一世，白翎被他打垮，呼延覺也不是他的對手，這回又闖進酒樓向黎玄挑戰，先要呼延覺和黎玄比試，這分明是要他出醜，待呼延覺不是黎的對手，他自己才出陣，提高自己的地位，果然呼延不敵，畢熙接上，近百招才險勝黎玄，連南半仙也認輸。他武功突飛猛進實不尋常，現在又和何志欽較量譯文中的招式，各有千秋，未定勝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 可飛・圖

頭痛人物

海天帮爲非作歹　怪老頭借故挑釁

第二天下午小林托辭外出，到處打聽米、凌二女的下落。

本來他灰了心，自卑自餒，以後不再見二女了。

自二女被畢熙姦汚，他自感無顏面見二女，決定放棄。

有沒有怪二女的意思呢，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畢竟，二女和他有過夫妻之實。

到了入夜，終於打聽出眉目來了。一個叫「珈珈」、一個叫「珠珠」，是秦淮河上兩大艷姝，而且賣藝不賣身，一曲清唱索紋銀五百兩。

小林扮成一個生意人模樣。

爲了嫖妓，總要把他自己打扮得光鮮一些。

甚至面孔也變了，眉濃了些，嘴角下垂。

經過這麼一易容，不是極熟之人是看不出來的。

他進入河畔碼頭，上了「夜宮」大畫舫的潮板。

這兒的畫舫分很多種，有大有小，有精有簡。

這「夜宮」大畫舫長七、八丈，寬兩丈。

上面有客房七、八間，最豪華的套房一夜要五百両銀子(僅是房間錢)。

「珠珠」和「珈珈」二人就在這畫舫上高張艷幟。

由於小林衣着考究，小廝笑臉迎上。

在小廳中上了茶點，道：「貴客鍾意那一位姑娘。」

小林道：「哪一位姑娘最紅？」

「當然是『珈珈』最紅，『珠珠』也差不多，只不過她們賣藝不賣身，只能喝酒飲茶，或清唱一曲……」

小林道：「那我就點她們二人一曲清唱。」

就在這工夫，前艙中忽然傳出了清脆的歌聲：本是清白女兒身……愛河恨海渡青春……伊人何處尋……淚沾襟。何日再見君。」

歌聲本未完，但突然被狂笑聲打斷，有人道：「好，好，好極了，妳思念的君這不是來了嗎？」

小林突然心身俱顫。

來人正是畢熙。

是他的好友，也是他恨之入骨的大仇人。

有人說：越是親近的人一旦成仇，其仇更深。

這話是有道理的。

只聞畢熙道：「寶貝，妳的歌喉是越來越好了。」

只聞凌珈道：「畢幫主你多捧場。」

「當然，我不捧場誰捧？來人哪！」

小廝顛着屁股到了前艙口，道：「幫主有何吩咐？」

畢熙道：「到天香樓叫五、六個菜來，我要和『珈珈』喝幾杯。」

「是！」

前艙中傳來了打情罵俏之聲。

雖然看不到，由那蕩笑和一些黃話聽來，可以判斷他們在幹什麼。

小林感到一陣嘔心。

本來他十分同情二女。

本來他以爲自己無能才連累了二女，如今看來，她們天生就是這種貨色。

這種貨色是離不開男人的。

由此可見，所謂「賣藝不賣身」也不過是對外如此，她們已變成了畢熙的禁臠了。

既然要把二女變成他的禁臠，又爲什麼把她們放在風月場中拋頭露面？

小林最初不懂，但很快就想通了。

對外不賣，只留給他自己用，如此安排，既可享受溫柔，左擁右抱，又可以報復小林。

小林和他有仇嗎？

應該是沒有的。

只不過在畢熙來講，他以爲有仇。

那就是過去他在小林身邊一直是個丑角，或者說一直是個奴才的身份。

儘管小林並不把他當作奴僕，是他自己自甘爲奴爲僕，低三下四地爲小林服務作跑腿。

現在他恨小林，是沒有道理的，總之，他現在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補償過去的低調。

這可能就是他的心態吧。

小林幾乎想嘔吐。

要衡量一個人有多難，二女居然能如此隨遇而安，適應環境。

說她們是人盡可夫有什麼不可。

小林走了，這一切在暗中的何小七也看到了。

她當然很滿意。

她的情敵已經不見了。

米、凌二人再也構不成她的威脅了。

小林返回客棧，何小七叫了幾個菜在等他。

「小林，你去了何處？」

「各處走走。」

「來，坐下來喝幾杯。」

小林的情緒很壞，喝起悶酒。

快到醉了時，何小七不許他喝了，扶他回房。

爲了安撫他，自然要陪他上床。

小林好像把她當作了凌、米二女。

他的動作粗野，揪住她的頭髮進行。

似乎只把她當作了一個洩慾的工具。

何小七能原諒他。

她看得出來他的心情有多壞。

小林雖然被「洩氣」，但作這事的體力是有的，一連三次，何小七的骨頭都散開了，他才罷休。

「小林，你是怎麼回事？」

小林不出聲。

「小林，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拿我出氣？」

「小七……對不起……」

「我不怪你！你的心情惡劣，我可以體會……」

「小七……這對妳不公平……」

「有什麼不公平？」

小林不能說出來，只是抱住她表示歉意。

「小林，你不怪我放浪就知足了，我早就喜歡你，但由於某種原因，不敢接近你……」

「什麼原因？」

「在目前我還不能告訴你。」

小林道：「我們走吧！金陵這地方今生我再也不來了！」

「爲甚麼？」

「不必問理由，走，越快越好……」

何小七也巴不得儘快離開金陵。

她在暗中見過凌珈和米珠，都算得上是絕色，她以爲自己不如她們，至少她不如凌珈美。

當夜，他們就離開了金陵。

小林道：「小七，妳要去何處。」

「我要問你，你想去何處。」

「茫茫人海，不知何去何從？」

「小林，我有個主意……」

「甚麼主意？」

「使你恢復體力，治好『洩氣』的毛病。」

「大概家師可以治療，但目前不知在何處。」

小七道：「小林，我能找到一個人。」

「誰？」

「這人先不告訴你，但我有信心，也能爲你復原。」

小林道：「小七，由妳吧！」

「但我有個要求。」

「甚麼要求？」

「到時候一切聽我的。」

「可以，但也有個限度對不對？」

「當然。只是你要記住，爲了治病，一切要忍，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

「小七，這話對是對，要作到很難。」

「我知道你的個性，但是，你如果爲了整個武林未來着想，你會咬牙强忍的……」

她交代了一切，小林點點頭。

快到地頭，何小七把預先作好的頭套套在他的頭臉上，在頸部紮起來。

這當然是怕別人認出他。

大概也怕小林認出這個爲他治療「洩氣」的人。

然後他點了小林一個不太重要的穴道。

扛起來找到了地頭。

這兒是個隱居的好地方。

隱在山中反而惹眼，隱在人多的地方，才合乎「大隱隱於市」的要旨。

這是個鎮，在這鎮的後街近郊區處有個不大的民房，何小七自後門外越牆而入，此刻是晚膳稍過時刻。

「甚麼人？」

屋中有人喝問。

「表哥，是我……」

這人居然是何小七的表哥。

何小七有一個身手了得的表哥。

「小七，這麼晚了，有甚麼事？」

何小七道：「有個朋友被人以『洩氣』手法弄了，請表哥代爲復原。」

「洩氣功？」

「對。」

「只怕我也不成！」

「表哥快別客氣了！」

「我眞的不成！」

「表哥，你可是欠我的情啊！」

「我知道，妳爲我解過一次圍……」

「怎麼樣？以你目前的高深武功，諒不成問題。」

這工夫小林心頭大震。

聽口音，何小七的表哥不正是蕭思冰的惡奴何志欽嗎？

世上怎麼有這麼巧的事？

是何小七不知他們之間的仇還是知道而來的？

要是不知道何志欽過去的惡行，爲何要小林把臉蒙起來，而且嚴囑他不可出聲。

的確，這「洩氣」毛病目前找何志欽也許比找他的師父還管用些。

「先進來再說。」

何小七抱着小林入屋，把他放在床上。

何志欽看看小林一眼，道：

「是甚麼人？」

「表哥救人不必問這個。」

「這是甚麼話？我救了人連被救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表哥，你欠我一次人情對不？」

「硬要用這大帽子扣我？」

「今後我也可以供給你消息，表哥不能否認，你現在很不自在，很多人都想找你對不。」

「對！」

「那就救人吧！」

何志欽試試小林的脈，道：「是甚麼人？竟使妳這丫頭爲他如此賣命求人。」

「他是我的人……」

「妳的人是甚麼意思。」

「是我的未婚夫，你聽懂了沒有？」

「既是未婚，那個『夫』字也沒有大義意。」

「如果已經『夫』了呢？」

「丫頭，你好厚的臉皮！」

何小七道：「我只是說實話而已，這不算皮厚。」

何志欽道：「是黑道還是白道。」

何小七聰明，知道他拐彎抹角套問小林的身份，她道：「說白不白，說黑也不太黑！」

「丫頭，油嘴滑舌地！」

「本來嘛！說他是白道，那未免是溢美之詞，說他是黑道人物，也冤枉了他。」

何志欽道：「多大了。」

「二十一歲。」

「身手如何？」

「說高不高，說低也不算低……」

這些話都是套她的，但小七不上當。

何志欽道：「丫頭妳已經變成油條了！」

「還不是跟表哥學的！」

何志欽道：「我有個要求，治好之後，我要看他的眞面目。」

何小七道：「可以！但必須在我點頭之時才行！」

於是何志欽要小七扶起小林，何志欽坐在他的身後，雙掌交疊按在他的背上。

一盞茶工夫，小林就顫抖起來。

何志欽連拍三掌，接着再交疊雙手按在背上左右上下移動，於是三次。

最後吐氣開聲，連拍十五掌才完畢。

小林睜開眼，小七以詢問的目光望着他。她在以「蟻語蝶音」和他說話。

小林試運眞氣，立刻點點頭。

他一躍而起，還沒有站好在床下。那知何志欽突然伸手去抓他頭套。

小七大驚，道：「表哥你……」

小七去攻何志欽的左後側，小林也作了禦敵的準備，何志欽不敢行險，只好收手。

何志欽道：「丫頭，妳的胳膊往外彎！」

「那倒不是，是你失信了！」

「我說過，治好要看看他是誰！」

「但我說過要我點頭才行。」

「現在可以取下頭套了吧？」

何小七道：「表哥，蒲松齡改城隍聯語說：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我想你作這善事，絕不是爲了沽名釣譽的吧！」

「當然。」

「那又何必一定要看人家面孔。」

「笑話！我表妹的未婚夫的面孔我都不能看？」

「表哥，看不看都沒有甚麼，而且目前有點不大方便。」

「是不是我的仇人？」

「仇人談不上，但你們認識，揭穿了大家都尷尬。」

「我不怕尷尬！」

小林一把就扯下了頭套，道：「你不怕我就讓你看一看。」

何志欽似乎並不太意外。

雖然事先未想到是小林，事後却猜了個七八分，那是因爲何小七硬是不想給他看的。

何志欽冷冷地道：「是你！看來你並不感激我！」

「這是分兩方面來說。」

「那兩方面？」

「在爲我恢復洩氣這件事來說，我感激你。」

「另一方面……」

「在你這惡奴欺主，砍主人的手這件事來說，我非但不感激你，有朝一日我有足夠的能力，還要殺你爲師叔及師祖報仇！」

「師祖？」

「對，我師祖『八荒散人』當初被施襲，據猜測也可能是你。」

「你胡說！」何志欽盛怒。

「當然，目前還不能認爲鐵定是你，但你那時僞裝得太好，誰都不提防你，師祖自然也不例外，也只有不被提防之人才能辦到……」

「小子，既然如此，我要收回來。」

何小七道：「表哥，收回甚麼？」

「收回我剛剛所做的一切。」

「你出爾反爾！」

「對，我不能不出爾反爾，因爲，這小子是我的大敵的後輩，我救他等於害我自己。」

何小七道：「表哥，你眞的不是好人！」

何志欽道：「在目前，我怎麼說我是好人也沒有用了……」

何志欽出手，兩小聯手上了。

這一點小林很感激。

只不過在目前似乎何志欽的身手，兩小聯手還是不成。

幾乎沒有超過七十招，小七被踢出三步。

小林身上又被砸了三掌。

這三掌說重不重，却使他又「洩氣」了。

就是說，又使他恢復了「洩氣」的原狀。

一旦洩氣，再動手只怕接不下何志欽三招。

小林在發楞，也在發恨。

他恨不得一掌把自己的天靈砸碎死掉算了。

可是他不甘。

他面對的可能是他師門三代的大仇人。

怎可一時氣短尋死而放棄報仇。

連何志欽的表妹都能大義滅親助他，他自己爲甚麼不爭氣。

「滾吧！」何志欽道：「看在小七份上，我不殺你。事實上不殺你，你今生也混不出甚麼名堂的。」

已經把小林看穿了。

小七道：「小林，我們走吧！」

小林一言不發。他沒有甚麼好說的。

兩人出了鎮，小七道：「小林，我早知表哥不是東西，此來才要你蒙面，沒想到他仍然……」

「此人詭詐無比，他可以猜出必是仇人。」

「對，要不是仇人，爲何要蒙面。」

「小七，盡管如此，我仍然感激妳。」

「小林，你不承認我是你的老婆了？」

「承認，我就是死了爛成骨頭也會承認的。」

「小林，有你這句話，我隨時都會和你同生共死。只不過，我還不希望你這麼早就死……」

「我也要留着這條爛命報仇。」

「那麼我們要躲一躲。」

「躲誰？」

「何志欽！」

「怎麼？他還不死心？」

「我是他的表妹，我對他知之甚深，他不可能放過你！」

「我只不過是……」

「不，他很重視你，他重視你遠超過你的師門，快，前面林中樹葉甚厚，我們把自己埋下。」

「眞的會來？」

「八九成，好在來不來半個時辰內就可以証明了。千萬記住，在樹葉下別動。」

兩人匆匆扒開敗葉，把泥稍稍挖下約半尺深，躺在小坑內再把敗葉掃到自己的身上。

兩人只相距半步，可以低聲交談。

果然，不到兩盞茶工夫，何志欽果然來了。

是不是小林說出了當年師祖被襲及蕭思冰被砍手，以及何志欽會僞裝的事，所以何志欽以爲他知道的太多了。

他不能讓這樣的人活下去。

即使讓表妹守寡也在所不惜。

但他到了林中四下打量，却不見了兩小。

他追出林外，兩小正要出來，小七道：「先別動！」

「爲甚麼？」

「說不定還會回來！」

何小七眞聰明，何志欽不久又回來了。

因爲他估計兩人在附近，不可能跑出太遠。

況且小林的身體狀況目前也不可能施展上乘的輕功。

何志欽四下打量樹上無人。

再四下打量一地敗葉，突然眉頭一挑，道：「出來，你們在敗葉之下。」

兩小以爲他在詐他們。林中地方很大，要找也要好一會。所以不出聲也不動。

「如果要我自己來找，那就不好了……」

沒有動靜，何志欽就用劍穿插地上的敗葉。

這片林子，少說也有方圓三四十丈大小，一時不易找到。

只不過他們翻弄過樹葉處，要是仔細看是可以看出來的，何志欽大步走近。

何小七以爲，一旦讓他走近，再逃就難了。

此刻她和小林取得聯絡。

敗葉翻起，兩蓬銀針呼嘯射到。

何志欽雖有上乘武功，却也不敢大意。

立刻閃退迴避。

而何小七拉着小林狂奔而去。

「就讓你們二人跑出三里好吧，也逃不出老子的手掌心。」

何志欽不慌不忙地跟着，兩三里路之後，這一帶地勢不平，而且有些不太密集的林木。

何志欽發現他追丟了人，兩小又自他的視野中消失了。

「我就不信你們能逃得了。」他上了樹，在樹上四下打量。

剛剛發現了兩小的方向，但下樹追去，又追丟了。

這是因爲何小七教過小林「逃功」。

別以爲逃走只要跑得快就成，那是不對的。

追了近一夜，眞的沒有追上。

他當然知道是小七弄鬼，一個「洩氣」的小林是逃不掉的。

此刻小林和小七在山洞中相擁而眠，整整睡了一天，小七道：「小林，天黑了，可以趕路哩！」

小林道：「去哪裡？」

「去找我那老哥哥好不好？」

「哪個老哥哥？」

「就是教我『逃功』那位老頭子嘛！」

「去找他幹什麼？」

「他必能爲你治好『洩氣』。」

「算了，小七，我還是找家師去。」

「可是令師的行踪不明，我這位老哥哥的地址却不難找到。」

「小七，妳眞不聰明。」

「怎麼哩？」

「和我在一起，妳不會有……」

她捂住他的嘴，道：「不許胡說，我已經把自己嫁給了你，只希望暫時別有孩子，今生今世，和你永不分離了。」

小林激動地握住她的手，道：

「小七，妳……」

「走吧！嵩山離此不遠了。」

* * *

他們在嵩山中找到了那個洞，却沒有找到那個人。

「太不巧了，老哥哥不在。」

「會不會永遠離開此洞了？」

「不會，他還叮囑過我，不要告訴別人，而且不會到別處去。」

「也許不久會回來。」

這工夫二人在洞口發現有個人向這邊走來。

「小林，來了個人，但不是老哥哥。」

「會是誰？」

「不認識。」

「我們要不要見？」

「最好不見，暗暗看看此人來此的目的再說。」

二人藏在石壁縫中。

來人站在洞口向內打量。

這人約六十餘光景，看了一會，又叫了一聲，道：「有人嗎？」

洞中有廻音。

此人緩緩進入洞中，沒有找到人，還搜了一會，也沒有找到他想要的東西，喃喃地道：「老鬼看來剛走了不久。」

兩小不敢出聲。

能到此找老人，而稱老人爲老鬼的人，絕非泛泛之輩，所以絕對不敢找麻煩，也不敢動。

這人的樣子兩小隱隱看到。

因爲石縫是側入的，擠入之後再塞入幾塊石頭，在外面看來，好像根本不能進入一個人。

因此人在內可以看到外面景物，外面的人却不能看到石縫內的人。

大約一個時辰，此人沒有找到東西便離去。

兩小又等了一會才出來。

小林道：「是什麼人？」

小七搖搖頭。

「看來是老人的仇人。」

「反正不像是朋友吧！」

小林道：「妳有沒有看出，這個人雖穿了男裝，却是個女人。」

「女人？爲什麼要穿男裝？」

「這我就不大明白了，只不過我以爲她有點面熟……」他忽然拍

拍前額，大聲道：「我想起來了，她就是那個『胭脂豹』，也就是和畢熙上過床的女人，當然，是她男人『飛來掌』安排的。」

何小七道：「你說什麼呀？」

小林說了「飛來掌」和「胭脂豹」私通，近年來「飛來掌」朱倫房事不靈，而「胭脂豹」在這方面又很强，離不開男人，就找畢熙李代桃僵的事。

何小七道：「眞渾賬，什麼事他都幹。」

「在當時，他不幹也不成。」

「爲什麼？」

「在賭場輸了，答應對方要爲人家辦一件事。」

「就是辦那件事？」

* * *

喬琪和那小童陳寶貝在這家著名的包子舖吃包子，這工夫來兩個人。

這二人可不是等閒之輩，一個是「海天幫」幫主呼延覺，另一個是「血手書生」白翎。

呼延覺道：「淸一，怎麼換下道裝呢？」

喬琪不理人。

白翎道：「是不是找到合適的男人又還俗哩？」

喬琪道：「那是我的事。」

呼延覺道：「在目前，已經不是妳自己的事了。」

喬琪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呼延覺道：「眞一把妳送給我們了。」

「送給你們？誰能作我的主？」

「眞一就能。」

「笑話！誰爲她作主？」

「我就能！」呼延覺道：「目前武林一統的大局面已經快實現了，誰能例外？就連『南半仙』及『北神龍』都不能置身事外。」

喬琪道：「別人是別人，我是我。」

白翎道：「這小童是妳的什麼人？」

「表弟。」

「可眞是一表三千里呀！」

「我的事別人少管。」

呼延覺道：「八成是妳的童子鷄。」

白翎道：「怎麼，她和眞一一樣，也愛好童子鷄？」

「哪個女人不愛童子鷄？」

白翎大步走前，喬琪一擋，道：「幹嗎？」

白翎道：「呼延兄對變童也頗有興趣。」

呼延覺打了個「哈哈」。

好在這飯館樓上沒有別人，呼延覺打量陳寶貝，的確有點娘娘腔。

呼延覺道：「白兄，這小傢伙不錯！」

白翎道：「那我就借花獻佛，送給呼延兄……」

一出手就去抓陳寶貝。

喬琪學過柳大元、呂敖以及眞一的武功，目前也非泛泛之輩，出手擋了回去。

白翎道：「怎麼？要『護食』呀！」

喬琪道：「以你們的身份，不是欺人太甚？」

白翎曖昧地道：「妳用過的，我們用用有何不可？」

「呸！無耻之尤！」

白翎道：「是誰無耻呀？」說着又逼了上來。

喬琪又以最精純的兩招把他擊退。

白翎臉上無光。

呼延覺嘴角上噙着一抹冷哂。

就在白翎要用絕招時，樓下陸續走上七八人之多。

這些人大約是兩撥，且都是武林中人。

喬琪大聲道：「二位再胡纏，我可要公佈那件醜事了。」

白翎冷笑道：「甚麼醜事？」

喬琪自袖內取一個小包，打開了裡面有三根竹條。

二人一看，不由色變。

這不是他們量的「則兒」嗎？

喬琪捏着了兩根小竹條大聲道：「各位武林同道可知這是甚麼東西？」

剛上樓的七個人一齊搖頭。

其中一個紅鼻子老頭道：「姑娘，我們怎知道那是甚麼東西？」

喬琪道：「這東西本來姑娘家不便說，但又不能不說……」

怪老人道：「不能不說那就說吧！」

喬琪道：「只怕他們二人不會放過我！」

怪老頭道：「他們是甚麼人啊？妳那麼怕他們？」

喬琪道：「老的是『海天幫』幫主呼延覺，較年輕的『血手書生』白翎，都是知名人物。」

怪老頭道：「出名嗎？爲甚麼我一直未聽說過？」

呼延覺狠狠地瞪了老人一眼，道：「老而不死是爲賊！你知不知道有甚麼關係？」

怪老頭嘻嘻笑道：「第一次聽人叫我『老賊』！好過癮哪！」

白翎道：「叫你老賊你很過癮，你眞是個老王八蛋！」

「嘻嘻……」老人道：「這就有意思了！但『王八蛋』三字無論如何按不到老夫的頭上來。」

老人身邊一個中年人道：「姑娘請說！」

喬琪道：「眞有點不好意思……」

中年人道：「如果是一件武林

醜聞，而且可以糾擧一個人的醜行，不好意思也要說的是不是？」

「是的。」

「那就快說吧……」

白翎向喬琪撲去。

他們二人都不能讓喬琪說出那件事。

只不過老人身邊的中年人一掠而至擋住了他。

白翎一字字地道：「朋友，斤兩夠嗎？」

「不知道，但可以試試看！」

「如果不行呢？」

中年人道：「命該如此……」

白翎出手就是狠招。

這一招和剛才對付喬琪的絕對不同。

他估計扣不住對方的脈門，也必能把他逼退。

那知這算盤不太如意，非但未能逼退對方，還差點被對方抓住胸衣。

白翎一凜，疾退二步，道：「尊駕何人？」

中年人笑而不答。

呼延覺道：「誰敢與『海天幫』為敵？」

紅鼻子老頭道：「老夫就敢。」

「你敢報出名來嗎？」

怪老頭道：「不敢！」

呼延覺和白翎二人以為，連中年人都如此厲害，老頭又豈是等閑。

二人一交眼色，立刻丟下銀子要下樓。

中年人在樓梯口又是一攔。

呼延覺厲聲道：「怎麼？和本幫卯上了？」

中年人道：「我們不和任何人卯上，只是想請二位在此聽聽這位姑娘說的話！」

呼延覺突然出了手。

他比白翎厲害些，只不過中年人閃了過去。

中年人一閃，白翎就先往樓下衝去。

那知梯下走上一人，伸手就抓白翎的左脚。

白翎一看這矮子的速度，心頭一凜又退回樓上。

怪老頭道：「這才像個幫主或副幫主！」

中年人道：「姑娘請說吧！」

喬琪道：「我遇人不淑，結識了眞一道姑，不知各位是否認識這個空門中的壞女人？」

那七個人當中有二人道：「認識！」

喬琪道：「她外表規矩骨子裡很淫亂……」

中年人冷冷地道：「淫奔之婦，矯而為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之門常為淫邪之淵藪。」

喬琪道：「他們二人向眞一道姑求愛，眞一居然要他們量個尺寸……」

這時有人大笑，有人嗤之以鼻。

也有人大罵「無恥」！

喬琪指着其中一根竹條道：「這一根是白翎的，請看，這上面還有他親手刻的名字。」

有人接過竹條傳閱。

呼延覺和白翎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

喬琪又指着另一根，道：「這一支是呼延覺的，請大家過目。」

有人道：「呼延幫主的似乎少了一號……」

呼延覺的的確短了半寸餘。

在當時他無法完全勃起，吃虧一點。

衆人大笑不已。

有人問道：「當時姑娘在何處？」

喬琪道：「就在現場，眞一逼我在現場照料。」

「這麼說，他們量尺寸，姑娘也看到了？」

「是的。」

「結果是不是白翎的是冠軍？」

「對！」

「那不是可作入幕之賓了？」

「不，眞一在利用他們，後來又要求他們去找那兩隻手，找到的人才可以作入幕之賓。」

「他們還沒有找到？」

「當然。但眞一却被該幫新幫主畢熙捷足先得了！」

中年人道：「畢熙又是誰？」

「只是一個為林小飛跑跑腿的奴才，不知自何處學了些詭異的武功，搖身一變而為武林頂尖高手，作了呼延覺的一字併肩王了！」

怪老頭道：「呼延覺，這竹條是你們兩人量的『則兒』嗎？」

兩人不答。

剛自樓下上來的矮子道：「老祖宗，當場查驗一下不就結了？」

這說法大多數贊成。

呼延覺冷峻地道：「老頭，『海天幫』並不是烏合之衆，還是為自己留點餘地吧！」

怪老頭道：「『海天幫』有你這種幫主，十足的烏合之衆。好吧！你們看看他們量得準不準。」

衆人一上，兩人當然要反抗。

憑這兩人的身份，怎麼可以讓別人剝下他們的褲子看他們的「本錢」？

只不過怪老頭身邊三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可以說每一個都不比他們差。

不出五十招，兩人被擒了。

矮子先扯下了呼延覺的褲子一量，道：「老小子，你放大了太多，沒有這麼長嘛！」

呼延覺道：「老兄，勃起前後

，相差太多，我這一種叫着『毛裡藏』啊！」

所謂「毛裡藏」就是縮在毛內，一旦勃起就會放大好幾倍。

矮子道：「好，你讓它硬起來！」

呼延覺道：「老兄，在這情況下怎麼可能？」

矮子道：「你聽說過一首『打手衝』的打油詩嗎？」『打手衝』即男性手淫。

「沒有！」

矮子唸道：「心似美人手似妻，兩眼不住望東西，點點梅花落在地，子子孫孫變成泥！」

另一人道：「這就是要你心中想着一個女人，自然會勃起來。」

似乎不勃起就不罷休。

呼延覺眞正是栽到家了，最後閉上眼，儘力去想和眞一上床的事，果然有了動靜。

只是這麼多的人在旁觀，總是不能完全勃起，量了一下，比「則兒」少了三分之一寸。

「呸！」矮子道：「誇大不實！」

然後又扯下白翎的褲子。

這小子還眞行，居然已經勃起來了。

他似乎和呼延覺較上勁。

在武林中的名氣及地位，他不如呼延覺，所以他必須在這一方面超越他，才能揚眉吐氣。

矮子叫了起來，道：「乖乖，七寸又三分之一。」

全場嘩然，因為還有另一撥三人，也大笑不已。

矮子道：「老祖宗，您說這兩人猥瑣不堪，該不該懲罰？」

怪老頭道：「如何處罰？」

「把他們的尺寸刺在他們的臉上……」

此計一出，無不贊同。

於是就由矮子刺字。白翎左頰上是「本人的尺寸是七寸又三分之一」。

呼延覺的右頰上是「本人的尺寸是五寸半」。

喬琪大笑而去。

怪老頭也帶着門下走了。

此行人一出門怪老頭一蹦就是二十丈左右。

不過三五下就失去踪跡，門下疾追而去。

喬琪大為驚異，也十分後悔，這個怪老頭八成就是武林中盛傳的「蟾怪」呀。

要追上早已不及了。

此刻另外一撥人也走了。

白翎和呼延覺無言相對。

一幫之主受此侮辱，他們絕不會罷休。

於是他們發出了「動員令」。

那是利用一些訓練有素的鴿子傳出的。

首先是通知畢熙，以加上呼延覺白翎及副幫主三人以上窮追怪老人等四個人。

只不過他們沒有追上。

兩人臉上的刺字雖然馬上用水冲洗，但因是刺入臉上皮肉之中，怎麼洗也洗不掉。

兩人視為奇恥大辱。

人臉上不能有這些字，反之，望文生義，任何人一看便知，他們下面老二的尺寸長度。

他們的頭臉也變成老二了。

＊ ＊ ＊

畢熙帶了三名副幫主出幫，照信鴿指示的方向追緝，沒遇上怪老頭。

只不過他却在一家大酒樓上見到了「狐叟」。

按一般常情，他作了幫主，師父會「師以徒貴」才對。

這情況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畢熙剛灌下一杯名酒，忽見「狐叟」自梯口出現。

一個副幫主道：「幫主，聽說『狐叟』是您的恩師……」

「不知道不要胡說！」

「是……」

「他過去只是我的侍從……為我跑跑腿，偶爾指點我一些江湖經驗，如此而已。」

「原來如此。」

崔雲道：「聽說此人素行不良！」

畢熙道：「不錯，他曾挾持我母，向我勒索！」

匡英道：「驅逐出去如何？」

「嗨！畢竟他是我的老僕……」

「狐叟」大聲笑道：「我是你的老僕？」

「難道不是？」

「數典忘祖的奴才，你是我一手調教大的，居然一筆抹煞，至於我把你母藏起來，是要你找那隻手，非但未虐待她，對她還很週到。」

金滔大聲道：「無知老奴，敢對本幫幫主大聲說話！」

「狐叟」為人雖然刁滑，還有點骨氣，道：「他是甚麼東西，天下無人，武林八成要亡了，才會叫他來當幫主！哈……」

畢熙上前，「啪啪」打了兩個大耳光。

「狐叟」沒有閃過這兩個耳光，就知道遠非他的敵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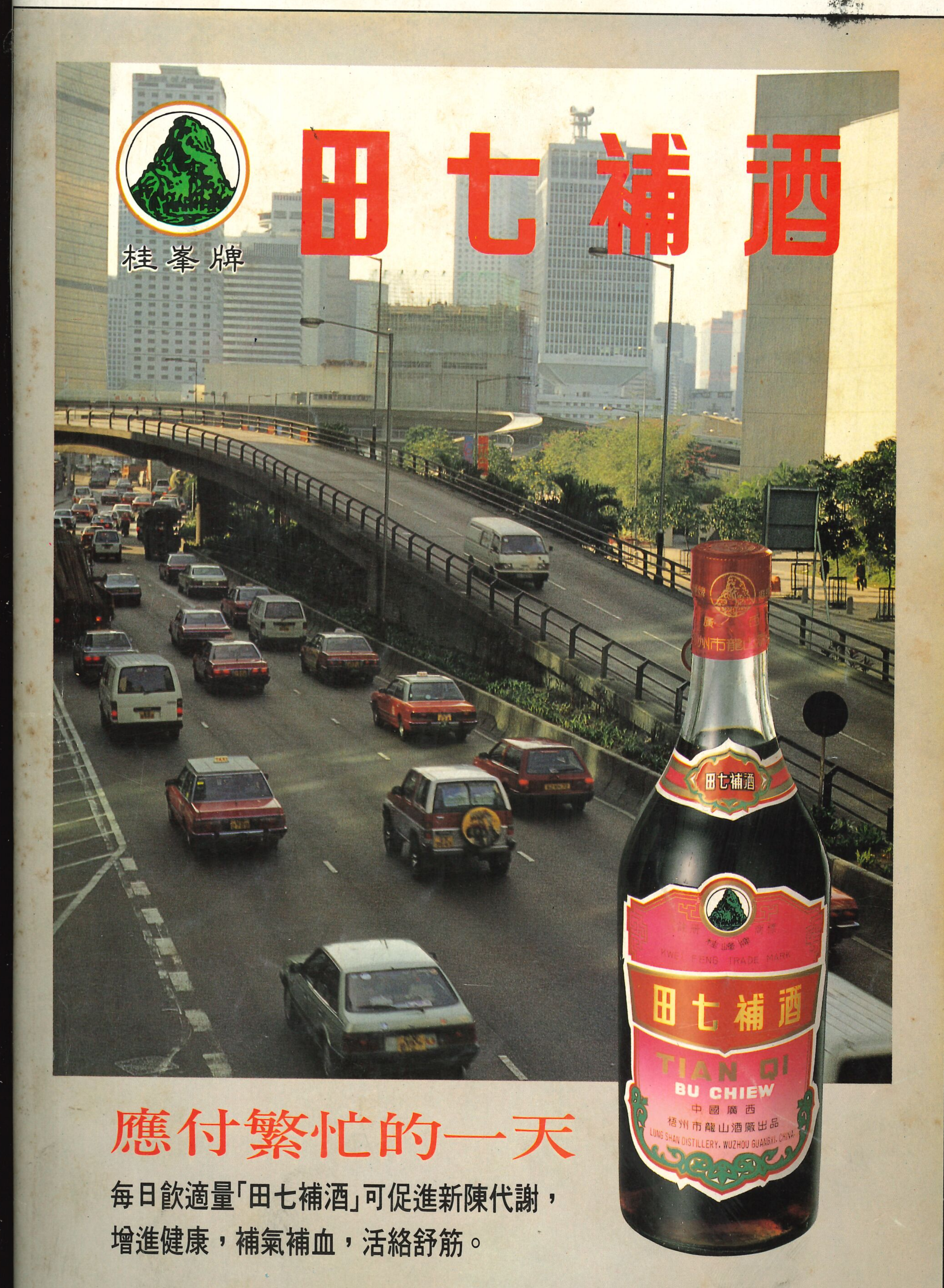
「你能不仁，我可不能不義！」

畢熙道：「把『接羅』給他吃了！八成他也有點餓了……」

所謂「接羅」就是指剩酒及飯菜。

四人正好剛吃完，金滔叫「狐叟」坐下來吃。

（未完・二十）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U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